

# 萬象

十一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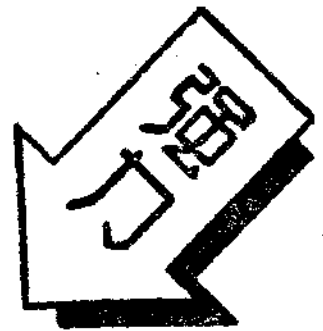
· 第三年 · 第五期 ·

萬象書屋出版 中央書局發行





維他命B1劑



# 米太寶靈片

各大藥房  
均有經售

每瓶一〇〇片

健胃腸  
助消化  
去疲勞  
增營養

武田大藥廠  
上海福州路一五二號

# 若素



志成

駐顏

|| 婦女問題 ||



婦女容顏雖好，然時光去如白駒，挽留無術，年長色衰，雖以人工化裝，仍不能掩飾其鷄皮皺紋，反令人見而生厭。

駐顏之術，要在身體健康，使其容色自然不老。「若素」則有此功。對於未老先衰尤有特效。

「若素」各大藥房均售

# 十一月號 第三年·第五期 目錄

插詩  
頁畫

施蟄存  
珂田

森林王國探險記 (風俗獵奇)

幽素 (六)

期待 (小說)

蘆焚 (一四)

我愛講的故事 (德育故事)

胡悲 (三)

巴金：一個現代的中國小說家 (作家論)

簡正 (二四)

吉祥草 (懷郁達夫詩四絕)

昔凡 (四〇)

琉璃瓦 (小說)

張愛玲 (四二)

意大利邊城巡遊記 (海外情調)

奇峯 (五)

雙清 (長篇連載)

鴻蒙 (五二)

孤獨 (小說)

海鷗 (五九)

浙上行 (旅行通訊)

匡沙 (六)

黔居雜感 (西南風光)

嚶人 (六三)

漫談「大觀園」 (考據)

吳伯蕭 (六六)

萬象  
閒話

閒話之五 (納廬)

予

閒話之六 (納廬)

關於生活 (史餘昌)

隨

筆 (太索)  
昆蟲小記 (彼得)







獻祭外一章 (散文) .....	施濟美 (一〇〇)
鄉愁小記 (散文) .....	范泉 (一〇四)
海上 (散文) .....	夷彌 (一〇五)
大馬戲團 (藝壇漫話) .....	沈毓剛 (一〇六)
荒野 (長篇連載) .....	師陀 (一一五)
米凱朗基羅 (獨身者的戀愛故事二) .....	余榮 (一一三)
鐳錠大王 (科學界) .....	莫名 (一一〇)
晨 (長篇連載) .....	羅洪 (一一五)
回聲和返光 (科學小品) .....	梓園 (一一四)
牢籠 (小說) .....	念倩 (一一五)
愛儷園：海上的迷宮 (特寫) .....	凡鳥 (一一九)
舞台語問題 (演技講話) .....	石揮 (一二五)
飄 (連載劇本) .....	朱梵 (一二三)
胭脂淚 (長篇小說) .....	張恨水 (一二六)
作家印象記 (文藝逸話) .....	林拱樞 (一二四)

補白

免齋隨筆 .....	(吉申)
百衲語 .....	(鄭逸梅)
笑不笑由你 .....	(愛梅)
信不信由你 .....	(愛梅)
世界獵奇 .....	(旅人)
藝文短訊 .....	(壘)



# 森林王國探險記

幽素

：中美洲森林裏的罪犯逋逃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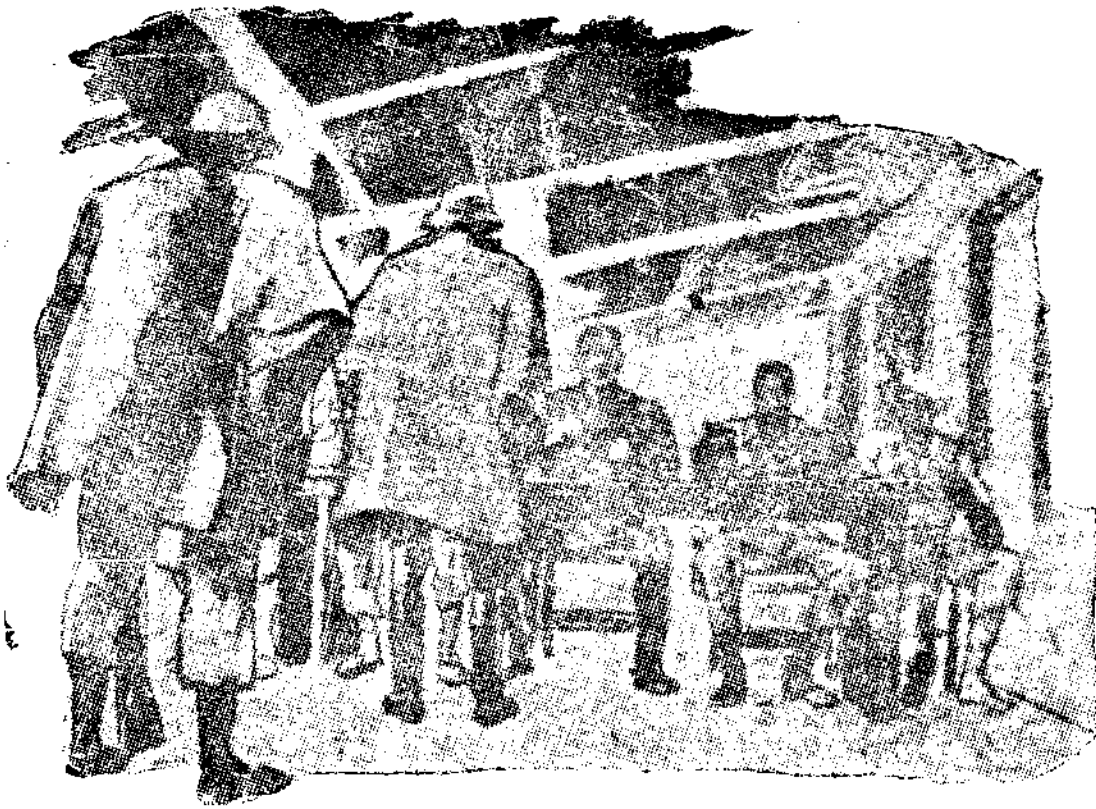
本文著者威廉拉華(William Lavarre)是美國著名的探險家，他在本文中很動人地說他在中美洲的「森林王國」裏所身歷的驚心動魄的遭遇。那裏的居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鬼，殺死一兩個人簡直不當一回事。可注意的是他們並非未開化的野蠻人，而是世界各國殺人案的逃犯，集中於此而避法網，真是宇宙之大，無奇不有了。

——譯者

「如果你不願意使你的老婆成爲一個寡婦，則我勸你還是放棄了你的計劃，不要走到那個地方去。你若給愛爾布魯圖(Ei Bruo)的人瞧見了時，你的性命便不值幾分錢了。」

當我上次在中美洲旅行時，有一個朋友對我說了上面的幾句話。當時我正準備一切預備由卡里比海岸(Caribbean Coast)而進入墨西哥和瓜地馬拉(Guatemala)兩國的邊界。

他所說的「那個地方」，便是指界於育卡壇半島(Yucatan Peninsula)和東瓜地馬拉的一塊未經測量，而爲地圖所不載的地方。那裏是一大片的「雨森林」；在林外，人



信的人是愛

後是由各處地方亡命而來的刑事罪犯的逋逃藪。

有人告訴我說他們的領袖愛爾布魯圖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殘忍的人了，那裏絕對沒有所謂法律那一回事，他的說話便是法律，在他手下的人是以他的喜怒爲生死的。他在歐美兩洲的銀行裏都有鉅額的存款，這都是由他這無人道的領土所生產的齊克爾膠 (Chicle) 得來的。齊克爾是一種由沙普他樹 (Sapota) 流出來的很貴重的膠質，是製造口香糖 (Chewing Gum) 和其他物質的原料。到現在還沒有有人能够用化學方法製成同樣品質的膠。這種膠是人類不能由試管中取得，而必須向大自然求取的「大自然的珍寶」之一。

「愛爾布魯圖」是人們在這個神秘的人物聽不見時叫他的名字；當這個齊克爾大王看見他們的時候，他們便都俯伏着高呼「我的主人」(My patron)。

「如你在路上遇着他時，你須脫去你的帽子；和我們一般的跪下，而吻他的手。——還要小心，他是一個極危險的人。」一個知道我的目的的他的部下這樣對我忠告。

而我竟然如朋友們所批評的「如一隻老鼠跑進獅窠」一般地到了那裏了。森林的外圍像青色的山崖一般在我面前矗立着。一條河在這裏很艱難地向東方轉

下的廢墟，森林裏

了個彎，和這個不屈不撓的森林苦鬥着流進去，牠是突然地決定向東方試試牠的命運似的。就在這個河灣裏，有些人大刀闊斧地倒了幾畝地的卡撲克和巴爾沙樹 (Kapok, Balsam)，在那裏建了幾間僅蔽風雨的房子而成立一個森林中的社會。鐵皮的屋頂遮蓋了百餘人，他們都是和我一樣在那裏等候取得「護照」便動身進去的人。當我坐在我的蚊帳下面的吊床上，想設法漠視包圍着我的蚊蟲，臭味和醜惡的面孔時，我不禁想着雖然上帝造成了這偉大的「雨森林」和其中的寶藏，可是事實上這地方却成了魔鬼的大本營。

奔騰澎湃的大雨直接倒在金屬的屋頂上，像是要把牠連牠的住客一齊打進深深的泥濘下面似的。有人魯莽地在我背上撞了一下：「喂，先生，他要見你呢！快些吧！」

我撥開帳子立起來，看見來者是一個龐大的雜種人。在他的大外套下面有兩枝裝好子彈的手鎗掛在腰部；還有一條裝滿子彈的皮帶由肩上下垂，斜過他的有毛的胸臆。他赤着一雙大板腳，領着我由爛泥中走到一所大房子前面。這所屋子是用許多長木柱高高地撐在半空中的，由牠的陽臺上可以看得見各處地方。我在一大羣濕透了的騾子中間尋路跑到陽臺下面的扶梯口，那兩個站在那裏的全副武裝的守衛讓開了一點

，等我走進後，便立刻並立着，阻塞了進口，不許任何人進去。

在廣闊的陽臺上道路又給阻塞了，不過這回阻塞道路的不是人，而是一張闊大的桃花木的桌子。在這桌子後面坐着的便是我專誠晉謁的人，在他左右兩面各坐着兩個帶着武裝的保鏢。我由橡皮袋中取出一封信交給他。雖然沒有人給我介紹，但我也可以無疑地知道在我面前靜靜地坐着的一排五個威儀顯赫的人物中，最中間的便是愛爾布魯圖——那個帝王，那個獨裁者。當我把信件由桌面遞過去時，他的剪成普魯士式的頭髮像忽然豎起來似的；射着光輝的黑眼睛半藏在長而拳曲的睫毛下面。他穿的是一套裁製得極為合度的麻布衣服，外面加上條擦得很亮的武裝帶。他的一雙手頗為滑嫩，指甲也修得很漂亮。這便是我能够由桌面上所能看得到的他的一切了。

「呵！現在來了一位美國大人！」他像一個演員在化妝室的鏡子裏看他自己的牙齒般冷笑着，「多數的來者都把自己的生命信託於他的手鎗和刀子，但是，好好地記住呵，夥計們，」他看到了當時一羣人中，祇有我一個是不帶武器的。「這位美國大人却祇信託了一封信！」他用演戲的手法把信拆開了。寫這封信

向他收買大量的齊克爾膠；因爲有了這樣的交情，所以我託他寫了這封信，說明我的來意，請求愛爾布魯圖准許我進去參觀這個神秘的齊克爾國度，和供給我以騾子及他種必要的協助。沒有他的「護照」是沒有人能進入這個「雨森林」的內部的。

他把這封簡單的信看了好幾分鐘，然後對我說：「我的朋友說你要拍取照片，但是這却是不能允許的，其他各事都可以依你，不過到這裏來的人們却不願被人攝取照片。坐在這裏，」他突然像是看出我要對這點爭辯似的，「不久你便可明白我的意思了。」他命人在桌子的一頭放了一張椅子給我坐下，然後傳令給把守梯子的衛士們，把下面等候着的人們放進來。

這一羣人我是在屋子裏躲雨時都見過的了，現在在愛爾布魯圖銳利的目光之下，我再清楚地把他們逐個察看了一番。第一個是個由「魔鬼島」(Devil's Island) 是法國最慘酷的監獄——譯者) 逃出來的大腦袋的法國人。他請求准許進林裏去會他的三個「親愛的同志」，他們是比他先一年逃脫的監友。在他的瘦腰旁掛着一桿全新的魯加式(Luger) 自動手鎗。第二個是個白頭髮的長大的黑人，他把船上的管事長殺死了然後跳水游到岸上逃脫。後來陸續來了十多個襤褸的雜種人，供說了各種罪行。他們都要躲藏於文明的世界之

外，如果愛爾布魯圖准允他們躲在齊克爾林裏，他們便願意替他工作取膠。

最後，出乎我的意外，來了兩個我在外面沒有見過的人；一個粗骨頭的白種人和一個愁眉苦臉的女人。他們都把姓名報了。除了那法國人和這兩個白種男女之外，其餘的人經過循例的問話之後，都打發了進去；祇有他們三個是經過特別詳細的盤問的。在愛爾布魯圖盤詰之下，那法國人說了一大串詩意的企望，要進去會他的「親愛的朋友」，他們是共同地在那個監牢的海島的酷烈的太陽下面受過許多苦難，因此他們便像同胞兄弟一般的互相親愛了。那個白種人（我斷定他是斯拉夫人）却讓他的女人代他說話。她說她背了丈夫跟這個男人跑了，後來給他的丈夫追上，他們便一同將他殺死，然後逃到這裏來。愛爾布魯圖坐着靜聽他們說話，一面用手擦着下巴。最後他點了點頭，每人給了他們一個有號碼的小圓牌。——這便是愛爾布魯圖國度的護照了。他突然拿了一枝鉛筆，在一張紙上寫了許多字，然後摺起來放在一個信封裏面封了口。

「這裏，美國大人，」他一面說一面把它遞給我，「把這個信封放進你的口袋裏，要等到你回去的時候才可以打開看。這裏，大佐 (Big Jo) 可以陪你

走。」

就這樣便完結了。他並沒有打發我走，祇是立刻轉過臉去辦其他事務；簡直像是拿橡皮把我從他的腦子和眼前的景物裏擦去了似的。我立起來跟着這個被指定給我做嚮導的人走下了梯子。下面是一大堆身上糊滿了爛泥的人和騾子，有些人在把騾子背上的繩子拉緊，雨聲中傳來出發的最後命令，於是他們便開始這不見天日的旅程了。至於前面所說的那一羣新來的也各如其願地得到了他們的「護照」，而動身向愛爾布魯圖所指定的各處營幕，各尋容身之所，以為從此可以逍遙法外了。

一個侏儒的騾夫和兩個用人幫着大佐很敏捷地工作着，不到半小時便把我的和他們的行李都緊緊的網在五匹騾子背上，於是我們也開始冒着傾盆的大雨向着這個其大無涯的森林走進去了。森林裏十分黑暗，使我們跋涉得加倍困難，不過濃密的枝葉，像一個屋頂般在上面擋住雨勢，却也替我們減除了不少痛苦。我們所走的「路」簡直像一個沼澤。我以為這些騾子一定是由墨西哥驢子和水牛配合而成的特種；因為牠們在崎嶇不平而滑不留足的樹根上行走時，竟敏捷得像貓一般。有時陷在其深沒膝的淤泥裏時，他們也會用他們的雪白的大牙齒咬住樹枝或籐蔓，把自己

拉上來。我也曾身歷「赤道的雨季」多次，但是却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浸在水裏的森林。大佐也說世界上沒有他處能像這裏那麼多雨。——每年連續不斷地傾盆而下五個月。這也許便是這裏的齊克爾膠的收穫獨優的緣故罷。

對於沙普他樹，我祇知牠能產生口香糖的基本原料——齊克爾膠。把牠精製後加上香料和糖，便成口香糖。世界上已開化的人類中有一半是愛咀嚼這種東西的。在某種刊物上，我讀過一篇文字，說祇在美國一處，每年便給人們嚼去價值二千萬鎊英金的口香糖。——在一九一四年平均每人嚼去三十九片口香糖，至一九三五年便增加到每人一百片了。這篇文章也說及全世界所消耗的齊克爾膠有相當大的一部份是由愛爾布魯圖供給的。

這話我認爲是可信的，因爲我們在黑暗中旅行了三小時後，便不絕地來了一隊隊的騾子，經過我們向外面走去。每匹騾子背上是一二百鎊範成磚形藏在不透水的袋裏的齊克爾膠。當騾羣經過時，我們的人和騾子全扒上巉巖盤屈的樹根上，把那條險惡難行的道路讓給那些負了重載的畜生。那些負齊克爾膠的騾子一步步的在爛泥或樹根上小心行走。有時一匹騾子陷在淤泥裏不能行動時，牠便會咬着前面那匹騾子的尾



巴而拔出自己；然而有時陷入太深，這個辦法便無效了。在路上我們會遇着三匹騾子，牠們的整個身體全埋在起泡的泥濘下面，祇露出頸部和驚惶地張着大眼睛的頭，人們把牠們背上的貨物拿去，而留下這幾個可憐的畜生。

「爲什麼不拿鎗打牠們的頭？」我問大佐，「爲什麼任牠們去捱受這種痛苦？」

「不是的，先生。」大佐說，「人們會拿繩子和滑車來，有時可以把牠們救起呢！」

後來我果然看見「救生隊」來把穿上繩子的滑車掛在頭頂上的樹枝上，把繩子的一端設法通過騾子的腹下——如果不能辦到便祇得套上這可憐的畜生的頸上了，他們用六匹騾子牽着繩子的另一端，如此往往能够把牠從黑泥中救出。有時看見騾子在路傍倒斃，全身腫漲得很可怕，據大佐說是給「林主蛇」(Brush master Snake)咬死的。救生隊看見這種騾子便把牠拖

到淤泥的深處，讓牠沉下去而不要在地面上腐臭。

不要說畜生，人類也同樣地遭受磨折。我看見那麼多的獨眼的人，終於忍不住而向大佐問其緣故。「呵，你不久便會看到有些簡直雙眼全瞎的呢！」他說，「現在他們祇在營幕裏的廚房裏工作，不能再做其他的事了。」

原來，據大佐告訴我，除了沙普他樹之外，這裏還雜生着一種有毒的樹——齊克爾工人們叫他做「夥伴樹」，這種樹的葉子經常滴着一種很劇烈的酸性毒汁。當工人們爬在沙普他樹上，砍開樹皮時，眼睛是向上望着的，這時候萬一來不及閉上眼睛，給這種毒汗滴了進去，這隻眼睛便毀了。許多人甚至把整個眼睛給爆了出來。

經過八小時噩夢般的跋涉，我們終於達到第一個營幕了。在濃密如織的枝葉下面有五個烟霧瀰漫，使人窒息的營幕。裏面有十多個做完當日的工作回來休息的人，他們除了捲起褲腿的褲子，及掛手鎗和刀子的皮帶外，便身無長物了。另有幾個背了載着新採得的白色的膠的帆布袋，剛回到幕裏來。他們相貌的醜惡兇橫，爲我生平所未見。當我們下騎時，有三個警探隊員 (Montadores) 正從北面十五哩遠的地方回來，因爲在那裏他們發現了一個新的沙普他樹林，他們正

準備開一條路向那裏深入。在這個大叢林中，沙普他樹是這裏一叢那裏一叢地像海島般在各處生長着的。警探隊奉愛爾布魯圖的命令，深入林中各處，探求新的沙普他樹，每發現一株，他們便得到金幣一元的獎勵。

大佐發出命令把最大的營幕的一角搬清給我們住宿。我們的騾子卸下了背負的行李後，便把水和沙混合了在牠們身上力擦；唯有這種辦法才可以把許多叮着的大扁蟲除去。陸續回來的探膠工人把新採得的膠倒進大鉛桶裏，大佐告訴我說，由分派給他們的樹上，每個工人每季大約可以採得齊克爾膠一千五百磅（每樹約產六十至六十五磅）。愛爾布魯圖派給每人以充足的樹。他們將採得的膠交給「騾運總線」時，每四十八公斤可以得到二十五銀比素 (Silver Pesos 西班牙貨幣) 的工資；所以犯了刑法的人們可以在這裏一面逍遙法外，一面工作，不久即可儲蓄得鉅額的資金，等到事過情遷，緝捕已懈時，便可以跑出去從新創業了。話雖如此，可是這一夜我留心觀察，覺得簡直沒有一個人——除開我自己——是要跑出去從新創做一番事業的。

他們把樹上流出的膠水採回來後，把牠煮成極稠的漿，然後倒進木製的模範裏，候冷便成十四吋長，



八吋寬，六吋厚的磚形，上面印有愛爾布魯圖的商標和取膠工人的號碼。工作完畢後，他們便不約而同的各由鎖好的鐵箱子裏取出食物，酒瓶，紙牌和銀幣。在熊熊的火光裏，他們開始酗酒縱博了，經過一整天沈默的苦工，到此時乃一發而不可收拾。

我看着銀幣匆忙地在污穢的紙牌上面換了主人，直至突然的慘叫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有一個人，似乎是因爲玩了某種把戲而爲其對手所不滿，給鋒利的刺刀把四隻指頭砍了下來了。

次日大佐和我再走八小時而到達第二個營幕。那裏住有幾個女人；從她們的過去，我們可以幻想地看到美麗的面孔和動人的身裁；可是現在的她們則不過是套上女服的嚇烏鴉的稻草人而已。過了這個營幕有些僅容五六人的篷帳孤另地散佈路傍，這些寂寞的人們都向附近的沙普他樹勞苦地工作着，以換取他們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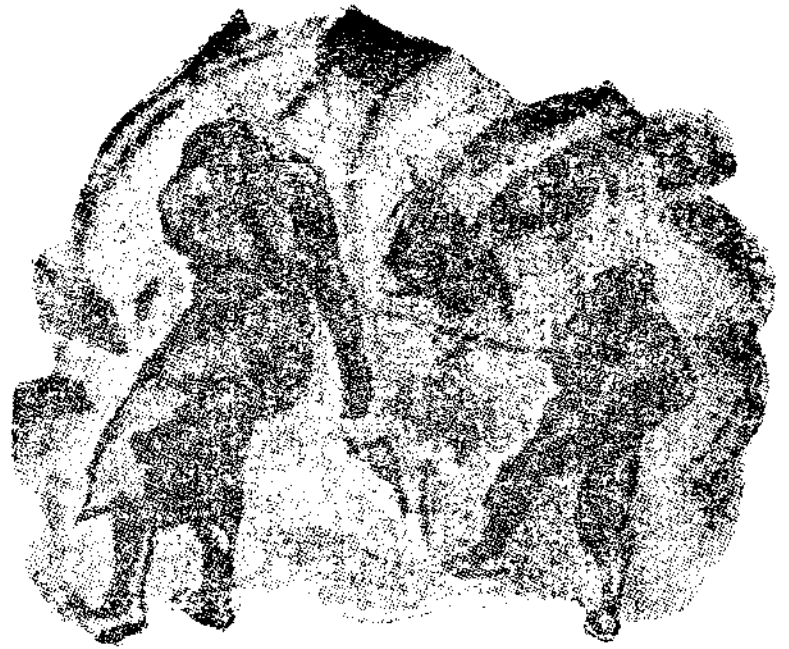
我們停了一個篷帳前面叫喊，看裏面有人沒有，可是任我們怎樣地高聲呼喚，却沒有人給我一個應聲。我們覺得有點不對，便下騎跑進去，看見有三個人都死在自己的吊牀上面，每人給一顆子彈端端正正的打穿頭部。大佐靜靜地把他們的屍體拖出，葬在樹林下面的淤泥裏，然後告訴我說被殺的三個法國人便是

那個由魔鬼島逃來的人所急欲會見的「親愛的同志」。不過那新來的法國人却毫無蹤跡了。

再在雨和泥中旅行了一天，我們到達了愛爾布魯圖最大的營幕——中央營。那個斯拉夫人和他的金髮女人已經到了那裏了。他們不住在大營裏，而自己另外樹了一根營柱，張起了一個新的白帆布帳幕。那女的似乎爲當前的茫無頭緒的工作和粗劣的傢具而迷亂了。男的却獨自坐着，無聊地弄着一枝手杖。十幾隻眼睛——或者可以說是幾十隻——由四週的營帳裏射出來看這個白皮膚的女人。當然營裏還有其他的女人，不過這却是一個新的呵！

次日清晨，我和大佐出去看工人採膠。他們像修理電話線的人一樣，在他們的小腿上綁上一個鐵鉤，然後直着身子靠在一根兜過樹幹的繩子上。他們便這樣的一步一步走到樹頂，用刀在樹皮上砍開一條鋸齒形的深槽，牛乳般的漿汁便沿槽而下，匯集於掛在下面的一個帆布袋裏。他們的辦法是和亞馬遜(Amazon)森林中採取野橡皮的差不多的。這些工人在每條樹幹上爬到三十呎至四十呎的高度，有時須用雙手去揮動他們的利斧。大佐說這種工作祇有很有經驗的工人才可以勝任，因爲生手的常會把斧頭砍錯了位置，砍斷了繩子，跌了下來，僥倖不死的也成終身的殘廢了。





我們在這  
個大森林。——我覺得非常愉快。

歸途中還未到達營幕時，忽然聽見裏面發出鎗聲和打架的怒叫。大佐拔出他的兩枝鍍鏢的手鎗在我面前跑，我也跟着進去。那個斯拉夫女人身上中了數

在河邊我找到了一艘載滿了齊克爾膠，預備運到外面去的船。愛爾布魯圖不在那裏。據大佐說他爲着「十分重要」的事，已經出去了。大佐向我說了「再會」便走，像是急於要卸脫這個討厭的責任似的。

當我張着一頂大傘坐在一網網的齊克爾膠上面，任那船載着我逆着那黃色的怒流而駛時，我突然想起愛爾布魯圖這樣神秘地交給我，而叫我必須在歸程中才可以拆看的信封。由背囊中取出，拆開了看時：

「那個法國人以爲他自己很聰明，可是他却瞞不過我！他的『親愛的同伴』已經告訴我說他們在他睡着的時候偷了他的錢跑了，現在他們給他追上了。由魔鬼島逃來的法國人都不是好工人，所以我讓他保有他的美麗的手鎗——一個短時間。」

我把這段讀了又讀，然後再看下文：

鎗，躺在地上快要咽氣了。一個兜風耳的工人站在帆布幕下指揮着那金髮女人，而她也乖乖地服從他的命令。後來大佐告訴我，一個最好鎗法的齊克爾工人對這女人作了越軌的行動，而這個斯拉夫女人起而反對，因此送了命。「和沙布魯(Sabullo)比鎗是頂愚蠢的舉動。」大佐說。

「那個人和他的女人也不是好東西，我將他們送去和沙布魯同一個營幕——看會發生什麼事情。我也有一個老婆背了我逃了。請了，美國大人，我希望你得到你所欲知的一切。」

好了！我要看的都看過了。採取齊克爾膠不是我

所未聞的見識，而且我也到過一個「如果我不願意使我的老婆做寡婦，則最好不要涉足」的地方了。

# 期待

蘆焚

我忽然想起徐立剛的父親徐大爺同徐立剛的母親徐大娘——徐立剛就是人家叫他大頭的徐立剛，

我小時候的游伴，據說早已在外面一個無人知道的地方被鎗斃了；並且當我問起的時候，只有極少幾個人能想起他的名字，這個小城的居民幾乎完全把他忘了。那麼這兩個喪失了自己獨生子的老人，兩裸站立在曠野上的最後的老蘆草，他們是怎樣在風中搖拽，怎樣彼此照顧，而又怎樣度着他們的晚景的呢？

這一天我站在他們門前，快近黃昏時分，許多年前的情形於是油然而回到我心裏來。徐大爺是個中年人，高大，莊嚴，寡歡笑，有一條腿稍微有點病。徐大娘跟她丈夫相反，圓圓的大臉盤兒，相當喜歡說話，常把到他們家裏去的年輕人當乾兒子看。徐立剛自己由他們調合起來，高大像他父親，善良像他母親。徐立剛的妹妹，用紅絨繩紮雙辮子，一個淘氣的小女孩——這人家跟我多麼親切，過去跟我多麼熟識——我想着，我躊躇着，好幾次我伸出手又縮回來，忍不住去看街上。

在街上——時間更加臨近黃昏，照在對面牆上的雲霞的反光逐漸淡下去了。一隻豬哼哼着在低頭覓食物。一個孩子從大街上跑過來。一個賣煤油的盡力敲着木魚。

「彭，彭！」終於我敲門，隨後，一陣更深沉的靜寂。

我於是從新回頭觀望街景，雲霞的反光更淡下去；豬仍舊在尋覓食物；孩子早已跑過；賣煤油的木魚聲越來越急驟，越響越遠。街上沒有人了。

「這條街多淒涼！」我心裏說，在旁邊站着。

一個女僕走出來。

「誰呀？」她在裏頭大聲問。

門門響着，門呻吟着開了。一條小花狗想朝我扑上來，在女僕背後狂吠。院子裏空蕩蕩的，一邊是一棵我原先認識的棗樹——我吃過牠結的棗的棗樹，開始上宿的母鷄蹲在鷄籠頂上，一隻紅公鷄咕咕着預備往上跳。

我正要問主人在不在家，一個老人在堂屋當門現出來，接着，差不多同時，一個老太太也現出來。他們站在門口向外望着，好像一對從窠裏探出頭來的小燕。

老人——徐大爺。

「噉噉噉！」他叫住狗，一面吩咐女僕，「別教牠咬——是誰在外面哪？」

老太太——徐大娘，她分明比她的丈夫更不安。

「誰在外面？站在外面的是誰？」她焦躁的頻頻轉過頭去問徐大爺。聲音很低，但是一直送到大門外。

「我看不大清楚，」徐大爺用力朝外面——我這邊瞅着。

停了一會他又說，「真想不到——我看是馬，馬叔敖罷。」

「馬，馬，馬叔敖……」

徐大娘想着，慌亂的唸着，突然她發出一聲歡呼。

「真個是你嗎，叔叔？」兩個老人同時喊。「進來，進來，別站在外面。你怎麼不對我們先說一聲？」

我沒有方法說明他們有多快活。他們說着同時奔出來，徐大爺替我趕開狗，徐大娘忙的不知該怎麼辦——他們好像什麼都忘掉了，鷄子被驚嚇的滿院子跑，他們也顧不得管了。

我們於是走進堂屋。屋子裏陳設仍舊跟好幾年前一樣，迎面仍舊供着熏黑了的觀音神像，兩邊掛着的仍舊是當初徐大爺娶親時人家送的喜聯，在條几上——神像前面，仍是香筒，壺和香爐。所有的東西幾乎全不會變動，全在老地方。惟一多出來的是對聯頂上簪的紙花，一種少女出閣時插在男家送

來的喜餽上的裝飾品。

「有茶嗎？李大姐？快拿茶來。」徐大爺向女僕說，一顛一顛走進來。

徐大娘，完全忙糊塗了。這難道不是夢嗎？她笑着，不住上下向我瞅着，嘴唇動彈，淚湧出來，在她的老眼裏轉。

「可不是麼，真個是你，叔叔。」她重複了一遍。她問我幾時來的，問我中間隔了多少年，我跟他們立剛差不多同時離開的這個小城。然後，一句老太太永不會忘記的話，她嘆息我比先前高多了。

徐大爺在旁邊站着，直到這時才插進嘴。他對徐大娘嘆：

「有話停一會也能講？你就不知道教人家歇歇，喘一口氣！」

我們全坐下來。徐大娘坐在下面網凳上。徐大娘的確老的多了，她的原是極強壯的身體衰駝了；她的眼睛看起來很遲鈍，臉上的皺紋比先前更深刻，縐摺更大；她的包着黑縐紗的頭頂，前面一部分分明是已經禿了的，而其餘的差不多也完全白了。

「你在外邊好嗎？」她用袖子揩眼睛，沒有留心我望着她時候的驚異。「聽說你也一直沒在家——這些年來你都在甚麼地方？你看見過立剛嗎？」

一陣恐慌，真是一陣莫大的恐慌，我對這個老太太怎樣講呢？我跟她說她的好立剛死了嗎？早就被人家鎗斃了嗎？幸喜她的注意並不在這裏。人們說老年人就是長老了的小孩，這指的正是徐大娘。徐大娘正在一種天真的興奮中，甚麼念頭在她心裏轉哪，你會想：她這樣忙？

「你接到過他的信嗎？」她的老眼猶疑不定的轉動着，接着又加一句。說着她站起來，一件別的事情分明引動她了。

徐大爺——像罪人般一直在旁邊被煎熬的徐大爺，在他們遭遇的不幸中，長期的悲苦絕望中，他顯然學會了體諒忍耐。

「你又？……」徐大爺可憐的瞅着他的老伴，從他的神色上，你分明看出他在向她乞求。

徐大娘乾脆回答他：「你別管！」

「可你這是幹甚麼呀？你這是？」在缺望中，老頭子的聲音差不多變成了嗚咽。但是徐大娘沒有理他，徐大娘一直朝裏邊去了。

現在我仔細的觀察徐大爺。徐大爺也老的多多了，比起徐大娘，我要說你更老了，因為打擊對你來的更重，你心上的負擔更大，你的痛苦更深。因此你的眼睛也就更加下陷，在昏暗中看去像兩個洞；你的頭髮更少更白，縐紋同樣在你臉上生了根，可是你比你的老伴徐大娘更瘦，更乾枯，更慘淡；你的衣服是破舊的，要不是徐大娘催逼，你穿上後決不會想到換的；你的鈕扣——自然是早晨你忘記了，上面的兩顆你沒有扣上。精神上的負擔給人的影響多麼大呀，徐大爺？你在我對面幾乎一直沒有作聲，眼睛茫然向空中瞅着，慢吞吞的吸着煙。煙早就滅了，可是你沒有注意。你的眼裏瀰漫着淚。看了你的可憐的軟弱老態，人們決不會相信你受這麼大的痛苦；而事實上，要不是你的一把年紀支持着你，你會忽然倒下去，用頭撞着地或是桌子，你會哀傷的像一個孩子樣痛哭着說：「讓我說出來罷，我受不住。讓我全說出來罷！」你不會嗎？你會的，即使在一個後輩面前你也會的啊！

那麼，試想現在我能談甚麼呢？對着這樣一個老人。

「這城裏變的眞厲害，」我說。我們於是從這里開始，從這裏談到城隍廟，談到地方上的奇聞，談到最近兩年來的收成，慢慢的，最後我談到他的女兒，徐立剛的妹妹。

這些自然是無聊話，敷衍話。並且當我們談着的時候，我深信徐大爺大概正跟我同樣——我們心裏同樣迴蕩着另一件事，爲了害怕爲了避免觸到它，我們才提出這些問題。但是除此之外，對於這個可憐老人我又能談甚麼呢？一切正如料想，他的田地近年來出產很壞，他平常很少想到它們；至於他們的小女，那個我最後一次看見她還用紅絨繩繫着雙辮的淘氣小女孩，她也早在兩年前嫁了人了。

接着我們又不得不靜默下來。在我們談話中間，櫃子在臥室裏響着，徐大娘終於走出來了。

「怎麼還不點上燈？」她精神很充足的問。

徐大爺將燈點上。

徐大娘回到網凳上。徐大娘手裏拿着一個布包，一個一層一層用布嚴密封裹起來的包裹。

「這是立剛的信，」她說，一面將包裹打開。

徐大娘小心翼翼的將布打開，剝開一層又是一層。最後有幾封被弄污被摸破的舊信從裏頭露出來了，人們很容易看出好幾年來她都謹慎的保存着，鄭重的鎖在櫃子裏，每遇見一個識字的她就拿出來一次，它們曾經被無數的手摸過，無數次被打開過。

「你看這一封，」她從其中揀出一封頂醜的。「他怎麼說？」

我忍着苦痛將信接過來。這一封是從一個煤礦上寄來的，雖然我很不情願，我却不得不帶着爲了滿足一個孩子的心情從信封中抽出信紙。

父親大人：來信敬悉。我在這邊差稱平順，以後最好少寫信來，多寫信對我恐有不便。妹妹年紀還輕，似不必急於訂婚；不過你跟母親既然主意已定，事情原委我不清楚，當然不敢參加意見。總之只要她本人將來滿意就好。說到回家一層，平日我並非不想，難在一時難得分身。……

這些信的內容徐大娘大概早已記熟了，只要看信封上的記號她就知道裏面說什麼了，但是她的老眼仍舊毫不瞬轉的瞅着我，留心聽着每一個字，好像要把它們捉住。很可能，這些字在她聽去很可能一遍比一遍新鮮。

「他說他身子壯嗎？」看見我停下來，她不放心的嘮叨着問。

「是的，」我把信交還她。「他說他的身子很壯。」

於是第二封，從湖北一所監獄裏寄來的。

「好幾年前頭，」她嘆息說，「他驀地裏寫了這個信，教家裏給他兌一點錢。」

第三封，最後的沒有發信地址的一封信——

我考慮了好多遍，每一次我都想着將來有一天你們自然會明白，我把寫成的信撕了。但是最後我仍舊決定寫一封，『要簡單一點，』我說，『寫的要簡單一點。』我不能教你們白白想念着我。請跟母親說罷，父親，硬着點心腸，（心腸硬有時候有好處的，）請跟她說以後別等我了。現在我很平靜。只有想到你們的時候我心裏才亂，血像淚一樣一滴一滴從心裏在朝外流，心在一片一片的碎。要是我有一個兄弟多好……還有你，還有妹妹和母親，將來誰照顧你們？特別是你，父親，以後一家人都在你一個人身上，妹妹跟母親都繫在你一個人身上，你要保重自己，要想開一點，千萬不要拋開她們。要留心母親。要好好看待妹妹，別教她吃苦。不要責備我——對你們我是個壞人，可是我並不是居心要對你們壞呀！最好忘記了我，權當根本沒有我這個兒子……

我噙着，手不住的抖着。

「他爲甚麼說不回來了呢？」徐大娘懷疑的瞅着我問。「一千個好不如一個好，外面再好總沒有家裏好！」

大家全不作聲。她的目光轉到別處，望着空中，淚不自主的滾到她老繃的老臉上來。

「男孩子心腸真狠，也不想當娘的怎麼過的，一出去就不知道回來了！」她哽咽着，顫巍巍的舉起手去擦眼淚。「好幾年不朝家裏打信，我常常想着，不知道他是胖或是瘦，也不知道受苦不受……我連模樣都猜不出——家裏有他一張照像，後來人家說要來搜查，徐大爺替他燒了。」

一陣難言的悲慟，我預備走了。我小時候的游伴，高大像他父親，善良又像他母親的大頭徐立剛在我心頭活動，在我面前和我相對的，是他身後遺留給這個世界的兩個孤苦無助的老人，我的眼淚同樣的要流出來了。我忍了淚看桌子；桌子在我進來之前已經抹光，桌面上整齊的擺着三雙筷子，一面

一雙，在先我沒有注意。這當然不是給我擺的。

「你們有客嗎，徐大爺？」我低聲問，打算作爲告辭的理由。

徐大爺一直沈浸在他自己的哀愁中，不可知的思想中，或幻夢中。徐大爺抬起頭，向我轉過臉來。「沒有，沒有客。」他懂懂的瞅着我。老人終於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用我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

「這是——這是她給他放的！」

天下事還有甚麼比這更令人痛心並令人永永難忘？這筷子是給「他」預備的，給好孩子徐立剛的！他死了好幾年，從人世上湮沒好幾年，他還一年一年被等待着，被想念着，他的母親還擔心他胖了或是瘦了，每天吃飯她還覺得跟平常一樣，跟他在家時候一樣，照例坐在她旁邊，難道當真還有比這更令人絕望的嗎？還有他們怎麼想呢？那些謀殺徐立剛的人怎麼想呢？當他們鎗斃他的時候，他們可會想到母親的心多麼仁慈，多麼寬大，她的懷愛多麼深嗎？

請想想兩個老人的驚慌罷，當我不得已站起來的時候。

「怎麼，你要走嗎，叔叔？你不在這裏用飯嗎？」徐大爺在後面大聲叫喊。

徐大娘——她更加驚慌，跟小鳥一樣，並且臉上還掛着淚呢。

「不要走，叔叔……你明天還來嗎？」她用更大的聲音向我叫喊。

我盡可能趕快走出去，或是說逃出去——不來了，徐大娘，還有你，徐大爺！永遠不來了！

天不知幾時黑下來了。我穿過天井，熱淚滾到臉上。兩個老人在後面追趕着我，一直把我送出大門。街上沒有燈火。所有的居民都已回到他們自己家裏，他們的溫暖的或不溫暖的老巢裏了。在上面，滿天星斗正耿耿望着人間，望着這個平靜的住着兩個可憐老人的小城，照耀着寂無行人的街道。我摸索着沿街走下去，風迎面吹過來，一個叫街的遠遠的不知在何處哀呼。兩個老人繼續留在門口，許久許久，他們中間的一個——徐大爺在暗中嘆了口氣；他們中間的另一個——徐大娘說城門這時候大概落了鎖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晚於餓夫樓



胡 悲

# 我愛講的故事

## 雪崩

在歐洲的南部，意大利與瑞士之間，有一座世界聞名的阿爾卑斯山。山上白雪皚皚，山中名勝甚多，是歐西人士假期遨遊的勝地。愛好運動和冒險的西方人士，往往老遠跑到阿爾卑斯山去滑雪或爬山，引以為樂。

喜歡冒險的人去爬阿爾卑斯山的時候，爲了提防迷路，同時便於欣賞山中的景色起見，往往僱了一個老練的土著，作爲嚮導。爬到山的高處，一眼看去，整個世界忽然都變成一片白色，好不美觀！因爲山上的積雪是終年不化的。

據說有的時候，領路的土著會忽然下一道奇怪的命令，禁止同行的人講話，連口都不許張一張，要大家保持絕對的緘默。因爲在有些地方，積雪極厚；如果不小心偶然喊出聲來，山洞回聲的震力，會使山上的積雪突然墮下，變成雪崩。同行的人，都有性命的危險。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緘默有時候是最好的辦法。

## 狡獪的建築師

在紀元前二百多年的時候，埃及的統治者託列美第二，爲要使自己的大名留傳後世起見，特地耗費了約二十萬金鎊，在尼羅河口的要港亞力山大對面的法羅斯(Pharos)島上，建造了一座高聳入雲的大理石燈塔。塔高四百呎，形似現代都市的摩天大樓，

塔身作爲兵營及辦事處，塔頂每夜發射明亮奪目的燈光，三十呎外地上海上的船隻即可望見。託列美命令建築師在近塔頂的牆上，鑲上一塊龐大無比的大理石碑，碑上雕着自己的名字：「費拉特法斯城託列美第二」。這個燈塔完工之後，成爲古代七大奇觀之一，這燈塔規模的宏大，世無其匹，直到目前爲止，還算是空前的大建築。託列美第二滿想這樣一來，千秋萬世，都可以景仰他的大名了。可是年復一年，這塊碑上的名字，逐漸受風雨的剝蝕，終於完全模糊不清。再隔了不多時候，那碑上，逐漸現出了另外一個名字，就是這燈塔的希臘建築師「蘇士脫塔斯」的名字。原來那狡獪的建築師，想使自己的名字傳諸後世，特先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大理石碑上，上面再塗上一層灰泥，添上託列美第二的名字，巧妙地做造成大理石的樣子。放在高處，無法辨別真僞。及至年代漸久，表面的灰泥剝落，自己的大名便出現了。



使人不朽的祇有爲人類的事業。要想以權勢和地位，假別人的力量使自己揚名後世，是靠不住的。

## 守信的摩爾人

一個摩爾人在花園裏散步的時候，突然看見一個西班牙騎士倉皇跑來，跪在他的腳前，求他救命，給他一個藏身之處。因爲他剛才殺死了一個摩爾人，後面有一羣摩爾人追來要報復。那摩爾人答應了，把那西班牙人鎖在避暑別墅中，預備等到晚上再放他走。過了不久，有一羣摩爾人把那摩爾人的兒子的屍首扛了回來，那摩爾人聽了大家的報告，知道殺死他兒子的，正是他所隱匿的那個西班牙人。可是他力持鎮靜，不動聲色。

到了半夜裏，他獨自一個人跑去開了別墅的門，把那西班牙人放了出來，告訴他說：「你所殺的那個青年，就是我的兒子。你的罪是該受死刑的。可是我既已有神聖的信誓在先，我決不食言，即使是偶然與一個殘忍的仇人的約定，我也決不失信。」於是他預備了一匹跑得最快的騾子，對那西班牙人說：「乘黑夜裏，快點走吧。你的雙手塗滿血污；可是上帝是公正的；我謙卑地感謝上帝，我的信用毫無污點，我把這件事交給他去審判。」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信用是第二性命。

## 雨點旅行記

是美國威士康辛州一個法庭的屋頂上，空中正在下着迷濛的雨。有兩滴小雨點，一起從空際掉下來，被微風一吹，於是分道揚鑣。一滴落在屋頂的南面，流到洛克河，轉入密西士比河，而達墨西哥灣；另外一滴却流入狐狸河，經青港而入密瑟根湖，經麥根諾峽而至赫朗湖，轉入聖克萊河，聖克萊湖，里脫埃河，愛利湖，尼加拉河，翁泰利湖，聖羅蘭斯河，最後達到聖羅蘭斯灣。這樣，本來一起從空中掉下的兩滴小雨點，起初相隔不過幾吋，經微風一吹，結果相距二千哩之遙。



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兩個朝夕共處的朋友，祇爲了一念之差，背道而馳，結果他們的距離往往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 大豎琴

中古時代有一個德國的武士，在他的宮堡中張起了一個龐大無匹的豎琴，把一根根的琴弦，裝在高塔之間。當這大豎琴完成的時候，一點聲音都沒有。因

爲琴弦太高，所以也非人力所能彈。可是每當微風吹過的時候，這大豎琴就發出低沉的聲音，好像有人在遠處彈奏音樂一樣。有一天，宮堡突然受了狂風暴雨的吹擊，於是這大豎琴上弦線，就發出美妙雄偉的音樂了。



不平凡的時代表現出偉大的人格。

## 免齋隨筆

吉申

### 弘一法師書法

弘一法師之書法，晚歲愈佳，其書不露鋒銳，精力內蘊，絕無人間烟火氣，如技擊家之太極拳然。壯年時除臨南北朝墓誌造象外，遠溯周秦殘刻，凡所臨摹，無不神似。蓋緣本習西畫，其目其手，久經訓練，自能逼真。入山以後，書體屢變，然無一種能確指其專宗某碑者，足見其取精用宏，融化無迹，卓然爲大家也。馬一浮先生嘗稱賞之，法師亦頗自喜，謂「馬先生近譽余書，余自視亦有進步。」或謂其書實本畫理，與西洋圖案畫理相吻合。每字爲一圖案，積字成行，積行成幅，字與字，行與行之間，又互爲圖案。故其分行布白，向背掩映，無不悉臻神妙。有以比理詰之者，法師亦頗頷之。

## 巴金：一位現代中國小說家

O. Brière, S. J. 作

## ——一個法國人的巴金論：簡正譯——



巴金畫像

巴金，李蒂甘的筆名，一九零五年生在成都一個老舊的官宦人家。六歲那年，他隨父親到一個鄰近陝西的小縣過了兩年。除掉這一段插曲，他的童年全是在成都過的，快快活活，無憂無愁，和別的孩子一樣。然而從九歲那年起，他深深感到痛苦：

「我嚐到家庭的溫馨，我是一個得寵的孩子……我愛一切生物，一切人。我真還想拭掉人人臉上的眼淚，看見一種愉快的微笑把牠們照亮。然而死亡來了！我母親閉了眼，讓人裝在棺材裏面。從此我丟掉了什麼東西。我在家裏走來走去，喊着：媽！媽！這是死第一次把它的陰影扔在我的心頭。我開始感到痛苦的意義。」

這段描寫已然讓我們覺出作者的敏感。搖撼是深切而又長久的；無論如何，年輕人的不在意終於佔了上風，他最後尋到他過去的欣快。也就不完全尋到，因為他開始受到家庭的折磨。在這期間，不到十二歲，他又丟掉父親（一九一七年）。他成了孤兒；他墮入憂鬱的漩渦，後來的事又漸漸把他逼得反抗長輩。他交給叔父們教養，待遇似乎嚴酷。他病態的敏感起了反感；他這種生活後來他加以詳細的敘寫，形成他傑作的「家」的主旨。他在這裏沒有寬恕他的叔父們。

「我的家庭對於我變成專制的王國。奮鬥和報復爆發了：力代替正義……在我必須服從的人們的暴虐之下，我青春的希望化為烏有。憎恨進了我的心。」

這種滋長的忿恨，充滿他的作品，隨着

他成長和人世接觸的結果，也就越發明顯。

「我開始感到這個社會的組織是不完美的。

我問自己，人能不能加以改良；可是我四圍

的人全不瞭解我。我逃在書裏面避難。」

這位年輕人成熟了，接受了決定他一生

和觀念的影響。他說：「有一天我弄到一冊

克魯泡特金的譯本。我想不到世上會有這樣

一本書！這簡直是我的思想，表現清楚而又

簡潔，不是我能够辦得到的。觀念都多正確

，熾亮！充滿了熱力的文筆燃起一個我這樣十五歲的年輕人。我每晚讀一節，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從

這時候起（一九二零年），正義的知覺在我心裏醒了過來。」

我們現在看到他生命的轉機。俄國虛無主義者的書籍，在他幼弱的心靈，留下極其深長的印記。從今

以後，他定然趨向革命的活動。他的靈魂是熱熾的，他不久就從事工作。聽到一個秘密會社的存在，他設

法加入，立即得到允許。這個小團體的會員全是和他一樣有新思想的青年。

他告訴我們：「這些年輕人充滿了熱力，信仰，犧牲的精神。我把我的憂慮，痛苦，希望講給他們知

道；他們拿他們的同情，信任來回答我，鼓勵我。這個小房間變成我的天堂。談話繼續了兩個鐘頭，驅散

我心裏的陰霾。我回到家，覺得自己非常輕鬆……」

常和這些新朋友接近，他的生活有了一份興奮劑；他重新尋到生命的魔力。或者爲了開會，或者爲了

印行宣傳的小刊物，他每個月和同志們聚會幾次。工作讓他激奮。他找到了理想。

他接着說：「從這時候起，我被人稱做無政府主義者……我們人不多，然而汪洋着一片信心。互相

望望，我們就安適地微微笑了。友誼和信仰在這房間開着花……我們的新世界的理想，我們的犧牲的精

巴金手稿之一頁

一個朋友在西園宴客邀了我去同去的路上  
人一共七個

西園聽說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許多古舊的  
大家庭在拿那裏地馬路之旁設的但  
有不少的亭台和石板鋪的小路在那些聚集的房  
屋裏面隱藏着種種的神秘的事情每天下午在馬  
路上人很有機會看見許多服飾華麗的青年女郎  
在地方的後面常有

神全不免幼稚，然而多美的夢！這就是我怎麼樣開始我的社會生活，我怎麼樣埋葬我的青春。」

一九二三年，他十八歲的時候，這個時期告一結束：爲了瞭解他的心理的演變和全部的作品，這個時期是重要的。透入他著作每一頁的忿恨，只有這個好解釋。

一九二三年，他離開成都，再也沒有回去。他到上海南京讀了三年書。一九二六年，他離開中國到巴黎求學。雖說有些中國學生和他友好，他在巴黎感到異鄉的寂寞。爲了驅逐悵惘無聊的心情，一九二七年，他動筆寫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在一九二八年夏季完成。

一九二九年開春，他回到上海，在著名的「小說月報」發表他的小說，一舉成名。他在上海過掉後半年，努力於翻譯的工作。例如他喜愛的作家克魯泡特金的「自傳」，就是這時期的工作。他甚至於還寫些社會經濟的論文。

從一九三零年起，他決然捨身於文學事業，開始寫作有關自身的著述。他呈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深厚。一年不間斷地有五部或者六部長短篇小說發表。不全受到同一的歡迎，這是他才分輕快的結果。然而全顯示同一的心理：反抗他當時的社會的激怒的靈魂。……（註一）

在他四十多種翻譯和長短篇小說集之中，有三個「三部曲」值得注意，這就是說，小說前後相承，選好一個主題，企圖予以透澈的探討；因而，也就形成他最重要的作品。

## 第一個三部曲：革命

這個三部曲實際只有兩部小說：「滅亡」，如我們所說，一九二九年出版；還有「新生」，一九三二年出版。第三部還沒有寫出來。

瞭然於巴金的心理，我們正不必奇怪在他的第一部小說碰到這個革命的主旨。

「滅亡」是一個叫做杜大心的青年的故事，把自己完全獻給革命；他希望以行動或者以文字改進人民的生活。擾亂他的生活的，是他愛了一個叫做李靜淑的姑娘，他覺得她違反他革命的理想：靈魂的苦楚，

眼淚，憂鬱！然而，他有一位同志，因為散佈杜大心的刊物，讓人捕去槍決了。他留下一個嬰兒和一個無力的寡妻。杜大心覺得他應當承負這個責任，爲了良心平靜，應當把生命獻給他的朋友。他把自己的決意說給李靜淑知道，她想攔阻他這樣做。他回答她道：『你想想，要是我看見張爲羣那樣慘死，他的妻兒做了孤兒寡婦，而我却苟且偷生地來陪伴你，那麼，這樣的人還值得你底高潔的愛嗎？從今後每天早晨起牀晚上睡覺的時候，一個背叛主義，賣掉同志的思想便來苦惱我，折磨我，使我感到良心上的痛悔。』第二天，大家聽說，一個年輕人圖謀暗殺戒嚴司令，以身殉難了。

全篇叙述的情調是十分酸刻，銳利，有時候甚至於暴烈，充滿濃厚的憂鬱，反映二十三歲的年輕作者的心境，構思這部小說來哄騙他的苦悶。主人公杜大心是作者所愛的理想的典型革命家；不過他的死亡是一個錯誤，一個失敗，對於事業並無利益；其所以如此者，倒是他肺病的心理。他算不得完美的革命家。批評界以譽揚歡迎這部熾熱的，過分的作品；它把『無政府主義者，浪漫的革命家』的詞藻派給作者，他並不因而有所反感。

這部小說的續集以「新生」的象徵的書名在一九三二年問世。杜大心的朋友李冷和他的妹妹李靜淑，被杜大心的死亡感動，從事於革命事業，是這部新小說的英雄。作者以日記的形式，讓我們看到李冷的迂徐的演變。一方面是他的妹妹和她的女友文珠，另一方面是主辦一份革命刊物的三位朋友，努力把他們的朋友爭取到他們的事業上來。他們成功了。有一天，李冷接受其中之一的建議，離開上海，獻身於一樁革命的工作，毅然丟開他的未婚妻文珠。她第一個要他這樣做。他在工廠組織成第一次大罷工，他入了牢，他的死刑許久才判決下來。處決的清晨，李冷在日記上寫下這些字：『也許今晚我底血就會濺在山巖，我底身體就會埋在土裏，我底名字就會被人忘記。但是我決不會滅亡。我底死反會給我帶來新生。』這就是說，李冷的血將滋生出來一羣年輕的革命家，繼續他的工作。

第二部小說沒有第一部小說生動；戲劇大都是內在的，心理的；我們看到一個人物的迂徐的轉變。行動少了。可是比起杜大心來，李冷多了凹凸，多了人性，因而也就更真實了；他不是一個在雪地上越滾越龐大的勇士，一下子叫人說服；他是一個經過長久艱難的演變的被感化的人。所以他的暴烈的死亡，比起

杜大心的死亡，自然就顯得更有意義。這兩部小說的主題是，革命家全應當爲革命的勝利生存奮鬥，不以自殺逃避鬥爭。生命無論如何畏懼，理想的英雄昂起頭，無所畏懼，充滿信仰，不被一切折服。比起第一部小說來，氣氛並不少所陰沉。然而名氣小多了，或許是因爲行動少，變化少的緣故。

## 第二個三部曲：愛情

組成這個三部曲的三篇小說，陸續在一九三一年（「霧」），一九三二年（「雨」）和一九三四年歲首（「電」）問世。所以這個三部曲是完全的。

「霧」是一個年輕學生周如水的故事，回到家鄉，偶然遇見他的舊情人張若蘭；他們證實他們的愛情永遠存在。不過，周如水在去日本以前，已經和一個他不愛的女孩子結了婚。戲劇就在這裏：良心和熱情的衝突。在情人和他心愛的父母之間，他無所適從。經過長久痛苦的考慮，不顧朋友（熱烈的革命家陳真）勸告，心裏是死，他和張若蘭宣告決裂。一年以後，就在他聽說她結婚的時候，他死了太太，自由了！依照作者，這部小說的教訓是，周如水缺乏勇氣和傳統決裂，因而也就正當當受了懲罰。守舊，依戀於愚昧的習俗，他以爲他的主人公顯然是軟弱，踟躕（「霧」這個書名就是這樣起的；踟躕，因爲他看不出解決的方法）；作者以爲他的柔荑，他的懦弱，全是守舊的青年的特徵。

最後，猶如其他作品，主題富有戲劇性，而敘述却不那樣沈悶，那樣令人頹喪，更輕也更快；倒是一首牧歌，並不接近巴金慣常的作風。主人公和他情人破裂的決心，表面看起來是教訓，其實作者不贊成這種決心，正在加以攻擊。

「雨」恰好是「霧」的續集。主人公吳仁民，周如水和熱烈的陳真的朋友，新近死了太太；他一天不知道怎麼樣過才好。有一天，他收到往日一個女學生的一封信，害着很重的癆病，求他去看望她；他去了，於是一部愛情的傳奇開始了。這個叫做智君的女孩子活了下來。有一次用飯，她把她的女朋友張太太介紹給她的未婚夫；張太太就是鄭玉雲；她用話暗暗透給吳仁民知道，他們的友誼永遠在她心裏活着。回到家，吳仁民感到自己軟弱而又激動，給她寫了一封決裂的信，責備她不應該欺騙他未婚妻的好意。玉雲試



了他幾次全不見效，丈夫把她扔掉，一絕望，自殺了。另一方面，吳仁民明白他的革命同志指摘他放棄工作，把時間消耗在愛情上。開頭這些話引起他的反感，隨後他明白了實情，漸漸起了和未婚妻分離的決心。就在這時候，他收到熊智君一封信，說，張太太的丈夫以爲吳仁民和他太太自殺有關係，要和他爲難，她不得不嫁給姓張的。她爲他犧牲掉自己；她不會活長久的，因爲她不時在吐血，她不會妨害他革命工作的。吳仁民的絕望不用提了：『雨滴在石板上的聲音，非常清楚，就像滴在他的心上。』漸漸他冷靜了，如今他自由了，可以爲革命工作去了。

這一回，衝突不復是孝與愛，而是愛與革命。主人公不是一個模範革命家，因爲他把時間消耗在愛慾的享受，妨害他的事業。朋友們勸他在革命工作上尋找安慰。這些忠告，以及不斷的事變，收到成效。在小說進行之中，好幾位同志消失了：最初是熱狂的陳真，一輛汽車把他壓死；這樣死掉強似肺癆死掉；然後，怯弱的周如水，沒有力量引動他愛上的新人，最後，鄭玉雲，以同一原因自殺。

感情屬於一種極端的狂暴：一方面是愛情的醞釀和興奮，但是沒有猥褻場面，一方面是眼淚，絕望，以至於自殺。故事十分動人，進行也很自然。動作集中於一個人；前後也統一。

第三部「電」只有一部分繼續前兩部：我們在這裏看到好幾個熟識的人，但是主題已然不是愛情和革命的理想衝突；僅僅是革命青年的犧牲精神獻給讀者讚賞。

這次地點不復是上海，如前四部小說，而是一個E城，我們的朋友搬來從事實際的革命工作。沒有中心人物，而每一人物輪流據有場面。我們看見他們夜晚秘密聚在一起開會，商確，辦理一個婦女刊物。巡警就在近旁監視他們的行動，陸續加以逮捕：五個捕去執行死刑，兩個在自衛之中殺死。其餘人散在鄉間。最後的場面：吳仁民和他新未婚妻當仁不讓，全搶着去到城裏做一件危險的事；她叫李佩珠，十成十的革命家，最後她搶到了這件差事，去了……

這些行動的意義是什麼，是革命的活動要比任何個人的滿足重要；這些年輕男女的犧牲精神，他們對於危險的不在意，是一個真正革命家的歸趨，他們的行動『照亮了這黑暗的世界，就像電光破開了烏雲的天』。由於這個原因，在他所有的作品裏面，作者最愛這部小說，銷路最廣的「家」也包涵在內。但是批

評家却有理由選擇後者。我們兩個主要的指摘就是，缺乏統一：沒有中心人物，如我們前面所謂，是一座畫廊；第二，槍斃，捕捉，驚人的場面太多，我們看不出全書的結局。或許其中的涵義是，天下沒有無益的犧牲，爲了革命濺血是必要的，爲了「光明的未來」的降臨是必要的。愛情放在一個非常輕忽的地位，和三部曲的書名並不相符；作者看出這一點，聲請原諒：觀念帶着他走，不是主旨帶着他走。

假如用一句話總結這三部小說的進行，我們不妨說：在一個青年尙未形成的心靈裏面，「霧」是愛與孝的衝突；「雨」是愛與革命的衝突；「電」是犧牲精神，忠於事業的勝利，愛情則拋在一旁，不需過問。

### 第三個三部曲：激流

在年代上，這最後的三部曲最是重要，由於小說的長度，也由於得到的名望和勝利。今天，隨便到什麼小書舖，你全可以找到幾本出售。作者其他的小說，頂多也就是一百五十頁到二百頁的長度，而這三部曲（「家」在一九三一年問世，「春」在一九三八年，「秋」在一九四零年）各自全有五百頁到七百頁的長度。僅僅就物質這一點來看，我們已然看出作者在從事一件更大的工作了。

這三部小說的主題是：一個家庭的崩潰，新一代和舊一代的鬥爭，家裏相當專橫的權威和子孫獨立精神の火併，少年中國在家庭觀點上的演變。

因爲主題相同，我們分析一下最重要的「家」也就够了。其他兩部僅僅是節目不同，僅僅是把一個家庭的崩潰更加展開而已。

戲劇幾乎全部限於高姓的家族；家族以外的事情，我們看到的也就是學生與兵士的鬥爭，一次短暫的內戰。從開首起，我們很快就看出年輕的高覺慧對於家庭舊俗和繁文縟禮的反感；他要破壞；無論是和兩位兄長覺新覺民談話，無論是在一家刊物上寫文章，他全熱狂地宣傳他改革和解放的觀念。他氣忿他的長兄覺新，因爲他永遠順從，雖說他永遠爲人犧牲；他憎恨他的叔父們，因爲他們是自私自利的享樂者，也憎恨他的祖父，因爲他象徵舊家庭制度。覺新正好和他相反；懦弱，服從，忍受橫暴——人家叫他娶一個他不愛的女人，不許他娶他所愛的女人，他接受一切，無所反抗。在他們兩個人中間，性格年齡全好折

中，有老二覺民；地位沒有他們兩個人明顯，他比較更和老三覺慧相近。

喜慶事雖說常常有，新年，元宵，壽誕，整個的印象是陰沉的。憂鬱，無聊沈沈地壓着三個兄弟，引起種種的反動。覺新終於有些愛戀他的太太，然而他丟掉了她；他也丟掉了他不幸的避開的情人。覺慧私下裏愛上一個叫做鳴鳳的丫環；然而有一天，讀着一本刊物，他決定把她刪出他的生命：一個革命家不應享受戀愛，應為社會服役。不久，高老太爺決定把鳴鳳送給他一個六十歲的朋友做姨太太，絕望之下，她喊着「覺慧」跳了湖。他十分痛苦，然而不和別人一樣，他不哭；他硬起心腸：「我恨一切的人，我也恨我自己。」兩代的裂口越來越大。最後，高老太爺叱責自己一個兒子，一場大鬧，病倒牀上，承認教育錯誤；懷恨而終……

· 結尾：受不住叔父們的壓迫，和他們鬧了一兩場，覺慧得到兄長的贊助，永遠離開了家，逃往上海。

· 第一個樹枝脫離了樹幹！

覺慧的反抗大致是這樣完成的。我們刪去許多和別人相關的枝葉；一句話，長輩蔑視小輩的感情，擅自為他們締婚，而形成增深雙方之間的壕塹。這些片段繼續起來，作者告訴我們，組成一幅描述十年前歷史的大壁畫，實際更是一幅探討中國大家族的生活的油畫。雖說有些花園場面在若干部分雷同，興趣從來不見減弱，情節互相連鎖，悲劇層出不窮，終於正常地引到覺慧的叛離。

全書的情調是悲哀的，但是和他別的作品比起來，更有明暗，也不激昂。由於這個原因人家更喜歡讀，覺得它更近於現實，人物也更合乎人性。不用說，覺慧和杜大心，李冷，陳真全是一類的人物，但是比他們全要真實多了。小說既然平廣，比較激烈的段落也就有了襯托；其實，巴金的拿手好戲是在悲哀場面：年輕的鳴鳳，一腔絕望，要去投水，這一章具有動人的辭藻，最美的悲哀的段落。

最後，「家」大部份是作者自己的家庭的歷史。地點是成都，他的故鄉。覺慧，覺民，覺新三兄弟代表巴金和他兩兄弟；他們彼此全是無母的孤兒。覺慧就是巴金，和一個秘密會社來往，給一家革命刊物寫文章，最後逃到上海，猶如作者。批評界有意要往裏找，隨便一個人物都要派做巴金一個朋友或者親戚。他不得不加以駁斥，說他們過分，然而主要是，他不否認，並且證實覺慧就是他的畫像。至於那些叔父們，飽受鞭撻，具有種種罪惡，顯然巴金是有意報復，雖說他不承認，以為自己所憎恨的是制度，不是人。

## 巴金的短篇

巴金發表的短篇小說，至少要和長篇小說一樣多，然而分量並不更爲沉重。作者的心理完全相同；人物的性格，和在長篇小說裏面一樣，根據同一的計劃演變。我們可以在這裏看見絕了望的人，沉溺於痛苦，拿酒來解愁，呻吟，哭泣，被事變所壓軋：這是弱者，悲觀者，大多以自殺了結生命。在另一相反的一端，有強壯的英雄，樂觀，永遠奔向一個高尚的理想，激於一種熾熱的信仰，眼睛望着未來，無視於現今，無視於人世。他們的血沸騰着，奮鬥，犧牲自己，爲社會，爲人類死掉。

他短篇小說的地點並不一定限於中國。場面常常在外國：法，俄，波蘭等等的革命家在他的作品裏面摩肩而過。好些東西是從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借來的：他們感情的浪漫主義正好配合巴金的胃口。他喜歡使用羅曼羅蘭一句話，一位他敬愛的大師：『國家太小，人類才是我們的主旨！』

我們相當知道他喜愛的主旨，他宏大的主題。現在讓我們往裏鑽進他的靈魂，研究一下他對於人生大問題的觀念和感受。

## 不可救藥的憂鬱

讀過巴金的小說，我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憂鬱。他的作品沒有一本是平靜的，和悅的；他不曾有過靈魂的甯靜；他的拿手文章是悲哀，是絕望的描寫，因爲這些境界和他的心情相近。『幸福！我一輩子用心想達到的就是這個……我一心要爲人類爭來幸福，然而我沒有能爲自己爭到。這就是我一生的矛盾。』尤其甚者，地似乎有些誇耀他宣布自己不幸。他人物的一句話正不妨看做他的話：『我們要寶愛痛苦，痛苦就是我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們的驕傲。』接着他講：『是的，我如若追尋幸福，是爲了大眾，我如若追尋苦難，是爲了自己。』

這些宣言富有浪漫主義和內在驕傲的徵記。巴金是一個羅迺雷 René，一個維特 Werther，遺落於二十世

紀。歡喜以一種炫耀的自苦的精神來裝飾他們的感傷。（註二）

對於他的英雄，這種陰沉的傾向以眼淚流露。大部份都哭，無限制地哭；有時候心裏特別痛苦，正常地鬆一鬆，有時候，想起過去，不免哀哀自悲。眼淚的汪洋爲他招來批評界的攻擊；有人把他的作品看做『眼淚文學』。寫小說或者自己讀的時候，他一來就哭。他的感覺，十分敏銳，讓他處處看到苦難。他把這看做宇宙的法則。『我是人類苦難的歌人』，他這樣宣稱。他以爲苦難是人世的氣氛；他喜歡重複着：『人世是漆黑』的；『漆黑』這個字含有『不幸，不公平，過失』的意義。『一切都死了，只有痛苦沒有死。痛苦包圍着他們，包圍着這個房間，包圍着全世界』……悲觀主義！悲觀主義！他像要厭倦這個世界了。

## 然而他有信仰

不，一個真正革命家不會絕望的，他有信仰，相信未來，相信制度的改進，相信人類的進步，相信未來的幸福，一切可以在人世實現。這是巴金筆下的第一個字：他第一部小說的序文用這樣一句話開篇：『我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這是他或者他的英雄的術語，在災難之中，鼓勵自己去受難，或者拒絕一切失望的引誘，他說：『我有信仰；信仰主有我的理智……不是它，我就活不下去了。』李冷在日記裏面寫着：『信仰讓我戰勝一切。』李佩珠女士喊着：『我不怕；我有信仰！』而最大的不幸就是失掉它，如杜大心者是，因爲那樣一來，就不能防禦絕望和自殺了。

甚至於在愛情的三部曲裏面，作者也說：『最重要的不是輕年男女之間的戀愛，而是他們的信心，無論什麼事，全相信能够完成。』這種信仰是我們一切活動的根源，是他們面對危險，甚至於面對死亡的勇敢的根源。所以隨便一點點動搖都不可以。有一個人在一「電」裏講：『明天也許埋在黑暗之中，然而我的信仰是不可動搖的。』你可以毀掉他們的身體，但是你永遠毀不掉他們的信仰。

談到這些關於信仰的語句，我們真還要用『宗教』兩個字來解釋，我們這樣做，也許離實在的情形並不遠。作者感到區別宗教的信仰和他革命的信仰的必要：『基督教的處女在羅馬鬥獸場中，跪在猛獸的面前，仰起頭望着天空祈禱，那時候她們對於卽束的滅亡，並沒有一點恐怖，因爲她們看見天堂的門爲她們

而開了。她們是幸福的，因為她們的信仰是天堂——個人的幸福！我們所追求的幸福却是衆人的，甚至要除掉我們自己。我們的信仰在黎明的將來，而這將來我們自己却未必能夠看見。……所以在革命者中間我們很少看見過幸福的人。……他們並不後悔……」這就是他對於基督教的訴狀：基督教徒是自私的，追求自己的幸福，而革命家忽略個人的幸福，心目之中只有別人存在！巴金喜歡宣揚這種自苦精神，喜歡這樣炫耀：「我有信仰，但信仰只給我勇氣和力量。信仰不會給我帶來幸福，而且我也不需要幸福。」

## 巴金和基督教：無神論者

比較宗教的信仰和革命的信仰，我們不如談一下我們的作者對於宗教大問題的觀念。在他作品裏面，他時常喜歡引證福音書，把基督的話用去另給一種象徵的意義。毫無疑義，基督教和基督本人吸引他，讓他感到興趣。不過他的認識，非常浮淺，似乎特別借自俄國大小說家，他的大師：託爾斯泰，屠格涅夫，道斯陶也夫司基。和有些人一樣，在他看來，基督教義僅僅具有一種浪漫的價值；基督教的慈悲和犧牲的精神不免有所歪扭。耶蘇只是一個溫和而浪漫的革命家，所以不完整，也不怎麼有力。

他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仗着他母親，一位熱心的佛教女信士，他還相信靈的世界。漸漸對於他另一個世界的信仰粉碎了。在「神鬼人」的序文裏面，他同我們說起他宗教的演變：「我一個人人在漆黑的深夜，圓圓地睜着眼睛，大步走進花園裏面去，我說我要去找尋鬼，讓他帶我去看看鬼的世界。花園裏只有黑暗和靜寂。我聽不見一點聲響。我看不見一個幻象。甚至在桃樹下，在假山後面，那裏也只有死沉沉的靜寂。一切都死了。鬼也死了。神的公道也死了。我漸漸地忘了懼怕，忘了尊敬。於是我不再崇拜神，也不再懼怕鬼了。」

## 他的宗教：人道主義

這樣一下子把宗教的信仰掃除乾淨，他繼續告訴我們，新的神代有他童年的神。「我開始認識了一個東西，相信着一個東西——我自己：人。……站在這堅實的土地上面，懷着一顆不懼怕一切的心，我是離開那從空虛裏生出來的神和鬼而存在了。我是一個人。我像一個人的樣子用堅定的脚步，走向人的新天地

去！」若干年後，做學生的時代，他在法國給他一個朋友寫信：「世上只有一尊神，就是人，爲了他，我準備好了犧牲一切。」

這些話響亮雖說響亮，難免讓人感到一點作態，但是至少也有簡潔的好處。讓我們聽他講一講這種對於人的信仰到底是什麼：「從十五歲起，我就宣誓犧牲我的身子，我的生命。這時候我不覺得寂寞也不覺得恨。我只有一个野心：把我的所有的力量用在給我的同類爭取幸福上面。」所以他的博愛主義的第一件事就是犧牲的精神，就是獻身。「新生」有一個人物講：「我們爲了信仰會要犧牲一個妹子，一個愛人，甚至會犧牲自己的生命。」「霧」裏面的陳真，講起他的一生，這樣說出他犧牲的精神：「離家時我也流過眼淚。不到兩年父親死了，家裏接連來了幾個電報叫我回去。我也不理。我這樣做自己也感到苦痛，但我並不後悔，我這個身子是屬於社會的。我沒有權利爲了家庭就放棄我的爲社會的工作。我不怕社會上一般人的非難，我不要你所說的良心上的慰安。」

這種人道主義的第二件事就是人類的愛。其實嚴格地說，只有這一件事最是重要，因爲犧牲自我只是結論：犧牲自我是爲了人類的愛，有了這個才有犧牲，在「新生」裏面，李冷的妹妹給她母親寫信道：「母親底愛是不應該被一人佔有着的。這種愛應該普遍地散布出去。母親的愛正應該像陽光那樣地普照，使世間不會有一個被愛遺棄的人。……母親，我如今決定犧牲一切，要把你的愛放散出去，我拿你的愛去愛人類……」（註三）

然而和愛的語言連在一起的更有恨的語言。巴金的英雄表示恨，表示了多少次，而又何等激烈！但是作者宣稱，他不恨人，他所恨的是制度。他僅僅和制度，和觀念作戰。他說：「自從我知道使用筆墨以來，我就沒有停止過攻擊我的敵人。誰是我的敵人？他們是傳統的舊觀念，制度，正是它們妨害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

## 生命的熱戀

知道了他理想的面目，推動他的動機，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他怎樣努力實現他的理想。

他不僅把人當做宗教，用心爲他尋求幸福，他更覺得有一把火在燒他，逼着他付諸實施。「社會現象就像一條鞭子，不間歇地抽着我，逼着我把筆拿起。」夜以繼日，他不斷在寫。他疲倦，然而不能夠自己。「我每寫一部書，我就摸着我的腰，因爲我知道這部書吸了我的血肉，把我更帶近墳墓一步，不過我又不能夠不這樣做。」凡有戲劇性的主旨，凡足以激起他的興致的主旨，觀察縝密，他全接受下來。夜晚他聽見哭聲；他立刻站起，在靈感之下，一氣呵成。所以他的人物具有他的靈魂；很少作家像他那樣和他們同化。他們以他的生命而存在。他們死了，他哀悼着。他喜歡不時流覽他們的動作，和他們一同哭笑。「我常常說，我的書充滿了我的眼淚和我的血；這不是一句謊話……我的書和我的生命是一致的；我生命裏的矛盾和衝突，重新在我書裏尋見……我的生命和我的書一樣，只是一陣苦痛的激動。我每部小說只是對於光明的一種熱望。」

這種生命的熱戀，佔有他，也佔有他的英雄。「霧」裏面的陳真，雖說害着肺病，反而漸漸把自己集中在革命的工作上面。「當那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的時候，我是怎樣地過着日子！那時候我只渴望着工作。那時候一切我都不會顧及了。那時候我不再有什麼利害得失的觀念了。連生命也不會顧及的。那時候只有工作才能够滿足我。我這人就像一座雪下的火山，熱情一旦燃燒起來溶化了雪，那時的爆發，連我自己也害怕！……我甘願爲目前的工作犧牲了未來的數十年的光陰。」在另一個地方，他說：「對於我，一天城市的生活，要比一年鄉間平靜的生活，有意義多了。」吳仁民又說：「我希望的是熱鬧激動的空氣。我不要這悶得死人的沈寂。」

## 愛與革命的心理的衝突

這種對於工作的熱情，由於熱心革命，吸有我們的作者和他的英雄，只有一個嚴重的阻礙要克服：男女之愛。人物全是二十歲到三十歲的青年，熱烈地感到生命上異性的需要。他小說的主要根據可以說是全在這裏；愛和事業的衝突，在巴金的小說裏面，形成歡樂和責任的鬥爭。模範英雄並不示弱，毅然扔掉引起他們好感的異性。弱者相反地只想到愛情的享受；他們大都受到懲罰，結局不幸。最後，在這兩極端之



間，另有第三類人存在：他們以爲喜愛異性並不犯罪，同時又覺得自己不便放縱熱情，因而忽略責任。

作者寵愛的人物，不用說，是這後一類。他一時敘寫他們熱情的火燄，一時敘寫他們革命的灰心。我們看見他們詳細分析自己，彼此檢討，最後達到這樣一個結論：『個人的幸福並不一定就和全體的幸福背道而馳。愛不是一種罪過。關於這一點，我們和別人沒有兩樣。』男女之愛應當佐助革命事業，不應當加以妨害；男女之愛永遠居於次要；這就是他們的理想！吳仁民和他的未婚妻李佩珠，在「電」的結尾，互相宣示忠誠，然後彼此同意，爲事業不得不彼此分離。這是理想的男女之愛。

## 死和革命家

男女之愛所以貶到次要的地位，是事業的信仰所致。也就是這種信仰，戰勝了死亡。巴金告訴我們，『我呀，我用信仰來克服死亡。』我們前面看到，在巴金的作品裏面，死亡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們分析的幾本小說裏面，一大羣青年不見了，大都死於非命：自殺，處決，甚至於遭逢意外，因爲，像陳真那樣一個革命家，死在牀上不大相宜，即使癆病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大家向死走去，遲疑，然而並不畏懼。杜大心全心全意地祈求死亡降臨：『他把死當做自己底義務，想拿死來安息他一生中的長久不息的苦鬥，因此他一旦知道死就在目前了，自己快要到了永久的安息地，心裏也就很坦然了。他反而覺得快樂，因爲他已找到了一條路可以終止他底一生的苦痛了。』然而這種想法是一個革命家戰敗了，喪失信仰，屈服於困難的想法。一個完美革命家的正當的想法，是李冷在處決之前的宣示：『我底心是很平靜的。我沒有一點激動，也沒有一點恐懼；我安靜地走到生命底邊沿，我沒有留戀，我沒有悔恨，我不悲痛，我不流淚。我要勇敢地走完那最後的一步。……死是冠，是荊棘的冠。讓我來戴上這荊棘的冠冕昂然走上那犧牲底十字架罷。』革命者的死是光榮的，因爲血永遠不會白白流掉：它是工作的肥料。他死了以後，十個，二十個，一百個人起來繼續工作，爲他祝福；他值得在他們的記憶之中永生，因爲他的血是爲了爭取人類的幸福流掉的。

## 巴金受到的影響

結束本文以前，最後又有一個問題提出。這些觀念是巴金的，還是有一部分是他讀書的結果？答案相當簡單：巴金承受俄國作家的影響最大。我們已經說起，虛無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對於他思想的重大影響。就純文學的觀點來講，我們應當補上託爾斯泰，此外還有屠格涅夫，高爾基。他喜歡他們的是：他們的社會思想，他們對於人類的同情心，他們對於人類痛苦的憐愍，他們入微的心理分析（巴金的小說只是心境串在一起而已，他自己就愛自白），他們對於悲哀的愛好（他的小說，沒有例外，全是悲劇結尾），他們的現實手法（他的主要人物常常借自他熟識的真人，有名有姓地爲人說起）。最後，他的人物時常引證一句他們喜愛的俄國英雄的語言，或者甚至於把畫像掛在他們工作的房間，當做一個啓發他們向上的模範。

關於這一點，巴金遵循一般的法則：他同代的作家一致對於俄國小說表示好感。俄國小說家和中國小說家，具有類同的靈魂：歡喜同一的主題，愛把感情和悲哀延長；他們具有一顆不安的痛苦的靈魂，現實不能滿足，因而想出一個烏託邦來安慰自己。

俄國影響之外，我們的作家對於法國的小說家也感到興趣，特別是莫波桑和左拉；理由，我們可以猜得出來，差不多是相同的。在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家裏面，他崇拜洛伯斯卑爾，丹東，馬辣。盧騷對於他有吸力，他們有些地方很近似。……（註四）

x

x

x

最後，讓我們把他的優劣開一張清單。我們必須恭維他質樸的風格，自然，生動，富有感情，從來不染矯揉造作的文學表現，熱情汪洋，有時描寫人類的憂患，達到最沈痛的情調。在「家」的序裏面，他形容生命的意象正可以用來說他的文筆：「這激流永遠動盪着，並不曾有一個時候停止過，而且也不能夠停止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牠。在牠底途中，牠會發射出種種的水花，這裏面有愛，有恨，有歡樂，也有受苦。」在感情和表現的激動之下，藏着一種真實的口才，一種引人入勝的力量。他永遠不俗。你有時覺得疲倦，然而永遠感動，因爲你覺得他誠懇。他之所以風魔中國現代青年，你也就可以明白了。我們可

以說，在生存的中國作家裏面，他最知名；同時，他也是最年輕的一個。他的名氣或許還要增大，因為他告訴我們，他最重要的作品還在構製之中；它叫做「羣」，繼續「家」，「春」和「秋」的三部曲。

然而這是一種誇張的才分，還太年輕，瀟清一番，調理一下欣快細緻的顏色，會幫他得到更大的成就。他的描畫往往太陰沈，充滿了酸辛，令人灰心；我們希望他多來一點新鮮空氣，甯靜的場面，舒展一下我們的心靈。他的口才有時大而無當。他一離開這種幼稚的暴烈，他就有傑作寫給我們；「家」，我們前面講過，顯然是近十年來最成功的小說。

一般地講，他尊重道德，雖說有時他也讓我們看些猥褻的場面。他要是有毒的話，我們相信，倒特別是在他喜好的熱情場面和過分黑暗的描繪。他革命的理想相當隱晦，當然故意如此，畏懼檢查的緣故……（註五）用一句話來結束，我們不妨說：才分優越，富有生命，年歲太輕，効命於一種曖昧的事業。

（註一·四·五）刪節。

（註二）羅迺是夏斗布芮昂 Chateaubriand 的同名小說的主人公，維特是哥德的主人公，全是十九世紀初葉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

（註三）這封信是寫給母親的，原作誤做寫給李冷的。

附記：作者 O. Briere, S. J. 先生是法國人，似在徐家匯圖書館服務。本文刊在「震旦雜誌」第三卷第二期。譯者和他並不相識，因為覺得這篇批評文字值得給中國人看，所以破出時間翻譯過來。有三個地方不得不加以刪削，譯者在這裏表示歉意。有些話講給外國人聽無所謂，到了本國人的耳朵，也許就要不大方便。作者想必是一位神父，雖說語氣並不過分和巴金的無神論為難。做為外國人看，更做為神父看，Briere 先生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見解，正也值得一個中國人尊重。他的引證往往簡略，但是內容並不錯誤。譯者有時直引巴金原文，有時因為手頭缺書，只好另譯一過，將來得便再改回去。

# 吉祥草 昔凡

## 懷郁達夫



衲子塵緣，惟方情未絕。中秋夜，定後  
 月到天心，清光大好。忽念與達夫不晤者  
 七年，書自丙子別後，遂少音問。三年來，  
 諸友好處，亦均無消息。回憶吳山路月，湖  
 上放歌，此情宛在。得詩數首，略誌因緣。

夜深人海忽奔騰，驚起靈堂早課僧。拈  
 得靈詮成大笑，酡顏紅於佛前燈。

丙子秋，龍章將出國，羣宴之於西湖大禮堂。夜闌席  
 散，數十輛汽車奔集南屏。履聲人語，如夜潮撼塘。  
 余出視，龍章連執余手大呼，和尚在是。衆大笑。烹  
 茶醒酒，晨鐘已動。隨衆參佛殿。達夫拈一籤，有孤  
 鸞字句，訝其不祥，戲語達夫曰，倘做孤鸞，還隨和  
 尚出家，達夫大笑。時映霞夫人未在側，乃敢饒舌。

涼雲如絮抹吳山，人月雙圓喜共看，今  
 夜清光何處是，懸知海外照孤鸞。

與達夫夫婦約辛父居士夜遊吳山，余等自四宜亭上，  
 過雲居山，遇靜法師，立談移時。至東嶽廟前，辛父  
 來，蓋來自瓊聚樓也。隨一僮童，攜樽挈棹，達夫大  
 喜，返至八卦石，爲吳山之絕頂，月下張飲，舉杯樂  
 甚。是日映霞夫人乃弛酒禁，座有居士耳。久之酒盡

，踉蹌至四景園，呼燈烹茶，喫酥油餅，已午夜矣。  
 辛父達夫各有詩。此一時也。今達夫映霞俱離亦三年  
 餘，人事變幻乃爾！南屏籤詩，竟成語讖！

孤雁長空夜太清，艸堂何處餐秋英。六  
 年絕域成追憶，一片禪心寄未成！

達夫精版稅，築精廬於杭州場官弄。聚圖書，植花木  
 ，著書之暇，孺人稚子。擬顏其額曰，風雨茅廬。嘗  
 自稱有文武兩庫，蓋左近報國寺，素儲軍備，右則繁  
 鄰浙江圖書館，語殊自負。

天南消息絕晨昏，各有炎涼心坎存，我  
 當逢君東海曲同，歸湖上覓題痕。

達夫初入閩，繼去南洋，往來香港星坡間，離婚後，  
 不知所往，微聞映霞已適人。是鸞尚飄搖，而鳳已寄  
 泊有所矣！

# 琉璃瓦

張愛玲



大肚臍，長睫毛的崇拜傳入中土，姚太太復拜忠實實利的譯筆照樣給翻製了一下，毫不走樣。姚家的模範美人，永遠沒有落伍的危險。亦步亦趨，適合時代的需要，真是秀氣所鍾，天人感應。

女兒是家累，是賠錢貨，但是美麗的女兒向來不在此例。姚先生很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是要他靠女兒吃飯，他却不是那種人。固然，姚先生手頭並不寬裕。祖上丟下一點房產，他在一家印刷所裏做廣告部主任，薪水足夠貼補一部份家用。支持這一個大家庭，實在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姚先生對於他的待嫁的千金，並不是一味的急於脫卸責任。關係她們的前途，他有極周到的計劃。

姚先生有一位多產的太太，生的又都是女兒。親友們根據着「弄瓦，弄璋」的話，和姚先生打趣，喚他太太爲「瓦窰」。姚先生並不爲忤，只微微一笑道：「我們的瓦，是美麗的瓦，不能和尋常的瓦一概而論。我們的是琉璃瓦。」

果然，姚先生大小小七個女兒，一個比一個美的。說也奇怪，社會上流行着古典典型的美，姚太太生下的小姐便是鵝蛋臉。鵝蛋臉過了時，俏弱的瓜子臉取而代之，姚太太新添的孩子便是瓜子臉。西方人對於

他把第一個女兒琤琤嫁給了印刷所大股東的獨生子，這一頭親事琤琤原不是十分滿意。她在大學裏讀了兩年書，交游廣闊，暫時雖沒有一個人是她一心意喜歡的，有可能性的却不少。自己揀的和父母揀的即使是不相上下的兩個人，總是對自己揀的偏心一點。況且姚先生給她找的這一位，非但沒有出洋留過學，在學校裏的班級比她還低。她向姚先生有過很激烈的反對的表示，經姚先生再三敦勸，說得唇敝舌焦，又拍着胸脯担保：「以後你有半點不順心，你找我好不了！」琤琤和對方會面過多次，也覺得沒有什麼地方

可挑剔，只得委委曲曲答應了下來。姚先生依從了她的要求，一切都按照最新式的辦法。不替她置嫁粧，把錢折了現。對方既然是那麼富有的人家，少了實在拿不出手，姚先生也顧不得心疼那三萬元了。

結婚戒指，衣飾，新房的傢俱都是琿琿和她的未婚夫親自選擇的。報上登的：

『熊致章爲小兒啓奎  
姚源甫爲長女琿琿結婚啓事』

却是姚先生精心撰製的一段花團錦簇的四六文章。爲篇幅所限，他未能暢所欲言，因此又單獨登了一條『姚源甫爲長女於歸山陰熊氏敬告親友』。啓奎嫌他囉唆，怕他的同學們看見了要見笑。琿琿勸道：『你就隨他去罷！八十歲以下的人，誰都不注意他那一套。』

三朝回門，琿琿褪下了青狐大衣，裏面穿着泥金鍛短袖旗袍。人像金瓶裏的一朶梔子花。淡白的鵝蛋臉；雖然是單眼皮而且眼泡微微的有點腫，却是碧眼的一雙妙目。夫妻倆向姚先生姚太太雙雙低下頭去。姚先生姚太太連忙扶着。

才說了幾句話，傭人就來請用午餐。在筵席上，姚太太忙着敬菜，琿琿道：『媽！別管他了。他脾氣古怪得很，魚翅他不愛吃。』

姚太太道：『那麼這鴨子……』

琿琿道：『鴨子，紅燒的他倒無所謂。』

琿琿站起身來佈菜給妹妹們，姚先生道：『你自己吃罷！別儘張羅別人！』

琿琿替自己夾了一隻蝦子，半路上，啓奎伸出筷子來，攔住了，她從她的筷子上接了過去。筷子碰見了筷子，兩人相視一笑。竟發了一回獸。琿琿紅了臉，輕輕地抱怨道：『無緣無故搶我的東西！』

啓奎笑道：『我當你是夾菜給我呢！』

姚先生見她們這如膠如漆的情形，不覺眉開眼笑，只把胳膊去推他太太道：『你瞧這孩子氣，你瞧這孩子氣！』

舊例新夫婦回門，不能逗留到太陽下山之後。啓奎與琿琿，在姚家談得熱鬧，也就不去顧忌這些，一直玩到夜裏十點鐘方才告辭。兩人坐了一部三輪車。那時候正在年下，法租界僻靜的地段，因爲冷，分外的顯得潔淨。霜濃月薄的銀藍的夜裏，惟有一兩家店鋪點着強烈的電燈，晶亮的玻璃窗裏品字式堆着一堆一堆黃肥皂，像童話裏金磚砌成的堡壘。

啓奎吃多了幾杯酒，倦了，把十指交叉着，攔在琿琿肩上，又把下巴攔在背上，閒閒的道：『你爸爸同媽媽，對我真是不搭長輩架子！』他一說話，熱風

吹到琿琿的耳朵底下，有點癢。她含笑把頭偏了一偏，並不回答。

啓奎又道：「琿琿，有人說，你爸爸把你嫁到我家裏來，是爲了他職業上的發展。」

琿琿詫異道：「這是什麼話？」

啓奎忙道：「這話可不是我說的！」

琿琿道：「你在哪兒聽來的？」

啓奎道：「你先告訴我……」

琿琿怒道：「我有什麼可告訴你的？我爸爸即使是老糊塗，我不至於這麼糊塗！我爸爸的職業是一時的事，我這可是終身大事。我可爲了他芝麻般大的前程犧牲我自己嗎？」

啓奎把頭靠在她肩上，她推開了他，大聲道：「你想我就死人似的讓他把我當禮物送人麼？你也太看不起我了！」

啓奎笑道：「沒敢看不起你呀！我以爲你是個孝女。」

琿琿啞道：「我家裏雖然倒運，暫時還用不着我賣身葬父呢！」

啓奎連忙掩住她的嘴道：「別嚷了——冷風咽到肚子裏去，仔細招涼。」

琿琿背過臉去，嘆噓一笑道：「叫我別嚷，你自

己也用不着嚷呀！」

啓奎又湊過來問道：「那麼，你結婚，到底是爲了什麼？」

琿琿恨一聲道：「到現在，你還不知道，爲了爲去是爲了誰？」

啓奎柔聲道：「爲了我？」

琿琿只管躲着他，半個身子掙到車外去，頭向後仰着，一頭的鬢髮，給風吹得亂飄，差上一點捲到車輪上去。啓奎伸手挽住了她的頭髮，道：「仔細弄髒了！」琿琿猛把頭髮一甩，髮梢直掃到他眼睛裏去。道：「要你管！」

啓奎嚙啞了一聲，揉了揉眼，依舊探過身來，脫去了手套爲她理頭髮。理了一會，把手伸進皮大衣裏面去，攔在她脖子後面。琿琿叫道：「別！別！冷哪！」

啓奎道：「給我渥一渥。」

琿琿扭了一會，也就安靜下來了。啓奎漸漸的把手移到前面，兩手扣住了她的咽喉，輕輕地撫弄着她的下頷。琿琿只是不動。啓奎把她向這面攬了一下，她就靠在他身上。

良久，琿琿問道：「你還是不相信我？」

啓奎道：「不相信。」

瑛瑛咬着牙道：「你往後瞧罷！」

從此瑛瑛有意和娘家疎遠了，除了過年過節，等閑不肯上門。姚太太去看女兒，十次倒有八次叫人回說少奶奶陪老太太出門打牌去了。熊致章幾番要替親家公謀一個較優的位置，却被兒媳婦三言二語攔住了。姚先生消息靈通，探知其中情形，氣得暴跳如雷。不久，印刷所裏的廣告與營業部合併了，姚先生改了副主任。老太爺賭氣就辭了職。

經過了這番失望，姚先生對於兒女們的婚事，早就把心灰透了，決定不聞不問，讓她們自由處置。他的次女曲曲，更不比瑛瑛容易控制。曲曲比瑛瑛高半個頭，體態豐豔，方圓臉盤兒，一雙寶光爛爛的長方形的大眼睛，美之中帶着點曠悍。姚先生自己知道絕對管束不住她，打算因勢利導，使她自動的走上正途。這也是做父母的一番苦心。

一向反對女子職業的他，竟把曲曲荐到某大機關去做女秘書。那裏，除了她的頂頭上司是個小小的要人之外，其餘的也都是少年新進。曲曲的眼界雖高，在這樣的人才濟濟中，也不難挑出一個乘龍佳婿。選擇是由她自己選擇！

然而曲曲不掙氣，偏看中了王俊業，一個三等書記。兩人過從甚密。在這生活程度奇高的時候，隨意

在咖啡館舞場裏坐坐，數目也就可觀了。王俊業是靠薪水吃飯的人，勢不能天天帶她出去，因此也時常的登門拜訪她。姚先生起初不知底細，待他相當的客氣。一旦打聽明白了，不免冷言冷語，不給他好臉子看。王俊業卻一味的做小伏低，曲意逢迎，這一天晚上，他順着姚先生口氣，談到晚近的文風澆薄。曲曲笑道：「我大姊出嫁，我爸爸做的駢文啓事，你讀過沒有？我去找來給你看。」

王俊業道：「正要拜讀老伯的大作。」

姚先生搖搖頭道：「算了，算了，登在報上，錯字很多，你未必看得懂。」

王俊業道：「那是排字工人與校正的人太沒有智識的緣故。現在的一般人，對於純粹的美文，太缺乏理解了。」

曲曲霍地站起身來道：「就在隔壁的舊報堆裏，我去找。」她一出門，王俊業便夾腳跟了出去。

姚先生端起宜興紫泥茶壺來，就着壺嘴呷了兩口茶。回想到那篇文章，不由的點頭播腦的背誦起來。他站起身來，一隻手抱着溫暖的茶壺，一隻手按在口面，悠悠地撫摸着，像農人抱着雞似的。身上穿着湖色熟羅對襟褂，拖着鐵灰排總袴帶。搖搖晃晃在屋裏轉了幾個圈子，口裏低低吟哦着。背到末了，却有二



句記不清楚了。他噙溜溜吸了一口茶，放下茶壺，就向隔壁的餐室裏走來。一面高聲問道：『找到了沒有？是十二月份的。』一語未完，只聽見隔壁的木器匍匐有聲，一個人逃，一個人追，笑成一片。姚先生這時候，却不便進去了，只怕撞見了不好看相。急得只用手拍牆。

那邊彷彿是站住了脚。王俊業抱怨道：『你搽了什麼嘴唇膏！苦的！』

曲曲笑道：『是香料。我特爲爲了你這種人，揀了這種胭脂——越苦越有效力！』

王俊業道：『一點點苦，就嚇退了我！』說着，只聽見撒啦一聲，彷彿是報紙捲打在人身上。

姚先生沒法子，喚了小女兒瑟瑟過來，囑咐了幾句話，瑟瑟推門進去，只見王俊業面朝外，背着手立在窗前。舊報紙飛了一地，曲曲蹲在地上收拾着，嘴上油汪汪的杏黃胭脂，腮幫子上也抹了一搭。她穿着乳白冰紋縐的單袍子，黏在身上，像牛奶的薄膜。肩上也染了一點胭脂暈。

瑟瑟道：『二姊，媽叫你上樓去給她找五斗櫥的鑰匙。』曲曲一言不發，上樓去了。

這一去，姚太太便不放她下來。曲曲笑道：『急什麼！我又不打算嫁給姓王的。一時高興，開開玩笑』

是有的。讓你們搖鈴打鼓這一鬧，外頭人知道了，可別怪我！』

姚先生這時也上來了，接口冷笑道：『哦！原來還是我們的錯！』

曲曲掉過臉來向他道：『不，不，不，是我的錯。玩玩不打緊，我不該挑錯了玩伴。若是我陪着上司玩，那又是一說了！』

姚先生道：『你就是陪着皇帝老子，我也要罵你！』

曲曲聳肩笑道：『罵歸罵，歡喜歸歡喜，發財歸發財。我若是發達了，你們做皇親國戚；我若是把事情弄糟了，那是我自趨下流，敗壞你的清白家風。你罵我，把誰都罵在頭裏！你道我摸不清楚你灣灣扭扭的心腸！』

姚先生氣得身子軟了半截，倒在籐椅子上，一把揪住他太太顫巍巍說道：『太太你看看你生出這樣的東西來，你——你也不管管她！』

姚太太便揪住曲曲道：『你看你把你爸爸氣成這樣！』

曲曲笑道：『以後我不許小王上門就是了！免得氣壞了爸爸。』

姚太太道：『這還像個話！』

曲曲接下去說道：「橫豎我們在外面，也是一樣的玩，丟醜便丟在外面，也不干我事。」

姚先生喝道：「你敢出去！」

曲曲從他身後走過，用鮮紅的指甲尖在他耳朵根子上輕輕刮了一刮，笑道：「爸爸，你就少管我的事罷！別又讓人家議論你用女兒巴結人，又落一個話柄子！」

這兩個「又」字，直鑽到姚先生心裏去。他紫漲了臉，一時掙不出話來，眼看着曲曲對着鏡子掠了掠鬢髮，開櫥取出一件外套，翩然下樓去了。

從那天起，王俊業果然沒到姚家來過。可是常常有人告訴姚先生說看見二小姐在咖啡館裏和王俊業握着，一坐坐上幾個鐘頭。姚先生的人緣素來不錯，大家知道他是個守禮君子，另有些不入耳的話，也就略去不提了。然而他一轉背，依舊是人言籍籍。到了這個地步，即使曲曲堅持着不願嫁給王俊業，姚先生爲了她底下的五個妹妹的未來的聲譽，也不能不強迫她和王俊業結婚。

曲曲倒也改變了口氣，聲言：「除了王俊業，也沒有別人拿得住我。錢到底是假的，只有情感是真的。我也看穿了，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事。」

她這一清高，抱了戀愛至上主義，別的不要緊，

吃虧了姚先生，少不得替她料理一切瑣屑的俗事。王俊業手裏一個錢也沒有攢下來。家裏除了母親還有哥嫂弟妹，分租了人家樓上幾間屋子住着，委實再安插不下一位新少奶奶。姚先生只得替曲曲另找一間房子，買了一堂傢具，又草草置備了幾件衣飾，也就所費不貲了。曲曲嫁了過去，生活費仍舊歸姚先生負擔。姚先生只求她早日離了眼前，免得教壞了其他的孩子們，也不能計較這些了。

幸喜曲曲的底下幾個女兒，年紀都還小，只有三小姐心心，已經十八歲了，然而心心柔馴得出奇，絲毫沒染上時下的習氣，恪守閨範，一個男朋友也沒有，姚先生過了一陣安靜日子。

姚太太靜極思動，因爲前頭兩個女兒一個嫁得不甚得意；一個得意的又太得意了，都於娘家面子有損。一心只想在心心身上爭回這口氣，成天督促姚先生給心心物色一個出類拔萃的。姚先生深知心心不會自動地挑人。難得這麼一個聽話的女兒，不能讓她受委屈，因此勉強地打起精神，義不容辭地替她留心了一下。

做媒的雖多，合格的却少。姚先生遠遠地注意到一個杭州富室嫡派單傳的青年，名喚陳良棟，姚先生有個老同事，和陳良棟的舅父是乾親家，姚先生費了



大長衫、襪衣，只剩下一件汗衫背心還曬熱。

姚太太不及卸妝，便趕到浴室裏逼着問心心：「你覺得怎麼樣？」

心心對着鏡子，把頭髮挑到前面來，漆黑地罩住了臉，左一梳，右一梳，只是不開口。隔着她那藕色縷花紗旗袍，胸脯子上隱隱約約閃着一條絕細的金絲項圈。

姚太太發急道：「你說呀！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儘管說！」

心心道：「我有什麼可說的！」

姚先生在那邊聽見了，撩起袴褲腳管，一拍膝蓋，呵呵笑了起來道：「可不是！她有什麼可批評的？家道又好，人又老實，人品又大方，打着燈籠都沒處找去！」

姚太太望着女兒，樂得不知說什麼才好，搭訕着伸出手來，摸摸心心的胳膊，嘴裏咕嚕道：「偏趕着這兩天打防疫針！你瞧，還腫着這麼一塊！」

心心把頭髮往後一撩，露出她那尖尖的臉來。腮上也不知道是不是胭脂，一直紅到鬢角裏去。烏濃的笑眼，笑花濺到眼睛底下，凝成一個小酒渦。姚太太見她笑了，越發熬不住要笑。

心心低聲道：「媽，他也喜歡看話劇跟電影；他

力間接和那舅父接洽妥當，由舅父出面請客，給雙方一個見面的機會。姚先生預先叮囑過男方，心心特別的怕難爲情，務必要多請幾個客，湊成七八個人，免得僵的慌。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宴席的坐位，別把陳良棟排在心心貼隔壁。初次見面，雙方多半有些窘，不如讓兩人對面坐着。看既清晰，又沒有談話的必要。姚先生顧慮到這一切，無非是體諒他第三個女兒不擅交際酬應，怕她過於羞人答答的犯了小家子氣的嫌疑。並且心心的側影，因爲下頷太尖了，有點單薄相，不如正面美。

到了介紹的那天晚上，姚先生放出手段來：把陳良棟的舅父敷衍得風雨不透，同時勻出一隻眼睛來看陳良棟，一隻眼睛管住了心心，眼梢裏又帶住了他太太。唯恐姚太太沒見過大陣仗，有失儀的地方，散了席，他未免精疲力盡。一回家便倒在籐椅上，褪去了

也不喜歡跳舞。」

姚太太道：「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不喜歡，怎麼老是「也」呀「也」的！」

姚先生在那邊房裏接口道：「人家是志同道合呀！」

心心道：「媽不贊成太新式的女人。」

姚太太笑道：「你們倒彷彿是說了不少的話！」

姚先生也笑道：「真的，我倒不知道我們三丫頭這麼鬼精靈，隔得老遠的，眉毛眼睛都會傳話！早知道她有這一手兒，我也不那麼提心弔胆的——白操了半天心！」

心心放下了桃紅賽璐珞珠子，掉過身來，倚在臉盆邊上，垂着頭，向姚太太笑道：「媽，只是有一層，他不久就要回北京去了，我……我……我怪捨不得你的！」

姚先生在脫汗衫，脫了一半，天靈蓋上打了個霹靂，汗衫套在頭上，就衝進浴室。叫道：「你見了鬼罷？胡說八道些什麼？陳良棟是杭州人，一輩子不在杭州就在上海，他到北京去做什麼？」

心心被嚇怔住了，張口結舌答不出話來。

姚先生從汗衫領口裏露出一雙眼睛，亮晶晶地釘住他女兒，問道：「你說的，是坐在你對面的姓陳的，

麼？」

心心兩手護住了咽喉，沙聲答道：「姓陳，可是他坐在我隔壁。」

姚先生用死勁啞了她一口，想不到全啞在他汗衫上。他的喉嚨也沙了，說道：「那是程惠蕪。給你介紹的是陳良棟，耳東陳。好不要臉的東西，一相情願，居然到北京去定了，捨不得媽起來！我都替你害臊！」

姚太太見他把脖子都氣紫了，怕他動手打人，連忙把他往外推。他走了出去，一脚踢在門上，門「蹶」的一聲關上了，震得心心索索亂抖，哭了起來。姚太太連忙拍着笑着，又道：「認錯人了，也是常事，都怪你爸爸沒把話說明白了，罰他請客就是了！本來他也應當回請一次。這一趟不要外人了，就是我們家裏幾個和陳家自己人。」

姚先生在隔壁聽得清楚，也覺得這話有理，自己的確莽撞了一點。因又走了回來，推浴室的門推不開，彷彿心心伏在門上嗚嗚咽咽哭着呢。便從另一扇門繞道進去。他那件汗衫已經從頭上扯了下來，可是依舊套在頸上，像草裙舞的花圈。他向心心正色道：「別哭了，該歇歇了。我明天回報他們，就說你願意再進一步，做做朋友。明後天我邀大家看電影吃飯，就

算回請。他們少爺那方面，我想絕對沒有問題。」

心心哭得越發嘹亮了，索性叫喊起來，道：「把我作弄得還不够：我——我就是木頭人，我——我也受不了哇！」

姚太太面面相覷。姚太太道：「也許她沒有看清楚陳良棟的相貌，不放心。」

心心跨脚道：「沒有看清楚，倒又好了！那個人，椰子似的圓滾滾的頭。頭髮朝後梳，前面就是臉，頭髮朝前梳，後面就是臉——簡直沒有分別！」

姚先生指着她罵道：「人家不靠臉子吃飯！人家再醜些，不論走到那裏，一樣的有面子！你別以為你長得五官端正些，就有權利挑別人家面長面短！你大姊枉為生得齊整，若不是我替她從中張羅，指不定嫁到什麼人家！你二姊就是個榜樣！」

心心雙手抓住了門上掛衣服的銅鈎子，身體全部的重量都吊在上面，只是嚎啕痛哭。背上的藕色紗衫全汗透了，更兼在門上揉來揉去，揉得稀皺。

姚太太扯了姚先生一把，耳語道：「看她這樣子，還是爲了那程惠蕙。」

姚先生咬緊了牙關，道：「你要是把她嫁了程惠蕙哪！以後你再給我添女兒，養一個我淹死一個！還是鄉下人的辦法頂澈底！」

程惠蕙幾次拖了姚先生的熟人，一同上門來謁見，又造了無數的藉口，謀與姚家接近，都被姚先生擋住了。心心成天病奄奄的，臉色很不好看，想不到姚先生却趕在他頭裏，先病到了。中醫診斷說是鬱憤傷肝。

這一天，他發熱發得昏昏沉沉，一睜眼看見一個篷頭女子，穿一身大紅衣裳，坐在他床沿上。他兩眼直瞪瞪望着她，耳朵裏嗡嗡亂響，身子一陣陣的輕飄飄望上浮，差一點厥了過去。

姚太太叫道：「怎麼連琿琿也不認識了？」

他定眼一看，可不是琿琿！燙鬢了頭髮，多天沒有梳過，蟠結在頭上，像破草蓆子似的。敞着衣領大襟上鈕扣也沒有扣嚴，上面胡亂罩了一件紅色絨線衫，雙手捧着臉，哭道：「爸爸！爸爸！爸爸你得替我做主！你——你若是一撒手去了，叫我怎麼好呢？」

姚太太站在床前，聽了這話，不出的生氣，罵道：「多大的人了，怎麼這張嘴，一點遮攔也沒有！就是我們不嫌忌諱，你也不能好端端的咒你爸爸死！」

琿琿道：「媽，你不看我急成這個模樣，你還挑我的眼兒！啓奎外頭有了人，成天不回來，他一家子一條心，齊打夥兒欺負我。我這一肚子冤，叫我往哪兒訴去！」

姚太太冷笑道：「原來你這個時候就記起娘家來了！我只道雀兒揀旺處飛，爬上高枝兒去了，就把我們撇下了。」

琿琿道：「什麼高枝兒矮枝兒，反正是你們把我送到那兒去的，活活的坑死了我！」

姚太太道：「送你去，也要你願意！難不成「牛不喝水強按頭」！當初的事你自己心裏有數。你但凡待你父親有一二分好處，這會子別說他還沒死，就是死了，停在棺材板上只怕一谷碌坐了起來，挺身出去替你調停！」

琿琿道：「叫我別咒他，這又誰咒他了？」說着放聲大哭起來，撲在姚先生身上道：「呵！爸爸！爸爸！你要有個三長兩短，可憐你這苦命的女兒，叫她往哪兒去投奔？我的事，都是爸爸安排的，只怕爸爸九泉之下也放不下這條心！」

姚先生叫她們母女倆一遞一聲拌着嘴，心裏只恨他太太窩囊不濟事，辯不過琿琿！待要插進嘴去，狠狠的駁琿琿兩句，自己又有氣沒力的，實在費勁。賭氣翻身朝裏睡了。

琿琿把頭枕在他腿上，一面哭，一面嘮嘮叨叨訴述着，口口聲聲咬定姚先生當初有過這話：她嫁到熊家去，有半點不順心，儘管來找爸爸。一切由爸爸負

責任。姚先生被她絮聒得五中似沸，也不知過了多少時辰，好容易朦朧睡去。一覺醒來琿琿不在了，被單上被她哭濕了一大塊，冰涼的，像孩子溺斃了床。問姚太太琿琿哪裏去了，姚太太道：「啓奎把她接回去了。」

姚先生這一場病，幸虧身體底子結實，支撐過了，漸漸復了原，可是精神大不如前了。病後他發覺他太太曾經陪心心和程惠蕪一同去看過幾次電影，而且程惠蕪還到姚家來吃過便飯。姚先生也懶懶得查問這筆賬了，隨他們鬧去。

但是第四個女兒纖纖，還有再小一點的端端，絮絮，瑟瑟，都漸漸的長成了——一個比一個美。姚太太肚子又大了起來，想必又是一個女孩子。親戚們都說：「來得好！姚先生明年五十大慶，正好湊一個八仙上壽！」可是姚先生只怕他等不及。

他想他活不長了。

## 信不信由你

愛梅

非洲女子美西，十七歲就做了外祖母。這個紀錄是空前的。她八歲出嫁，祇有八歲另四月時就做了母親，而她的女孩在八歲時也生了一個孩子，所以美西在十七歲時就做了人家的外祖母了。

# 意大利邊城巡遊記

奇峯



：果芒湖畔的山莊：

在阿爾卑斯山和亞平甯山之間的波河盆地是意大利半島上惟一肥沃的平原，這狹狹的一條簡直是意大利王國的生命線。半島上大部的重工業和農產品，都集中在這裏。米蘭，吐林，意大利的三大工業中心就在這平原中。失去這裏，就等於失去了整個的意大利，所以歷史上的帝王都將這盆地作為戰場，許多驚天

動地的戰鬥會振動過高高的阿爾卑斯山和染紅了美麗的波河。

其實這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平原，亞爾卑斯的斷支充塞在北部，直到波河的出口處才算是沃土，而熱諾亞，北意大利的門戶就半建在山上。

## ：美麗的熱諾亞港：

船緩緩地靠近了熱諾亞港，隱約地瞧見了這築在層層山道上的城，一排排莊嚴的王宮，大理石的淡紅色，乳白色，或是棕色，遙遙地對着藍色的第勒尼安海組成了熱諾亞美麗的畫面。

的確，熱諾亞是够美麗了，這富有詩意的美麗的山城，紅白相間的夾竹桃，圈圈的鬚草叢生在山道的兩旁，到處是花園，滿目蒼翠，陣陣飄香，悅耳的小鳥歌唱，陰沉沉的大禮拜堂，閃耀的金匠店，描着偉大壁畫的博物院，遼闊的街道高高向上傾斜着，奇巧地連接了海和天。

像整個的意大利一樣，她背負了古羅馬統治的痕



跡，遺下了許多君主時代的民風和藝術的建築物，一些近代的建築還是意大利統一後才有的。

### ：年輕的意大利：

意大利的子孫們常爲了他們半島上長長的歷史而驕傲，但實在近代的意大利王國比了年輕的合衆國要年幼多了，這從阿爾卑斯伸展出來的半島，圍在地中海，阿德里亞海，第勒尼安海之間還是在不久的歲月裏才由無數的小城邦聯合而成王國，雖然這裏在歷史上產生過不少知名的帝皇，古羅馬的統治者就征服過近半個世界，直到今天，半島上不少古老的城市中還遺留着古蹟，給遊客們無限的憑弔。

如果說，意大利的歷史是生長在流血和戰爭裏的話，同樣地是溶化在詩，歌曲，音樂的氛圍裏，充滿了豪氣愛情和藝術，她不單是一個國，是每一世人的家鄉，任何遊客都愛戀和讚美她，這不但是葡萄和花的生地，更是人類偉大子孫的搖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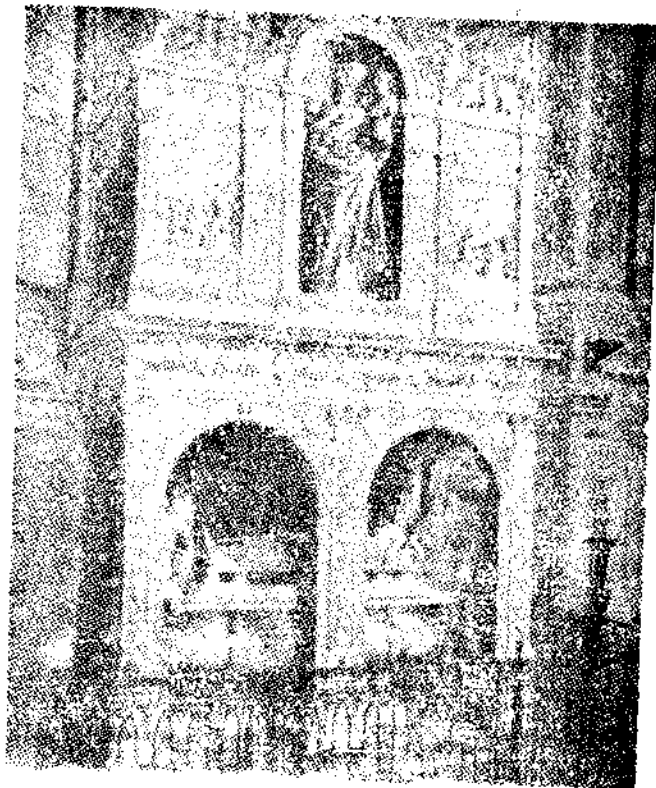
### ：倫巴台平原：

列車將我們帶離了古色古香的熱諾亞，緩緩地駛進倫巴台平原，沿路長滿了綠的灰的葡萄，橄欖的叢林，涓涓的小溪像是在申訴歷史的怨言，這兩邊高山

夾峙中的沃土，在古代，意大利的祖先們，屠殺過無數的回教徒，勝利地望着阿爾卑斯；也有一時，那批回教徒在這裏狂歡過，高興地望着亞平甯和遙遠的羅馬。

倫巴台平原是歐洲各國的發源地，歷史上的戰場，並且是藝術和文化之鄉。這靜靜的波河所灌溉的沃野，綠色的草原上，不但踏過歷代帝王的足，許多偉大的文學家，藝術家都出生在這裏。

### ：皇帝們的加冕地：



列

車在巴

維亞城

停下來

，這裏

是歷代

意大利

帝王們

的加冕

地，兩

個日耳

曼王也

### ：巴維亞城中的維斯康丁紀念塔：



在這裏領到過倫巴台鐵冠，在教堂中查理士第五戰敗過却郎西斯第一，在皇宮裏，彼得李查是光榮的上客，也許就在這裏寫過偉大的詩，可是這還不是巴維亞的驕傲，離開城廂五里路的卡什興修道院，才是遊客們的真正聖地。

在意大利，特別是在歷史性的意大利北部遊歷，你得細細地品味，切不可走馬看花般略瞧一下就完了，像巴維亞吧，你決不能遊覽了一下宮殿和教堂就非常滿意地乘火車到米蘭去，不，絕對不能，單是卡什興修道院，足夠使你有半天的憑弔，一門一窗都可化費你幾小時的低徊呢！

### ：卡什興修道院：

這著名的修道院的凸出的莊園，一排排小小的修士們住的房屋，似乎並沒有顯著的吸引力，但它給你一種古羅馬的憧憬，和樸素的幻感，這些可憐的修士們住的房子已存在了三個世紀了。照流行的傳說，開塞玲（維斯康丁之妻）在臨死前請求她的丈夫捐出了一座花園，作爲二個修士的修道之處，她丈夫還另捐了二十來方里的地，並建造了屋宇，作爲修士們的經常收入。這樣，奠定了今日的卡什興修道院。在這中間還有一件趣話：原本規定這二十方里土地收入的一

部是佈施給巴維亞的貧人的，但自維斯康丁死後，他的孩子不爭氣，遺產就完了，對修道院也不再捐輸，自然那批修士們也捨不得佈施一個小錢，而巴維亞的貧人們也休想分到恩澤了。

你參觀過修道院的內部，你才知道沒有完善的語彙能形容這修道院的美和樸素，照相也只能傳其萬一。幾個世紀已經輕地飛過了。在今天，年輕的意大利國土中也許它是無足重要了，但在藝術的境域裏它還是一朵豔異的花，孤獨地開在草原上。

### ：米蘭——途中的旅店：

在今天，米蘭簡直成了旅途的旅店了。從地中海至亞爾卑斯，自威尼斯至羅馬的旅客們，都得在米蘭過夜，所以街道是非常的擁擠和熱鬧。

米蘭是一個完全近代化的都市，她的許多姊妹城市能高傲地告訴你許多希臘，羅馬時代的古典，但米蘭所有的高大的煙凸，水泥立體式的廠房，忙碌的工人，軋軋的機器聲，工業化的外衣，使旅客們不敢相信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都市，更勾不起對古羅馬的懷戀了。

實際上，米蘭不是全新的都市，只是近代的工業才改變了她藝術的外貌，一切現代的機械的力量才抹

去了她文藝復興時代的光輝，和一切古代的偉大的建築。

維斯康丁不但在巴維亞奠定了卡什興修道院，他在米蘭也造了一座世上最大的禮拜堂。直到現在，夾雜在立體式近代化的建築之間，多少使我們嗅到一些古代藝術的偉大。

任何旅客到米蘭來都不會忘却一瞧一代巨匠達文却 (L. da Vinci) 的心血作品「最後的晚餐」 (Last Supper)。這是講基督在被猶太出賣前最後一夜和他的門徒在一塊晚餐的故事，全部是一幅巨大的壁畫，舉目一顧，望着那維妙維肖的神情，即使是繪畫的門外漢，也要被這絕世偉構所驚倒呢！

### ：珍珠似的果芒湖：

誰也不會忘却那風景似畫的果芒湖，離開米蘭只有二小時的路程。到了這裏，米蘭所給你的都市的氣氛，旋在腦中的博物館中的圖畫，古物，臘像都到了九霄雲外。

鏡似的湖，像珍珠般的點綴在美麗的北意大利。湖的南端，有一個幽靜的小鎮，一只古色古香的禮拜堂面對了積雪的山峯。

這造物者奇妙的創造，已被數世紀的詩人所歌頌

過，歷代的藝術家描繪過，還有什麼話可描述她的美呢？她靜靜的湖水正隱藏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歷史，產生過著名的英雄和藝人，給予人們無窮的懷念。

特別是華麗的卡璐泰莊，更使果芒湖添上了不少的美色。盪漾在藍色的湖面上，漸漸迫近那大理石階的別墅，人類的目光差不多已不够用了。從簡單的「哦」和「噫」中，在長長的呆住的靜默裏，已表示了對那裏無限的留戀，每一條房子上的嵌線，每一扇窗和門都繪着一整套的歷史，這莊子還是在拿破崙時代才開工的，經過了十二年才完成，任何的野心家和征服者到了這裏，都將會停留下來將一切雄圖溶化在美妙的夜鶯歌聲裏。

卡璐泰莊是一八四三年一個俄國公主買下後爲紀念她女兒卡璐泰才定名的。現在這莊子還是屬於她的家屬。這山莊不但本身佔了優越的地位，一排臨湖的羣芳爭妍的花園更增加了她的豔麗，那華麗幻變的色調隨着雲色而不同，日裏陽光照耀出燦爛的目迷五色的湖面，星星的夜充滿着陣陣幽香，一忽兒似乎是迷人的春日，一忽兒已是詩意迷漫的夏夜了。

### ：北意大利的湖：

北意大利許多風景宜人的湖才使倫巴台平原生色



：瑪琪列湖畔的浣衣婦：

曼蒂克的情調。

在果芒湖我們嗅到了二千年前人們的奢華，在盧加諾我們意識到無盡的歲月對自然界造成的美麗，盧加諾像是一個意大利的村婦，她還是那麼的純潔和天真，在古芒我們終日見到的是紅綠的花園，甜蜜的水

不少，果芒湖已給了我們不少的懷念，不遠的只隔着幾座石橋的盧加諾湖更將我們引到了另一天

地，這裏風景似畫的奇妙的湖面，翠木森森的略斜的湖岸，夾雜着萬紫千紅的小鎮，圍在湖的四週。假使說這裏缺少華麗的山莊，高貴的別墅，那末這裏多的是天然的美景，羅

果，舒適的生活和人們，可是坐在盧加諾的小山邊陣陣送來野櫻的甜香會忘懷一切。俗語說：「不登高山，難見平地」，對於湖也是這樣，不到盧加諾，覺得果芒是人間天堂了；到了盧加諾，才知她更逗人留戀。

可是瑪琪列湖更給遊客們一種新的印像，遊瑪琪列湖你得整日盪在小舟上，自晨光熹微以至夕陽西下。黃昏裏，盤桓在巴米爾島的四週，你再得爬上山去。望望湖的大小和全景，你必須在風雨中或晴天，來好好地端詳高聳入雲的山峯，一望無際的雲海奇觀。

跨過了多湖的古老的倫巴台平原，我們簡直忘却了旅程，直到列車慢慢地將我們帶向古老的邊城威羅諾，那高大的巍峨的古城，才重喚起了遊子的心。

### ：意大利型的威羅諾：

佛勞倫斯以光輝的藝術而高傲，威尼斯以奇異的水國風光而吸引遊客，但純意大利風味的都市還是威羅諾，她溶合了古代羅馬民風和藝術以及意大利民衆的樸實。到了威羅諾，你才真正地領略了意大利——這詩和散文的國家。

車過茄台湖的南岸，那美麗的藍色的湖面發着起伏的閃光，青青的重山，雲煙迴漫在遠遠的積雪的山



：威羅諾的市集：

峯上，駛過愛地奇谷，一條河引出一塊平原，隱約望見古城威羅諾寂寞地站着。

威羅諾不大靠近鐵路，又沒有顯著的美點，所以這典型的意大利都市常被一般遊客們忽略過。可是假使你腳踏在她的街道上，徘徊在她的橋畔，逗留在教堂中，巡行在市場裏，在小酒店裏飲飲冰凍的甜麥酒，細細地體味一下這裏的氣息，和古老的石子的嘆息，那末你不但認了威羅諾，也認識了整個的意大利。

：盧斯金的讚美：

在今天，念盧斯金的古典文學是不大合時的。可是踏上威羅諾的街頭，盧斯金的句子就自然浮上了心頭：「她（威羅諾）完美地告訴了我整個的意大利。」自然，我們不能專用盧斯金的眼光來看意大利，也不必再引他的話來作過份的描繪，但威羅諾的歷史是整個北意大利的歷史，她的美，威尼斯也比不上。

越過愛地奇不多幾個山崗，就到了這北意大利樂土的威羅諾。她並不是一個閉塞的城市，盧斯金說過：「在歌德和倫巴台時代，再沒有比威羅諾更悲劇性了。」但正因為有可歌可泣的歷史，才顯出了她的神秘和華麗。

許多歷史上的征服者都喜歡住在威羅諾。他們甯可放棄了自己的國都，而到這愛地奇旁的小城來。正因為如此，歷來帝王們遺下了許多戲院，堡壘，宮殿等。

：羅莎美蝶的悲劇：

公元初世紀時，羅莎美蝶（倫巴台，亞爾抱之妻）在威羅諾演出了悲劇。羅莎美蝶之父，鉤甯芒奇巴台之王，在巴爾幹平原所立下的基業被亞爾抱所征服

了，又奪了他的女兒羅莎美蝶作爲妻子。

一天晚上，在威羅諾，亞爾抱大張筵席，慶祝他在巴爾幹的勝利，並且叫羅莎美蝶一起同飲，祝賀她父親的失敗。羅莎美蝶從沒有愛過亞爾抱，瞧着這過甚的難堪，怒火，憎恨和復仇燃燒着她的心，她很容易地將短刀刺進了亞爾抱的胸口。

自然威羅諾不能放過她，雖是她拚命地逃，她還是逃不出威羅諾城門而被捉住了。垂死的亞爾抱親手殺了她。可憐嗎？是的，威羅諾還能告訴出許多類似的悲劇呢！

### ：彼平對威羅諾的愛好：

法蘭克王國的統治者們也同樣地愛着威羅諾。彼平，查理曼王子，將威羅諾作爲惟一心愛的城。查理曼自己也是瘋狂地愛着，彼平之妻台茜荳，倫巴台王之女，對威羅諾添加過一個悲哀的故事。直到後來，史加來公爵被選爲威羅諾的統治者，威羅諾的重要才達到頂點了。他和他的子孫們奠定了藝術的基礎，一些華貴的皇宮和其他有名的史加來式建築，也是他們所創造，意大利各大都市裏的建築大都參照這裏。

### ：羅米歐和朱麗葉：

在史加來統治威羅諾的時代，羅米歐和朱麗葉就是活在這兒，並且悲慘地死去。嚴肅的歷史對他們加了不少非難，他倆的死使意大利的家庭起了不小的騷動，爭論和小心他們的子女。但到威羅諾的遊客，誰都要來敬仰朱麗葉的墳，因爲莎士比亞公正地描述了他倆純潔的愛和慘痛的別離。

到朱麗葉墳旁去。誰都帶了一點羅曼蒂克的景仰。墓的裝飾是非常近代化了，中間排着許多中世紀的石子，倒有點像馬槽，不大像是墳了。

羅米歐紀念廳也是使人不大滿意的地方，古老的建築靠在狹隘的陰暗的街上，矮矮的只有四層，似乎不大能使人相信這是羅米歐住過之所。

### ：威羅諾的市場：

意大利最繁華，熱鬧，和美麗的市場怕就是在威羅諾城中了，四週圍着史加來宮，那些畫棟雕樑都已變黑了，大理石牆壁也已暗淡下去了，許多販子都張了遮陽光的大傘，一頂頂地立在五百尺長的路上，鮮花，水果堆積似山，交易，買賣，諷笑，……意大利人特有的笑聲交成一片，有時混雜了些乞兒的哀告，歌院中的樂聲，讚美日出的小調……時時刻刻擁擠着，這不單是威羅諾的市場，簡直是意大利的心臟了。

這兒賣着什麼呢？什麼都有，從海邊果園，葡萄園中來的水果，南方來的蔬菜，活的或是死的鴨和鷄，大批的鳥類，野兔，家兔，甲魚……魚和肉，各種鮮花，……鸚鵡在饒舌，猴子們裝着滑稽的鬼臉，一大羣燕子在塔旁來回，兔子們忙着牠們的鼻子，豎起了長長的耳朵，帶着好奇心東瞧西望，只有鷹靜靜地停在木架上……

一個婦人拿了一大束百合花等候顧客，一個深綠色的女孩盡力在剝紅蘿蔔，兩手也紅紅的了，一個孩子頭頂了一對雪白短脚的鷄，淘氣的猴子偷接了一下鷄尾又裝作毫無其事的樣子……

### ：聖馬克之獅：

在市場的北端，美麗的大理石柱圍住了聖馬克之獅是一五二三年威尼斯人所建立的，一三八七年斯加來的最後一代被維斯康丁所趕走了，威羅諾會長時地被日耳曼人統治過，直到威尼斯起來趕走了異族，並在此建立了石獅。

現在的石獅是一七九七年改建的，在一八八八年重立。誰要是觀光過威羅諾的市場，誰也不會忽略過石獅，週圍是史加來宮，純粹的意大利建築，壁上是一偉大的壁畫，望着那絕世的藝術巨作，真要驚嘆不置

呢！

### ：但丁住過的地方：

跨過可司太大街，就可見到雪葛諾廣場，一個小而美雅的方場，四面是華麗的皇宮，史加來最華貴的建築，作為接待從佛羅倫斯或是米蘭來的貴客用的。作過「神曲」的但丁，就在這兒作過一時的長客。

人們念過「神曲」中一些歌頌的句子，能約略地憶想到利倫巴台的偉大，也許就在但丁在威羅諾作客時，住在高貴的宮中才有了他作「神曲」的靈感，直到現在，這裏還有但丁紀念像，是意大利許多紀念像中最美麗的了。

### ：史加來墓園：

在聖瑪麗街不遠的史加來墓園並不十分大，但紀念塔是够雄偉了，高聳入雲的尖端，有一雙翼隱約地像是在雲端裏，有梯子可直通頂端，中鑿有史加來和他子孫們的像，但沒有他們的妻子和女兒。

面對紀念塔的還有三個武士之像，二個向下望着，向着遊客們微笑，另一個面上有着面具，這是威羅諾的創始者，史加來在臨死前想到他自己的罪，覺得不能面照太陽，而囑他的後代在像上架上面具。

### ：最完美的歌德式紀念塔：

從聖愛諾斯泰左行，在古老的小小的聖瑪蒂教堂鄰旁有另一墳墓，盧斯金會把他稱做「世界上最完美的歌德式紀念塔」。這是但丁的朋友和主人加斯泰耳的墓地。奇怪的是不知爲什麼這些墳墓都建在熱鬧的市場中，似乎太不能使九泉下的長眠者得到安靜了吧。

聖亞諾怪西亞的正面建築還沒有完成，但通道已全部造好了。整個教堂差不多就是一座寶庫，威羅諾的全部寶物都藏在這兒。

教堂本身似乎不大動人，但也並不乏味。在古代它只是一所廟宇，至十二世紀才改成現在的式樣。隱藏在大門的石柱後面的，——這些石柱，像聖瑞諾和許多別的倫巴台教堂一樣，都支立在我杜撰地稱爲獅子，而大多學者之流稱之爲隼的東西上面——是兩個查理曼武士的小像。他們是在查理曼當朝時代完成的嗎？他們把我們引得多麼和他接近呀！對威羅諾來說，他們還只過了八百年，還相當年輕哩。

### ：威羅諾的決鬥場：

威羅諾的決鬥場更將我們拖回到古羅馬時代，三

重外牆，兩重內牆，作看台用的橢圓形石凳和椅子，據說還是公元二九〇年的建築物，但此說尙未有定論。但它在那時已經設立則是非常正確的，不過也許還要早一點就是了。在日耳曼的民歌裏已歌頌過它，有一代威羅諾的統治者將它的石塊都搬去砌在愛地奇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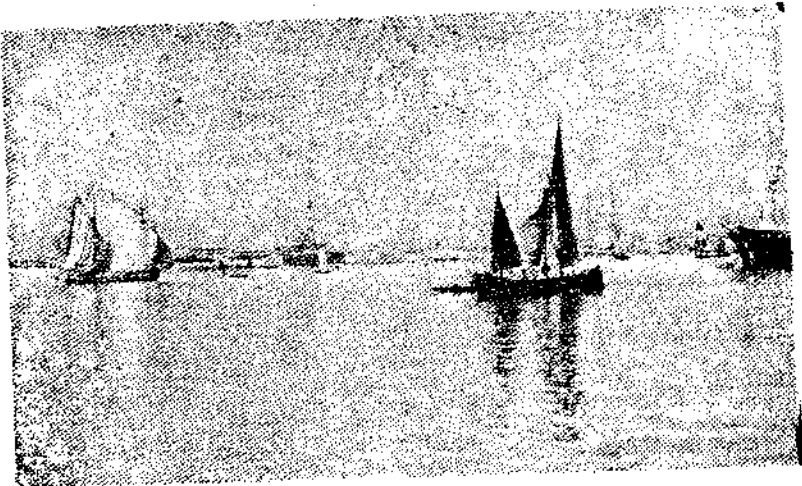
本來，這是片鬥獸場，後來漸漸變成比武場，又演過人獸鬥的恐怕的玩意兒，直到基督教傳佈廣了才停止。它已被人忽略了許多世紀，十六世紀後重修過一次，喚起了人們一些可怖的回憶。現在這裏常被用作小馬戲班，江湖雜耍，和露天電影的場子，供給小市民們以低級的娛樂。

除了決鬥場外，最著名的羅馬時代遺跡還有聖比德山麓的戲院。這裏是威羅諾最古老的一部份了，但可惜攪雜了一些近代的建築物，把歷史遺蹟糟蹋了大部份。

### ：愛地奇橋：

站在愛地奇橋上望望飛流急喘的愛地奇瀑布，真能令人驚心動魄和贊嘆造物者的偉大。兩個橋洞是古羅馬的遺物，其他都是史加來的傑作，橋的本身並不如如何顯耀，但愛地奇瀑布增加了它的美。





：美麗的威尼斯海港：

諾人詩樣的生活。也許從前面的朦朧的洋台上，會有

現在河水已被兩岸

堤牆攔阻而呈濡緩了，

但這些堤牆並不能增加

美麗，只不過使威羅諾

安全了許多。年輕的姑

娘們在沿岸洗滌衣服，

微風蕩漾着快樂的歌聲

到聖瑞諾去你必須

先瞧瞧聖飛幕和其他許

多古教堂和宮殿，你得

在河畔看着夕陽西下沉

失在亞平甯的邊際。在

仲夏之夜腳踏在暗淡的

街頭，你能體味出威羅

人擲給你一朵鮮花，你會聽見柔和的夜曲，伴隨着茉

莉和玫瑰的香味，陣陣飄來。你將在石級上坐下，手

中拿菓子或是冰凍的麥酒，傾聽那柔美的歌聲；接着

你躺在橋上，在月兒或繁星上，靜聽涓涓的水聲呼吸

山谿間清涼的空氣，再細聽城市的脈息，回味一些飛

過去了的歷史，你會感覺到說不出的留戀和安慰。

：變動的意大利：

在威羅諾我們結束了旅程，實在說，這城是屬於

威尼斯而不是屬於倫巴台的，它的河流直通波河，東

行入海。其他意大利的河差不多都在波河盆地，但愛

地奇則是例外，它是威尼斯的。她孤獨地存在着；這

是獨立的一州，羅馬的僕人，現代威尼斯的一部。她

驕傲地勇敢地站着，站在變動中的意大利的一角。今

天我們對這美麗而樸實的古城，寄着多麼深切的關懷

呵！

所以百無一是，貽笑大雅，思之慚悚

### 百衲語

鄭逸梅



予喜寫閒情逸致之文，然閒情逸致之文，必須從閒情逸致中得來，予也為衣食奔走，忽忙歷亂中為之，此

聞香港有專售蛇膽之店舖，凡患

風痺及手足疼痛者，可購以治之。舖

中列籠數十，蟻屈蟻盤，蹙鱗呷舌。

皆蛇也。雇客既擇定，立即殺而剖取

其膽，手術極神速。按蛇膽治病，自古有之，埤雅云：蝮，大蛇，俗取其

膽以充藥材。

據傳趙智庵嘗誤呼陳宦為宦，聞

者皆匿笑。按宦與宦形極相似，頗易

誤而為一。實則宦音怡。爾雅：『室

之東北隅謂之宦。』吾友朱大可曾頌

其善齋曰就寂宦。獨憶予幼時讀書少，亦誤宦為宦，今日追憶，不勝愧



# 雙友注詞

鴻蒙

## 九



于先生幾乎一夜沒曾合眼，天明以前幸而朦朧地睡了一小時，又被怕人的噩夢驚醒。本來這幾天中他的心緒十分惡劣，大學裏雖沒打散場，而原來不多的老實學生似是都念會了「其次避地」的聖賢遺言，七零八落地走了。只有十幾個書獃子還在校中圍圈古文辭類纂，讀讀文選，所謂教授們——那些師爺，雖然不便總辭職，「有事」治病」的請假條來得一天比一天多，兼任幾處要務的校長呢，早已沒了以前在講台上踱着方步演治國平天下的快活神情，偶而泄校一次，不過與幾個重要職員秘密商談，一會就不知去向。這在于先生的職務上說，可舒服得多了。他是担任這彷彿「古之庠序」中聽差頭兒的事務，只要沒有許多學生先生們的打擾，自然樂得清閑。是呀，清閑是近來他可以自傲的。也因爲清閑，却在他的心中種下了幽悶的根子。本來還欠着一個月薪水，而上次發的又雜入了三成省庫券怎麼不夠兩個月的開支。現在還是由校裏借了二十元備用，一家五口的生活怕就得靠在這一點上。……設使這大城裏一旦有事，怎麼樣？……他爲了飢寒擔着憂心，自從去年津浦路上的幾次大戰以後，他老是忐忑不安。他雖然不是戰鬥員，又不是怕壞毀了田園與增加稅捐的農人，因沒有餘錢的儲蓄，沒有拿到更多錢項的本領，他那中年後的精力全爲這一月不夠百元的事務銷磨淨盡。眼看着舊日的同人，有的會走路，有的會飛躍，秘書長，稅局長，縣長，一批批的出去，又一批批的回來，汽車，衛兵，俏麗妖媚的姨太太，與大人老爺的氣派。他一方是憤疾的鄙視，一方又是慚愧的怨抑，對一般朋友極力裝做一個樂天的有道者，安分，知足不辱，自樂其樂，是悠悠然自述的格言。在這類語氣中

隱然標示出一己的品格，不免有「衆人皆醉，我獨醒」的意味。似乎分訴不得已，在瑣碎事務中混日頭是爲了生活，不是爲的誇妄的利慾。不過每當他說這類話或是作這種想法時，他心中真埋伏着難言的抑鬱。這抑鬱的心情與其說是失時英雄的不平，還不如說「見賢思齊」較爲明妥。的確，他以前的英雄氣早已被十五年來的一切人事壓倒了，銷盡了。他再不作那樣笨拙，而且是失敗得那樣慘的追悔！他認爲那不過是一個迷妄少年的怪夢。這無窮盡的夢境，於今又有一些少年在憧憬的幻光中向前追躡。所以他常以此等經驗的確切認識對人自誇。他恨自己不是校長與老師一類的「先覺」，如果是，準能將處世經驗教給那些未歷患難的孩子。從近幾年來他變成莊子的非常嗜讀者，尤其是那幾篇養生主，馬蹄中的議論，特別投合自己的脾胃。曾經忍痛買過幾種木板刻本，圈點，校正，還檢着好句抄在校中試卷上，在燈前或星期的上午讀莊成了他的嗜好。他以爲舊文人說的「痛飲酒讀離騷」，這話不對，不要提古怪的離騷頗不易讀，就是忠貞的觀念也太遠於時代了，那能及得上栩栩然的莊周。齊萬物，一生死，直可謂之爲「囊括」一切有情無情的世間。有時遇到難以完全了解的字句，便懊悔以前的讀書工夫多用在革命軍與明末裨史那類淺薄書本上去。可是已經沈壓下的好勝心還在他的胸中躍動。看見別的人，連自己的苦痛生活沒曾經歷過的，現在一樣是威風，權柄，大屋，美妾，都抖在身上，却禁不住有不平之鳴。他認定這是好勝而不是涎羨，是想「思齊」的一點人類本能，而不是由於驕其鄉黨，圖謀富貴的原因。所以讀莊固然成了他在佗儻中的唯一嗜好，却仍然是十分牢騷。

自從那個故去的老友的獨子如神龍似的落到他家中來，給他添上不少的心事。那孩子是多英挺，多有心計，言語與行動，又是多爽利，敏捷。自從頭四年在省城中學卒業以後，跑出去，不曉得活動些什麼。然而于先生是略略明白的，因爲這孩子還在中學時，便是那幾百個學生中的一顆彗星。凡是對外的事情，他總是小頭目，又與有名的民黨領袖來往，那個能抓到青年們的熱心的領袖，其實也是于先生的後輩，年齡與事業在于先生看來只好搖頭，然而自己却早已投到人家的門下了。卓之是個英秀青年，于先生也爲被砍頭的死友歡喜。常常以父執的資格在他讀書時教給他些格言，有甚麼效果呢？自己的資格，議論，顯然不能降服這勇敢

明決的青年的心志。果然他隨着那個領袖飄流出去。幾年來國情與社會上洶湧潮流的變動，于先生還不十分茫然，不過他只覺得一幕一幕迅速地移動過去，而幕中的真動力他可捉摸不定，也沒有確切的認識。這些事與自己的生活漸隔漸遠，甚而至於不感到與自己有何關連。在一個人的小天地中，他很難把握住這小圈兒外的複雜事實。因此，他常常覺得爲這孩子打算去「闖」，未嘗不對。「闖」的生活中至少能得到有益的教訓。他慨然地摹擬着這是不會走錯的輪迴圖，同自己從少年時代被壓到現在一樣。他堅持着他的觀點與斷定，絕無錯誤。他以爲這勇敢的孩子如果到了自己的年齡，無疑地也有自己的心思，以如此歷史性的必然論，平衡一切，是于先生的特點，也是他常常覺得比一般人聰明的一點。……然而那已是變成大人的孩子却重新回來了。

恰在這急亂的時間，他來了！于先生有點明白，而且是不容懷疑的事。從卓之提了一個皮包到自己的家中時，他不禁恍然自失，卓之當夜裏便隱約地說過些爲甚麼來的話，又因爲他家裏容易避却偵察，要求允許住上幾日。于先生當時幾乎沒答出話來。他不是十五年前大無畏的于先生了！在這大城中，尤其是近兩年來，親眼見過不少布告，不少的槍殺亂黨的事，又真實的聽過起獲黨人的秘窟，捉過一些稍有嫌疑的安分良民，有啥稀奇，軍法課中出出進進的還不是那一班人！雷厲風行，甚至在街頭上也不致高聲說論，還不是那些事！然而這難題却輪到自己要立時解決，是一貫下來的革命事業，也是自己曾經熱切信仰過的主義，是青年人要拚命前「闖」的大道，從于先生的誠心上來說，他不但對主義，對故友之子的行爲無理由加以拒絕，而且胸中也稍覺痛快，不過，這久已沈滯下的誠心却早蒙上了時代的暗影，是生活與身家關係交織成的模糊密網，罩在那顆心上，因此，他十分躊躇，而且有恐怖的預想。幸而又一個轉念飛來，有助於對付此事的解決。那是一個新生的希圖！他也明白時勢的劇轉不是這邊那些許多徒手兵，幼年兵容易阻止住的，將來如有變幻，自己呢？何處着足？雖然皺緊眉頭，抱定與世無爭和以天倪的態度，然委曲中須有生活，那是切身一大問題！問題的答覆，自己毫無把握，而現狀的破壞又似是早有必然，在這個時機中，卓之來到。從遠的冒險

的企圖一方面設想，一個希望似在眼前現示，不便明言，愜然的心情使他還不忘記這是暗示，不是要求的事。他便向卓之說：

「我都了然，你不要以為我年紀大了，却不是昏庸。我知道自己沒有力量，與你們這些新進不同了；我的牽累太多，我只能隱晦待時，然而何嘗願意，不過艱難的大事業須有精慎的對付，不能魯莽，也不可過分畏縮。總之，我沒有別的助力。你改裝裝束在這裏住着，出去嗎，由你，不過無論如何不可說出住處來。」

——不是過慮，我不是一個人。……」

卓之自然十分欣然。而且說過他們的事成以後，終須找有經歷的人助成工作。于先生便不再說甚麼，雖然暫時敷衍過去，也望着那不可知的工作，而驚惶的心事連日以來可沒曾放下。

他被理不清頭緒的噩夢驚醒，望着紙窗格上的日光，忽然記起今天是星期日，即使再睡一忽也誤不了事。然而這不是與妻同睡的臥榻，却是和衣睡在卓之的木床上面。原來昨夜一個人在客屋裏等這野馬般的青年，一直到下半夜，惦着耳朵躺在床上，終於入夢。直到這時下床，揉揉眼屎，用小白木桌上的冷茶嗽了口，掏出內衣袋的鋼壳鏡看看，已快近九點了，意識中恐怖的預期驟然使他感到焦灼不安——連日中的謠傳，這孩子的魯莽，一夜未歸，說不定會出了事？——犧牲，還有搜查的連帶關係，豈止搜查，說不上犯了案，審出口供，一會或有如虎狼的老粗將粗繩子套在自己頸上，「一定，一定容易弄出亂子來，」話在舌尖上咀嚼着，全身微微震顫，想到北屋中與她稍說幾句，趁機會總得出去躲躲，剛剛巧到兩扇木方格的外門，鉄圈刷拉響動，從門外衝進一個梳着雙辮的八九歲女孩子，與他撞個滿懷。不錯，飛跑進來的是他的第二女兒，他可不及思索，便本能地躡出去向夾道的廁所裏鑽去。

「爸，媽教我喊醒你要買茶錢，還得給我買油條吃。」

「哼！」他又轉回身來，弄不答孩子的問話，向自己的住房跑去。

雖是四十多歲不顯老態的妻正在外間方桌邊梳頭，大女孩的書聲由西裏間內傳出，一條黃色短毛的瘦狗

却在門前的礎石上用兩隻前爪搏弄着一個死雀，一切都平靜，無可詫異。難道不久就要破壞了這和平圓滿的家庭？爲收容一個人便必須發生？他的突躍的心與恐怖的情緒不能自抑，面色蒼白，一步剛踏進門限以內。

「唉！怎麼啦，你的臉像白，甚麼時候才睡？昨天晚上……」妻立起來，急於回頭，一件褪了色的藍布梳頭外褂落到地上。她的長髮委宛地拋到桌下。

「還沒吃早飯，夜來教大家好等，二叔，實在對不起！」這微帶快樂的語聲由轉角的小屏門口一直說到于先生與妻對立的屋前。原來恰是卓之新剃得光明頭頂，連帽子沒帶，另換了一件深藍布長衫，從外面直跳進來。

于先生的面色驟然變成溫霽的笑容，不過還有紅黃相間的血色。他甚麼也不說，便一把將這位跑得一身汗的青年拉到靠西面的椅子上坐下。

「你向後不要晚上不回來，甚麼時候，多耽心！」

「無奈事情太忙了，好在沒有幾天。……」話沒完，卓之取出一條白紗巾來拭去臉上的汗滴，又連連地拂着光頭頂。對桌旁已將長髮挽起的于太太看看，便不再續說下去。

西裏間的書聲已經止住，一個梳着雙髻。穿着藍竹布短制服的女學生活潑地走出——她是于先生的大女兒，在女子師範二年級讀書。

「噢，爸爸，這會卓之哥回來了，吃過飯我們到公園裏玩去。」她才十六歲，紅紅的面頰，好笑，好運動，受着嚴厲教育的管束，可仍是天真的少女，只知道讀教科書，看小說，此外的事她都不甚關心。

于太太已將後垂的元寶式髻子挽好，對着鏡子用爆炸水沖了抵向後擺的短髮道：「只是星期就想着向外跑，不知天高地厚，沒看見街上都是兵，差不多不要再聽炮聲了，越上學却越小孩子氣，甚麼也不怕！」

「媽，怕甚麼，管牠呢，南軍打過來更好，你不知道那些學生都傻着偷看三民主義的小書，呦，那才是寶貝呢，借也借不到。好在我也不想看，是不是？卓之哥，你從南邊來，一定知道這些主義。……與咱甚麼

相干。這樣好的天氣不玩，老閉在屋裏悶出病來。媽就是只會洗菜，縫衣裳，甚麼事也不想。」

她好說的本能無論見了誰就是一個勁的說下去，說到末後的一句，她開玩笑似的向正在凝思的卓之，將小嘴凸起，卓之也笑了。

「你說媽只會洗菜，縫衣裳，好，你能作甚麼呢？」

「能穿衣裳，不拘怎麼樣有錢沒有錢瞎講究，……還能傻笑。」于太太輕輕歎息。

「不，誰不愛笑呀？獨有爸爸終天是愁眉苦臉的，不就抱起那些難懂的書本來哼哪。還有卓之哥，來了這幾天，就是出去逛，偶然回來不是寫便是楞着眼想心事，真怪，也不懂得有甚麼大事！」她將一條繡着小字母的手巾纏在右手拇指上，穿着綠布軟底的學生鞋的左足，踏在門限上作不規律的擺動。憨笑的圓臉却向那方壁上一幅綠楊城郊的山水橫披點動。

于先生沈鬱中舒口氣道：「卓之，你看十六歲也不算很小了，還是甚麼不懂。讀書也好，我全不在乎，也算不錯，她在學校裏是小孩子，只知道玩，這一層却倒使人省心不少。」志雲，你應該學學大人了，卓之來這裏住幾天，他忙得很，那有工夫同你出去玩。……」

「忙甚麼事，」這是接語中應有的疑問。

「停會同你說，不要着急，二叔，到外屋子裏坐吧，我有話同你商量。」說着他同于先生便走出北屋的黑漆門臉去。

志雲滿腔的高興，想不到這古怪的青年忙得連句閑話也來不及說。她自從見過這位遠客，很想能以聽聽他的議論與見聞，或是灌輸些新知識給自己。她過於寂寞了，自考入師範，兩年來所學的已經有限，而且規定要讀詩經，左傳，那些字句古奧的老書，教員先生們都是死板板地教課，一句關於新思想的話不敢提起，這兩年的學校中沒有集會，沒有言論，終天過的幾乎是私塾生活。甚至連上海報紙都不許看。她雖然會在圖書室雜亂地閱過幾本新小說，却只能片段地鑑賞那些句子的美麗，別的也看不出甚麼來。回家後，母親是忙

着家庭生活，妹妹弟弟閉在屋子裏溫讀小學書課。她甚麼不能做，不過那幾本缺乏趣味的教本不能滿足這位活躍的少女求知慾，一切新書報無從看到，於是她的惟一的嗜好便寄托到舊小說上去。家裏的水滸，紅樓夢，鏡花緣，都是身旁的良伴，關在密籠裏的志雲，只能從這些小說的人物與事件中找到慰安興奮。她沒有聞聞中舊式小姐的悠閑心情，也沒有新時代中抱着女性中心主義的女學生的活動，舊日的一切她尚不會感到過分憎惡，新的理解與新的事物也沒有機會可以引動她一直追去的志願。在寂寞中她深深地覺得鬱悶無聊，但也說不出是爲甚麼。

不會見過面的卓之突然到來，平空裏給她添上不少的歡喜。然而卓之却那樣冷酷，從表面上看去像是一個調查員的身分，終天是儘着跑，儘着寫，全自己說過沒有三回話。這不但使她疑惑，而且使她不相信他是這樣年輕的一個人。平日她也無意中見過那些中學生對於女學生的熱烈追求，情書，會面，恭維話，與小小的奉承，雖然在這空氣嚴重的城中，別的事都十分銷沉，獨於爲這等事，她知道好些高級班的女同學互相驕傲地向人誇示。她曉得女子都能有驕誇的本能，自然她還想不到甚麼是戀愛的密訣。不過自見過這位英挺高傲的卓之以後，她的心念有點動，沒想到其他的事，惟一的斷定，是卓之不像一個二十幾歲的男子，更不像一個學生的行徑。單純的心思不能變化着去分析這遠來青年的心理，但她在不自覺中微感失望。

一見卓之淡淡地同父親去後，她有點生氣，臉上紅紅地將左足斜踏在門板上道：「值得怕人，怕人無好事，自從「他」來後連爸爸都添上心事了，動不動地坐也不是臥也不是，守着破書出神。媽，你留神了吧，那間屋子，簡直罷，——簡直就是一個會議所。」

頓了一頓，她又接着嗤笑着說：「兩個人有甚麼事會議，偏不讓人聽？」

于太太皺皺眉毛，用毛巾緩緩地擦着微黃腮頰道：「多管甚麼閑事，反正不與你相干，少說話，出去不要聲張。這時候口雜了不好！你爸爸爲你好說，囑咐了多少次，——我看從明天起學也不必上了，本來沒有多少學生，不是走的不少？沒見你偏不害怕。」



她自覺得意的話想不到引出了不上學校的提議，這是一個新聞，合起連日在校中的種種謠傳，她才有點恍然。即時將白線襪裹住的小腿從門板上挪下來一步跳到于太太的身邊：

「真不好麼？媽，錯不了，是卓之告訴你的，」然而她並不驚訝。

「甚麼，他才不向我說哩！」

「看他像終天地出去調查事。……」

「少說話！……」于太太的口氣有點嚴重，使志雲的疑惑更增加了。她想這年輕的卓之果然是來……的？看他那因頓的樣兒，真不像，說話也不像個新人物……這是刹那中的尋思，是籠統的，模糊的判斷。實在怎樣的行動言語才是新人物，她也是茫然地描繪不出一個明白的輪廓。

她仰着頭看了光明的日影，聰明的心眼向來懂得母親的性格，再往下追問是得不到答覆的。疑雲在她自己的心中漸漸擴大，也漸漸地有點覺悟。

· 陳查禮探案 ·

第一案：幕後秘密	六十八元
第二案：百樂門血案	五十四元
第三案：夜光錶	五十二元
第四案：黑駱駝	四十四元
第五案：歌女之死	四十四元
第六案：鸚鵡聲	四十八元
福爾摩斯全集 (長篇)	六十八元
梅遜探案：假眼睛	四十二元
滑稽探案：紅衣小丑	十六元

汪仲賢：惱人春色	七十元
馮蘅：春華露濃	三十元
捉刀人：野花香	五十四元
金小春：小樓春暖	三十四元
孫長虹：燕雙飛	二十四元
馮玉奇：魂斷斜陽	二十四元
孫長虹：鳳還巢	二十二元
余艾瓏：春水情波	二十二元
李阿毛：唐小姐	三十四元
馮玉奇：燕翦春愁	三十六元
青鷺：相思草	二十八元
捉刀人：騷來女士	二十二元

(折七售實·者讀待優)

行發總店書央中





# 孤獨

海鷗

×鎮郊外落霞湖畔，有兩個青年男女坐在草地上。男的約摸二十一二歲，女的十七八歲，穿着深藍色的學生服，臉頰紅潤，頭髮烏黑，模樣兒很俏麗，她輕聲問：

「江涯，你怎麼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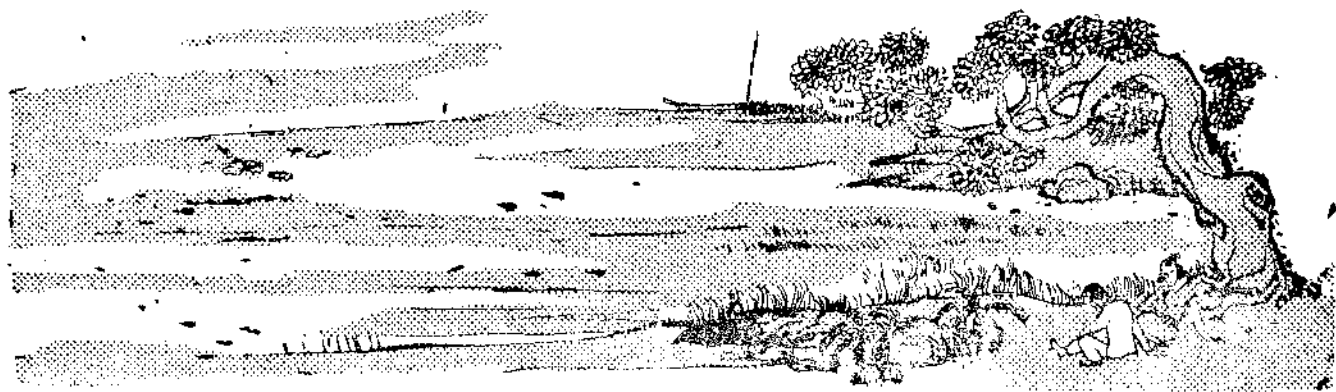
江涯兩手托着下巴，不響。他身材並不高大，長圓臉型，頭髮茶褐色，臉皮淡黃，眼睛細小，戴着玳瑁邊眼鏡，帶點憂鬱和深思的神氣。

天空浮着幾片橘紅和玫瑰紅的朝雲，嫩綠的草地，蒼翠的遠山，濕着昨夜露珠的蘆葦和麥田，在太陽光下，溶成一片新鮮柔和的綠色。湖對岸山脚下是三十戶人家的小村落，村落右首，一直沿長到湖岸邊，植着灰褐色的疏疏落落的白楊林。

「我決定離開×鎮，」江涯嘆口氣說：「一切都使我厭倦，啊！不可忍耐的厭倦！」

「到那裏去呢？」

「我不知道將到那裏去，但無論飄流到那裏去都好！啊！朱蘿，我不想再逗留在×鎮！」



朱蘿舉起她的淺黑色的眼睛，長久地凝視着他，臉色漸漸變得蒼白，她激動地說：

「在這局面下，誰都覺得沉悶！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黎明前一定有黑夜，你不能再忍耐一會嗎？」

「我想離開×鎮也許好一點！」

「無論跑到那裏都是一樣！我認爲你應該慎重考慮一下，×鎮也有着工作需要我們做，況且，你又沒有一定的目標！」

江涯微微皺了皺眉頭，他想起了自己的無盡止的流浪生活，想起了許多在戰爭中故世的朋友，想起了中國的命運，自己的命運，不覺嘆了口氣，低吟着黃仲則的詩句：

月照東壁影虛籠，

枕簟清秋夢正酣；

一樣夢醒聽絡緯，

昨夜江北今江南。

「你準備以後幹什麼工作呢？」朱蘿又問。

「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我想，我不可能做出什麼有爲的事業來，人世的幸福，我無所希求，我所希冀的是早日獲得莊嚴的聖潔的死！你不記得濟慈的那

句詩嗎？「死才是生命的最高貴的蜜酒！」」

「什麼緣故使你那樣悲觀？」朱蘿嘆了口氣。

「也許那是命運！」

他想起自己在×鎮，生活上一點也不愁什麼，父母雖已故世，多少也留下點財產；況且也有不少年青朋友，他們都不甘心沉淪下去，互相勉勵着督促着，作着學業上和工作上的商討。他深愛着朱蘿，假如不離開×鎮，他相信一定有成功的希望。他貪吝地默視着她的捲曲的黑髮，她的美好的眼睛，她的臉龐，臉龐傍稀鬆的髮髮和嫩白細圓的頭頸，想到一切將如一挑即破的水泡，一瞬永逝的流星，他的最初也是最後的戀人，將從此永別了，由不得心裏一陣酸楚，喃喃地說：

「無論跑得怎樣遠，我都不能忘記你！朱蘿！在我嚥着生命的最後一口呼吸的時候，我還在惦念着你呢！」

他那玻璃片後的眼睛，滿含着眼淚。

朱蘿臉色更蒼白，身子抖索着。

「江涯！」她溫柔地喊，他沒有回答，默默地望着湖水。湖水反射着強烈的初春的日光，麥田，村莊，白楊林，都沉浸在一團柔和溫暖的白色裏，天上也濛着一片海霧一樣的乳白色的白光。蜜蜂和野黃蜂咕

鬧着，遠處有隻鸚鵡得意洋洋地啼叫，從蘆葦叢裏可聽到撈魚船的棕線網拍激水面的聲音。

「我們對你的期望很高，」她嘆口氣說：「但你爲什麼要遠離故鄉去過無目的的飄泊生活呢？」

「我有我的生活方式！」江涯煩躁地喊。

朱蘿皺了皺眉頭，極力忍受着，仍以感人的聲調說：「你的一舉一動，我都在留意着，我從來沒有像這樣關心過別人，但你太使人失望！……」她不再說下去，淒然的凝望着落霞湖。

江涯突然捉住了她的柔滑的手，緊緊地握着，眼睛滿含着熱淚。



江涯在幼年時代便是個神經質的病弱的孩子，他的父親是×鎮一個肥胖的小地主，母親是茶商的女兒，據說他們活着的時候，生活過得很溫暖，他深愛他的妻子，終年伴着他住在×鎮。那位老紳士是康梁的熱烈崇拜者，也是新民叢報的愛讀者，戊戌政變發生，他才十七歲，自稱爲德宗皇帝的孤臣，立志要逐走西太后，辛亥革命以後，還參加過縣議會的競選；可是他一生真正的事業，却是養各種各樣的鳥和蟋蟀。

江涯現在記起他的幼年生活，同時還能想起的是一個黃漆的大鳥籠和養蟋蟀的重重疊疊的灰色瓦罐。他父親最寵愛一隻名叫雪眼的「八哥」，和一匹渾號「白袍小將」的蟋蟀，從啼聲裏能辨出它們的喜怒哀樂來。

「阿德！「白袍小將」要水喝哩！」半夜裏也會叫醒那個患咳嗽症臉頰浮腫的老僕人，燃亮燈去加水 and 粟米，「雪眼」啄了幾粒，覺得味兒不錯，嬌滴滴地唱起一隻歌兒。

夏天晚上，他父親常帶他到落霞湖去散步，手裏提着「雪眼」的籠子，後面跟着臉容黃瘦的江涯。「雪眼」怨籠裏生活寂寞，不住地悲啼，江涯替他爸爸捧着水煙壺和大芭蕉扇，不聲不響的跟在後面。

江涯關於他父親的記憶並不多，北伐軍攻克浙江的那年秋天，他和他的妻子同時死在虎列拉裏，那時江涯才九歲。「白袍小將」衰老得很快，括了幾夜秋風，在瓦罐裏僵直着腿兒死去。阿德殷勤地喂養着八哥，畫眉，和各種各樣的黃鶯，它們也先後散了夥，或者逃走，或者死掉，「雪眼」活到第二年春天碧桃花將謝的時候，振了振綠褐色的翅膀，與生命告了別，不久，江涯也離開了故鄉，由他的姑母帶到杭州去了。

他們住在杭州鄉間的小別墅裏。他的姑母是個患肺病的瘦白臉兒的美婦人，沉默寡言，篤信佛教，對世界上什麼都看得很冷淡。除了他姑母，此外只有兩個女僕，江涯在那裏整整過了四年的孤獨生活，每天到三里路外的鄉村小學去讀書，常常告病假，成績考得很壞，最怕他的先生，不跟同學交往。放學回來後，常坐在門前的石階上，望着雲流，沉入無窮無盡的幻想裏。

他愛在田野間無目的地亂跑，摘野生薔薇和梔子花，捉蝗蟲和蚱蜢，有時也跟他姑母去燒香，天空，靈隱，北高峯都去過，最使他神往的是法華山數十里路的蒼翠修竹，邈遠的淙淙溪聲，竹林深處蓋着不見陽光的庵屋，裏面住着無名的隱修者，那些隱修者的靜穆蒼白的臉容，在這少年人的心靈上留下了終生不可磨沒的印象。

他升入中學的時候，功課依然不好，數學和理化不及格，不愛好運動，也不參加集會，整日的鑽在書堆裏，他愛讀的書籍很多：恩格斯，費爾巴哈的哲學，托爾斯泰，屠介涅夫，契訶夫的小說，魯迅的雜文，唐宋的詩詞，讀完了高中的第二學期，率性退了學，在西湖傍租了間房子。那時他十八歲，開始戴上玳瑁邊的近視眼鏡，寫點稿子在報紙副刊上發表，跟許

多無名的青年作家來往，那羣來客使房東太太吃驚得什麼似的，一個穿着白漂漂的竹布長衫，拖着雙破鞋，一個又胖又矮，抱着張月琴，一個脅下永遠挾着書本，嘴裏永遠含着枝大煙斗，一個俏臉兒長頭髮，她認不出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他們一到，鬧翻了整個屋子，彷彿千軍萬馬似的充滿了各種聲音的叫喊，乾喉嚨的，粗喉嚨的，沙喉嚨的，細喉嚨的，還有月琴和無線電收音機的，此外更有濃厚的煙霧和燒酒的氣息。

「朋友們！」穿竹布長衫的嘆息着說：「我們難道找不出一部值得一讀的中國作品嗎？」

「沒有！沒有！」抱月琴的搖着頭說。

「一部粗劣的作品可以在中國成名，但是真實的偉大的……那長頭髮聲音有點哽咽。

「偌大的中國竟沒有一個天才嗎？」穿竹布長衫的悲聲叫喊：「朋友們！難道沒一個天才嗎？」

「全被埋沒了！」長頭髮嘆息。

「埋沒了！埋沒了！」矮胖子舞動着身子大叫，撥動月琴，彈起一隻曲兒，全個房間肅靜，只聽到月琴的沉痛幽怨的弦音。

客人散去後，江涯換上件滿是香煙火焦斑的白底藍條子睡衣，穿上拖鞋，埋入那把又大又高的靠背籐

椅裏，聽收音機播送着「昭君怨」或「小桃紅」，再不然朗誦幾首孟浩然的詩，或者含着煙捲，沉入漫長憂愁的深思裏。

第二年，戰爭起來了，他才帶着一箱箱的書籍，他的睡衣和拖鞋，回故鄉的×鎮來了。



他在×鎮已快住滿五年，這五年中他確曾興奮過，努力過，以無比的熱情工作過。但現在漸漸的寬弛下來了，他不能再在沉悶的局面下忍受下去，他討厭自己的工作，討厭週圍的人們，他知道自己含有根深蒂固的智識份子的可悲的性格，熱情容易高漲，也容易消失，像砂土巖似的經不起洪流的沖刷，像剛經風暴的小鳥似的，羽毛濡濕，精力焦疲，再也不能高飛了。……

他熱戀着朱蘿，但朱蘿僅把他看作是工作上的伴侶，因此更增加了他的苦悶。他也會儘量克制着感情，用佛經上女人如蛇蝎的戒語恐嚇着自己，他認為巴爾扎，戈哥里，屠介涅夫的長期獨身生活，是在文學上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永不會忘記少年時代在法華山所見的隱修者的靜穆蒼白的臉容，願意終生不娶

，在與世隔絕的竹林葉影下的庵屋裏，消磨他的餘生。所以他辭却了他所擔任的一切工作，不顧朋友們的勸告，孤零零的關在屋裏，穿着那件白底藍條子睡衣，拖着拖鞋，坐在寫字檯前，讀了幾章阿志巴綏夫的沙寧，覺得神思恍惚，讀不下去，朗誦孟浩然的詩，依然心緒不甯，他痛感到生命的乏味，含着煙捲，長時間的沉入憂愁的深思裏。在孤獨中度過了少年時代，現在依然過着孤獨的生活，他身邊看不見一個朋友，在世界上他也從未有過一個同情者。他渴望以音樂來排遣愁思，以淒然的心情，懷念着昔日西子湖邊的生活，在那裏他可聽到大胖子的沉痛幽怨的月琴，他可聽收音機播送南國的悲曲「昭君怨」或者「小桃紅」，生命是何等乏味呵！他決定離開×鎮，永遠不再歸來。



他們從落霞湖回去的時候，時間已近中午。

太陽依然溫暖地照着大地，乳白色的雲霧漸漸消失，透出深邃的碧藍的晴空，路兩旁的麥田裏，喧鬧着沉悶的蜂聲。

江雁回到家裏，整固下午在整理着行李。苔藓人

阿德默默地望着他，露出哀傷的神氣。

「少爺！你什麼時候回來呢？」

江涯不響。

「也許我今生不會再看到你了！」阿德咳嗽着，幾乎要哭出聲來。

這晚上月亮很好，江涯吃過晚飯後，就在久已荒蕪的花園裏徘徊着。

天上星羣閃爍着眼睛，初春的夜風吹來了櫻桃花和玉蘭花的氣息，蜜蜂和野黃蜂已經在灌木叢裏安息，麻雀和斑鳩也不再聒噪，啄木鳥躲在一棵枯老的楊柳樹幹裏，只有夜間才出來的麻鴉，還在薄暗中飛翔。他忽然聽見阿德的喊聲，花園門口露出朱蘿的俏麗的姿影。

「你怎麼老是一個人散步？」她過來後低聲責備着。

「在靜寂的夜裏，」江涯安靜地說：「大自然在演奏着和諧管絃樂，只有在一個人的時候，他整個身心跟它溶化在一起，才能理會那音樂的妙處，但是今夜不行，麻鴉的啼聲太蒼涼，使人不禁要想起人世的寂寞！」

「你一個人去異鄉飄泊，不是更寂寞嗎？」

「我已過慣了寂寞的生活！」他苦笑着回答。

「你似乎很悲觀！江涯！那不好！」她嘆息着說：「一個人必須從戰鬥生活中去找樂趣！……」

她的眼睛裏閃爍着熱烈的希望的光芒。江涯握着她的手，向園門口走去。

「江涯！留在×鎮！不要走！」她頑皮地決然地說。突然，她跳出園門，給他一個甜蜜的曖昧的微笑，在黑暗中消失不見了。江涯呆呆地站在那裏，回憶着她的眼睛，她的笑……他抬頭望着羣星，望着青灰色的夜空，像在睡夢裏似的自語着說：

「何等美好的夜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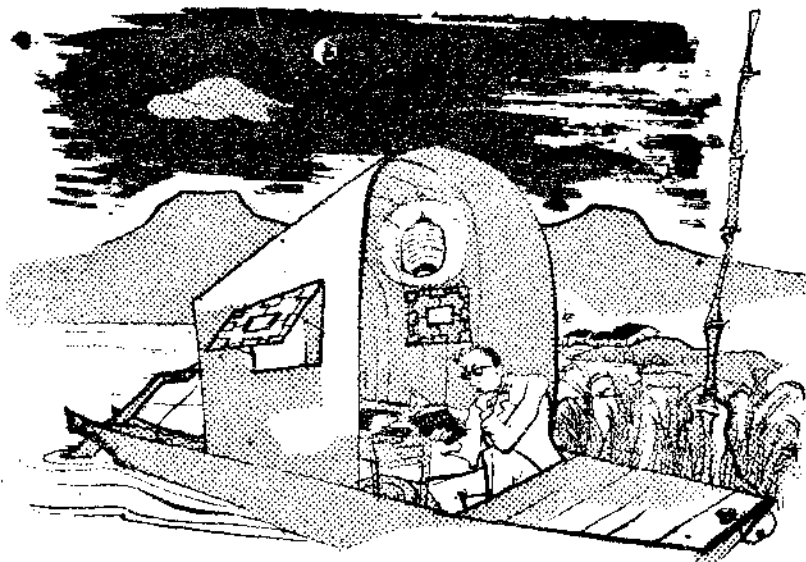
他重新回到花園門口，靠着木柵站着，站得很長久。

夜裏他做了許多亂夢，彷彿仍在花園裏，跟朱蘿親蜜地偎依着，他訴說着自己的煩悶和憂傷，麻鴉不再啼叫，大自然在奏着和諧的管絃樂，天上照着月亮，……

醒來時鷄剛啼過一遍，他覺得頭腦脹痛，重又睡去。

第二天，十點多鐘才起身，他立刻用了早飯，差阿德挑了行李，到鎮外討船去。在大街上湊巧遇着朱蘿。她驚異地叫：

「你決定走了！」



「是的！」  
她臉色可怕地蒼白。

「我想跟你談幾句話！」他說。

「不！我立刻要到學校裏去！」

她冷淡地跟他握了握手，頭也不回的從他身邊走

過。

「朱蘿！」他哀聲喊。

她沒有回答。走出大街時，才回過頭來，道了聲

：「再會！」

江涯彷彿被

投進冰桶似的感

到一陣刺心的寒

冷，靠着壁乏力

地站着。他自己

也不知已站了多

久，才記起應得

向鎮上的朋友們

道一聲別。叫阿

德把行李挑到船

埠頭，自己去鎮

上的青年常聚在

那裏的學校裏。

到辦公室窗外，他聽見裏面聲音很嘈雜，許多人正在談論着他！

「我並不奇怪呀！」一個人冷笑着說。

「他是個會動筆不會動手的人！」另一個低聲嘆

息。

「能動什麼筆！他不過是個可憐的吉卜西！」

「不！不！他是「毀滅」裏的美蒂克！」

「比美蒂克都不如！」他聽出那是朱蘿的聲音。

接着是一陣輕蔑的哧笑聲。

他急急走開，走到船埠頭。躺在划船裏迷迷糊糊

的睡去。

這晚上，船泊在一個荒涼的小港裏過夜。他燃了

蠟燭讀了章「沙甯」，讀到沙甯將離開家鄉，對送行

的伊分納夫所說的話：

「對於生命，我沒有希望，也沒有要求；至於幸

福，到了終歲殘年，也是不可多得！老和死，那是一

切！」

他禁不住低聲哭了。





浙

上

行

筆者有浙東之行，最初目的地是金華。浙江的地勢，遼清時分上八府與下三府，以錢塘江爲界限。錢塘江涵湧遼闊，行賈視爲畏途，所以越諺有「一生不渡錢塘江是全福人」的

傳說，也可以想見錢塘江對於當時的語言，風俗，文化及交通上的阻礙。下三府是杭州、嘉興、湖州三郡，多產紗蕪魚米，地處江浙平原，爲富腴之區，居民好矜飾，性柔易。上八府

是金華、嚴州、衢州、寧波、紹興、台州、温州、處州八屬，山脈隆起，隱然而秀，王羲之所謂「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的地方，而民情强悍，風俗樸實，顧信義，全終始，對於外省外縣的人，排斥也頗激烈；其中尤以義烏爲最。明時戚少保練義烏兵以備外寇，而收功於未

世者，卽是地也。所以浙江省的地位，是一個行政區域的合併，倘根據地勢與民俗習慣來說，可以分隸於江蘇、福建、江西三省，可不單獨成立一個省域；其中以言語的隔殊，也分別出最大的門戶。再說到金華，她居浙江省的上流，地處江西的門鑰，爲全浙要衝。昔以「金星與琳女爭華」故名，因有支流直達錢江，沿江的商埠如蘭谿，臨浦等均有船舶往返，左近像衢州、處州等地，隔省如上饒、玉山等，所有的產銷，大都以此爲運轉樞紐。當時曾爲臨時的省會，所以市面格外興盛，雖經兵燹，復興可待。筆者於六月二十三日離滬

，二十四日下午四時抵金，雖然路次匆匆，而沿路所見所聞及所想的，捨大取小，去宏錄微，略述如下。——

## 車廂社會

我自二十六年春間後，從不離開上海這個市區，因憚於行旅之艱困，苦沒有勇氣去嘗試，這次離滬，本來有很多感想，而被另外的一種欣悅的情緒所掩蔽，所以事實很單純，無所戀戀，當着陰霾欲雨的侵晨，別矣上海，心緒反覺分外的高亢。在北站照例排隊受檢，倒很順利的擠進了車廂，當初憂懼的情形，爲之一掃而空，滿以爲此去可不生什麼困難了。未行之先，我曾接受了許多親友的勸阻，也接受了許多親友的鼓勵，此兩者一樣的使我銘感；我惟珍重我的行程，來酬答他們的雅意。

豐子愷先生說車廂中的人物卽是社會衆生相，出門人不可放棄這種考察的機會。可惜我們的一節車中，大半是外籍的旅客，座位既經分離，情形自然隔膜。前一次乘滬杭車返家度歲，已是大



年底，又是星期日，我的四圍前後，盡是作郊外旅行的外賓，他們吸的都是仙女牌香煙，個個用牙齒把煙根咬住了再擦火柴，致口涎把半根香煙都弄濕了，我暗笑他們沒有吸煙的藝術。我對面是一位老者，他能說流利的上海話，同時熟悉中國的風俗，他說：

「今天是大除夕，你們都很開心吧，結了帳，賺銅錢，回去高高興興吃年夜飯。」

我報之以微笑的低頭。後來他又指着車站的站名牌上的注音字母說：「這旁邊的是什麼？爲什麼新龍華的『新』與莘莊的『莘』都注上這T！符號呢？」我說：這是五四文化運動後的產物，蔡元培先生和一般同志都竭力提倡國語運動，爲普及教育的輔助，又因爲中國的單字不易認辨，所以由語音學家趙元順先生研究的結果，纔使用這注音字母，解決音義上的困難。

其實我所曉得的僅如此，或許他比我更明白，更清楚。

他拿出了一本小扎記本將這符號記

在上面。日本國民應該敬佩的地方，是他們在每一節細小的地方都不忽略過去。事到臨頭，我們自己還在夢中，他却原原本本，有冊可稽。

車子到了松江，他們每人都提了照相機，便當和懷事日記本，下車去了。雨雪霏霏，嚴寒酷烈，松江—松江—古城在顛懷中。

同行有位紹興姓陳的旅客和一個老者，敘談之下，大家還有點素舊，出門艱難，同行人都有點兒照應，陳君老於江湖，告訴我不少關於旅途的情況。最可愛的他說了個笑話：

「一個敗家子賣了一所房子給暴發戶，自己無處可居住，祇好賣身投靠給新屋主，從前他在這屋中可以自由行走，現在不得不低頭下氣了。主賓之勢已易，祇好被人傭使。」

車，迅捷地在江南大地中前進，所有的桑林，蘆園，雲樹，水鄉，都一眨眼就丟離得老遠，好像大地旋動，天日迎來。久未坐火車，趁夜電車經過冷僻處，速率增進，鐵輪輾轉，情形有點像

乘火車，很爲酣適。一個人經過久期的壓抑與束縛，往往會去追尋反常的刺激行動，以滿足他苦悶的煩囂，日本學者厨川白村，也說明夢是苦悶的象徵，壓抑的反應。我願做一個長途的跋涉者，直至我厭倦而須要安靜時。

兩旁田畝，剛插下了禾秧，嫩綠略帶黃色，疏疏可愛，猶如一個秀髮覆額的女孩子。農民已知利用了風力來車水，這是我在前數年所未見的。本來蔚綠的桑林，不知何處去了，多了些短短的竹籬，矮矮的電線桿。

車到嘉興，兩個女孩子哭哭啼啼的下車去，一個厚厚的包袱被沒收，僅取回了一面薄薄的包袱布。

老者感喟地說：「好好的趁車，都被這般人弄得稀糟，鐵路上把好好的旅客也都當這般人看待，良莠不齊，弄得大家都吃苦。其實又何苦，担風險，賠了本錢，難免挨皮鞭，吃巴掌，結果連本帶利都送光。」

姓陳的旅客說：「這也難怪，像我們時常由上海往返，家中要用的東西，

雖不便宜，還不至於吃虧，不像住在內地的人，連有錢也沒處買貨，倘沒有這批人做冒險勾當，住在鄉下的人真的死路一條。話又得說回頭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要如光伏薪水，老子養不活爺，上面也只好開隻眼閉隻眼，不留這條生路，大家祇好散伙。」

## 杭州一宿

寬橋一過，杭城早在望中。乘客紛紛打點行李，預備分手，情形有點兒淒慘，好好的一列列車，爲什麼不能向前開去，我的目的地還沒有到呢，又要我重新趕路。車廂，你這蠢笨的傢伙！天天喘息奔波於道路中，舊去新來，歲月如流，你也漠然於衷。

我有兩件行囊，累得我要死，排隊出城站，我是最末了一個，警察看見我這重重的東西，他問我是什麼？我說是被褥衣著，他不信說：

「那有這麼重的被褥？」

「東西倒不重，實在我拿不動。」

他摸了一摸，也就揮手示去。

由黃包車夫替我找到一家小得很的客棧——杭州雖有親戚故舊可找，打算起來，不犯着去煩勞他們，何況明天一天亮我就要動身趕路，住客棧比較自由。我還要利用這三二個鐘頭的時間，領略些湖山的清氣，一酬我闊別十二年前的相思。

西湖聖地，得我佛庇佑，破殘的痕跡，還不十分顯著。離灑前我在南市打旅行證，一堆堆的瓦礫，已不知路名了，從前熟悉的街道，情形也已模糊，彷彿走進了威爾基的「五十年後的新世界」，所幸我憑着方向，才走到陸家浜的警察總局。

由鼓樓一直走到湖濱公園，三冬靠一春的杭州市面，全靠香市來維持的，在從前尚不至如此冷落，蕭條得可憐。

一般百年老店，除爲了支持門面外，實在沒有起色，新興的商店，大都由紹興人來支持，我想以紹興人經營的手腕，不久將壟斷杭州的經濟。本來杭州的話言，在城圈內因宋室南渡，由河南的話與本地的土音混合而成的，所以不包

括在吳越方言的範圍以內的，現在到處可聞紹興人的口音了，將來必有一種轉變。

走到湖濱公園，已經疲憊得很，坐在草地上，閒看湖山，波光搖影，風蟬晚唱，夕陽已隱，湖山如此，我細細的凝視，靜靜的閑眺，找不出一點曠唏的殘痕，當筵的舞袖，不得不強裝歡顏，笑靨迎人了。湖濱的遊人，舉石担的舉石担，釣魚的釣魚，閒談的閒談，默坐的默坐，幾個小販，跑來跑去的叫賣。西湖的畫舫，本來就不高明，現在更加破落，已成了小划艇的儲藏所。洛陽名園致中所說：「園林的盛衰，可以觀歷代的興廢」大意如此，畫舫小事，難道它的影響所及，不僅關係於它本身的破敗嗎？

西湖的聖美，毋用我的贅述，蘇東坡以之比女人，「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至若「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長堤十里風翻荷」，等等，已寫盡了西湖的穠豔了，西湖的可愛，驟見之下，也沒有什麼奇峯怪巒，可以引人入

勝，駭人心魄；不過久處的結果，便覺蘊藉無限，青山可枕，綠水就抱。等到你離去時，更感到依戀不盡，山山水水，隨處都是醉人的善釀。我坐在草地上，靠了一塊石塊，幾次想回去，可又有些兒捨不得，好容易盼望到今朝，不多留一刻，後會又是遙遙。

清波門已經打了烺，湖面上已沒有小艇往來，水平得像鏡子一面，別有一種風趣。

老年的船夫收拾起他的船具，捲好了篷帳，預備回家，祇有一個賣包子的女孩子，「大饅頭，菜饅頭」的苦苦叫賣，她和我一樣的還要尋求歸宿，那淒婉的叫聲遮南北兩高峯也叫得飢餓了，何況我的肚子呢。

回到小客棧，在暗黃的燈光下寫了一封信，告訴了別離了七年的父母，我已平安的到了杭州。這消息將喜煞了母親，她每天依了門口在等候呢，白髮臨風，眼睛也花了，看見遠來的行人，將誤認自己的兒子回來吧。

杭州的臭蟲，我是知道的，所以事

先曾買好了臭蟲藥粉。今天既已受了一天的奔波，還有連續幾天的顛沛生活，要想早點睡覺，蚊子早攪得你夠苦了；剛有點迷迷糊糊入睡的狀態，臭蟲又大舉進襲——大概臭蟲藥因年久失了效用，——我尋着一根小針，把吃得個個肥頭胖臉的討厭的東西一連刺死了十幾個，心中很為愜意。

將近十二點鐘，隔房又轟起了男女的笑聲，唱「的篤板」的嗩嗩腔，殺雞殺鴨似的胡琴。僅隔開一層薄薄的板壁，等於大家哄在一塊兒，他們興高彩烈的嘻笑，胡調，硬拖着我不開着眼睛倍他們受罪，恨不得放一把野火，大家都燒個乾淨。

心中有事，東渡錢塘等不到天亮就醒了，夏季時間還只有四點鐘不到，蚊子正嗚嗚的響朝市，這時正是貪睡的時候，看看時光還早，不覺又瞌了一眈，忽被茶房的敲門聲叫醒：

「客人，你還是過江還是到上海的？渡江的要趕快動身。」

我回說要過江，他又去叩另外的房

門了。此等小客棧，都是小販與經濟的客人，總是就攔了一夜就要趕路的，所以敲門問訊，也是他們的常例了。

現在出門，不想討便宜就得吃虧，我早到站，排隊排在前面，不料後來的人，個個乘隙而入，他們有同黨呼應，叨光不少。雖然有警察的呼喝，但是因為平常玩笑慣了，行人對他沒有什麼敬懼之心，趕去東邊又到西邊，所以本來在前，後來越排越後。從五點鐘排隊等起，等到八點四十五分的車子，好容易爬上了車，不到一分鐘，汽笛就昂昂的亂叫，在我後面的人，恐怕趁不着這輛車子了——好在留在後面的人，所剩無幾了。

軋隊的時候，認識了一位姓劉的先生，他到義烏去，沿路得到了同伴，放胆不少。車子是沒邊沒頂的貨車，據說上去的車子，不見得比此地好。這輛跳動的火車一直往開口開去。

錢塘江上，最使人懷念的當然是那座橋樑，犧牲了多少的性命纔換來的一個巨大的工程。在浙贛路最初通車的時候

候，據曾孟甫先生的報告，一次因江流湍急，將駁渡工人的船隻衝翻，整整斷送了七百餘人；興築橋墩工程的時候，也喪失了許多人的性命。

棄車登舟，我們橫渡錢塘江去。極目騁馳，龜山、顧山，飄渺在水天雲影中，這波瀾深闊的江水，使我有多少纏戀，江水！你從上流來，曾見一個白髮的老婦，每日臨水思念，她托你帶個信兒否？

錢塘江的南岸，古稱於越，今稱紹興，是勾踐沼吳的根基地，於越的居民，具有「文身斷髮，披草萊以爲邑」的那種苦幹的精神，所以張炎夫也敢肆意大言，搬出了先民的美德，增重自己的操守。

棄舟登車，所有的座位，都佔滿了人與貨，奔東走西，又拖了兩件累贅，幸得有人在叫我，一看原來是那位劉先生；他光身空手，已在一大車的貨件的頂上找了一個空位，於是我也爬了上去。可是四面空空，沒有一個措手處，開車後路基又是新舖的，顛躍起來，實在

有甩去的可能。天色又是陰霾難看，下起雨來，直淋個痛快，換了太陽的茶毒，又沒處躲閃，命運已經註定，也不能再估計往後的問題了。雨與晴都無法可想，即使一個倒跟斗滾了下去，與人何干，祇怪自己的運氣不好。

尙未坐定，火車又嗚嗚地不耐煩的嗥叫，與從前等等火車不開，左等等，總覺時光的晏長，情景又是兩樣。車身移動了，疾風又很快的起來，從未坐過這樣高的火車，可以左右四顧，所有一景一物，均從輪下滾過，迎面飛來，大有楚王披襟當風的豪情勝概。

車過蕭山，一瞬又已遠離了。蕭山是我出生之所，此番已無流連的可能，空留惆悵，徒添許多憑弔的哀思，何況我歸心焚如，早到一刻，已是我最大的願望。一個人的心理，無論他怎樣的能強制外來的感動，無論他怎樣的達觀，看見這大片的殘敗，總不能釋然於懷。

每過一站，上來的人比下去的多，我所處的危險地域，也漸漸地多了一層

外圍，從臨浦上來的人，都是帶荳帶米和食鹽，一輛車上，百分之九十都是以此所有，易彼所無」的小販賣商，躲過了最大的注視，含有冒險性質的，他們過關越卡，具有一定的方式，而十九都能安然。本來出門人的苦楚，盡人皆知，「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日難」，除了不論風雨烈日，排隊受檢查之外，上車下船，必要爭擠，到處都要化錢，我這兩個行囊，算起來也比不上古人的一肩琴書來得多，可是一過江，連兩邊的紅帽子的腳力，共去了五十元。——渡江時，我得到了特別的優待，得坐在司機的房艙內。中外一例，到處有錢可行——這種買路錢，很使我想念綠林豪客，驀的從樹林中鑽出來，大聲的呼道：「此林是我栽，此路是我開，欲要從此過，留下買路財。」這實在是很爽快。所以人在路上，除了防賊防鼠之外，還要防鬼防盜，明是大路，暗是荆棘。你說危險，也不十分危險，總之路是人走的，也不十分羊腸鳥道或康莊大衢，憑着花花綠綠的紙頭走路而已。

同車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她已成了經驗豐富的行賈，路警上來查問，她靠了鐵柱打盹，旁邊一個男子，嚇得手慌腳亂了。據她自己說：手臂與腳踝，曾被彈傷，左胸脅內還留着一顆子彈。從槍彈下討下來的生命，無怪她對於世事已看得很平常。經過風波的人，駭浪當前，視若無觀；胆小的人，稍涉風濤，便終身驚懼，中國人的生活，本來就沒有自主的能力；平時託命於天，水、旱、風、蝗等等，都不能盡人力來消滅與補救。亂時則又聽命於走險，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俗語說得好：「餓殺不如犯法。」犯法有饒倖的時候，挨餓實在祇好待死。厲禁高懸，而牟利者越多，其故在此。

## 從諸暨到金華

諸暨以上，路基是老的，所以車行速率增加，顛動也增加。車向海拔二百公尺的高原推進，路基的傾斜度頗不平穩。田疇一級高似一級，有點像廣西的梯田。兩旁的田畝中，已經稻實垂垂，

差可收割。諸暨的田地，可收早晚二次，此次滬杭相去不過幾百里，地氣的寒暖與土壤的腴瘠也就如此。東坡居士愛陽羨的山水，要想買田買山，暨陽的山水，何遜於陽羨，五洩亭蘿等處，也是名勝的地所。一路行來，奇峯疊巒，俯拾即是，目不暇接。沿路的大樹，許多已被砍折，樹身還堆在水濱山麓，聽憑腐爛。聽說山中的大小松樹，都搜索盡了。而斷垣殘壁，觸目皆是。最可笑的，一向金碧輝煌的廟宇，一個個的泥塑木雕，站在風雨飄搖之中。當它威靈顯赫時，自然可以使愚夫的震悸，愚婦的膜拜，情勢一轉變，祇一任牛羊犬馬的踐踏。所可惜的百年的儲備，耗毀於一旦，將來談到復興與恢復，民力雖有餘，物力恐也不敷應用吧！

湄池，義烏，孝順都過去，所盼的是最後的一站——金華了，太陽又疎疎的放出，刺人的光芒。

金華在廿九年後，已成立了我家族的集聚地，後來又各走西東，遠處山城的有，近臨海濱的也有，東西南北遙隔

幾千里。父母兄弟，雖然共處有幾十年的時候，可是一經分手，便離多會少，將來團敘，亦不過暫時相晤，隔宿又要分手，與旅途相逢彷彿。

金華的旅館，貴得駭人，兩床一桌，其他沒有旋轉的餘地，房金要四十元儲備票，牆是泥牆，地是泥地，床是板床。城中的旅館比較好些，好在我們是過路的人，不求其他，我們覺得上海的旅館費與此地相比，實在天地良心，要擺在當中。茶房端來臉水，又送進一盞油燈，我已是鞍途勞頓，一榻之憩，已經滿意，一燈竿獨，彌感親切。

每次經過巨大的變亂，因各地居民遷徙不停，使語言，文化上都起了極大的融和，當時因為杭州紹興的人遷避到浙西來，現在僑寓着沒力搬動，在當地各為營生，浙江最難懂的口音要算東陽義烏，現在也掙入了客家語。聽說由江浙各地遷移到川滇的人，被當地的居民所嫉忌，因為商業上的競爭，自然內地人不及江浙人，所以龍雲主持滇政時，他對昆明的貨物的輸出入，有極大的限

制，又課以重稅，據說這是龍主席「殺外江佬」的一種手段，話雖如此，這不外是遠道傳聞，不足為據的。

未到金華之前，滿以為有許多可廣

知識的見聞，一到金華，實在平淡得很。我認識一位當地的警察長官，他本在上海服務，最近陞調來金的，我們也可說是萍水相逢了。

許多正當學齡的青年，充滿了北美

合衆國草創時那西北部的遊牧民族的精神，跡近放浪，行動不受羈束。這種問題，當然不能責之於青年的本身，既沒有相當的學校可以容納與教育，又沒相

當的職業可就，我想起西子湖濱的壯麗的校舍，實在難以使人自處。而我們的警官，的確是一個領導的人物，他頗有美國電影明星的作風。

金華已傳染了日本風呂屋的習氣，

浴池門口均標榜着歡迎男女貴賓。得風氣之先，使滬蘇的人，也為之驚嘆。可惜我沒有去見識見識。不過聽一位太太在罵她的孫女兒輩：

「你們小口（註：代表當地女性生

殖器的稱呼。）要去見見世面，我老了，不想去出醜。」可見男女共浴，在金華已不算一樁大事了。

路上我看到一條收買蒼蠅的通告，每五十隻可賣儲備券一元。我起先以為收買蒼蠅去配藥或工業上有什麼用途，看清了原來是當地蓄意要擊滅蒼蠅的衛生運動。可憐我不想發財，否則我儲養蒼蠅，每天去買五萬隻，比較別的事業，本輕利重。要想撲滅蒼蠅，用這消極的辦法，實在不能避免助長傳染病的危險。事實更有不可思議的，蒼蠅收買可

盡，無怪戒煙所的成績，功莫大焉。早就說金華不是我的目的地，是我旅途中必須經過的一個地方。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明日我即離此。

## 世界獵奇

### 旅人

#### 世界最大的計算機

美國白羅(Burroughs)計算機公司於一九一五年製造了一隻驚人的大計算機，它的名字叫 Duodecillion，曾於當年的「巴拿馬博覽會」中轟動過不少的觀衆。

這計算機上共有四十排機組，它能計算出含有四十四數字的大數目。

我們試想：假使目前有一種速度極高的飛機，它能在一日中地球與太陽間往返一次；我們每日不分晝夜的在地球與太陽間飛來飛去，那末我們必須要飛 14,729,

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年，我們所飛的哩數，才能與此計算機上所能記的數目相同！

我們再想：假使有一個人，他在一秒鐘內有一百萬元的進款，他不要吃也不要睡，那末這計算機上所能記出的數目的元數，必須要經過 352,331,022,041,828,731,333,333,333 年，他才能賺到那許多金錢！假使再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類的頭髮的數目加起來，也不能填滿這計算機上所有的空位！

至於這計算機的真正用處，也不見得怎樣大。因為在人類生活中，無論什麼東西，決不會有如此大的一個數目，它只在世界上留下一個奇蹟罷了。

人

# 黔居 雜感



成以實「萬象」。

很多寫貴州印象的文章中，開頭總說：「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來形容貴州省的潮濕，多山，和貧窮。當然，這多山，貧窮之在貴州，是很確然的事實，但似乎更引起一般人對貴州觀念的神秘性，視之爲毒瘴彌漫，絕域化外之區。我入黔之先，亦嘗爲此類語言所苦惱，欲行不敢的彷徨之態，是真堪發笑的；在那裏住

云云，根本並無其事，僅一是種惡性瘡疾而已，食金雞納霜可治，但也很少，住居那裏時，曾在叢山峻嶺中步行過好幾千里路，根本就沒碰到如傳說所云「五顏六色」的所謂瘴氣。

若干年前，曾在貴州住過相當

長的一個時期，而且還會跑過相當多的路；當時很想寫一點所謂印象之類的東西，回來之後，偶或在報章雜誌間，也看到了許多關於貴州省風俗習慣之類的文章；大概是目光不同的關係，所以覺得同他們的意思並不一樣，但爲了工作的關係，就延宕着就擱了下來，沒有寫成。這次看到了「二虫居士」先生的一篇「西行心影錄」，于是就觸發了一點對於貴州省的感情，決定寫

久了之後，覺得已往的傳言，誇大得使人驚奇。那裏的生活環境，同江浙人士的鄉村生活相差得很少，再嚴格一點的講，那末因那裏食米產量的不足，而以苞米爲主要食品是其最大的異點，在城市中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同上海當然不能比，但同江浙內地的城市並不兩樣。依我推測，江浙人士住居那裏，除感到交通上有點不便外，其他一定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至於所謂瘴氣

據說，貴州省的人民，大都還是從外省遷移來的，我那時在一個學校裏教幾點鐘數學，很有空閒，會同同學們在川黔滇三省邊區的一個大城市畢節縣裏作過一次簡單的訪問；大概居民以江西湖南、福建、遷來的爲多，但最多的還是福建，這在許多祠堂中掛着許多「脉衍閩疆」等等的聯語中可見。爲何有這一次大遷移，這在他們後人們的嘴裏，也是模糊不清，語焉不詳的，但約模能講的，祇說約在六七代之前（約三百餘年前），上人們跟着某一位將軍，用兵于此，駐蹕長久而入籍的。所以那裏的語言，並不奇突，據我聽來，他們的語言，



是採江西、湖南、福建三省語言之長而加以鍛鍊過，而較該三省語言爲易解；武斷的講，無論中國那一省的人，只要能聽得懂上海的電影和話劇，一定亦聽得懂貴州話。

跑進貴州的人，一定有一種感覺，就是那裏人民和地理環境奮鬥的精神，真非平原地區人民所能及，他們有一種韌性的百折不撓的滲透性，在叢山中祇要有一塊平地，就有人在那裏搭幾間茅屋住着，是一塊大盆地，就有一個城市，是一塊小盆地，就有一個集場（趕場有定期，爲交易有無之所），祇要這座山的角度不峭而有一尺厚的泥土，就簡陋的除去一點亂草，把玉蜀黍的種子撒上去，默默的爲生存而競爭着。當然他們的知識程度是很低的，因了這，就很容易受欺，也很容易惹禍。

在黔西南一帶，有二種很有勢力的「教」；一種是紅燈教，奉祀

紅燈；一種是清水教，奉祀清水。

入教者當然是愚夫愚婦。記得在我入黔的第二年春天，看到很多縣政府和行政專員督察公署的佈告，大意是說禁止設立乩壇，結社營私，如違重辦等等，這在城內的一般居民是莫明其真相的，但在約模出佈告後的十天，就發生了一次土匪搶城，屠殺全體行政人員的大悲劇；土匪趁集場之便，混進城內，關門就大殺區公所，縣政府的工作人員，但對居民則秋毫無犯，當時駐紮的軍隊在城外，反向城裏打，這情況仔細想想是很滑稽的，結果，當然土匪被攻退出，一夜之中土匪被槍斃及活捉而殺頭者三百餘，陳屍大校場，排列如長蛇陣，居民爲之掩鼻。事後，大家才明白詳細情形。原來有苗民土司有設壇結社行爲，出佈告之後，城區某區長向此土司敲了一批七擔半鴉片的大竹槓（每擔爲一千兩），並向之保證，縣

府決無軍事行動，但結果，行政專

員公署仍調動保安隊，預備行動，土司忿極，乃集結紅燈清水二教二千餘人，先下手爲強，就發生了這一次大慘劇，小小區長，能有敲七千五百兩鴉片的權力，民怕官的程度，由此可見，然而這正表顯出一般人民知識程度之可憐，軟弱者被欺而不敢言，強橫者挺而走險。然而這情形正不獨貴州爲然，真可慨歎！譬之如物價，能管者管而不徹底，能言敢言者言而不收效，所謂限價，效率幾等於零，哀哀小民，被厄于國虎，而此輩小民，又大概受了點知識的關係，有時也發爲呻吟，然而也祇獨呻吟而已！

談到貴州，不免俗的也來談談苗民，他們的生活是古代化的，但除了缺少縫針，紗布，火油之外，其餘大都能自給自足，其刻苦耐勞的精神，漢人實難望其項背，他們沒有固有的文字，但有一種獨特的



語言，苗民的富裕家庭子弟，也有在都市學校中受教育的，但為數很少。苗區無漢文學校，而反有教會設立的學校，三苗後裔是中國人的一部，不讀漢文而讀英文，是真異數，那面的教育家們真可愧死。至於苗民之何以會相信教會，其理由和上海幾十年前老百姓被特殊勢力

### 流虹小集

鄭逸梅

無力備着核，輒以醬蘆油拌豆腐，為佐飯之品，按豆腐一名菽乳，見庶物異名疏，甚為雋雅也。

偶翻珂羅版本明人宮庭畫冊，筆墨皆極工緻，有作夏景，竹簾重重於窗栢間，簾內美人舒腕挽髻，御單繖，灑然有致者，予力讚其艷韻可喜。兒子鶴侍於旁，謂簾之為物，自內外矚，景狀歷歷；自外內窺，則不易覩見，今則倩影瞭然，似不合理，予笑領之，無以難也。  
熏魚以青魚為最佳，因其肥碩少細刺也，間有以回魚充贖鼎者，

所欺，冤無可伸，借教會勢力作護符者，如出一轍，此種現象，十分嚴重，可惜注意者之少耳。貴州學生中不乏有心人，據他們說限于無權無力，而有權有力者又眼閉眼閉。無論甚麼事，就有這種矛盾，真是可笑而又可嘆！

說是對貴州一點感想，其實還

按回魚亦作鱮，又作鮓，夢溪筆談謂：「據本草河豚，味甘溫無毒，補虛，去濕氣，理腰脚，因本草有此說，人遂信以為無毒，食之不疑，此甚誤也，本草所載河豚，乃今之鮓魚。」老饕不可不知。

高麗一稱朝鮮，亦有作朝仙者，見周致中異域志，此外不多見。曩為王西神前輩輯雲外朱樓集，有輓沈商者一聯云：「遍地皆殺機，行路豈僅難蜀道，視天慘無語，回車騰欲賦迷陽。」蓋商者為汽輦所輾死，殊慘痛也，頃於陳葆藩君蘭蓀獲見其藏扇，出於商者手筆者凡六七柄，行書絕道秀，款署彰年，予慕商者名而未見其墨迹，今

是對貴州有一種靜穆氣氛的留戀，往事如潮，思之彌覺雋永。人到中年，感慨是無窮無盡的，想想貴州，看看上海，各地都有這種人，各地都有這種事，真是沒奈何事也。

三二·六·十

乃自詡眼福之非淺。

畫有所謂通景屏者，凡四幅，雖裝璜而無邊緣，於是山水也，花卉也，人物也，四幅如一，悉貫通而無分裂之痕，頃見古墨四錠，為通景畫蘭，蘭為金色，錯落於淺渚小汀之畔，絕幽逸可喜，首題九畹芬芳，作小隸書，亦精緻殊常，非近日墨工所能及其萬一也。

頃見明陳白陽致硯峯札有云：「修船要桐油，茲奉去銀一兩二錢，煩買上等好者為妙。」自千戈擾攘，油值奇昂，桐油市上且絕跡，而白陽札中，一兩二錢，已可購上好之桐油，且修船所需，非大量不可，今之視昔，懸殊固不啻天壤矣。



## 漫談『大觀園』

吳伯蕭

：譚諺齋讀書筆記之一：

『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地址問題，最初是袁子才的『隨園詩話』說大觀園即隨園。後來胡適之先生的『紅樓夢攷證』甚是相信此說（『文存』卷三頁八四九），不過胡先生的意思，以為這隨園是江南甄府即曹家當日的園林，並不就是『長安』都中賈府里的大觀園（同書頁八五四），但這層（地址問題）在胡先生的攷證中，並未怎樣予以十分的注意。

顧頤剛先生否認袁子才『隨園詩話』以及胡適之『紅樓夢攷證』之說（『紅樓夢辨』中卷頁七四），他是說他相信大觀園不在南京，而在北京。俞平伯先生對於那些以為大觀園便是北京的什刹海，黛玉葬花塚在陶然亭旁的一派混說，除了痛斥一番，他說：『問題祇在南與北，是在南京或北京。』又說：『以書中主要明顯的本文，曹氏一家的蹤跡，雪芹底生平推斷，應當判定『紅樓夢』一書敘的是北京底事。』（『紅樓夢辨』中卷頁七七）但他又不敢完全相信他自己的『判決書』，却聲明着得保留將來的『撤消原判』的權利。

『隨園詩話』而後，還有清代周春松的『紅樓夢隨筆』（未刊，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辨證』頁五所引），其說是叙金陵一等侯張謙的家事，壽氏已指其非，可不深論。至於其餘大概都以為『紅樓夢』的地址是在北京。這里，本無贅言煩論之必要了。可是，『紅樓夢』的著者，在地址這一點上，確有令人恍惚迷離的地方，於是趁便也想表示一下我個人對於這些矛盾的見解。例如第二回中：

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

榮國府，竟將大半條街佔了！大門外冷落無人，隔着圍牆一望，裏面廳殿樓閣也都崢嶸軒峻，就是後邊一座花園里，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蒼蒼潤潤之氣，那黑像個衰敗之家！」

這裏明明說榮甯二府是在石頭城，是在剩有六朝遺跡的金陵。不能說這石頭城非在金陵（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頁二五八主此說）。這是作者有意無意的自己落了實，因為曹家的極盛時期在金陵，所以敦敏送雪芹的詩有『秦淮殘夢憶繁華』之句。很明白的，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假北京的景物追寫烘托曹家當日在江甯（南京·金陵·石頭堤）的榮華富貴的盛況。故甄（真）府在南京，賈（假）府在北京。這北京的賈府就是當日曹雪芹落魄在西郊寫『石頭記』時那枝秃筆下的假府，因此他有時把南京和北京或長安都中（第七回妙玉入園時林之孝的話）幾個地址，糾纏不清。那青埂峯下的一塊石頭，雖說是寶玉的前身，但也可說就是這石頭城『石頭』的假借。古今名著之費人思索，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往往如此。

俞平伯先生提出書中不合北方景物的幾條，如蒼苔，翠竹，薔薇，茶蘼，舊年雨水，紅梅，木樨，都非北方所宜有，以是爲『紅樓夢』地址似乎不在北京之證。唯據我想這些東西即使北京城壓根兒就沒有，也不足以推翻賈府不在北京的。一幅淡墨畫上，難道絕對不許畫家隨意染上幾筆彩色麼？『西廂記』的地址是在蒲州（山西）普救寺，而王實甫何以有『玉簪搔往茶蘼架』，『點蒼苔白露冷冷』，『竹梢風擺』之句？這裏，除了顧頡剛先生列舉的幾條外，我也提出兩條，可以作爲『紅樓夢』地址是在北京的解釋。第十六回中蓋造大觀園，採辦梨香院的十二花官時：

賈齋又近（賈蓮）前面說：『下姑蘇請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兩個兒子……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

87 .

當時從蘇州揚州採辦童伶到北京的情形，現在我倒還可以在兩部乾嘉間的梨院史料里看出。『燕京雜記』說：『優童大半爲蘇揚間之小民，其從糧船至天津，老優買之。』『品花寶鑑』第二回子玉與聘才的對話，聘才道：『京里有四大名班，請了一個教師，又到蘇州去買十個小孩子，都不過十四五歲，也有十二三歲的，用兩隻太平船，從水道進京，乘運河糧船，行四個多月。』這兩段記載都可作賈齋的話的註脚。同回：

買蓮因問這項銀子(到南方採辦費)動那處的？賈善道：『剛纔也議到這里，賴太爺道，竟不用從京里帶銀子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

此處所謂京里，當然是指北京。祇此兩條，已可決定賈府必在北京無疑。此外書中所用語言，純是一套極有選擇的美麗而大方的北京話，至於南方話中如『事體』，『二哥哥』讀作『愛哥哥』之類，用的極少。『紅樓夢』是曹雪芹假北京景物來寫曹家當日在南京鼎盛的『舊夢』，大概是不成問題的了。那麼，大觀園這樣一座雅麗的園林，假如沒有當年最高的園林設計作骨子，其絕不能平白地構成如此一座空中樓閣，歷歷映人眼目的。什麼大觀園即隨園，大觀園便是什刹海，大觀園遺址即北京西城塔氏之園的種種無根之說，皆好事者信口之言耳。清代私家園林，無論南北，是不會有這樣規模的。何由見得？請聽我慢慢道來。

中國園林的發達自有兩個系統：一是苑囿式，一是庭園式。苑囿起於秦漢，庭園則遲至趙宋，漸取苑囿而代之。前漢的上林苑，後漢的畢圭苑，隋之西苑，面積都極廣大，『三輔黃圖』(卷四)記上林苑廣袤三百里，天子秋冬射獵，苑中有昆明鑄池等大湖。私家則有茂陵富民袁廣漢的園林，東西四里，南北五里，可謂亦為苑囿的系統。以至唐代的神都苑，私家園林如玉維的輞川，裴度的午橋，都不能認為庭園的系統，所以中國北部的名園，規模豁達雄大為其特色。

南北朝之末，尤以南朝宋齊梁陳以來，遂漸分化為另一系統。趙宋而後，南方已形成了一種獨立風格，便是儘量攬括大自然之風物，儘量縮之成一小天地，重在閑寂幽深，所謂『曲徑通幽』，『別有天地』，這是南方庭園系統的特色。至於這種特色必利用錯綜的疊石為重要的因素，然後可於小小的面積中見出幽深曲折之致。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謂：『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之園如紫筠堂蔭樾堂，皆甚幽邃。』這當是受南方庭園的影響，上說南方庭園的結構主要的是疊石，石以江蘇安徽兩省的為有名，如靈璧石，太湖石，慈谿石，但其趣不宜苑囿系統的園林。史稱宋徽宗醉心奇花異石，(『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花石綱條)，故石為庭園之點綴至宋而始重，謝肇『瀟五雜俎』(卷三)載：『然石初不甚擇，至宋宣和時，朱勔童貫以花石娛人主意，如靈璧一石，高至二十餘丈，周圍稱是，千夫舁之不動。艮嶽二石高四十餘丈，

封爲盤固侯，石自此重矣。『明人計成『園治』一書，全爲南方系統之庭園而作，尤重掇石。當時燕京西郊，名園林立，如米萬鐘勺園，李偉清華園；而以勺園最爲當時文士所稱。『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五）說：『海淀米太僕勺園，園僅百畝，一望盡水，長堤大橋，幽亭曲榭。』今觀洪煨蓮先生『勺園圖錄考』中『勺園修楔園』，水石亭臺，兼而有之。『夢餘錄』（同卷）又說：『海淀李戚畹園（卽清華園）園中水程十數里，嶼石百座。靈璧，太湖，錦川，百計；喬木千計；竹萬計；花億萬計。』是自明代以來，燕京園林，已充分採取江南庭園之風趣，而其廣大又不脫北方苑囿的系統。這自然是受了地理或地形之限制的。

清初，海內未安，三藩平定後，康熙兩度南巡，樂江南湖山之美，乃因清華園而築暢春園。雍正以後，復大治圓明園諸園。乾隆南巡，更仿江南名園，大起園苑，於是西郊一帶，御苑林立。據『日下舊聞攷』（卷八十二以下諸卷）及『養吉齋叢錄』（卷十八）諸書所記，御園之仿江南名園者，如安瀾園仿海寧陳氏偶園，長春園之如園仿江寧藩署澹園，獅子林仿蘇州黃氏涉園，小有天仿杭州汪氏園，惠山園仿無錫惠山秦氏寄暢園。而江南名石，如楊州九峯園之二峯，杭州宗陽宮之芙蓉石，乾隆間皆輦致長春園。現在北平所存乾隆朝庭園遺跡，如故宮，玉泉，南海之瀛台，及其西春藕齋大圓鏡諸地，其疊石之妙，令人如置身千巖萬壑間。綜上所述，可知北京園林的發達，至康熙乾隆間而極盛。這個時期，北方苑囿系統的園林，大部分被庭園系統的因素浸潤了。『紅樓夢』大觀園的規模就是在這個歷史的根據之下而產生的，它是溶合苑囿與庭園兩種系統而成的一個私家園林。

現在我們再來看大觀園的佈置，建築，設備及其他事物之與康乾間北京御園有着多少關係，便可知道大觀園絕不是空中樓閣，它必是依着它的時代和環境而產生的，它與當時北京最高的園林設計極有關係。明白點說，它受着當時皇家園林之城內如三海（中海南海北海），城外西郊如暢春園圓明園長春園諸御苑的影響極大，我們可說就是這些皇家園林做了大觀園的底本。但我的話却不能就助長了蔡子民先生的『石頭記素隱』和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以及王夢阮的『紅樓夢索隱』之以爲紅樓是一部含有政治意味的小說之說。這里，我對於書中人事的活的方面，決不敢妄贊一辭，隨意附牽。我的本意只在辨明大觀園之所以爲大

觀園的空觀性，如果有人認爲我必有奢望的話，那亦祇在想使讀者不致再任意瞎猜它就是誰家的園林罷了。

大觀園的範圍，第十六回中賈蓉說：「起自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這面積已不算小了，私家園林之在當時恐怕很少有這般大的。廿三年北京城里拆了的清初建造的定王府，較與其他城里王府爲大。但看去周圍也不及三里半呢。賈府雖是一等侯世襲，論起來不當比定王府更大。這規模除了三海和西郊一帶御苑而外，似乎已是沒有可比擬的了。可知大觀園的規制是近於北方苑囿的系統，它的結構，必受着當時皇家園林的暗示無疑的。所以第三回的題目是「賈寶玉神遊太虛境，警幻仙曲演紅樓夢」，著者明明指點出紅樓夢是天上人間的境界（太虛境）；而第十七回寶玉題對額的時候，見園中省親別墅的一座玉石牌坊，「心中忽有所動，倒像那兒見過一般」，其實這就是在太虛幻境見過的那座玉石牌坊。可見大觀園這個境界，決不是尋常人家乃至王公大臣所能有的。

大觀園的全部設計，第十六回中說：「全虧一個胡老名公山子野，一一籌劃起造。」這山子野胡公，當是專門造園疊石的名手。清初如華亭張璉（字南垣）父子皆以疊山世其業，故世稱「山子張」。亦猶康熙以來主持清室建築圖樣的雷氏，稱爲「樣式雷」俗呼「樣子雷」，同一意義。張氏之疊石，當時馳名南北，江南如李氏橫雲，盧氏預園，王氏東郊，錢氏拂水，吳氏竹亭諸名園，北都如南海瀛台，靜明園，暢春園，王氏怡園，馮氏萬柳堂等，是皆出於南垣父子之手。同時名公如黃宗羲，吳偉業嘗爲張氏作傳（謝國楨先生有「疊石名家張南垣父子事輯」一文，載「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六號）。梅村更謂其兼通山水，畫法雲林，遂以其意疊石，可見精於疊石者，大抵具有南宗畫派的意境。大觀園中「曲徑通幽，一帶山石，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近蕪蕪院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怡紅院「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大芭蕉，那一邊是一株西府海棠」。瀟湘館「有千百竿翠竹遮映，……階下石子漫成甬道……牆下得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以上第十七回）。這三座都是大觀園主要的院落，而是屬於南方庭園的系統。瀟湘館的竹，怡紅院的芭蕉（故寶玉自稱蕉下客，大觀園中

又有芭蕉塢，這些之在江南都非名貴之物，但在北方却因稀少而往往以此名園的，如西苑（今三海公園）之賓竹室，舊雨軒；綺春園之竹林院（見『養吉齋叢錄』卷十八）；中海之蕉園（見『金鰲退食筆記』上）等都因此二物而得名。此外如西苑有沁香亭，大觀園有沁芳亭；圓明園有稻香亭，大觀園則有稻香村；靜明園有嘉蔭軒，大觀園亦有嘉蔭堂等等。這些題額也許是偶然的巧合，但大觀園三十多處的名稱，富貴中寓有高雅之趣，我們如果翻閱『日下舊聞考』，『養吉齋叢錄』諸書所載之當時諸御苑題額，其意趣與大觀園者異曲同工之相合，則我們似乎不能認爲沒有重大之亦關係的。

最奇怪的是大觀園稻香村這個格局，是私家園亦絕不能應有的。第十七回中說：『轉過山隈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稻莖掩護……里面數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枝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白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土井桔槔轆轤，都是北方農田常有設備。此種格局乃御苑中爲天子觀稼親農而設，私家園林何得有此？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上說：『瀛台舊爲南臺……南有村舍水田，於此閱稼。』『養吉齋叢錄』（卷十八）說：『御園（圓明園）弄田，多雍正乾隆年間關治，如耕雲堂，豐樂軒，多稼軒，隴香館是。嘉慶復治田一區，其屋額題曰省耕別墅，爲几暇課農之所。』稻香村這個格局，分明要是沒有圓明園和瀛台的弄田做底本，則算虧得『紅樓夢』的著者想的這樣周到。然而曹雪芹是絕頂的文學家，他原不是園林設計者，所以這就很是奇怪了。

大觀園中還有一個非常的格局，也決非私家園林所宜有，便是尼姑和女道的安排，而在當時御園中却有同樣的事。第十七回中林之孝說：『已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姑……外又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妙玉是王光人下請帖接來的。第二十三回中又說：『這些女尼道姑都分住園中玉皇廟和達摩菴，妙玉住了櫺翠菴。』爲什麼一個好好王侯公府的人家，偏有這樣非常的局面？我們不能不想到當時皇家園林中建置寺院的一格了。如西海子（今北海公園）有大西天佛寺，宏仁寺，萬佛樓（『金鰲退食筆記』）；靜明園有妙高寺；宜靜園有香山寺（『養吉齋叢錄』）。御園中關治寺院，也許還有別的意義，但從園林設計上看來，與大觀園的佛寺丹房在繁華景象中點綴一二清淡



的去處，却具同樣的意義。若是沒有一個底子，也虧得曹雪芹先生想得這樣周到了，確是奇蹟。

大觀園中山石亭臺之外，又有水浦風荷之勝，如花淑，沁芳橋，翠煙橋，荇葉渚，紫菱洲，藕香榭，蘆雪亭，凹晶館等處，皆近水樓臺，自花淑起分水陸兩路，水中可以行船，水面自不算小。假如我們已決定紅樓夢的地址是在北京的話，那麼，北京城內除了三海，城外除了玉泉西郊一帶，是沒有這麼大的水面的。大觀園的水源于第十六回中說：『本是從北牆角下引一股活水，由沁芳閣而入』。說也湊巧，北京城和西郊一帶但凡流水都是來自西山，所以水源大概都在西北角，城內三海的水閘今猶如此。『春明夢餘錄』（卷十九）說：『西海子（今北海公園）者，即古燕京積水潭也。其源出自西山……前人謂積水為海，且在西內，故至今沿稱西海。都城之水悉匯於此』。『金鰲退食筆記』上謂：『其中萍荇蒲藻，夏青而綠，野禽沙鳥，翔泳山色水光間。盛夏菱荷覆水，望如錦繡，上常有賜詞臣泛舟採蓮垂釣之樂。』這些景象在大觀園中都可一一指數，不必煩舉。西郊御苑，今已成爲廢墟，但那水潭灣港，猶依稀可辨。大觀園的佈置景物與當時皇家園林的關係，這層似乎可作進一步的瞭解的。

大觀園的建築，書中雖沒有告訴我們多少資料，但祇是我們所知的也就很爲可貴了。第十七回寫賈政初進大觀園察看工程時：『只見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鰓骨，里面門欄櫺槓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磚牆下面白石台階，鑿成西番花樣。』這里所可注意的是銅瓦泥鰓骨，白石台階和西番花樣三事。銅瓦當是黃琉璃瓦的變稱，這黃琉璃瓦和泥鰓骨的屋蓋，按諸清制是非敕建不得應用的；白石即俗所謂漢白玉者，以河北房山縣出產最多，也爲帝室之所專用，雖王侯公府亦不得僭越，這是普通大都知道的。元妃省親之事，爲太上皇敕命宮中嬪妃才人的椒房眷屬有重院別宇者，內庭變興可入其私第者，這是一般的待遇，並無敕命賜建大觀園之旨。至於白石鑿成的西番花樣，蓋指西洋雕刻而言。西洋的雕刻和建築，最爲乾隆帝所賞好，如圓明園的水木明瑟；長春園的諸奇趣，萬花陣，海源堂，遠音觀等處，都是白石雕刻的西洋建築，今海源堂猶存白石門坊石柱，上刻葡萄花樣。當時參預這項工程的，相傳有耶蘇會士王致誠 (Atrict) 郎士甯 (Castiglione) 步謙 (S. W. Bushell) 等。『中國藝術』（第三章頁五三）說：



圓明園的一羣西洋宮殿是耶蘇會士王致誠與郎士寧的設計，如水法，屏風，石柱，欄杆上的甲骨及各式花紋的雕繪裝飾等，都是道地的意大利風格。

郎士寧奉敕命參預圓明園西洋建築雕繪的設計，是在乾隆十二年左右，石田幹之助氏所作郎士寧傳略（『美術研究』第十號）言之甚詳。步謝爾氏之說，當亦出於『傳教通訊錄』（*Missionary Reports*）。故大觀園白石雕刻的西洋花樣，是當時內庭供奉所特有的，由此可知，大觀園之受皇家園苑的影響之重大了。

大觀園中有許多設備，「很是富麗堂皇，自爲王侯公府之家所不稀罕，可是有許多西洋事物，當時稱爲『入貢品』的，何以賈府得有這許多呢？書中寫賈府的豪華處，是每每拿了西洋製造品來做襯托的。

卽如第六回中劉姥姥在鳳姐房里看見的掛鐘。第十六回中鳳姐說：『那時我們（王家）爺爺專管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里養活。粵閩滇浙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第十七回中賈政說怡紅院女兒棠是外國之種。第四十一回劉姥姥在寶玉房中看見的油畫女像（當時官書稱皮畫）及大鏡面板壁的西洋機括（大約卽現在的拉手）。第四十五回寶玉向懷里掏出核桃大的金錶。第五十二回寶玉給晴雲治頭疼的鼻烟壺，一個玻璃小扁盒，里面是西洋珐琅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有肉翅；又有貼頭痛的西洋膏子藥，叫做『伊弗那』；又賈母說的俄羅斯國的孔雀裘和寶玉說的俄羅斯國的裁縫；又寶琴說她跟着父親到西海遇着的女孩子和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第五十三回的荷葉柄乃是西洋珐琅活信，可以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照着看燈，分外真切。第五十七回寶玉看見十錦榻子上陳設的一隻西洋自行車。第七十二回鳳姐將一個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第一百零五回錦衣軍查抄寧國府所登記的物件中，有銀盤二十個，三鑲金象牙筋二把，洋呢三十度，嗶嘰二十三度，姑絨十二度，天鵝絨一卷，氈氍三十卷等。

以上十三條所舉的全是西洋貨。攷明清之際，西洋文物輸入中國，大概始於明之萬歷中葉，盛於清之康熙間，至乾隆中而絕。其時中外交通較繁的，以荷蘭人與佛朗機（卽法蘭西）人爲多。茲據『清一統志』（卷四二三之四）所載康熙九年佛朗機人入貢物有：

天鵝絨，哆囉呢，象牙，花露，花幔，花氈，大玻璃鏡，蘇合油，金剛石等，

雍正三年的貢入物有：

綠玻璃鳳壺，里阿嘶波囉盃，蜜蠟盃，珐琅小圓牌，銀綵絲四輪船，小銅日規，水晶滿堂紅燈，咖石噏鼻烟罐，各色玻璃鼻烟壺，各寶鼻烟壺，連座銀綵絲船，線花畫，皮畫（按此當是劉姥姥入寶玉房中看見的那種油畫），巴爾薩馬油，鍍金皮規炬，鑲牙片鼻烟盒，銀花素鼻烟盒，鑲銀花沙漏，咖石噏綠石鼻烟盒，阿葛濼片，番銀筆，咖石噏帶頭片，瑪瑙鼻烟盒，花紙盤，顯微鏡，石頭火漆印把，大字鏡，火漆，大紅羽緞，照字鏡等；

雍正五年的入貢物有：

金珐琅盒，玻璃瓶貯各品藥露，金絲緞，洋緞，金花緞，大紅哆囉呢，洋製銀柄武器，自來火長槍，手槍，洋刀，上品鼻烟，石巴伊瓦油，聖多默巴爾撒木油，各色衣香，壁露巴爾撒木油，伯肋西理巴爾撒木油，巴斯第理，葡萄酒，白葡萄酒，各色珐琅料，織成各色遠視畫等；

乾隆十八年的入貢品有：

自來火長鳥槍，自來火手把鳥槍，珐琅洋刀，螺鈿文具，織人物花氈，洋糖菓等；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九）所載西洋貨物，除與上列重複者外，尚有：

荷蘭國貢：珊瑚鏡，哆囉呢，啤噠緞，自鳴鐘，冰片，鳥槍，火石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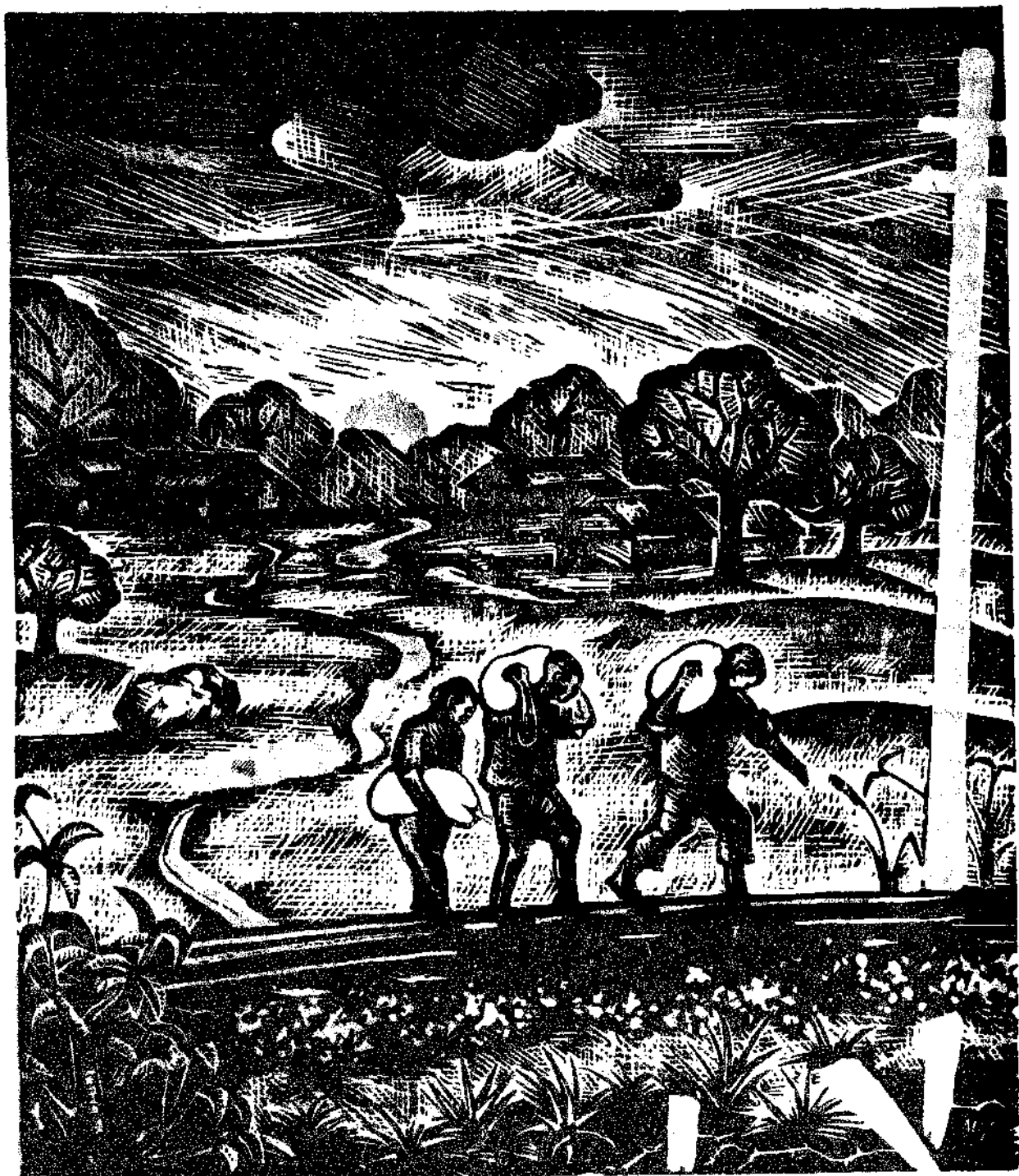
這些東西之在當時，大概是五年一貢的，唯至乾隆三十年以後，據說就都『免貢』了。

「紅樓夢」中的西洋事物，如寶玉房中的油畫（皮畫），以及大鏡面板壁的西洋機括之類，絕非當時的通商貨品，大觀園何得有此？即從以上種種看來，我之所說「大觀園是以當時皇家園林做的骨子」，或許不致有被「憑空杜撰」之譏吧？

後記：前月在冷攤上以極廉之價購得一部『紅樓夢』，於是在這暑長晝永的日子里，幾乎手未釋卷。回想十多歲時，初讀此書，暗中也學了些『精緻的淘氣』；二十餘歲，又讀此書，則懂得些『大人家風範』；後來又讀此書，曾寫過一篇『紅樓夢源流辨』（載二十四年大公報文藝版）；現在，再讀此書，簡直已把它當作一種資料了！這樣，『人』也就漸漸地變成『牛』了。

和空以偕予相知却波横  
塘风雨欺塵踪喜行亦踏  
野那堪更作十年期

孤存



負米者 (木刻)

珂田作

# 萬象閑話



## 閒話之五



訥 厂

語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咬菜根，易事亦難事也；百事可做，難事亦易事也。

如以咬菜根為難事，則百事可做亦為難事；如以咬菜根為易事，則百事可做亦為易事。

且也，從正面言之，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從反面言之，咬得菜根亦百事可不做。

常聞人云：「這事我做不了；」何以做不了？實因不能咬菜根故。又聞人云：「這事我不得不做；」何以不得不做？實因不能咬菜根故。

偉大哉，咬菜根也！咬菜根，斯可以「無為」，斯可以「無不為」矣！

## 閒話之六

訥 厂

語云：「掩耳盜鈴。」

掩自己之耳，盜他人之鈴歟？掩他人之耳，盜他人之鈴歟？

人有兩手，同時亦有兩耳；果欲掩耳以盜鈴，除非真有所謂「三隻手」者，無論其為掩自己之耳，掩他人之耳，既掩耳矣，即不復再能盜鈴。

何況，一手不能掩盡天下目，兩手又烏能掩盡天下耳！

或曰，掩耳盜鈴，理所難通；若必欲求其能，則或有「人」焉，發號施令曰：「若皆掩耳！」於是彼乃得從容盜鈴以去。

其然，豈其然乎？

## 隨筆

太索

說實話，我有點喜歡安特列夫的戲劇，喜歡出現在他戲劇裏的那種深沉的人物，雖然它



# 萬象閑話

是這樣不適合於舞台的條件。

在二十世紀的開端，安特列夫是被稱爲俄國文學上的伊凡·卡拉馬查夫的，他是苦悶時代裏的懷疑思想的代表。他覺得人生只是一個惡夢，世界是罪惡和死亡的深淵；當他讀到契爾黎尼（Benvenuto Cellini）的傳記時，他不禁驚呼：「多麼多的逃亡，凶殺，恐嚇，失却和無意的發現，仇恨和愛！」他的思想披上了灰黑的羽翼。洛加契夫斯基說道：「倘使高爾基是海燕，勝利的歌者，那麼安特列夫便是烏黑的老鴉，叫着『這樣過去，這樣將來』的戰敗的先知。」

這是中肯的批評。他終於飛入了自己揉成的絕望的世界。

不過，無論安特列夫的結論怎樣不正確，他是終究思索過來的。對於人生，對於交織着光明和黑暗的紛紜的時代，他曾仔細地觀察，深刻地發掘，應用象徵劇的形式，雕出了一些不幸的失敗者——所謂「愛生活的意義甚於生活」的人物。這些人物的心靈失了和諧，永遠在歧路上徬徨；沉重，抑鬱，而又別具一種動人的深意。縱然作者安排下的只是寂寞的命運，正

如韋素園所說，「在他的著作中我們還不斷地遇到勇猛的，闖入生活的底裏的人物，在這些人物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他們的生命力的飛騰。」

死亡和毀滅的底下隱伏着生存的企求。

這方面，我以爲安特列夫是倒底還留有高爾基的影響的。他詛咒生活，却並不希圖逃避。下面是往星中的一段對話：

越和柴夫：不錯。可敬的天文家，你們天空的事情怎樣？

塞爾該：很好，謝謝你。地上的事情呢？

越和柴夫：不大好，你可以看着。在地上常常有些事做錯，可敬的天文家。時時有人殺害別人，有人哭着，有人出賣同伴……唉，我的腿痛。我們離天體的和諧還遠哩。

塞爾該：那裏也不水和諧，那裏也時時發生災害。

越和柴夫：多麼可惜！……那麼對上天的希望也消逝了。

自然，越和柴夫不過是一個扯淡家，我們且來聽安娜對於老塞爾該的批評，她說，「我不喜歡天文學，因爲我不明白地上各事都安排

得這麼糟糕的時候，爲什麼一個人能老向天空呆瞧！」瑪露莎還要乾脆，她說，「星辰於我生疏，我不知道誰住在那裏。」而她終於是「我的靈魂像受傷的鳥兒一樣，一再一再地落到世間」了。

這該是作者的苦痛的自白。

安特列夫主張近代應有一種「全靈魂」的劇場，戲劇的題材也須從外面的活動移到內部的思想去。這也許是一個太高的理想，然而我們不應該部分的予以接受嗎？

希望我們的劇作家多讀點佛洛伊德！

## 瘦與俗

繭子

「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幾句蘇詩是差不多婦孺共曉的了。據說還有一個酸丁續上兩句：「若要不要又不俗，除非天天筍炒肉」。

自憐無孔子之聖，而受難則過於孔子；蓋不知肉味者，於茲不止三月矣！偶然在菜裏或麵裏雜着如絲，似髮，迎風欲去，入水能浮的

這麼寥寥幾根，也大都於食後才想起剛才所吃的東西有「公子彭生」在，乃囫圇吞下，不及細細咀嚼而玩賞其珍貴的色香味，是以吃也等於未吃。於是「淡出鳥來」，苦吾嘴矣。

不要說「割不正不食」的萬世師表是「六十非肉不飽」的了。便是前詩作者蘇長公，雖然我生也晚，不及親炙威儀，而知其肥瘦，他的體重之是否超過二百五十磅，也不見紀錄祇好缺疑；然而我也可斷定他並非真個有「寧可食無肉」的志願。非敢厚誣古人，有名肴「東坡肉」可以爲證。

聞說蘇髯此詩作於守杭時，想他在西湖的綠篁深處，酒飲三杯，肉盡一器之後，詩興勃然大發起來，於是謔了這麼幾句，告訴天下後世的人說：「我是何等的雅呀！你們學學吧！」不平則鳴，怪不得有「筍炒肉」的抗議了。

若說「食肉者鄙」，則我便「鄙」了吧！何況曹劇先生這句「名言」，根本不通！若照他的理論，則世間唯有苦行的高僧們爲最「能遠謀」，天下寧有是理耶？試看那班最能「謀及子孫」的上海和尚，那個不大碗酒大塊肉地吃，便可知其謬矣。



# 萬象閑話

上海從來不見竹，如今更吃不起肉，可憐我輩上海人，命中注定瘦且俗。

誰也知道，風雅是一件奢侈的事，連肉也吃不到口的人，風得起雅來才怪。何況風雅是件什麼東西，我到現在還不大弄得明白。所以：「與其瘦也，寧俗。」至少在我是這樣地想。

## 關於生活

史餘昌

生活的負擔，一天重似一天，壓得人透不過氣來。於是大多數的人不得不只顧眼前，甚至，生活這重擔，壓得有些人的眼光漸漸狹小，眼睛所看見的幾乎只是自己脚尖和脚跟了。這樣下去，這世界將充滿了自私，苟且。終於把人的那片熱心變做寂寞的荒田。

想到這裏，真叫人不寒而慄。

若然問一個究竟，大家的回答是詛咒時代。似乎時代帶給了人的生活一個惡運。

咬實說來，我們確是掙扎於一個在我們歷史上空前的激變時代，一個出生入死的時機中間。經歷千錘百鍊，備嘗人間辛苦。因此有的

人愈鍊愈強，如恆星常耀，有的人弱不禁風，就此飄入怨苦的深井。

魏琪爾在 *Edgemo* 第八卷中有這樣一句話：「泥土在火中變成硬的，這塊蠟在同一火中卻融化了。」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的時代正像一團火，大家都在火中熬煉。但是做一塊泥土還是像魏琪爾說的這塊蠟，卻由着自己的選擇了。現在大家都在火中，讓火光把人的眼睛照得耀亮，把眼光從自己的脚尖上移向遠處，這時，可以不再僅僅注視着自己的命運，將是看到大家共同的命運，而有所鼓舞吧！

八月十三日

## 昆蟲小記

彼得

蒼蠅

寓言說：蒼蠅坐在車輪的軸心上，嗡嗡大叫道：「車輪的前進，全是我的力量。」

自然，這不過是蒼蠅的說謊，可是驟然聽來，却也覺得牠真的「力大如牛」似的，因為牠的確坐在車軸上。



## 萬象閑話



「晉書」裏說：苻堅閉戶草詔，不使人知，一蠅飛繞筆端，少頃化爲黑衣童子，終於將秘密洩漏於外。由此可知蒼蠅原是知識分子，其中自然歸有不少偉大的「嗡嗡文學家」。

而且這些「文學家」好像也「嗡嗡」過了一陣，說道：「人類思想文化的進步，全是我的力量。」

這一回，雖然還是「老調子」，還是「自我宣傳」，却「偉大」得多了：因爲有功於人類。那末，凡是人，爲了感恩起見，大概總要向牠們脫帽立正的，并且還要趕緊停止無知小民的「滅蠅運動」，以敦睦「類」交才是。

但是，蒼蠅對於人類其實別有可怕的戰蹟在。牠原是死神的僕隸，病菌的幫兇，殘害受類健康的鬼俚。人一拜見了牠的尊顏，就會受到「死」的恫嚇，「病」的糾纏。小小的蒼蠅竟成爲人類的大敵，牠是應當驕傲的。然而牠反而掩飾了自己的「英勇」的戰蹟，偏偏要自詡於人類有功。莫非以爲害人殺人乃是一種不大漂亮不大名譽的事業耶？抑或是想實驗一下「心的征服」，企望消除人類的怨恨？

嘗聽內「翁翁」之聲宣鬧於人間，實在討

厭之至——我以是想起了捕蠅機。

## 一一 蜜蜂

蜜蜂在昆蟲世界裏好像是一個兇狠的小流氓，動不動就會「揮拳相向」：總使人不大敢和牠親近。「黃蜂尾上針」，不是早就爲我們所戒慎恐懼的嗎？

其實，蜜蜂并不如何兇狠可怕，只不過性子暴躁了一點吧了。梅德林克在「蜜蜂的發怒」一文中，就提到：即使是最貧困的蜜蜂，倘若先用花蜜去孝敬牠們已經餓癟了的肚子，牠們會因此失掉了發怒的勇氣。

蜜蜂的性子不甚馴伏，這倒是真的。慎莫去惹怒牠！否則，牠決不會恕免牠的仇敵！然而，蜜蜂的一刺，却會失掉自己的生命。所以，當牠給仇人以「最後一擊」的時候，牠自己的末日也到了。

正如梅德林克所說那樣：「對於某種人，牠有不可克制的憎惡。」雖然這樣因一怒而丟了自己的生命，究竟有憎有恨，比之於終日打拱作揖的叩頭蟲，小小的蜜蜂，不失是一位可敬的小生物！

八月五日



散 文 之 輯

# 獻祭

外一章

施濟美

楊柳青青，東風催開了早春的花朵，却又為淒淒的風雨所侵蝕了。

我和妹妹到公墓去，在一方新豎的石碑前面，奉獻了一束友愛的鮮花以後，濟英忍不住淒然地下了淚。

一抔黃土，這兒就是寶藍永眠的地下；她生前是個愛熱鬧的孩子，在這淒冷的墓園裏，她的幽靈不會感到寂寞無依嗎？

我想起了她的聲容笑貌，這麼聰明，這麼美，偏又這麼年青而早死！是造物物的無慈？是運命的惡譎？萬物無言，只有絲絲的雨在飄拂。看坟人的女兒

在雨中施施而來，送過一臉無邪的甜笑：

「兩位小姐，早！」

「你早，杏枝姑娘。」我們答。

「二小姐，您又傷心了；」她端詳着妹妹的臉：

「您看見嗎？梁小姐坟上的小黃花，是我供的……」

濟英愀然地說：

「難為你，杏枝姑娘，你的心眼兒真好。寶藍在地下會感激你的。」

杏枝似乎有點羞怯的樣子：

「二小姐這麼一說，倒教我不好意思了。梁小姐有您兩位這樣的好朋友，家裏疼她，親戚們又愛她，坟前就不會斷過香花，我這點子算得了什麼——」

「可是你的心值得感激。」我打斷了她的話。

「我常常癡想：這麼一位好小姐，有才有貌，德性又好，年紀青青的怎麼就死了？」兩手撫弄辮梢，低聲地：「真是太——太可惜了，誰都不能不心疼，

——忽然抬起了頭，將辮子拋到腦後，手指着另一座坟墓：「不過，這位姓錢的小姐，更要可憐，聽說

是個孤女，十八歲時死在一個遠房親眷家裏，生前就

沒人管，死後更沒人照顧……」

她似乎說不下去了，唏噓着。我朝那邊一看，墓

前一片荒蕪，萋萋的芳草似在訴愁說苦，不過打掃得還很清潔，一束不知名的淡黃色小花，在輕風裏微顫，那一定是杏枝的贈與。我忽然覺得一陣心酸，似乎有一種什麼情緒在感動我。

『還有，門口的一座坟前，已經快十年沒人來獻花了；那是一位無兒無女的邱老先生，原是城裏中學的教員，起初還有學生來走走，往後，學生都長大，到別的城市去了，後來的學生，又不認識他老人家，所以坟前就淒涼了；這還是我爸說給我聽的哪！』杏枝一連串地說完這些話，然後，低下頭，頻頻地拭着淚水。

我不說話，面對着這位好心腸的姑娘，我似乎看見了一顆溫厚赤摯的心在那兒跳動。我悵然，如有所得，又如有所失。

雨下大了，我們徘徊良久，才依依向公墓告別。臨行時濟英將獻給寶藍的一束鮮花，分作三份，把那多餘的兩份虔誠地獻給了那兩位不相識的死者。

## 風沙

你不相信江南的春天也會刮着風沙嗎？可是，確曾有過這麼一天，我永遠不會忘記。

陽光那麼慘淡，灰白的雲，狂風捲着飛沙……叫人疑心到了外蒙古，當然，也許在外蒙古的人看起來，這樣的風沙是微小的，但是在溫柔的江南，這是罕見的啊！

這種天氣，如果可能不出去，最好還是坐在家裏；我却出去了，選擇這個日子訪友，多數是不空跑的；我有我的原因。

我決定去訪以玲——她住的地方離開我最遠。

『你來了？』玲看見我，似乎有些喜出望外地高興。我連忙說：

『想不到吧？尤其在這樣的天氣。你歡迎不？』

『當然是不歡迎了。』她笑笑。

『知道你不歡迎，所以才趕了來。』我笑着在一張靠窗的椅子上坐下；她遞給我一杯水，輕輕地說：

『談正經，你來得正好，我就要走了。』

散 文 之 輯





散 文 之 輯

「走！到那兒？」我禁不住一怔，這才瞧見靠沙發的地方，正放有一隻箱子，沒有蓋上：「那天動身呢？」

「後天。」她側過臉，舉手去翻壁上的日曆。

「這麼快？一切都就緒了嗎？」我注視着窗外，窗外正吹起一陣風沙：「風雨無阻嗎？」

她點點頭。

「問了大半天，究竟到那兒？你還沒有告訴我。」

「很遠很遠的地方。」她答。

「很遠很遠的地方。」我重複着。

暫時是一片沉靜，外面的風沙似乎更大了。

「爲什麼都不通知人一聲？我今天不來，你什麼時候告訴我？佩荷知道嗎？」我這樣地埋怨她。

「一個人都沒有通知，」搖搖頭，然後瞧了瞧窗

外：「昨天才決定的；今天這麼大的風沙，我要是告訴了你們，大家趕了來，叫我多抱歉——不過，你也來了。」

我笑起來，反駁她：

「你去得那麼遠，萬水千山，還要受盡風塵之苦；我們就這樣無能嗎？這一點點兒風沙都受不起？」

「不是這麼講……」雖然笑着分辯，但也無詞以對了。

又是一陣子沉默。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她哼着，然後又笑了：「這個不好，太傷感啦！」

「但滋味確有點異樣哩！」我說。她微點着頭：「還是換一個，蘇聯的名歌，索洛維郁夫。歌陀

伊的「在大海上」好不好？」於是她輕輕地哼着——

……  
讓我們提高嗓子來唱歌吧！朋友們，

在這般的黃昏禁不住不唱，

朋友們，讓我們來歌頌我們的朋友，海洋，

我們就見不到家鄉——

她又默然了，走過去，整理那隻箱子；我側過臉，向着她：

「這個可又有些文不對題。」

「將「海洋」改成「風沙」，可以嗎？」轉過身體，面對着窗外：「文不對題不要緊，只要心緒一樣就得。」

我沒有回答，只是靜靜地，靜靜地……！

「爲什麼不說話呢？」她問。

「說——」我像是從夢中被喚醒：「想起來了，我怎麼爲你送行？」

「似乎是去年夏天你已經爲我送別過了。」她笑着。

「可是，該留一點點兒紀念。」我堅持地；她也相當固執：

「值得紀念的已經很多了，我們的談話，通訊，四年來的同窗之誼……」

「我說的是臨別紀念，」站起來，將背對着地：「爲什麼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言重了。」她笑起來；我也笑了，忽然，想起了什麼，回過頭，指着我圍巾的一條圍巾對她說：

「這個——記得有一次我們一同看戲，我圍着它，你誇獎過，並且說要去照樣買一條，但是再也買不到了。現在，送給你吧！嫌太舊嗎？我還沒用過幾次

……！

「君子不奪人之所愛。」她搖搖頭。

「這個你不用管，就作一次小人吧！」我拏下那條圍巾，放在桌上：「假使你不嫌我用過，就收下。原諒我連帶回去洗一洗或是熨一熨都懶得了，也許時間不允許我這樣做；可話又說回來，舊的就是舊的，又何必洗呀熨呀地冒充新的呢？」

「你真會說話，我只有謝謝，別的，說不出來了……！」

「說什麼？告訴你這不是禮物，是紀念。」

我們又都沉寂了，窗外的風沙，愈過愈大，誰說江南溫柔呢？江南今年沒有春天……！

告訴你，你也不相信江南的春天也會刮着風沙罷？可是，確曾有過這麼一天，我永遠不會忘記。

散 文 之 輯





輯之文散

# 鄉愁小記

范泉

## 母親

多時不見的母親突然從鄉下出來了。她爲聖念兒子而長途跋涉着，她從顛簸的卡車裏，她從擠軋得喘不過氣來的輪船裏，帶着疲憊的身體和流淌的汗滴，來到她兒子的寓所。

但是母親一旦看見了自己的兒子，便充滿了健康的感情，在母親的臉上，堆壓着一陣陣幸福的微笑。

而一旦瞥見母親以後的兒子呢，却陡地驚駭了起來：母親的頭髮不是更白了麼？

是辛苦？是勞碌？是兒子使她失望？是生活折磨了她？

我終於跌入愁慮的深淵裏了。……

## 故鄉的消息

我渴念着能够得到故鄉的好消息。

即使是落葉的聲音，即使是野花的開放，在我的耳朵和鼻子裏，也會產生這樣的錯覺：這是美妙的音樂和高貴的香料。我把故鄉的一粒塵埃看做明幌的金砂，我把故鄉的一株梧桐看做神奇的佛樹。

可是一次又一次，故鄉帶來了不好的消息。

自私，殘害，諂媚，到處是陷阱，是醜惡的活劇。……

故鄉沒有了月亮，自然更不會有陽光。

然而這是我的故鄉——這是我的故鄉。

我依舊渴念着能够得到故鄉的好消息。

## 「胡不歸」

我懼怕我自己回到自己的故鄉，因爲我懼怕我自己會被故鄉的濁流沾涉。

但是我記起了故鄉的田塍。那是大雨初晴江水氾濫的日子：我赤着腳，在田塍上走路，我在一灣污水的淺溝裏，看見一條潔白的鯉魚，它游泳着，用鰭膀撲擊着，但是潔白的魚鱗還是潔白的顏色，污水在魚

鱗的邊際擦過了，流過了。

魚兒在淺溝裏尋找着它的歸途。

最後，經過勇敢的一躍，便又回到氾濫着黃泥的小河裏了。它歡快地撲擊着水，魚鱗的白色陽光裏刺痛了我的眼。

我想……

世界到處有濁水——不單祇是故鄉的混濁。而潔白的顏色在混濁裏也會顯出它的潔白。

我想……

胡不歸？

七·十四

# 海上

## 夷 彌

曾經有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跟着我的那個在海上做買賣的堂房伯父在黃海上旅行了半個月。當動身的前夜，我們宿在一個近海的小鎮上，整整一個夜晚我沒有閉一閉眼睛，一切關於海的魅麗的印象與知識猛烈地在我腦子裏打滾，好幾次我乘伯父睡熟的機會，獨自跑上鎮梢的土丘，向遠處覓望着海；但那是一個沒有月亮的陰晦的晚上，四面漆一樣濃黑，什麼都看不見，只聽見風輕聲地呼嘯着，有兩三點燈火像鬼眼

眼似的在無邊無際的黑暗裏閃亮。……那是不是海呢？我不知道。

終於等到了破曉，船老大來領我們下海了。這時候，太陽還沒有升起，天是出奇地冷冽，我不住地打着寒戰；只記得自己是走在一條漫長的堤岸上。突然，遠處泛起了一陣紅光，一顆渾圓的，像鮮豔的紅寶石似的太陽在對直的邊際上冒了出來。一陣瘋狂似的驚喜攫住了我的全身，眼前竟就是那一望無際的，夢想着的大海。我禁不住叫出聲來：

『你們看，這就是海啊！……：……：大海！』

船老大和伯父都詫異地向我望着，我覺得很奇怪，爲什麼他們在這樣偉大的景象下會沒一絲感覺；但我也沒有往下想，只管自己貪婪地矚望着海，海水是黃黃的，和青色的天連接着。接縫處懸掛着初升的太陽。海水翻滾着，把太陽的光彩弄繃了，那就像一千

輯 之 文 叢





輯之文散

個一萬個健康的孩子的臉，嘻笑着向我們奔來。……

我們的船和海比起來是出奇地渺小。那是一條帆船，頭尾翹得很高，中間是艙，鋪着躺臥用的乾草。

那時候恰是落潮，船擱淺在沙裏。我們就脫了鞋襪，赤着脚走在柔軟而陰涼的沙上。

緊接着我們的，是一大羣背着筐籠的孩子們來到了海上。他們是海上的獵人，正緊張地尋覓着那來不及跟海水退去的蚌壳，小蟹，海蝦，沙參，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五顏六色的，呼吸在海水裏的生物！……

我又像做夢一樣地喊了起來：

「這是海啊！……大海！」

傍晚，當太陽在海天之際的窟窿裏隱沒之後，海上還泛着一陣暗紅的霞光；海水像厭恨似的翻騰了一回，紅光便逐漸地消退了，天地變得很暗；然而，在東方却升起了月亮，海裏又安靜下來。那境界，就像

喧嘩着的千軍萬馬突然肅靜地迎接皇后或者公主的出現一樣。……

這時候，海是靜的。月亮像夢幻似的把海天抹上一層暗色的銀光。海風吹拍着纜索，奏出像金屬似的震眩的音樂。船尾上，一個少年夥計哼着快樂的曲子。……

我默默地躺在船板上，讓月光冷冷地撫摸着我的全身。我也想唱一首歌，但又想不起那一首歌能够比得上眼前的境界。我只得老像做夢似的哼着：

「這是海啊！……大海！」

但等船開行以後，那關於海的美麗的感覺便逐漸在我腦子裏沖淡了。代替它的是一種痛苦與恐怖的感覺。首先，就是聳得像一座小山那樣高的海浪。……

浪來的時候，天地都昏暗了，那聲音，就像是一大羣妖魔鬼怪的號哭。而我們的船又是那樣的弱小無依，只讓海浪任意地播弄着。一艙的人都啞了。我半躺在船底，有時候覺得頭抬高了，就像站直了似的；有時候就可怕地倒掛了。天上的雲彩也猛烈地旋轉着，一回畢直地朝頭上壓下來，一回又像飛箭似的射上高遠的空間。……每一次，都有一股多餘的海水潑進艙來，像暴雨似的淋濕我們的身體。



這中間，我的腦袋開始難受地暈眩，像在身上壓着一大塊沉重的鉛，五臟六腑都不舒服地收縮了。那些來不及消化掉的食物，猛烈地在我胃管裏翻滾，只想吐個一乾二淨，可又仰不起身子來。但我還能夠打劫，那個同船的莊稼漢竟痛苦地號哭了起來。

「我沒得命了啊！……救救我啊！……我家裏還有一大把老婆兒女；她們，……她們在望着我啊！……」

在風暴裏，船老大的本領便顯出來了。我們的老大是一個矮小精悍的老漢，他光着身子，像一尊銅像似的坐在尾梢上。海水猛烈地擊打着他，差不多還不讓他拭去臉上的第一把海水，第二股浪又緊接着兜頭兜腦地撲了上來。他憤怒地旋了一下腦袋，海水便像瀑布似的沾着他的胸脯奔流下來。……他咬着牙齒緊緊地控着帆篷。那就像一個古老的，在傳說裏的英雄，奮力地和海浪戰鬥着，還不時向衝上來的浪頭作憤怒的吶喊：

「嗨，……啊！鬼兒子啊；……」

這樣的掙扎與戰鬥一直要繼續到退潮，船在沙灘裏拋錨的時候，這時候，我們才能够安靜地舒過氣來，但又給那粘濕的海水苦惱着，沒有一個人的身上不

濕透了的，乾的地方又像針一樣的刺人，我好奇地把手放在舌頭上吮吮，那竟是苦澀的鹽。然而在海上沒有水可以洗澡，一條船上只有兩桶淡水，還是從四五十里路以外的河裏挑來的，只許吃不許用；這是海上用法的法律。……

……其次，那就是海匪的威脅了。這時候我才意識到爲什麼伯父老不高興的原因。據船裏的夥計說，海匪是有組織的隊伍，海匪的船又特別快捷，它一看上你，你就不要想逃得掉。而且那些海上的霸王們大都生性殘酷，殺一個人連眼泡皮都不會翻一翻。……

當沒有月亮的夜晚，海裏一片漆黃，聽着風與海浪像鬼哭似的呼嘯，又想像着那些海霸王的突如其來，心臟就緊緊地收縮起來了。隨便怎樣都想起那些海上的落日呀！那夢幻似的月亮呀，那快樂的歌聲呀，……連睡着了都會做惡夢。……

輯之文叢





散 文 之 輯

海裏也是貧窮的。我們拜訪過沿海的村落，這些村落建築在一堆比較高聳的岩石上，四面圍着石牆，就像遠古的砦堡一樣。當我們一些城裏客人出現在他們村落附近的時候，那些居民們便楞起那晒得像焦木頭似的臉，吃驚地瞪視着我們。他們都穿着短小的，打滿補釘的衣裳；只有新嫁娘才有一條新花布的褲子。他們的職業是打魚或者晒鹽，都是靠大海吃飯的朋友。

他們開始友愛地圍住了我們。這些人裏有幾十年沒有嚐過糖的，他們像做夢似的幻想着甜蜜的糖，有一個瘦瘦的中年漢子向我們伸出一隻手臂來，又抓起伯父的手臂比一比；然後才正經地說：

『你們看，我們的皮色就兩個樣子。……你們是吃過糖的，我們是一年四季的鹽，鹽，……皮色也像鹽一樣枯了。……』

接着一個衰老得像蠶蝦一樣的婦人望着我們說：『你們遊過大碼頭，該吃過不少洋糖罷！你們先生倒仔細說說看，究竟……究竟洋糖是什麼味兒？……』

我伯父特為感動地拿出一包給海水打濕了的白糖來，允許他們每一個人醜一指頭，那些樸質的居民們便嘗試起來了。他們的臉上顯露出滿足的笑容，拚命地吮着指頭。連附近兩三里路的人都趕了來，輪不到的人把那張包糖的紙都吞在肚裏……

晚上，升起了火，我們吸着土煙，坐在低矮的，像原始人居住的茅屋裏，靜靜地聽他們敘述着海上的故事。外面就是廣漠的海洋，海風捲着巨浪在黑暗的空間呼嘯。我們就像沉落在古老的，像傳奇一樣的夢境裏……

一個闊肩膀的，粗眉大眼的中年漢子開始敘述他自己的經歷，他是說的土話，有許多我聽不懂，但大意是清楚的。我把它記在下面：

有一次，他給幾個做販賣生意的老闆僱去撐舵，第二天就落在海霸王的手裏。幾個老闆都給他們殺了，最後輪到他自己，他看見明幌幌的尖刀在自己的腦袋上掄起來。這時候，他絕望地叫了起來：『好漢

啊！我跟你們無冤無仇，大家都靠大海吃口苦飯的……『那個大王竟軟了心，頓時釋放了他，給他大塊的肉吃，還想拉他入夥，他推說自己心裏是願意的，只是爲了放不下家人，後來就放他上岸了。……他的結論是：海霸王雖然殺性兇惡，但也有點義氣。』

接着是一個專等人僱用去打黃花魚的夥計敘述他的經歷，他肯定地說，海上有精怪。他說，有一次他們在深海裏打魚，海上起了一陣鬼風，天地都昏暗了，遠處的海面上冒起了一個巨大的精怪。它遍體烏黑，兩隻眼睛比水桶還大，閃着青綠可怕的亮光。這時候，他們全體都不自主地朝它跪下來，默默地祈禱着自己的平安。那精怪猶豫了，好像還看見它失望地搖了搖頭，突然隱沒在海浪裏。這時候，海水跳得比山還高，總有一頓飯工夫不肯平息。……

到這裏，我禁不住叫了起來：

「那恐怕是鯨魚啊！你們有沒有看見它背脊冒的水龍？」

那漢子望了我一眼，不相信搖搖頭，顯出感傷的神氣說：

「什麼精魚？……你們不信，深海裏是有精怪的。……啊，那一次要不朝它跪拜，早就沒得命了！」

還會坐在這裏擦卵？……你們不信，我們打魚的人苦啦！……』

在歸途上，我的心變得焦灼，只想早一點到岸上，我已經倦了那海上的生活，連那個風浪滔天的，有着海霸王和精怪的大海。……

一九四三年五月

### 麝塵錄

鄭逸梅

予頗留意於昔賢藝植諸書，有藏以爲己者，有曾一度寓目者，有聞其名而從未一見者，頃悉瑞安湫濤齋主人有藝菊瑣言，及月季花譜，主人陳姓，不詳其名，其哲嗣繩夫，彬彬績學士也，瑣言與花譜，頗思一讀，奈無從覓得何？

藝文之輯





# 大馬戲團

沈毓剛

有人說，世界是一座大戲台，然而，馬戲團中也有一個小世界。場子雖小，花樣俱全。搭起蓬帳，自有一個天地。狼豺虎豹，獅象猴蛇，長人矮漢，美女醜婦，碧眼黑炭，南人北人無不備有盡有。而在這樣一個炒什錦似的團體中，種族的偏見是不存在的，人們以容忍為美德，因為生活無法強同。闖江湖，走碼頭，各人以自己的本領換飯吃。不過，賣把式的規矩，江湖上也有殘酷的法律：「馬戲一定要演下去。」雖說僅有一條，却是至直無上。

馬戲團是一個學校，演員在天南地北的流浪中學習，從一本活書中，吸取風土人情，歷史地理的知識。美國的大馬戲團，在一季中，少說也得走個十州八州的。並且還常常要到外國去。不過，現在仍有人賤視馬戲演員，非但謚之為馬戲戲子，簡直和強盜土匪相提並論。有許多當代馬戲明星，都是從家裏逃出來參加馬戲團的，上天賦給他們一顆浪漫的靈魂。

例如梅斐兒斯塔克 (Mabel Stark) 脫下了護士衣，穿上馬戲裝的時候，竟為她的族中人登報驅逐。然而，她並不因此氣餒。現在她是世界上唯一無二的女性訓虎家。只是她身上的傷疤已經超過了虎身上的斑紋，因為她所穿的雖是皮衣，却並不足以抵禦「大貓」的利爪，尤其是在牠疏忽或發怒的時候。

正如現代所有的動物訓練家一樣，梅斐兒在訓練她的「大貓」時，採取親善和忍耐的態度。她具有勇敢和機智二重特性。然而，她知道天下沒有一種所謂馴服了的野獸；號稱萬物之靈的人



大馬戲團鳥瞰

類，尚表現出蠻性的遺留，動物的野性又豈能輕易除去？你能够訓練牠們，然而你永遠不能確信牠們已經被降服；你能够訓練一隻老虎以一種運動家的風度和人角力，可是，你必須記住，在任何一秒鐘內，牠都可能忘記了這種風度，而恢復牠在森林中的野性。

這裏，我們可以順便提一提數世紀來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獅子與老虎究竟誰是百獸之王？馬戲團中人是擁戴老虎的，至少以力氣來說，老虎勝過獅子。

老虎以兩隻前爪搏鬥，而獅子僅能以一隻前爪搏鬥，留另一隻來平衡身體。老虎的前爪有時不幸為獅鬣所纏，以致敗陣。馬戲團中的野獸訓練家，幾乎是和老虎生活在一起，所以比較瞭解牠們的生活和性情。至於非州的獵獅

家，自然反對這種論調，但非洲壓根兒就沒有老虎。而打過獅子和老虎的獵人，却和馬戲團中人有同感。

馬戲團是一所流動的動物學學院，這裏面豢養着六大州上的野獸。看獸人以最大的關切照顧牠們。著名學府中的動物學專家，也不禁要驚歎馬戲團中動物生活的優越，雖然牠們不斷從這一個城遷移到另一個城。各地氣候的差異，常使看獸人感到棘手，他們往往在一隻病獸的籠前徘徊數小時不去，由此可見牠們對於動物愛護之深，馬戲團在遷移的路上，是不大有動物死掉的。

馬戲團的天幕之下，聚集着無數的飛禽走獸——從孟加拉，蘇門答臘和西伯利亞捕來的老虎；非洲叢林中的雄獅和猛豹；阿比西尼亞平原上高大，沉默的長頸鹿；印度的大羚羊，南非的黑羚羊，北非的野羚羊。在同一個馬戲團中，有俄羅斯的褐色熊，阿拉斯加的大黑熊和格林蘭的北極熊。一個有經驗的看獸人，從面部表情的差異上，分別出各個野獸。

馬戲團中的動物自然不僅這些。還有南非的河馬，婆羅洲的猩猩；驕小的恆河猴，秘魯山中的駱馬；美洲豹；墨西哥的鸚鵡；加里福尼亞州的海獅；南極的海象；聰明友善的大象和印度犀；較常見的非洲犀，鬣狗，單峯駝，斑馬和水牛，以及澳大利亞的袋鼠

等。

印度犀雖然一直在發怒，而且樣子極醜，却是馬戲團中一種極貴重的野獸，每隻約值一萬美金。犀，象和水牛都能擊敗老虎，至少也能挫抑牠們的銳氣。

馬戲團中的駱駝有的是從阿拉伯來的，有的是俘獲期中生產的。而非洲的斑馬却和人鬧着玩笑，人們不能確定牠們身體的顏色到底是白底黑斑，還是黑底白斑。看守人稱呼牠們做罪犯。

至於馬戲團中的象，幾乎毫無例外地全部來自印度。非洲象雖然較大，可是也難對付得多，除了做展覽用以外，不合馬戲團的需要。印度象是天生的演員，牠們挺喜歡在大演出中玩一點小把戲。牠們敏於學習，只要一了解人們的意思，就能够做得不差分毫。而且牠們的性情異常良善。

象的鼻子是許多塊肌肉構成的，法國博物學家古衛爾（Cuvier）曾經數過，但到了二萬，他就廢然而止，因為他還沒數完半個鼻子。在人的想像中，象拖了一個那樣長那樣大的鼻子，實在笨重累贅，但，事實上，它却是一個靈活異常的器官，有許多象可以用鼻子打結。說來怕你不會相信。而這些龐然大物，在睡眠的時候，鼻孔概行封鎖，以防昆蟲及老鼠侵入。一羣象從來不在同一個時候睡覺，即使在馬戲團

中，牠們似乎仍保持着森林中的警覺性，留幾隻「衛象」放哨，以防萬一。象和人類一樣，對於不可知的事物懷着一種畏懼。在暴風雨中，象往往被牽引到露天中，因為馬戲團的帳篷，在風吹雨打中，飄搖不已，有點像幽靈的樣子，對於象富有可怕の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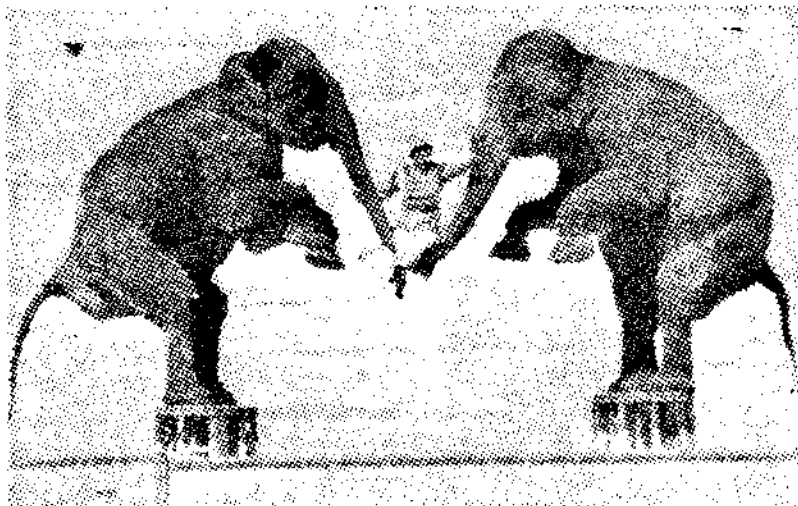
象的記憶力雖然不壞，但若是說牠們從不忘記，也非事實。其次象的壽命也不如人們所傳說的那樣長。象的年齡和人類相仿。只有少數活過一世紀。

馬戲團中多數的

象戲一景

象都不是在俘囚期內生的，牠們多是直接從印度或德國海京伯動物園運來的。海京伯動物園專門訓練各地動物適應溫帶水土，及學習一些馬戲團中的小玩藝。象的懷胎期為九月到二十一月。

至於長頸鹿是以一種套索捕來的，許多非洲產的長頸鹿，







虎戲一景

的以外，都是直接從叢林中捕捉來的。先是掘好陷穿，覆以樹枝樹葉，然後以山羊爲餌，誘之來中埋伏。近年來還有一種以瓦斯槍彈獵獸的方法，據說在二百尺射程內，獅子老虎無不聞（嗅的意思）彈倒地。昏然睡去，醒來已是籠中囚了。

馬戲團從四面八方運來各種動物，目的並非僅供陣列展覽。多數的動物在受着教育，許多動物在自然的天地中是各不相容的，但在馬戲團的「教室」中

頸上常有二寸長的鬣毛脫落，這就是套索留下的成績。俘囚中產的長頸鹿也有，但體質都極纖弱。長頸鹿價值極昂，每頭約值一萬到一萬二千美金。

牠們學習着容忍。有一位年輕的訓獸家，在一隻鐵欄中紹介三十二隻獅，虎，豹，蔚爲奇觀。多數的訓獸家喜歡訓練森林中捉來的動物，馬戲團中生的動物，多被寵壞了，不堪造就；而且牠們翻起臉，發起野來，也是一樣的兇狠。

馬戲團中的動物佔一種便宜，就是訓練的人都無意傷害或殺害牠們。訓獸人手中的手槍都是空彈的。如果籠中的動物一再蓄意傷害訓獸人的話，牠們就被貶謫到動物園中去陳列。多數的訓獸家認爲除非受到驚恐或感到惶惑，訓練中的老虎是很少撲擊人的。訓練時，如有意外，他們自行負責。這或許就是所謂江湖上硬漢的硬氣吧？

大馬戲團中的老虎，除了在鐵欄中生了的，除在馬戲團的鐵籠中開始訓練獅子老虎的時候，訓獸家的手中只拿着一根小鞭子和一把平常的椅子。這和從前以武力鎮壓動物屈服的方法截然不同。訓獸家要野獸了解他們的意思，而不是怕他們。

狂吼怒嘯的獅子，老虎，正如吠叫的狗，是最少危險的；倒是那些緩步慢行，陰沉，靜默的老虎暗藏着殺機。

馬戲團中除了動物以外，自然還有演員的表演，最驚心動魄，引人入勝的要算空中飛躍了。飛躍明星在空中盪秋千，翻斛力，並有接力表演，圖中的女演

FREAKS



○活吞白鼠

○吃火博士

○橡皮頸人

員剛放掉一個男演員，準備着接住躍過來的另一個男演員；而第一個男演員却飛躍過去，接第二個男演員纜放手的秋千。這種表演真是緊張萬分，各人的動作必須合拍，稍有差錯可不是玩的；雖說是賣錢的玩藝兒，却也是賣命。

其次，馬戲

團中少不了奇人怪物，小人，巨人，生鬚鬚的女人，野人，無臂人，三脚人，胖女人，人骨骼，

吞劍的，吃火的，以及活吞老鼠的，無不俱全。矮子是發育不全的人，小人是所謂侏儒，周身發育完全，有一個小人身長只有三十寸，體重二十五磅，而他父母的身長體重都正常，他有一個哥哥且是六尺之軀的堂堂男子。有位演員能一口活吞兩隻白老鼠，咳嗽一聲又把牠們吐出來。不過他嘴裏先含一口煙，把白老鼠悶過去，免得牠們咬他的食道，另有一位吃火博士，嘴裏滿含一口汽油，用火棒點着，噴出長達三十尺的火焰來。只是他的眼睫毛已經燒光，牙齒也都全變黑了。還有一位怪傑，頸部肌肉異常發達，一仰頸子差不多可以拉長到一尺，人家稱他叫橡皮頸人。

有人說馬戲團是現代文明中的一個不可思議的事物，而其最不可思議處就是永無休止的移動，攜帶着大批的演員及獸兵獸將，天幕篷帳，他們一直生活在流浪中。大馬戲團有牠自己的醫生，律師，偵探，理髮師，鐵匠，救火隊及郵政局等。

拜倫說：「幸福是孿生的」，而馬戲團的小丑該是最了解與人共樂了。多少成人和孩子被他們逗得發笑，我們的世界充滿了眼淚，快樂的天使是幸福的。只是命運對馬戲團演員並不讓步一分，籠中，馬上，空中飛躍的秋千架上，都有一隻隨時準備攫奪的黑手！賣藝本是賣命，馬戲團的篷帳上染着血和淚。



## 荒野

師陀



武陽鋼家裏從外面回來，爲着把局面弄的熱鬧，捕役竭力向她慫恿。他問她近來回娘家沒有，幾年來境况稱意不稱，然後慢慢將話引到顧二順「杆子」上去。一個當差的經過長期訓練，在這方面自然會學到各種本領，他一會無故的笑着用眼睛挑她，一會冷，一會熱。有時候他故意將談話題目放開，裝的像一隻決心去捉捕鴿子的狗，（那種強忍饑餓，眼睛從旁邊窺伺着，表示說牠不過是湊巧打這裏經過，根本沒有看見牠，於是突然撲上去的狗，）冷不防向她提出問題，使她無從躲閃支唔。只有兩點他時刻記在心上：第一他是作私人交往，說話比較隨便；第二，反過來，現在他正在所謂虎口中，他當然不敢十分放肆。從他的腔調以及神情上甚至能得到這種印象，比方他是在一片大水中，沒有把握的向前浮動着，試探着，他希望抓住一件東西，一塊木頭或一根樹枝，測度出水的深淺以及危險程度，以便他籌劃渡到陸地的時法。武陽鋼家裏對於捕役的慫恿毫無興緻，雖然單從臉上就能看出她是個生性和易的女人。他們其實也不能真正算作相好。在鄉下常常發生這種事，遇到偶然的機緣或孽緣，一個年輕女子往往失身於比較大膽的男人。其初她並不甘心情願——也許適逢在自然賦給她的不幸景况中，她期待着別人——可是從第一次錯誤之後，破了的砂罐破到底，她喪失維持自己獨立的力量，便只好常常容忍他了。武陽鋼家裏當初同捕役發生的也就是那種關係。他們中間當然經不得變動，等到丈夫從營盤上回來，她重回南莊，罪惡的細絲立刻被割斷，她卸去身負的義務，如同卸去一件累墜。再加上時間，消磨金石的時間，他們實際上已等於路人。現在她站在自己男人一邊，爲男人着想，一開頭她對捕役就分明懷着戒心。不過甯可得罪十個好人不得罪一個壞蛋，她得敷衍他。她進

來後便把煙盤拿出來，在裏間大床上給他點上煙燈。捕役原沒有煙癮，可是他謙讓的囔着，終於跟着她走進去，打橫在煙榻上倒下去了。經驗告訴他對着大煙燈進行任何事情都比在別處便利，即使他沒有達到目的，沒有從這個女人口中探聽出什麼，他仍舊不覺後悔，他至少遮掩了在自己心裏擾攘着的不安。叫作老胖的孩子很快的跑回來了，他沒有打來油，並且，「顧老二打武哥呢。」他氣咻咻的喘着說。

「你說謊，老胖。我看見你就沒有去……」武陽鋼家裏正想拿孩子痛罵，但是一轉臉，一輛小車推到院子裏來了。

武陽鋼死沈沈的躺在車子上，側着身子，像送去屠宰的豬。兩個白沙集的閑漢——一個在後邊推，一個在前頭拉，「卸貨，卸貨！」看見武陽鋼家裏，他們齊聲喧嚷。

武陽鋼家裏迎上去。

「他怎麼啦，老二打他？」

兩個閑漢停了車子，並嘲弄的對她說因爲一件好事顧二順才打他的，她最好晚上親自在枕頭上問他。「下來罷，好朋友，你到家裏啦。」他們對武陽鋼說，一面動手將他從車子上挾下來。

「他能走路嗎？他犯上了哪一位，他打他打成這個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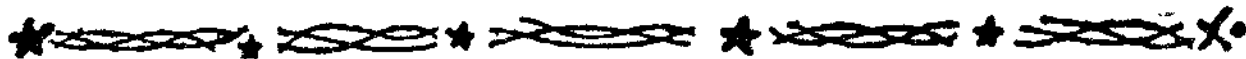
「你心疼啊，好嫂子？」其中比較年長的一個向她刁侃道：「幸虧沒有碰到你手底下；要不然，你打他打的更成這個樣子呢！你會把他拴到床腿上，打的比這還厲害。」

「你還說笑話！」

年輕的一個看見武陽鋼自己站不穩，軟弱的像要人用手捧着，忍不住在旁邊說道：「噢，你看他嬌的……」

「不要緊，將養兩天還是囫圇的。」年長的笑着說。「你留心扶住他，嫂子，」他又向武陽鋼家裏囑咐。「架住他的膀子——用手摟住他的腰……別給摔碎。」

把人交代到正主手上，於是不等給他們拿菸，兩個閑漢拖起車子，嬉戲的邪許着從院子裏奔出去——車子咯咯嗒嗒的響，在路上直跳起來。他們趕着回白沙集家裏吃飯。



「你給他殺一隻雞，補一補，明天再……」年輕的一個回過頭來大聲喊，可是沒有說完，前面拉車子的已經拖着他跑開。

武陽鋼家裏滿腹狐疑，攙着男人朝屋子裏去。他的臉色比平常更萎黃，深深皺着眉，樣子像要哭出來。「到底爲甚麼，他打你？你說呀？」無論怎樣——任她怎樣追問，怎樣抓住他的膀子搖——他都不肯吐出實情。其實他被打的並不十分重，即使沒有人送他，他自己也能回到家裏來。他的不能走路大部分是裝給別人看的。

當他們走進去的時侯，捕役離開煙榻。

「你這是怎麼啦，我的老天爺！你還認識嗎？」他迎着問，腔調中帶出說不盡的同情。

武陽鋼究竟是個混徒，不管他來的目的，捕役在白沙集辦不了他，他知道。他看見捕役並不驚慌，也許沒有力量表示驚慌；他楞了一楞，隨即含糊的應着，走過去在煙燈另一邊倒下，氣息奄奄的合上眼。

「顧二順，」武陽鋼家裏在旁邊答道：「顧老二打他。」

捕役驚愕了。武陽鋼家裏先前同閑漢們在院子裏的言語他早已聽見，可是他仍舊吃這麼大的驚，好像驟然聽見一個熟人遭了雷劈，他張着眼，全身似乎都爲這個消息發木。

「顧老二？他怎麼……」

「誰知道，你問他又不說！」她氣憤的說。接着她轉過去責備她男人，聲音稍微提高一點：「你也聞的皮癢，沒有事去碰他。顧老是甚麼好百姓？他跟莽狼一樣，你一個人够他打的？也不想自己去惹他！」

「你奶奶！……」武陽鋼低低罵着，做了個手勢。

捕役立刻搶上去——或是說跑上去了。看見他的巴結模樣，地方要是再寬敞一點，人們無疑的會見識到那種特別跑法：迅速的顛着小步，搖着手，腳放下去無聲息的，教人連想到吃過苦受過磨練的狡猾驢子，鞭子抽到身上，嫵雅的搖着尾巴，可是只見跑不見前進。他於是倒在煙燈另一面，捏住斗頭將煙槍順過去，送到武陽鋼嘴上，照準燈口，一陣嘶嘶聲，煙針不知幾時已經在他手上了。武陽鋼家裏正要

回罵，張開了嘴，可是她突然看見了蘇老頭——蘇老頭正從門口朝這邊張望着。他站着的神氣像一條老狗，膽怯的伸着頭，靜靜的瞅着，彷彿生怕驚動別人。他是聽說他兒子受傷才來的；他很不放心。只有這一個兒子，要是他被傷着要害那怎麼辦呢？

「你又來幹甚麼？」她惡聲惡氣的問。

老頭動了動，不安的縮了縮手。

「我來看看——他打的重嗎？」

「重嗎，重嗎，一開口你就重嗎——你恨不得他馬上死了的！重嗎！」

看見媳婦衝上來，老頭退縮着想申辯，可是他伸一伸頸子，終於又嚥下去。

「去！上白沙集挑大煙去！」她接着對他吩咐。

老頭滿口的答應却站着不動。

「挑多少啊？」他抬起頭來問。

「挑多少——沒有錢。」她抓住他的胳膊朝外推着：「沒有錢——走罷，這裏用不着你！」

老頭慢慢走了，低着頭。

「說起來是個男人，在外邊受悶氣，只會在家裏使威風。」她走進來自己咕嚕，聲音有點乾澀，但是風消雲散，她已經平靜下來了。「你好心好意問他，他給你個不理；要不是的一頓罵。不問又是不是。」

武陽鋼在吃大煙，沒有工夫理會。

「老姑娘，你去做飯罷，」捕役向她解勸說，眼睛並不離開煙燈。「他在外頭受了委屈，你讓他歇一會，過足癮——你看晌午早過頭了，我生平頭一遭到你們家裏，你還教我空着肚子呢。」

「哎喲，你看我！」她隔着窗戶朝外一看日影，笑道，「你吃甚麼飯哪？我們可沒有好的。」

「隨便；你別張忙。」

武陽鋼家裏出去後，屋子裏驟然靜下來，只聽見吸大煙的嘶嘶聲。鳩憂傷的在遠處樹上叫着。一隻公鷄拍着翅膀在院裏大聲鳴唱，鄰人家的也以同樣的聲調相答。但是這些聲音同煙燈旁邊的兩個人都無

關係，至少跟捕役沒有。說實話他真怕這兩口子吵起來——假使吵起來他就糟了；他早就等着的機會終於來了，而且出乎意外的教人滿意，只要看看他捏着煙斗的手——還有那一隻，拿煙釵的那一隻——怎樣動彈着，就知道他興奮的程度。「這打的多麼好啊！」他心裏笑着說，一邊的臉動了動。

「老武伙計，」當他放下煙槍用釵子去挑煙膏預備從新打煙泡的時候，他說，同時朝對面瞥了一眼。武陽鋼在對面枕頭上閉着眼睛，好像已經睡過去，但是他聽得見的。他正想着他被顧二順鞭打的恥辱，或是說這種恥辱正在他心裏醞釀，他將來要怎樣報仇。

捕役也知道他的心思，雖然他不明白顧二順爲甚麼打他。

「老武伙計，」他打着煙泡，用一種誠懇聲音說，這種聲音是想像不到的動人的。「我來的真不湊巧，伙計——剛才我跟我們的姑娘講過，我是爲了一件事來看你，可是湊巧碰上你不痛快的時候。」

武陽鋼移動着被壓麻木的肩膀，輕輕呻吟了一聲。

「你身上疼嗎？」

「嗯，」武陽鋼應着，隨即又平靜了。

「我很後悔——要是知道你今天有這一擋子事我不來了。」他接着說。「我昨天晚上得到一個信，上面立了賞號，要拿老二。（說到這裏他頓了頓，偵察的向武陽鋼看了一眼。）拿着的——不管死的活的——就做後備隊的副領官，另外還有一千塊錢的獎額。」

靜了一會。捕役裝上煙斗送過去。

「那你來幹甚麼？」武陽鋼終於睜開眼睛，並不馬上吸煙。

「就是爲了這件事啊，好伙計。我的脚都磨破了——我是走來的……你們這邊的路……可是，碰着這種事你怎麼辦？我得透個信，我對自己說，不管怎樣我都得跑一往——老二不認識我，他的手下人也不認識我馮冠英，老武可是我的朋友……」

「那你頂好滾蛋！」武陽鋼打斷他，生氣的背轉臉去。

捕役笑了，可是立刻又收斂去。

「話不是這般說，老武。他一趟在氣頭上辱沒了你，交情可總是交情，別因小事害了大事。」

「你自己去跟他說。」

「我的老天爺！我是求你啊——他不認識我，我冒冒失失跑去，他就不疑心我？」

「頂好教他槍斃你。你們這些混蛋，吃衙門的，現在又向別人討好！」

「你這是生的哪兒的氣呀？我是爲了才來的，你倒反而罵我。」捕役忽然放低了聲音說：「一個

副領官，老武，你想想這個賞號！」

「一個副領官怎麼樣？」武陽鋼忽然驚異的轉過來問。

捕役向他笑着。

「你先吸煙罷。」

捕役終於對武陽鋼解釋明白這件事，他引誘他，讓他自動投在網裏。可是即使沒有種種賞號他——武陽鋼也要幹的；誰能阻止他？誰又有權利阻止他？錢成堆的弄到那兩個「鄉下佬」手中，他們自己不會用，拿去又糊里糊塗送給別人，而他——他哪一點抵不過他們？他被他們使喚，受他們命令，常常窮到拿不出一個銅版。那麼他爲甚麼不幹？他爲甚麼不將顧二順除去，自己占了他的位置？他多麼想喝他的血呀！

武陽鋼一個月後在大河裏向顧二順放了黑槍，不過這是後話。捕役吃過飯立刻動身回城裏去了，第二天一早他去見靖街虎，他極靈俐的打了扞，然後，他說只要不逼的太緊，給他相當時間，他辦顧二順這件案子大概不成問題。他請靖街虎將來提拔提拔。靖街虎一口答應將來保舉他作副領官。只要辦成了事，他自己得到實際的名譽和利益，「至於地位。」他常常說，「你把誰放到神龕裏都是神靈。」況且捕役做了官又有什麼關係？在他前面捕役總是捕役，任憑他爬的再高，他總跳不出他的掌心。

按：上期本稿第「五」章實爲第「六」之誤。

# 米凱朗琪羅

余榮

這個藝術峯頂上巍巍的名字，永遠使人崇拜。有人說米凱朗琪羅 MICHELANGELO BUONAROTTI 之於藝術，其偉大性遠過於拍拉圖之於哲學，拿破崙之於歷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是藝術史上，一個最不可企及的彫刻家，畫家，兼詩人，建築師，工程師。

米凱朗琪羅與達芬奇（那個「萬能的天才」，「人類的光榮」！）拉斐爾合稱文藝復興時期三巨



匠。這三位大師至少有一個共同的命運，就是他們都不會結婚，都孤獨地終其一生。這一定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善於歸納法的人也許能由此邏輯出一個普遍的定律。

然而每個人總有他的青年時期，當鮮的，熱的血液開始周流奔騰，全身輻射出一種逼人的光華，像初放的花，每個人都有他的美麗。試想一想：天才橫溢，鋒芒畢露，富於早熟的智慧；徜徉於貴族的園林台榭，寢饋於名畫古籍，周旋於名士淑媛，豪俊風流之羣；這一個圓臉，大耳，劍眉，豐頰，肩膀寬，軀幹精壯的青年藝術家，是有着一種如何華貴，英俊，軒昂的氣度！

米凱朗琪羅出生在佛羅稜薩的一個小城市中，嬰兒時寄乳在一個

獨身者  
戀愛的  
故事

3

石匠的家中，這差不多已暗示了他一生的命運，他「連同乳汁，一起吸入了槌，鑿，與大理石」。他的父親是一個有世面的鄉紳，本來對這個兒子抱了不小的期望，然而又不能禁止他天才的自然傾向，當這個天真無邪的孩子似乎本能地拿起槌呀，鑿呀，那些「沒出息的石匠司務」的粗傢伙時，那老父親着實因此而惱怒。可是米凱朗琪羅有他的幸運，當時佛羅稜薩邦的領袖羅倫左（Lorenzo）賞識他的天才，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一樣在他的宮中供養起來。他給他披上紫色的斗蓬，和自家人一桌吃飯。羅倫左宮中收藏着豐富的書畫彫刻，米凱朗琪羅是在樂園之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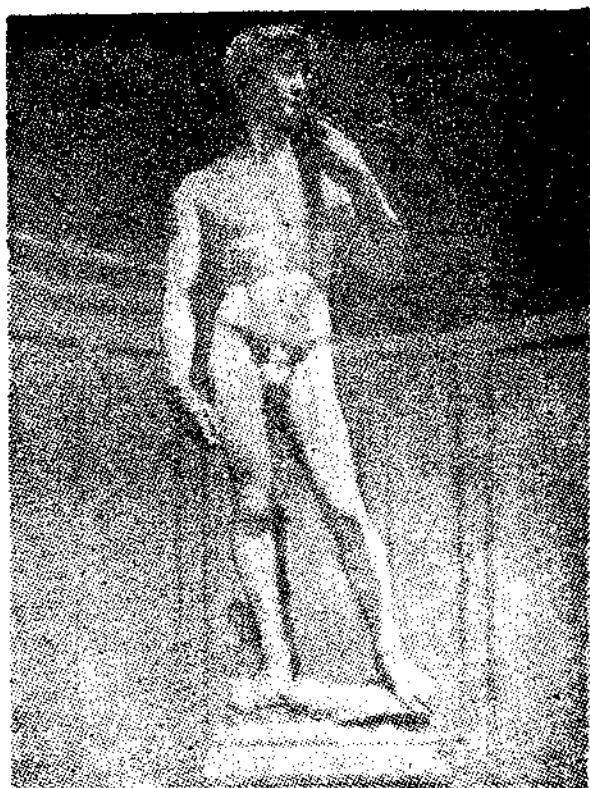
羅倫左有一個美麗的女兒，於是樂園不啻仙鄉，米凱朗琪羅自然地愛上了她，雖然他明知這是沒有希望的。關於這次戀愛，我們許多的傳記家都說不清楚，至今僅留下米凱朗琪羅早年所作的零星詩篇，聊可供我們追尋他當年初戀時的韻味。總之，沒有什麼結果，也沒有什麼悲喜的情節；不久那位公主薄命而死，而米凱朗琪羅也因突然的變故，從繁華脫離，嚴肅地肩起藝術家的鉅任。

這是命運的一擊！米凱朗琪羅才高氣盛，有一個任意批評他人作品的習慣。唉！「是非總爲了開

口」，何況他的譏笑又是刻毒得使人難以容身，於是有一次激怒了一個高大而又粗暴的同伴，奮拳一擊，竟打癱了米凱朗琪羅的鼻子。從此美好的面目頓成醜惡不堪，使他終身遺憾。米凱朗琪羅是拍拉圖的信徒，他追求至高的完善，諧和的美，這個缺陷他絕難忽然置之，他怎能不自慚形穢；於是像刑餘的太史公，他悄悄地退出這個世界，却在斗室中創造了他自己的。

### 藝術太太及其子女

當某一個教皇希望米凱朗琪羅永不結婚，替教廷終身服務，而允許給他一個優厚的職俸時，米凱





朗琪羅幽默地答道：『我老早老早跟我的藝術結了婚，她着實已給我不少的苦頭吃了……』

這是一位多產的藝術太太。他們的兒女一律是無血無肉的，玉潔冰清的，但誰能否認他們有着不朽的美與至高的靈魂？這是他的 *David*（大衛像），*Moses*（摩西像），*Pieta*（聖母及基督像），*Victory*（勝利），*Day, Night, Dawn, Twilight*（朝，暮，日，夜之神）……

生產，孕育，創造，永遠是艱苦的事：他彫刻大衛像，整整化了三年的時間，摩西像又是兩年；他關起房門盡日盡夜地工作，不許任何人進去擾亂他。他一天只吃少許麵包和一些清水就可以過活，



倦了就和衣往石屑堆上一倒，醒來揉了揉睡眼，就馬上握起槌鑿向大理石塊猛攻。

大衛像高十八呎，可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彫刻石像，這個聖經中美貌的戰士，裸體而立，左手高舉作飛石擲人狀，形態之高貴美觀無以復加。摩西，高十呎，昂然危坐，鬚髮衣裾飄飄若生，他一手持長髯，一手執法版，神威凜然，不可逼視，當年猶太人每逢禮拜六，總要成羣列隊到這巨像之前頂禮膜拜。

米凱朗琪羅一舉成名，愛好藝術者無不以收藏他的作品爲榮。法蘭西王，土耳其王，威尼斯公爵都爭着延聘他，米凱朗琪羅一時成爲教皇周圍最尊貴的人物，他正替教皇建造壽域，這是一個包括四十個大理石彫刻巨像的大工程。於是妒忌來了，有人在教皇跟前挑唆，叫米凱朗琪羅去畫撒斯丁（*Sixtine*）教堂的天花板——他從來不擅長繪畫，借此可以坍塌他的台。米凱朗琪羅起初堅辭：『有拉斐爾在，這是拉斐爾的事。』但是挑唆的正是拉斐爾的舅父——這次非要叫他敗在拉斐爾的手下不可。於是教皇堅持，米凱朗琪羅不能再示弱了，毅然接受這個任命。好！他要證明給人看，在他的手裏沒有不可能的藝術。結果，與妒忌者的希望適巧相反，

米凱朗琪羅竟由此建立比彫刻更光榮的偉蹟。

當拉斐爾在鄰近的教堂裏指揮着一羣人在工作，米凱朗琪羅要鎖起撒斯丁教堂的大門，獨個兒畫他的『創世記』。他要從靈魂的深處發動天才與靈感，試創最宏大複雜的諧和，任何人都絕無此種才力足以與他分工合作，他起初要了五個畫家，但都不中用，輟顏告退了，於是他只留下一個助手給他磨研顏料，此外有一個人可以常常進去——教皇。

經過四年的苦工，教堂的門開了，羅馬傾城的去瞻仰這藝術家筆下的神蹟。個個人都被他的神力所震駭了，這不是僅僅讚歎就可以了事，個個人向他俯伏。有一個名畫家從威尼斯趕來『欣賞』，一抬起頭就『像受雷震一樣喪魂失魄』了。

除了親眼目睹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形容其偉大？撒斯丁教堂長一三二呎，闊四四呎，高六十八呎；米凱朗琪羅所畫的面積達一萬（一萬一）方呎，畫中人物共三四三人每人自十呎至十八呎高不等。米凱朗琪羅畫出上帝怎樣開天闢地，怎樣造日月星辰，怎樣造人類——亞當，然後夏娃，然後是蛇的誘惑，兩個人偷吃了蘋果，於是逐出伊甸園——亞當穀穀着，萬分恐懼，那個女人抓住他的臂膀，又羞又悔，怯怯地仰首向天乞宥……然後是他們的

兒子，該因與亞伯……於是神降洪水，洪水正在淹沒大地，諾亞的方舟飄着，成羣的人在各種恐怖情緒中逃避這個滔天大禍，那邊正有一個人苦苦地爬上露出水面的山頂……

米凱朗琪羅明明創造了這個世界，這是達爾文或任何現代的科學家所不能否認的。

可是創造者不免因此而過份憔悴。米凱朗琪羅雖然有永不竭盡的精力，但外表上差不多成了一個皮包骨頭的枯老頭兒，加以長期的仰首工作，他的身體竟成畸形的變態，他作詩自嘲，說他的鬚子向天伸長了，他的後腦跟脊骨相黏了，他的胸骨彎曲得像一架箜篌，他前身的皮肉拉長了，寬弛了，而後身則縮短而繃緊……

二十年以後，撒斯丁教堂的大門又被封鎖起來，米凱朗琪羅再次用他獨手在中央的大牆上畫成比『創世記』更偉大的『最後的審判』。這次是八年，是出於人類手下最大的獨幅巨畫，世界上一切圖畫對之都顯得猥屑而渺小。

米凱朗琪羅以建築師的光榮結束他的一生，教皇任命他負責建築聖彼得大教堂，這是一個異常龐大的工程，米凱朗琪羅自知風燭殘年，不能自觀其成功，於是造了一個木製模型，逼真而詳盡，一切

纖細部份無不畢具，後人據此興築，落成於他死後二十年。這是他的『遺腹子』，世界最大教堂之一，可容五萬人，其高大美麗的圓屋頂，後世建築家無不奉爲圭臬。

米凱朗琪羅要活到九十歲，一生要經歷九代教皇，這真所謂是『人生朝露，藝術千秋』。

## 同性之戀

米凱朗琪羅說：『人類藝術最高的對象——是人。』他所說的人（Men）當然不是指普遍的人類，這人必須是優秀的，超越的，而且必須是男性的，能够代表人類的美麗，力量與智慧的顯然只有男性，決不是女性，這就是爲什麼米凱朗琪羅一生彫刻或圖畫過幾百個人體，其中只有三個是女性。

而且米凱朗琪羅的女性也無往不男性化：雄壯，剛健，多筋肉，一點沒有纖弱溫柔的美感，或性慾的趣味。在米凱朗琪羅的世界中，沒有所謂性的誘惑，或者簡直可說沒有性的區別吧。事實上，一個十八呎高的裸體人像巍然站立在前面，有誰居然還會因此而動過慾念？要在米凱朗琪羅的作品中，找色情的趣味，猶如在地震或風暴中尋歡作樂——不可能，絕不可能！

如此，米凱朗琪羅便愛上了一個男性，有着異常健美的體格。已經五十八歲了，米凱朗琪羅差不多感激零涕地說：『如果我在老年中不至於索然寡歡，那全是因為有了你。啊，全是因為有了你！』

這是一個羅馬的青年畫家卡凡里利（Tommaso Cavaliere）出身貴族，有『魁偉的體格，高貴的性情，莊嚴的態度』。我們也可想像這青年一定更有一個非常俊美的容貌——這點文獻上雖沒有提起，但大家都知道米凱朗琪羅一生中只畫過一幅肖像，就是他的；米凱朗琪羅非有絕頂真美善的對象決不輕易動筆，因此卡凡里利非是一個標準的美男子不可。

米凱朗琪羅表示愛情的方法是作詩，於是一篇篇十四行詩『獻給』卡凡里利；還有畫，一張張的畫，不會厭煩地贈予，都是外間所求之不得的。偶然卡凡里利有離開羅馬的時候，幾天不相見，就使他茶飯無心，坐臥不安，於是他提起筆來寫信：

『我會忘記你嗎？除非當我忘了每天吃的麵包——不，麵包怎能和你相比，麵包不過滋養我的身體，而你則同時更要餵飼我的靈魂。你是我靈魂的最甘美的食品，我只要一想到你，我就馬上不復感覺恐懼與痛苦。想想我的快樂吧，假使這時我竟能見你一見，即使我只能看到你身體的一角……』

結尾又是像初戀中的大孩子在寫情書，細聲小氣地加上這麼一句，『書於對我是如此幸福的正月初一日』。

卡凡里利方面對於這樣的『癡情』不知有何異樣的感覺。倘若換了一個別人對他作如此色情狂的發洩，也許他將認為是絕大的侮辱，但現在對方是一個萬眾共仰的藝術大師，於是任何樣的待遇都成為特殊的恩寵。不過卡凡里利是一個冷靜而莊重的人，他知道怎樣保持一個適當的感情，他們的友誼要繼續至三十年之久，直至米凱朗琪羅的最後一秒鐘，他要目覩這個偉大的生命怎樣終結。

## 女朋友

六十三歲的米凱朗琪羅正在努力完成他的『最後的審判』。時間已在深夜，撒斯丁教堂四大皆空，肅靜無聲，在深邃的幽暗中只有他這個乾癟的老頭子高高蹲在木架子上，揮動他的大畫筆。一支羊脂的燭插在他的帽上，時時晃動的光投下他的黑影，錯落於壁畫的人物間，猶如幢幢的鬼影。

於是他坐下來休息，閉上了眼睛。他這時一定在默想着什麼東西，這個偉大的腦子一定有各種問題，藝術的，宗教的，哲學的，在時時思索着。但

這時他的嘴角又明明浮起一些笑容——好，讓我們猜一猜——他這時一定又在想起那個老太婆，維多利亞（Victoria Colonna），那個五十八歲的侯爵夫人。

一個女人？是的，這確是一個奇蹟。米凱朗琪羅的腦子裏難得有女人的影子。他早年喪母，又沒有姊妹，從小就在沒有女人的環境中生長，至於佛羅稜薩宮中那個美麗公主的記憶，也早已被悠長的歲月與沉重的工作所漸漸磨滅。數十年來，他一直與異性無緣；他既看不起女人，也不需要女人；他只知道他有一個女僕在他的屋裏（這是他男僕的妻子），除此之外，對於女人什麼都不關心。可是現在他不得不向那個侯爵夫人投降了，他稱之為『我的朋友』——『朋友』是米凱朗琪羅所知道的最尊貴的稱呼，在三十歲時他曾這樣自題：『我沒有一個朋友，不要一個朋友，在將來也不會有一個朋友。』

侯爵夫人一些也不好看，這完全是一張男子的臉：高高的額，長長的鼻，上唇短下唇闊而厚，再加尖尖的下巴。十七歲時嫁給一個侯爵，婚後沒有幸福可言，也沒有生下孩子，侯爵性好漁色，一直在外面獵豔取樂，她老早就過着寡婦般的生活。三

十五歲，侯爵戰死，這當然沒有什麼影響，她正耽溺於詩，美術，宗教。

五十歲至羅馬，已是一個著名的女詩人，而且更有錢有身份，教皇優容地接見他，國王到她宮中訪問，她接待文藝界知名之士。於是她覺得邀請這一位藝術大師是一個非常的光榮，米凱朗琪羅去了，由於同樣淵深的對於詩，美術與宗教的修養，兩人很快的成爲知己密友了。

這證明兩人都是友誼與愛情的飢渴者，雖然已近暮年，然而都還有足够的稚氣，使他們的戀情燃燒得非常熾熱。米凱朗琪羅的心因此而激動擾亂，正如過去之於卡凡里利，但這次她是個女人，無論如何應該別有一般滋味在他的心頭。也許他們所經驗的正是拍拉圖的所謂『精神戀愛』。

這時米凱朗琪羅詩才的靈感源源不絕，他寫給她不少篇的十四行詩，這些詩的文學價值，據許多人的批評並不在但丁與莎士比亞之下，但爲他的彫

刻繪畫盛名所掩，反而湮沒不彰。實則米凱朗琪羅和她酬唱的詩都乾燥乏味，古奧難解，在今日讀之更有一種廟堂墟墓間的氣息。但這些詩又明明是情詩，只不過把他們的感情在宗教的偽裝下巧妙地掩飾起來，對於現代弗洛依特派的心理學家，這大概

是一些最配胃口的研究資料。

大約經過十二年之久，維多利亞死了，米凱朗琪羅站在她屍體旁，戰戰兢兢地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跑出來對別人說：『我失去了一個偉大的朋友！』但是後來又私下對他的一個學生說：『我只吻了她的手，我爲什麼不吻一下她的額和面頰呢？這使我悔恨無及了！』

## 象牙塔中的皇帝

教皇不論在什麼地方，當米凱朗琪羅跑來的時候，他心裏就沒有點打算，這個老頭兒不容易應付，別人覲見的時候沒有不誠惶誠恐跪下來叩頭，他却從來不知道這禮儀，有時竟會大模大樣就往教皇身邊一坐。因此教皇要先發制人，一見他到了跟前，就馬上『降旨賜坐』，以示皇恩浩蕩，或者索性自己站了起來，大家面對面談話，這樣似乎更好，不至於失盡教廷的體統。

米凱朗琪羅自己說：『一個藝術家沒有這許多時間去講究諂媚的功夫。我跟教皇談話的時候，總是把我這頂破氈帽戴在頭上，從來不會想到這是應當脫去的。而且我談總談得非常坦白直率，不知顧忌，但即使如此，教皇也並不見得要殺我的頭。』

這是藝術家的尊榮，誰也看不出這頂破氈帽竟是一頂皇冠。米凱朗琪羅從來不知道向任何權威低頭屈膝，當他和教皇一起談話時，就像一對皇帝在一起，或者說像一對平常百姓在一起——偉大的藝術家多少總有一些反叛精神，一些『德謨克拉西』的精神。

但這個藝術皇帝的生活倒是平凡之極，甚至連普通一個藝術家所必需的貴族排場也沒有。米凱朗琪羅有無窮盡的創造慾，有做不完的工作，因此他也從來無意於物質的享受；平時一些麵包，一些芥末，一些乳酪，一些淡酒，就可以吃得很滿足。他當然沒有應酬，也很少有人來訪問他。他的僕人，同時又是他的朋友，助手兼學生，還要給他飼馬，養雞，蓄貓。他每天進來，不是報告雞雛們很活潑，就是說『阿花不見你老很記掛着呢！』一類的話。

米凱朗琪羅對故鄉的老家是很有情的，老父兄弟差不多都要靠他一人養活，跟悲多芬一樣，他也有一個不長進的姪兒做他的承繼人。姪兒希望早些得到他的遺產，然而他偏偏不死，他會因此寫信狠狠地去教訓過一頓。但是當姪兒預備要結婚時，他又很關心的參加一點意見，希望他不要拿金錢，容貌或門閥作擇偶標準：『你所最應注意的就是健全

的身心，好的血統，好的教養……要一個在忙不過來時會自己揹起袖子洗碗揩碟，不以爲羞辱的那種女子。』結果娶的是一個近視眼，這很使他不滿，但是那媳婦很會生兒子，當第一個孩子，他的孫兒出世時，家人們正在熱烈慶祝，他却要發發牢騷：『我不贊成這種舉動，當世界還是如此悲慘，我們又焉忍獨自作樂。給這樣一個苦惱的小生命大開湯餅之會，倒不如慶祝一個有福氣的人能平安地死去來得有理。』不久第二個孩子又誕生了，他們給他題名爲米凱朗琪羅，但不幸很早就夭折，這又觸動他的感慨：『焉知怎樣不比活到老年更好！』

這差不多已是一個哲學家了，他活得太長命，許多人都死在他的前面，他的僕人死了，他悲傷得像死了自己的兒子。從此他更孤獨沉寂；像一尊他自己彫刻的大理石像，他自己說，『我活得像一株老樹的髓；我的牙齒搖動得像一排風琴的鍵；我的臉是一個嚇鳥人；在我的一隻耳朵內，一個蜘蛛在織着網；另一隻內，一個蟋蟀在澈夜長鳴……』

米凱朗琪羅年老力衰，只能以作詩與繪畫自遣，但當他進入第九十個年頭，死期已近，他忽然發一個狠，要把十年前他自己毀去的『聖母與基督像』來重新創造。這次比較小一些，但是那塊大理石

似乎有意跟他爲難，他雖拚足老命終於不能完成，避退隱，這是一個兼有「英雄的天才與非英雄的意力竭倒地了，四天之後他死在臂椅上。他的遺囑：讓他的靈魂升天，軀壳入地，財產給他的最近親——讓我們加上一句——藝術給全世界人類。志」者的悲劇。然而米凱朗琪羅的不幸也是他成功的條件，象牙塔又何嘗不可成爲鍊鋼爐，他一生中不出產一件卑劣廉價的作品。

米凱朗琪羅給人的印象不免過於嚴肅，高傲，音樂家却依考夫斯基遊羅馬時，曾屢次低頭神有時甚至暴戾。但這不是他的錯處，他的使命是做往於米氏作品之前，有人已把拉斐爾比作畫家中的——一個超越的藝術家。他的遺世獨立，一方面是因爲莫差爾德，他發現米凱朗琪羅與悲多芬的相似：「這個世界逼迫着他，他看不慣世人的欺詐，不義與同樣的千錘百鍊，同樣的大氣磅礴，同樣的險峻淵陰謀，甚至尊貴如教皇也要毀他的約，賴他的錢；源，同樣的豪邁姿肆。」至今人們慣於把這兩個名他不能隨俗浮沉，又不能奮鬥圖存，於是他只能逃字聯舉並稱，似乎是在誇耀人類的最高的光榮。

## 麴塵錄

鄭逸梅

小兒子鶴繪我國地圖，謂：「我擬將邊界之線，向外一曲，在地圖上所差無幾，殊不覺得，而國土已擴伸數百千里。」予笑其憨，然亦深嘉其志。

誦宋濂秦士錄有云：「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

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卽不能答之卽字，往往以爲費解，實則卽字可作倘字解也，史記中常用之，如何奴再傳：「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又齊王世家，「卽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國策中更早見之，魯仲連云：「卽有所敗者，是商賈之人也。」

予記陳鶴柴詞翁事，紅舫君讓而善之，謂「詞翁少年，常與冒鶴

亭吳北山方澤山輩，訪詩妓李蘋香妝閣，目蘋香爲李香君，諸子自謂均復社中人，但少候雪苑耳。」足以補予所記之疏漏。

予頗留意於昔賢藝植諸書，有藏以爲己者，有曾一度寓目者，有聞其名而從未一見者，頃悉月李諧，主人陳姓，不詳其名，其哲嗣繩天，彬彬積學士也，瓊與花譜，頗想一讀，奈無從覓得何？



鐳

錠

大

王

莫名

G. Gruber 原著 譯自 Magazine Digest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號

當發現鐳錠的大化學家居里夫人於一九三四年去世的時候，她在身後只留下一點極平常的中等資產，她從不會在鐳錠上面轉過營利自肥的念頭，但另有一班對鐳錠研究毫無貢獻的人，却受她之賜，視鐳錠爲奇貨可居，操縱有術，竟大發其財而立成鉅富。

鐳錠製鍊的商業化，始於鐳錠發現十五年之後，那時因來源不暢，製法不精，產量不多，鐳的價格高至每公分十二萬元美金。到了今天，這價格雖已大跌，但仍有三萬五千元上下，因此現在全世界鐳的產量雖只有每年三十公分。而製鐳商的收入却已年在百萬元美金以上，這百萬元中成本不過佔四分之一，其餘的就都是淨賺的利潤了。

提鍊一公分的鐳，大概要用三四十噸的瀝青鈾礦，鐳的含量雖微，但瀝青鈾礦在地球上是很豐富的，加以現代鑛冶技術的精進，鐳的產量決不至限於每年僅僅三十公分，但產量增加就是價格降低，鐳的價格

很可能跌到每公分三千五百元，

甚至於三百五十元，這是國際鐳

錠托辣斯主腦庇雷·C (Pierre

居里) 姑隱其姓) 先生，那位大富

翁兼慈善家所大大不願的。因爲

有他的居間操縱，全世界成千成萬的病人，就無力受

鐳錠的治療，不得不在病痛的磨折下終其餘生。

現在我的故事要從奧國愛爾茲山那個有名的協欽泰爾 (Joachimsthal) 銀鑛說起，這個銀鑛供給全歐洲所需要的白銀共歷三百五十年之久，直到一百五十年前奧國政府接管鑛務的時候，鑛山中的銀已採掘殆盡了，以後這個鑛就只出產一點鎳，鈷，神等次要的金屬。

有一天，奧國鑛冶管理局接到居里夫婦寄來的一封信，其辭略謂：

『茲有告者：余等已發見一前所未有之化學新元





素，余等現雖能確定其存在，然迄未製得可觀量之實物以供試驗。蓋此種新元素僅存在於鈾鏷之中，且為量極微，不過一公分之數千分之一而已。余等前曾多方設法獲得灑青鈾礦二百餘磅，然此區區實無濟於事也。余等據過去研究之心得，敢信此種新元素對人類必有重大之價值，此種信念益使余等熱心於續作大規模之試驗。今知 貴局所轄之協欽泰爾鑛山產有灑青鈾礦甚富，且於提取染料後即委棄於地，故特懇 貴局即以此項廢料十噸惠贈於余等，以備研究之用。余等甚憾無力償付相當之代價，然深信 貴局熱心提倡科學必將樂此美舉也。」

那時協欽泰爾鑛局的主持人克魯伯是一個青年工程師，他對鐳的發現已前有所聞，所以對居里夫婦的來信很表示熱心贊助。他當即把他們所需的灑青鈾礦如數的分裝了一百三十五大桶，送到瑞根蘇門鄉居里夫婦的試驗室中去。

當時他們已製成的鐳還不過五個公絲，這樣極微極微的量。而且那還不是純粹的鐳元素而是鐳的氯化物——純鐳提鍊的成功還要在十二年之後呢。這些寶貴的結晶被儲藏在一個眼藥瓶似的小瓶中放着碧色的光輝，甚至在白天也可以看出閃爍的微光，這種強烈的放射比一公分的鈾所放射的還要強三百萬倍以上。

居里夫婦的繼續研究終於獲得燦爛的成功。鐳之名傳播於地球之上，使全世界人士為之狂熱萬分。物理學家，生理學家，生物學家，以及許多化學試驗室紛紛包圍協欽泰爾鑛局要求分享一些鈾礦，大有羣起而攻的盛況。又因為居里夫婦的研究發現了鐳的奇異性質，首次打破了科學家所堅信的原子不壞論，這又引起了一般人熱烈的興趣，甚至把鐳奉為不可思議的怪物，大家都挖空心思入非非替鐳設計種種新奇的應用。

於是各種妙不可言的關於鐳的謠傳便風起雲湧，使人為之心亂意搖。最初是有人鼓吹鐳有統治百病起死回生之功，後來又有人說樹木花卉經鐳的灌溉後便能四時常春歷久不萎，又有人傳說鐳具有魔力能化頑石為珠寶——這點倒並非全屬子虛，有一段故事可為根據：

有一個巴黎的化學家鮑大斯(Borras)想用鐳研究結晶體構造的秘密，他在珠寶店以每克拉兩法郎的代價買了一點廉價的玉石，把它們和鐳一起關在一個小盒子裏，一個月之後，當場出彩，大有可觀，白色的變成黃寶石了，藍的變成綠色的翡翠了，紫的變成藍寶石似的紋彩了，他把這些人造寶石拿到珠寶店去，珠寶店的老板竟以每克拉四十五法郎的高價把

它們收買了。

這個奇蹟漸漸被外界所風聞，於是引起了不良份子的覬覦。不久，就有二個匪徒侵入鮑大斯的試驗室洗劫而去，他們目的原在鑄錠，不料竟遍覓不得，但有一只盛過鑄錠的破試驗管他們却不幸接觸到了。於是在兩星期後這兩個觸霉頭的傢伙都呻吟於醫院的病床上，他們都受了鑄錠灼傷而毒入骨髓，醫生們也因從未見過這種疾病爲之大感棘手。

當全世界鑄錠的狂熱潮達到最高頂點時，更有許多投機商人利用大眾趨時務新的心理，假鑄錠之名大做其滑頭生意，那時市上出現了無數聞所未聞的新奇商品，從「鑄錠香皂」以至於「鑄錠真絲襪」，花樣百出，無所不有，真是蔚成大觀。後來各國當局終於起來阻遏這種流弊，奧國政府並下令禁絕鈾礦出售，但居里夫婦處仍繼續供給，一節貨車的鑄砂售價約二千元。

正在這個時候，美國考羅拉多（Colorado）省的一個青年的工程師名叫赫白德（Hubbard）的，忽然靈機一動立下心願，要在美國尋到一處豐富的瀝青鈾礦，他的地質學知識本來很不錯，加以他不怕跋涉奔走之苦，結果有志者事竟成，他終於在華哈趣（Wahatch）山尋到了一個礦穴。他當即把這山區買了

下來，遣返故鄉，進行集資招股的手續。赫白德的父親是一個波士頓有地位的老紳士，他眼見兒子拋了正當職業去追求幻想的富源，大不贊成，一怒之下，竟至脫離父子關係，但赫白德仍不顧一切銳意經營，成立了普利摩斯化冶公司而開始採掘。瀝青鈾礦的採掘本來是很簡而易舉的，而當時市價却飛漲得很可觀，每噸礦砂可以買到五六千元。勞力少而盈利豐，幸運的赫白德就此一帆風順，大發其財。

可是好景不常。一九一一年那位比利時的青年庇雷·C先生和他的父親大鬧一場，因此一鬧，世界的鑄錠工業的局面竟爲之一變，而赫白德的噩運也開始臨頭了。

遠溯到十九世紀末年，非洲剛果政府把當地的開鑛權售與卡塔加公司（Katanga Co.）。這個公司又特設一個卡塔加礦務聯營局專營銅鑛的開採業務，老C先生是一個富有的銀行家，在這家公司會投資幾百萬法郎，但鑛局的發展並不順利，五個年頭下來，大量的採煉尚未開始。

老C先生對他兒子庇雷的人品行爲，本早已表示不滿。當庇雷在十五歲的時候，他從他的母親那裏偷得了一封秘藏的情書，這封情書證明了她對她丈夫的不貞。於是，他去和他的父親談判要把這封信以五千

法郎的代價出賣，幾經磋商終不肯減價，他的父親因激於妒情竟從他所願，交易成功。證件既到了手，審問又屬實，他竟硬生生的和他的愛妻離了婚，但從此之後，他對這個重利輕義忍心害理的兒子也就存了戒心不敢親近了。

當鐳錠被舉世所矚目的時候，庇雷已三十歲，他決定遠走剛果去尋覓鈾礦，老C先生倒覺頗有去一眼中釘之快，不料庇雷臨行竟向他要求提早履行遺產繼承權，把塔卡加礦務聯營局的股票分給他。

父子間當即大起衝突，老年人竟因此刺激而突發心臟病。在奄奄待斃中，庇雷還不斷糾纏要素，他後來終於屈服，把股票交出來。庇雷一拿到股票就立刻啓程赴非，在中途他接到他父親的訃報，但他毫不動心也絕不回頭，竟直向非洲而去。

庇雷在剛果組織一個地質考察團，到處測求瀝青鈾礦，頗有相當收穫。兩年後，他趕返比利時把礦務聯營局的股票儘量收買，那時大多數股東見礦務呆滯無利可圖都極願脫手，於是庇雷就成了這個公司的獨資老板。不料就從第二年起，銅礦突然轉機，產量激增，而且湊巧得很，不久歐戰爆發，銅價高漲，竟有一飛沖天之勢。

可是庇雷還不因此而心滿意足，他所日夕企待的

電報終於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到達了：「瀝青鈾礦已在鋼礦附近發現，鑛床厚約四十六吋；含鈾百分之五十，含鐳量據估計至少當有五百公分。」

全世界地下的藏鐳量在那時估計不過四百公分——一百三十公分在協欽泰爾，二百三十公分在考羅拉多，四十公分在其餘各地。現在單單剛果一處就擁有五百公分之多，是價值六千萬美金的寶藏哪！

庇雷在德軍侵入比利時之前就避居倫敦，至是復冒險潛赴剛果，戰爭結束後，他的鍊鐳廠就開始工作，剛果的鑛質遠比考羅拉多的瀝青鈾礦來得優良，所以製鍊時成本也較輕，於是庇雷就將鐳價極力殺低，從每公分十八萬元到十萬元，不久又跌到六萬元。這種跌價並不是爲了嘉惠病人，他不過是蓄志要打倒同業，造成他個人的鐳錠霸王。

他的操縱果然發生效力，一九三〇年考羅拉多的鍊鐳公司特派代表去跟庇雷磋商，要求他限制產量，把鐳價固定在七萬元。

庇雷對這位遠客招待得非常慇懃，並請他參觀鐳廠的製作情形，到末了却決絕地對他們說：「從明年起，我預定將鐳價減低到四萬元一公分。」

「這樣，我們是完結了！」那個代表驚愕得差不多說不出話來。

「誠然！誠然！」庇雷却微笑地說出這樣的話。那個可憐的美國人一氣而走，怨忿之餘，當場拔出手鎗對準自己太陽砰的一聲就倒在庇雷辦公室的門限上。

三天之後，世界鑄錠托辣斯就開始實現，考羅拉多的鑛務立刻就停頓起來，各處買賣鑄錠的組織都開始以剛果爲中心而活動，鑄的產量增加了，但售價反而不見降低，鑄工人工資雖然也相當提高，然而庇雷的待遇還是十分刻薄，許多鑛工都因長期受鑄的放射毒而成肺癌而死亡，他們冒受這種危險但所得工資不過比普通煤礦工人多出百分之十而已。

庇雷·C 從此高踞鑄錠大王的寶座，直到如今。但是新的勁敵終於在加拿大崛起起來。

在離開加拿大南部多倫多不遠的荷普港，居里夫人的門生包昌博士 (Pochon) 正創立一個大規模的鑄錠試驗所。他所用的鈾鑛，是從三千五百里外加拿大極北的大熊湖區域用飛機運載而來的。包昌博士鍊鑄別有秘法，其中優點爲外界所不知。

這個鑄錠的所在地是人跡罕到之寒帶，它的發現是從飛機探測所得的。三年之前，在那地上空且曾發生過劇烈的空戰，美國和加拿大的探測者同時駕駛飛機，結果爲爭先降陸發生爭鬪，加拿大人的飛機竟遭

擊落墜毀。事後，加拿大政府聞訊就佔領這塊土地，並開始採掘鈾鑛。他們所用的機械都是最新式的，許多專家都相信剛果鑛務聯營局的獨佔局面必將打破，據說在不久之後鑄的價格將降低到每公分一萬元。

現在全世界的科學界醫藥界都急待着廉價鑄錠的出售，而在比利時更有一個人日日夕禱告鑄王霸業的加速崩敗。那個人就是庇雷的兄弟蓋司東·C (Gosson) 先生，是一個作家兼畫家。他決忘不了這個會狠的哥哥爲區區五千法郎的錢竟忍心斷送自己親母的幸福，因此他對之恨之澈骨，無時或已。他每年有音購買若干量的鑄錠捐贈給一個醫院。他覺得如此做或者可以稍贖他哥哥對人類所犯的罪行。

## 笑不笑由你

愛梅

一個猶太人趕着驢車經過一條設有關卡的木橋。征稅員要向他捐五分錢的過境稅。

他和征稅員爭論了好久，沒注祇得捐了五分錢。到了下午他事畢回來時，就想出了一個逃稅的方法。他把驢子牽上車子，自己却拖着車子走。

到了橋上，征稅員又問他索過境稅。

那猶太人搖搖頭，指指車上的驢子道：「不要問我，你問坐車的好了。」



長篇創作小說

羅洪

是傻子！」張伯藩笑，煙圈兒從他嘴裏噴着出來。

燈光更暗了，玉玲的眼睛却閃亮着，隔了半晌說道：「那麼依你說過來，我要他這五萬塊錢才是傻子！難道我受他一次利用，只值五萬塊錢？」

「這話才對！這話才說得叫人痛快！告訴你啊，還有五萬他答應明天送起來。我另外還要他體體面面請一次客，給你請罪，你說怎麼樣？」

「這一套可不用了，我永遠不見他！」

「那是我們幾個朋友故意要罰罰他的，賺錢管賺錢，不能够在這種地方用手段。」

「謝謝你們，我不領這個情！錢——我收下了，明天的五萬，我也等着。」玉玲把支票收起來，鄙夷不屑地把它丟到錢袋裏。

「再說吧，老王這個人實在太不够朋友，他總想一股腦兒往自己袋裏放去，却不想常常幾十萬的向人家挪動款子，有時候也應該打個招呼！昨天我碰到他，就把這一點向他警告，他好像也明白了自己的錯誤。……哼，他以爲自己有手段就夠了，有後台就夠了，他難道不想也要借重我們，周轉款子！」

「好，別提這個傢伙吧！」玉玲說。「那麼今天勞你的駕，我想走了。」

張伯藩聽玉玲說得這樣俏皮，也不再分辯，從衣袋裏摸出一張五萬元的支票，謙恭地放在她面前。

「你這個又是什麼意思啊？」她問道。

「我遲到半個鐘頭，就是爲了這張支票！你難道讓老王這樣容易的賺錢？你難道讓他這樣避不見面？」

「我一生一世也不願意再見這種卑鄙齷齪的人，你完全弄錯了！難道我要他的錢？」

「那就不像是你了！讓他安安穩穩賺錢啊，才

她站起來，向張伯藩笑了一笑。

「那裏就這樣着忙？你一定要走，我陪着你，我們一同吃晚飯去，我還有話要跟你談。」張伯藩說着也站起了，把雪茄從嘴角邊拿下來，側着點兒身子，意思請她先走一步。

「你還有話要跟我談？」她故意裝做不很瞭解的樣子。「什麼話啊？明天吧，反正你不會有什麼緊要的事。」

「你倒說得輕鬆！事情是再緊要也沒有了。」

「難道你也要學學王沛霖那一套？」她是先走了一步，但說這話的時候，她轉過半個臉來，頰上漾着笑渦。

「別說笑話了，」張伯藩陪着一臉的笑。「我難道也不够朋友？」

玉玲不說話。她這兩天爲了王沛霖確實很懊惱，不過這一忽兒她又覺得何必這樣苦惱自己！所謂交際，本來就包含着一種陰謀；所謂投機，也是一種陰謀，一切什麼冠冕堂皇的活動，也無非是一些陰謀！那麼又何苦認真，何必苦惱自己！她這麼一想，臉上格外閃出一層光輝，嫵嫵娜娜地跨進張伯藩的汽車裏去。

「告訴你，金融立刻要大變了！」張伯藩沉重的身子坐到彈簧墊上去，這低沉的話便從他鼻孔裏漏出來，這是一個好看熱鬧者的幸災樂禍的聲音，也是一個人想作決鬥時的聲音。

玉玲心裏雖明白，却故意輕飄飄的說：

「我昨天已經知道了。」

「不過你一定還沒有清楚，以後的變化真多，就是這一次，變是變定的了，一變之後又是怎樣的轉變，就很難說：歐洲打的仗能够叫這裏的市場跟着它的變化跑，變化——變化這兩個字實在奇怪極了，軍事的變化，政治的變化，一個國家跟另外一個國家外交上的變化，……」

「怎麼樣？你難道想練習口才去做投機買賣的競選演講？」她岔斷了他的話。

「不是這樣說法，我是覺得以後的變化真多，以後驚人的事情也多！玩起花樣來也實在有趣得很！這

就要看誰能够抓住機會；那麼誰就勝利，就發大財。」

「得了，我現在不愛聽這些，財太多了，就覺得沒有用處了。」

張伯藩笑得很響亮，可是他突然停住，挨近她的身子說：

「老陳做一筆洋幫生意，聽說要請你去代做一個東！可是他這件事情很秘密，不能給誰在事前知道。」

「我漏過人家的秘密？」

「當然沒有！你看——我實自該練練口才，怎麼一開口又得罪了你！」

「我說啊，我始終不能混進誰的一羣去——跟着誰跑路！不過誰要我幫點不失體面的忙，說一些有點作用的話，那麼就交給我，我自有安排的辦法。」

「這就是大家擁護你的理由呀，兩個意見鬧得很深的朋友，也只有在你面前不會露出痕跡來。所以我今天老老實實把老王奚落了一頓——」

這一次是玉玲笑了，她也笑得很響亮，「得了吧，別再提起這個傢伙！」她說。「可是啊，你們又何嘗不是利用我？不過你們比他乖覺罷了。」

張伯藩不說話，伸過一隻手去攔住她的腰，然後低聲說道：

「你這樣聰敏的人，就不能說這樣傻氣的話！」

市場果然突變了，各種流言在人羣裏傳來傳去，每過一天，總有一些新的謠言會流行起來，刺得人心十分緊張，物價像瘋狂一樣的直飛上去。積蓄現款的人家，眼看它的價值一天天跌落下去，本來不想投機囤積的，也跟着做起賣買來，或者把必需品藏購起來，於是物價更被刺激得向上飛騰。

然而謠言又無端流行着：米價就會衝出百元大關，大條要到七千八千。而最最可怕的是有人加上按語說道：

「這不過是開一個端呢，以後怎樣漲法，實在難說得很！米價能够衝出一百元，爲什麼不能衝出二百



三百……八百九百！大條已經到五千六千，爲什麼不能到一萬二萬，三萬四萬！」

這種意識在人心上蕩漾着，有的感到威脅，有的感到恐懼，有的則又欣喜若狂。

像慧珠，當然是屬於最後這一類的，這幾天，她實在是滿面春風，她的大條每天上漲，她要等它漲到一倍的時候才脫手！

同時使她高興的，是鍾成那天晚上撥起了她十多年前生活的回憶。自從那時以後，她心裏常常覺得很縹緲，一種意識潛在她心裏：要在這小叔身上找回大成過去的影子。這種欲求在她心裏激成了強烈的衝動：她要親近他。

她有好幾天起身很早，走上半個樓梯，又回了下來。她只怕給志偉撞見了，不好說話。但越是抑低這種欲求，它越是在心裏蕩動。於是有一天她起得更早，向三樓走去了。

樓上已經有過響動，只要鍾成起了身，就沒有人懷疑她是什麼用意了。不幸的是剛走上樓梯，剛走過志偉的門口，就聽得開門的聲音，志偉在背後叫道：「媽，今天好早啊！」

慧珠不免全身一顫，她顧慮的事，原來全沒有錯。不過她心裏不高興，難道是志偉故意守着的啊？要不然，怎麼自己一走上來，他就開門的呢？

在這當兒，慧珠已經回轉身子，臉上堆着笑；可是在這當兒，志偉却直覺到慧珠的笑很不自然，心裏有點奇怪。他看見她手裏拿着一些花花綠綠的東西；兩大包巧克力，還有兩個絕精緻的瓶子，看不清楚到底是什麼。既是看見了這些，他以爲送點東西給鍾叔也算不了什麼，就告訴她，鍾叔昨晚睡得很遲，這時候恐怕還沒有起床。

「他沒有起來，我交給你也是一樣，」她趕忙接着說。「我記得你們鍾叔喜歡吃這些，本來要到三樓來檢東西。就順便帶來了，停會兒你交給他吧。」

志偉聽得她聲音有點激動，不像平時那樣的溫和，心裏不免害怕，他知道這後母愛使性子，一定是自己的話叫她聽來不很順耳的緣故。不過他想不到自己有什麼開罪的地方，爲了怕她更加着惱，所以接過東西便立刻回到房裏去。

這裏慧珠吐了一口氣，匆匆忙忙走進斜對面堆置衣箱什物的房間，頓時有一股熱流在她血液裏奔騰，然後直衝到她的喉頭——這是憤怒，是被人揭破秘密時的憤怒！現在她沒有別的意念，只一個心兒以爲志偉聽到她腳聲，故意打開門來使她難堪的！

「這小子！」她恨得牙癢癢地在心裏說。「今天好早啊，」這不是他剛才開出門來說的嗎？虧他假仁假義存心來奚落我！」

一肚子悶氣，脹得她心臟也快要爆裂開來。這間森然擠着許多箱籠的屋子，又彷彿逐漸地縮小，使她呼吸也感覺困難。於是她又退出來，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她低下頭，滿腔是煩惱和憤恨，急忙向樓梯那邊走去。這時候，左邊正有一個人影在走動，她以爲又是志偉故意來窺探的，所以頭也不抬。

「好早啊，大嫂。」

她像觸電一樣，全身一陣震顫。這是鍾成！她立刻堆上一副溫存的微笑，轉過身去。他穿着一套淡藍色晨衣，大概剛梳洗完竣，容光煥發，嘴角邊掛着淡淡的微笑。這一刹那，她的憤怒完全沒有了，立即有無數的話浮上喉頭，然而倉卒之間，除了回答一個笑臉之外，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時候，志偉又從浴室裏出來了；慧珠一見他，那種震顫的微妙感覺又立時消失，心頭竟變得完全的空白，但她竭力控制自己，掙扎着對鍾成說：「剛才有點東西託志偉交給你，記得鍾弟是一向愛吃這些東西的。」她自己也奇怪，這兩句話倒說得非常鎮靜，把心裏翻騰着的複雜情緒完全掩蔽了。

「大嫂還記得我這些愛好？」他笑道。「在外面漂泊久了，這種習慣連自己也幾乎忘了！」

唉，你看他這時候何等動人！兩眼閃着晶亮的光，嘴角邊掛着那淡淡的笑；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可以跟他談到過去，逗他談起她需要談的一切，於是她可以藉此溫理十多年前溫馨美麗的生活。然而旁邊有志偉站在那裏，她只能裝作很淡漠的樣子，走下樓去。到了二樓，她走進常常打牌的那間小起坐室，頹然倒在沙發裏。這半小時來在她心靈上的震盪，使她每根神經都緊張到了極點，現在只覺得全身疲乏無力，心裏則深深痛恨志偉，使她失去了一個跟鍾成談話的機會。

了。

這種飄忽無定，又煩惱又恨怒的情緒，足足困惱了她幾天。市場上的波濤，對她也暫時失了作用。這種情形使大成很覺奇怪，她只推說身體不大舒服。大成問他這次一百條賺了這許多錢，爲什麼反沒有上次五十條只賺一二萬的高興時，她也不由得笑了！但這是苦笑，心頭的煩惱沒處發洩時的苦笑！

「這次是放手讓你做了，應該高高興興了，偏又不舒服起來。那天我原說爲鍾弟洗塵也不必着忙，隔一天兩天也不算什麼的，你不聽我，現在可不是累了？」

大成這話觸着她的隱痛，當那有一陣痙攣迅速地通過她全身，但是她不得不強自鎮定地說道：「這一點兒應酬怎麼會累了我？你笑我沒上一次的高興嗎？那我就高興起來給你瞧吧——我再進一百條，一百條！大成，要賺就賺個痛快，跌了就算那先進的一百條沒有賺錢！」說完之後，便霍的站起來，連大成說句話的機會也沒有，立刻打電話給市場裏熟悉的經紀人。

電話掛了，屋子裏忽然浮上一個非常深刻的沉默。大成的一顆心沉落下去，他很明白慧珠這種變幻莫測的態度，到底是什麼緣故，一時也不知該說些什麼的好。慧珠只覺得心潮起伏不定，恨不能再幹一件任性而痛快的事情，讓心頭的悶氣得一發洩的機會。可是她的目光一接觸到大成的臉色，那臉色是這樣沉靜安詳，不禁又感到了一陣慚愧。

「投機市場的瘋狂，投機家的能够發大財，我想全靠像你剛才這種瘋狂態度來支持的。這好像一陣暴風雨，一陣——」

「當然哪！」她搶着道。幸而她有溫軟的嗓子，把她粗暴的心情掩蔽了許多。「依我現在想起來，天底下無論什麼了不起的事業，也只憑這點兒——你說牠什麼？……這點兒瘋狂。」

大成不由得用銳利的目光向她臉上掃了一眼，然後笑着燃一支煙，「你這話倒也未可厚非，多少包含了一部分真理。不過這到底是偏激的說法，而且，我們又那裏需要用瘋狂來向命運賭博呢？」

「噫，向命運賭博！我要這樣向命運賭博，你看着吧：這一百條又是十拿九穩會賺牠一筆的。」

# 回聲

和

# 返光

園 梓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我小時候初讀這首詩，先生解說：「前兩句談的是空谷回聲；後兩句談的是夕陽返照。」用近代的眼光看來，王維閒居在輞川，有時候「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有時候「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有時候在樹林中逛逛，迎着「松風吹解帶」；有時候在小舟中和朋友談玄，聽到「漁歌入浦深」；他天天沉醉在大自然之中，觀察大自然的景像，自有獨到之處。他將回聲和返光相提並論，彷彿是有些科學頭腦。從前胡適之先生和杜威博士在火車途中看見瀑布，文學家都讚美牠的景色，一位工程師却可惜牠的水力未得利用；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王維究竟是千餘年前的文學家，是否有科學頭腦，暫且不論。

耳之所聞的是聲；目之所見的是光，是色，是物體的表面。聲是空氣的縱波，光是以太的橫波。投石水中，水面生出一層一層的環形波紋，擴散到四周；無論是彈弦，搖鈴，或是擊鼓，扣磬，或是噓氣吹響，周圍的空氣發生千差萬別的波動，擴散開去，傳播頗遠。空氣的職務很多，祇就傳聲的一項職務而論，一天廿四鐘頭忙得不亦樂乎，比較電話局的接線生忙碌萬萬倍，比較自動接線的電話裝置靈巧萬億倍，牠將千差萬別的音波傳送四方，一點兒不偷懶

，一點兒不弄錯，就是口技專家也難仿做牠的億兆分之一；反而是我們的耳神經沒有用，接受不了許多，有時要到

抽盡的玻璃裏搖鈴，只看見牠的動搖，聽不到牠的聲響。空氣以外，萬物的傳聲程度，千差萬別，各不相同。

半夜裏萬籟俱寂的時候，纔能聽到遠處的鐘聲，所謂「夜半鐘聲到客船」。雷聲聞百里，天上雲端電擊的聲音可以震聾發聵。但是星球上的音響傳不到地球，因為地球周圍只有薄薄的一層空氣，此外大宇長宙之中只有以太充塞其間，沒有半點空氣。那怕太陽的火焰萬丈，光芒燦人，但是聽不到牠的些微聲息。我們的物理實驗，在空氣差不多

今用聲波在各種物質中通過的速度互相比較，在空氣中的速度作為一倍，那麼在水中是四倍多，在玻璃中是十五倍多，在鐵質中是十七倍。松木順着條理的傳聲速度是空氣的十倍，但橫過年輪的傳聲速度卻和水差不多，沿着年輪的傳聲速度更為減弱，只有空氣的兩倍多。其他各種木料的傳聲速度各不相同，都是順着條理的傳聲速度大，橫過

年輪的傳聲速度低，沿着年輪的傳聲速度更低。

我們走進一棟屋宇，或房間，要經過門限，許多人同時走進，必然擁擠；上電車時擁擠不堪，有許多人走不上電車，只得仍舊在馬路上安步當車；到影戲院看見「客滿」牌，許多人，在戲院門口進進出出，肩摩踵接，交織成紋。聲波由空氣走進木器，鐵器，或其他質料的時候，也有同樣的情形，有些聲波走進去了，有些聲波走不進去，仍舊回到空氣中。但是聲波的多，不是數千數萬的人可以比擬。倘有數萬人同時走進廣場，進的人們成行推進，走不進去的人們成行而退，互推互撞，必將退出很遠。聲波在空氣中散播，遇到其他物質的境界，彷彿是我們經過門限，有些走進物質裏面，有些退回空氣中，成爲回聲。

返光的成因也和回聲一樣。各種物質通過光波的速度千差萬別；光波走進不同物質的境界，發生返光。境界面若光滑異常，譬如玻璃，銅鏡，漆面，液體的表面，可得有規則的返光，不僅將一部份光波反射回來，並且結成物像。我們帶眼鏡乘坐電車，在自己的眼鏡片裏看見許多影像——店鋪門面金碧輝煌，車馬行人熙來攘往——比看電影還有趣。蘇小妹出題：「閉門推出窗前月」，就是阻止月光光波之入內；秦少游對的：「投石衝開水底天」，就是擾亂光平的水面，使它不能發生有規則的返光，就不能結成清晰的影像。境界面若是粗糙，不甚光滑，譬如土石草木，動植飛潛，織造粗製之類，返光散亂，不能結像。天空

白雲的返光散佈，成爲天光，這是散亂返光的最大利用。

人類的智識，怕有十之八九靠着兩眼，利用萬物的返光，射入眼簾，在視神經邊緣結像，纔能明瞭萬物的形相光色，「生而眇者不知日」，就是利用觸覺和聽覺，也不能弄明白太陽之爲何物。瞎子摸象，更是可憐。生而近視的人們，收入的知識，恐怕不及普通人們的一半。眼睛固然重要；假使萬物不能返光，我們雖有離婁之明，也不能看見萬物。我們在黑暗中不能看見，就是諸般物類不能自己發光，又無光返照的緣故。大樹林枝葉繁密，日中陽光被它們遮蔽了大半；人在樹林中行走，雖見各物，也不十分清楚，至於地上有沒有青苔，更加不能看見。倘若有聳立千尋的光滑岩石返照陽光，從側面射入樹林，不僅樹林中各物都受了較強的光發生較強的反射，更加看得明白，就是地下的青苔也受光而返射，纖微畢見。這或者是王維吟詠「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這兩句的真實情形。

光波過着不同物質的境界面，就發生返光；聲波也和光波一樣，遇着不同物質的境界面，就發生回聲。寬廣的大廈，深沉的古屋，或古廟古殿裏，常常聽到牆壁的回聲，清晰可聞。在大廳堂中只有兩人相隔頗遠，他們的問答常被回聲擾亂。聳立千尋的岩石的光滑側面也常常能發生回聲，使人們的語句重複，正是「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的情景。不光滑的表面使返光散亂，不規則的表面使回聲低弱。表面若是很不規則，那麼回聲就成爲紊亂的咆

哮。天空的白雲既能返光又能回聲。據 Arago 的報告，在空曠的平野放砲，天晴時砲聲短促尖銳，雲層厚疊有時足以發生回聲，彷彿距離遼遠的雷聲，在空中輾轉而消逝。

兩面鏡子夾成直角，常常能得三個影像；夾成的角度越小，所得的影像越多；兩鏡平行對照，能得許多影像，一個比一個遠而深。這是數度返光所得的結果；反射的次數越多，所得的光影越淡，回聲也有同樣的情形。一次，兩次，三四次的回聲，常常發生在深谷懸崖之中，但一次比一次低弱。在歐洲瑞士國，靠近 Rosenani 的 Engelhorn 有許多層岩疊嶂，造成一條深邃的斷頭路，名叫 Ochsental，倘若你在那裏用瑞士牧童們常用的木製長號筒一吹，那麼首先響應的，是從 Weterhorn 或者 Jungfrau 方面的岩石發生的回響，響聲粗大；但是繼續的從山岩回射到第二山岩，從第二山岩反射到第三山岩，這連續回聲的音調漸漸的柔和，彷彿吹笛；這連續回聲的強度慢慢的低弱，彷彿是發聲的聲源遠遠的後退，退到冰雪荒涼之地。英國倫敦的格鬥場，是一棟直徑一百三十英尺的圓形大廈。Sir Charles Wheatstone 曾經發見身體貼近高處的牆壁，發一個字的音，能聽到許多次的重複；單調的微唱，變成大響的笑聲，片紙的撕裂，彷彿露珠的漸瀝。

江西湖口有石鐘山，據南北朝時代的酈道元說：「這山下有很深的潭，微風吹着水浪，水浪碰着石頭，石和水彼此相鬥，發出聲音，好比一口大鐘發出的鐘聲一樣。」

後來人們讀着酈道元這幾句話，都很懷疑，以為鐘聲懸掛在江裏，就是大風浪也不能使牠發鐘聲之音，何況石頭被水浪打擊，又怎能發聲如洪鐘呢？到唐朝李渤親自到石鐘山去考查，在潭上找得兩塊石頭，用擊鼓杖輕輕的敲擊，開始發出重濁之聲，含糊不明，後來發出輕清之音，清激發揚。停止敲擊，音響騰昇空際，尾聲慢慢地收歇。李渤非常得意，以為石鐘山之所以命名石鐘，就是這個緣故。宋朝蘇東坡對於李渤這一說仍然懷疑。他以為石頭能變鏗然金石之聲的，隨處可見，何以石鐘山獨命名為石鐘呢？東坡先生是一位富於科學精神的文學家，能夠勇敢的去實際考察一番，石鐘山的名符其實，纔得大白於天下。一年夏天，東坡先生和他的大兒子蘇邁同遊石鐘山，要去冒險探求石鐘的真蹟。廟裏的和尙仍舊相信李渤之說，要小孩們在一堆一堆的亂石裏，找出一兩個石頭，用斧頭輕輕的敲，發聲鏗鏗然。和尙勸東坡先生不必再去冒險；東坡先生仍舊不信李渤之說，下了十二分的決心，要去冒險。恰巧那天晚上月明如畫，他就和蘇邁僱一小舟；和尙們膽怯，都不敢奉陪。蘇氏父子乘坐小舟，要船夫向那懸岩絕壁划去；船夫怕觸礁，起先不肯。後來蘇氏父子堅持的要去，允許船夫，給以厚賞；船夫為財帛所動，乃慢慢地划到懸崖絕壁之下。那裏的岩石峻峭直立，恐怕有千尺高；有些岩石在月夜裏望去，好像猛獸奇鬼要搏人而噬的樣子。山上的鷓鴣夜間歇在樹林裏，聽見下面有人聲，也離開窠

巢，沖入雲霄，看不見牠的形影，只聽見牠礚礚的叫個不停。還聽見遠在山谷中發出一種像老頭子一邊欵一邊笑的笑聲，蘇邁怕起來了，問這是什麼聲音。莫不是鬼怪妖精麼？有人說：「這是鸚鵡叫的聲音。」蘇邁雖信了，但是在夜裏乘舟，看見的是嚇人的巉岩，聽見的是從來沒聽過的怪響，那能不胆怯麼？東坡先生愛子之心勝過了探求真蹟的願望，也不免……想就此罷休。忽然間水上發出大聲響，噌——呌——噌——呌——像是鐘鼓之聲，不絕於耳。船夫從來也沒有划到過這種懸岩絕壁之下，也沒有聽見過這種噌——呌——噌——呌——的聲響，若不是水晶宮裏大饗賓客，鐘鼓齊鳴，那就是蝦兵蟹將，高歌凱旋，四海龍王大閱兵，免不得跪下叩頭如搗蒜。東坡先生不覺哈哈大笑，叫他起來努力向前行。慢慢地發見了山下石洞，千罅百穴，發來響音。叫船夫不要害怕，將舟移近，用篙子探入石穴較量淺深。那知道這些石穴罅都是些深邃的洞，篙長不能探到底，不知道有多少丈數深。藉着月光，照見微波入洞，涵澹澎湃，發出噌——呌——噌——呌——的響音。東坡先生興致勃勃，一個一個的石穴罅來察看，水迴山抱，不知不覺地，船到了兩山之間徐徐而行。差不多行進港口，當住中流，有一塊大石，上面可坐百人，有許多孔竅彼此相通，被微風吹着，好像魚鰓，將蕩漾的水波一吞一吐，發出竅坎鐘磬的聲音，和兩邊山下石穴罅中噌呌噌呌的音響相應和，好比是水晶宮裏奏仙樂，又像是鐘鳴鼎食之家在宴饗時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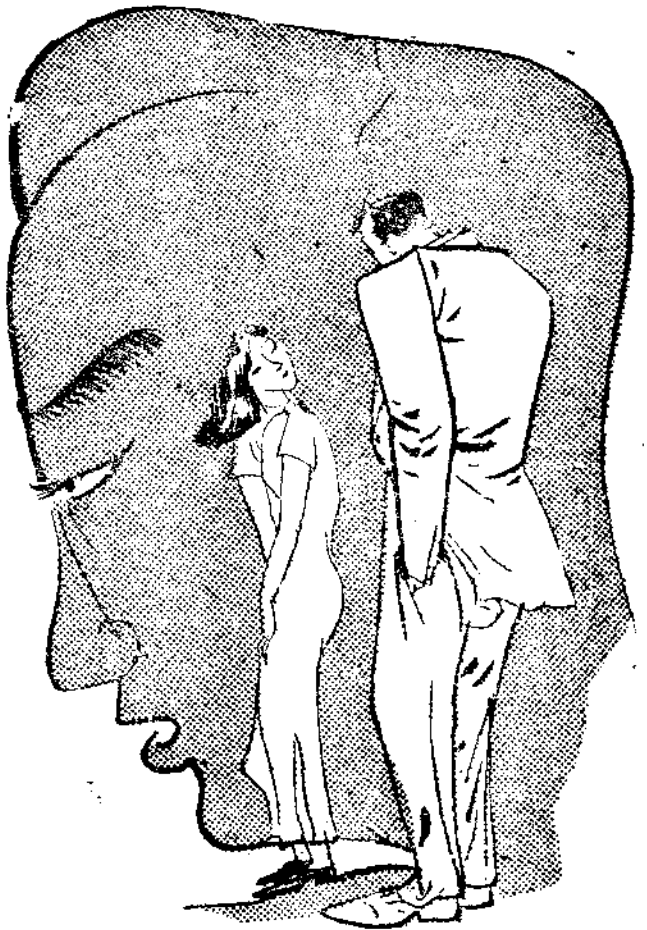
鐘。東坡先生興高彩烈，大抒偉論：「噌呌噌呌，是周景王的無射；竅坎鐘磬，是魏獻子的歌鐘。凡事都要抱着客觀的精神去實際觀察，千萬不要帶主觀的成見，臆斷有無。酈元的記載是得之於實際觀察，和我們今晚所見的情景，大略相同，可惜他沒有詳細說明。後來大人先生們終不肯冒險乘坐小船在晚間停泊在懸崖絕壁之下，來探看山崖下的石穴罅，那麼石鐘的真景又何由發見呢？漁工水師雖然知道這些事實，然而他們不能為文記載，所以除却少數人以外，世人都不知道這石鐘山的奇景。不求勝解的陋儒更用斧斤考擊，自以為滿足，這豈不可笑嗎！」

關於水裏回聲的記載，在西文書裏很難找到，不料在中國古董店裏找到一篇忠實的記錄。噌——呌——噌——呌——深邃石洞裏洞底洞壁的回響；竅——坎——鐘——磬——多竅空中的大石裏發出回聲。山鵲沖入雲霄，礚礚無尾聲；鸚鵡鳴於山谷，有山谷的回聲，似欵似笑的怕煞人。李渤用擊鼓杖扣石，怎麼會「袍止響騰，餘韻徐欵」呢？恐怕他是在大廟宇中做實驗，有廟宇的屋頂和牆壁發生回聲來助興罷？我寫到這裏，不免異想天開，在鹿柴方面，或者是有重疊的高岩，光滑的絕壁，既能重複的回聲，使隻字之音，發出成語句的響；又能重複的返光，射入樹林，重複照到樹林裏面的青苔，使得纖微畢見。這或者是王維歌詠鹿柴特有的景色嗎？然而這樣臆斷，正是東坡先生所罵的陋——我也不敢多說了。



# 牢籠

## 念 情



二年前在一個初秋的晚上，我開始知道了我的家庭，這是一個充滿陳腐，封建，自私的家庭。我躺在牀上，眼淚像溪水似地流着，枕頭早已濕了，我沒法止住牠，只是讓牠自主地流着，流着，一直到流盡流絕爲止。

環境不允許我哭出聲來。卑鄙難堪的罵聲刺着我的心，我幾乎要發狂了。可是我忍着，忍着

不讓牠像火山似地爆發起來。二年來也可算是一個長的時期，我已經忍耐地過了。

昨天我翻開一本舊的紀念冊，在裏面見到了萍留的紀念。不禁想起了她的事情。一年多不看見她，前些時候忽然在路上遇見，我已經不認識她了。她先喚我，我才辨出來是她。這一次看見她，最先映入我眼簾來的就是她那異樣憔悴的臉色，單說異樣，也許不恰當，那改變是突然的；在這憔悴的臉色中間偶爾顯露出一種怨憤的表情，這要經過仔細的注視纔看得出來。還不禁使我想道一年前留在她臉上的表現着青春美麗與活力的顏色。在一年前我和她分別的時候，她還有那麼豐滿的臉色。想不到在這短麼的期間她會有這奇異的改變。幾乎已經不認識她了。

她立在我的對面望着我苦澀地淡淡笑了笑，抑制着感情般地低聲說：「一年了。」

「一年了。」我單調地應着，我考察般地看她的臉，看她的頭髮，看她的眼睛，這一切都不是我一年前看見的那樣子。我很奇怪，這一年來她究竟幹了些什麼事情，使她在這樣短的時間就有了這樣的改變。

「你倒沒有什麼改變，」她又淡淡地說了一句。她在躲避我的眼光，大概是我的眼光使她感到困窘了。「是，」我也淡淡地應了一句，聲音的單調我自

己也覺得。我們這會見似乎是不愉快的，我們好像是在彼此敷衍，其實，並不是。別了這許久，我很想再見她，我有許多話要和她說，可是如今看見她意外地成了這相貌，我不由得起了一些古怪的，或是不愉快的思想，這把我預備好要對她說的那些話都趕到遠處去了，我一時沒法找回牠們來。

「你似乎不願意見我，」她依舊冷靜地說。

「不，不是，這一年來我時常打聽你的消息，我也是很關心你的，」我連忙分辯說，怕她會誤會了我的意思，但看見她並沒有動氣，我才漸漸地靜下心來。

「那麼你爲什麼不說話？爲什麼不笑？」她好像故意在追逼我似的，她說這話，不笑，也不動氣，臉色不變紅，也不變青，面容却是很嚴肅的。

這種情形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她以前完全不是這樣古怪的人。這時候我有些驚慌了，我不知說些什麼才能使她高興。她楞着眼睛看我，她那異樣的眼光使我覺得渾身不好過，我不禁糊裏糊塗地指着她的臉說了半句：「你那臉色——」

她的眼光馬上變溫和了，變得這樣快，就像是受到了魔術手指的一觸，立刻產生了奇蹟一般。她的淡漠和冷靜有些動搖了，我清清楚楚地聽見她嘆了一口氣。她的嘆息聲洩露了複雜的感情，毫無隱瞞地告訴

了她這一年中的生活，但可惜我不能夠完全瞭解。

我們兩個對望着，我等她說話，她等我說話。過了一刻沈寂的時候，她開口了「謙死了。」

她只說了這三個字。謙是她的愛人，也是我們從前的同學，是一個頗有血性的青年。他死的消息我早聽人說過。雖然我想不到他會死得這麼早，但在這年年頭死掉一個人，也並不是什麼希罕的事情，所以我也就忘記了。現在經她提起，我才記憶起來。

「哦，」我應道，我覺得我完全明白了，她這改變一定是謙的死給她帶來的。我對她起了更深的同情，我想尋幾句話安慰她。

「是我殺了他的，你不知道，是我害了他的。」她的嘴動了幾下，像要說什麼，又怕說出來。臉上現出痛苦的表情。忽然忘了自己似地說出了這樣的話。

「不要提那些事情了。人死猶如燈滅，一切都過去了。你還想他做什麼？我們還是尋一個清靜的地方去談談。」我看她漸漸激動起來，怕那過去的事情使她過於感傷，引起她更多痛苦的回憶，這時候路上的人也都在注意我們，便說了上面的話，想一下子就關住她的回憶之門，使她不要再談那些不愉快的事。

她微微笑了。這笑我從來沒有見過，從這笑容裏透露出來的似乎是一些無窮的怨憤，無窮的傷感。她

的臉色更憔悴地映入我的眼睛。她那臉上起了一陣痛楚的痙攣。她這表情使我感覺一種威脅，她好像要把她這時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傳染給我。

我也漸漸地激動起來，我感覺不安，我感覺一些不愉快的思想威壓地襲來了。我極力想掙扎，想抵抗，我要保持我自己的平靜的心境。然而一切努力都沒有一點用處，我開始失掉控制自己的力量了。我埋下了頭，任着腳帶着我走。

走了一陣忽然她站定了，我不自主地跟着也站定了。我抬起頭來向四周看了一下，這是在一個公園的門口，是一個很小的公園。我便定了定神，噓了一口氣，才走到一個窗口買了二張票，同着她一起進去。園裏人很少，很清靜。紅的道路被陽光照耀着十分明亮地射着我的眼睛。芬芳的花香，隨着微風一陣一陣地送來。不禁使我墮入沉思裏了。

我們慢慢地走着，埋下了頭不說話。這樣轉彎抹角地走了一陣。忽然她抬起頭來道：「我們就在這裏坐一會兒罷。」她說着便走到路旁的椅子前面坐下去，我也就跟着在她的旁邊一隻椅子上坐了。

她掉過頭來望着我又苦澀地笑了笑，但很快的又掉開去了。過了半晌她用低沉的聲音說：「自從我們兩個的事情，給我家里知道之後，我們就不能夠見面

了。他天天到我家的門口來徘徊，我雖然看得見他，但是我不能够去招呼他。這樣足足有一個月，可是後來就不見他再來了。……過了幾個星期淑珍告訴我，他死了。死了，就這樣迅速渺小地死了。」她說到這裏就仰起了頭對着天發出一聲長嘆。她似乎要穿這天，但眼光却被明亮的陽光折了回來，怨憤的嘆息聲在周圍漂蕩。她的被睛裏並沒有眼淚，眼角有些血絲，而眼眶陷落了進去。她咬着她那薄薄的嘴唇皮。

她的這番話是我不會料到的，但現在聽來却又並不使我驚訝。我知道處在這種家庭裏什麼事都是可能的。痛苦，折磨，死亡，一切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她們以前雖然並沒有什麼表示過，但她們究竟是處在這種環境裏的人。她們當然會走兩條路中間的一條路。我雖然知道這個，但她的話却漸漸地把我的心海裏的波濤激起來了。我默默地望着她，想從她的臉上看到她那時候所經歷的一切。

「他後來所以不來的原因，也是因為被家庭裏細縛起來了。他家庭要給他結婚，他反對着不答應。到後來他就把我們的事情說了出來，因此他的家庭就把他囚禁在家裏。不到幾個星期他就絕食而死了。」她又發出了一聲嘆息，就掉頭去看遠處。

我的心被這些話苦惱着。我記起了我的家庭，我

的環境。我迷惘地想念着我的過去的一切。但是忽然我的眼角上掠過萍的憔悴的臉色，把我驚醒了過來。我掉過頭去看她。那枯黃蓬亂的頭髮遮住了我的眼光，我看不到她的臉。

她忽然站了起來，微微一笑，這笑裏依舊沒有歡悅，但却使他的憔悴的臉龐顯得有生氣了。她的眼光突然明亮地在我臉上掠過，就像電光一閃，那一對深沉的大眼珠，不像先前那樣乾燥了。我忽然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我想她現在變得很年青了，和從前那樣。

「我走了，」她簡短地說了這句話，就伸手來和我握手，她緊緊地握着，她的手粗糙得多了，但是是那麼有力，把我的手捏得差不多不能動彈了。

「爲什麼不再多坐一會兒，我們既然見了面。」  
「不，我要回去了。我不能多耽擱。」她搖着頭用決斷的聲音來回答。

「那麼我們還能夠再見嗎？」我惋惜地說，我本來有許多話要對她說，現在都說不出來了。

「這說不定。我現在很少能夠出來。其實我們見了面也沒有什麼好處。我的環境我的一切對你也說不明白。我們的處境不同，你們可以安靜快樂地生活下去；我不能。我和你們好像不是活在一個世界裏的人。——也許我們再也沒有機會能夠見面了，這一次

和你見面我覺得很快樂，能夠讓你知道我一年來過着什麼樣的生活，讓你知道我所受的一切，更使你也能够知道在現在的社會裏還是有着這樣的家庭，我想你是能够了解的。我祝你幸福，祝你快樂。」她說罷，又微微一笑，就不等我說一句話，大步地走了，很快就消失在花叢的轉角，等我立起來走出公園跑到馬路上去追她時，已經失了蹤跡。

我在人行道上痴呆地站了片刻，然後沮喪地慢步走回家去。我充滿無可奈何的情緒，低着頭在房裏踱着，忽然想起她剛才說的一句話：「——更使你也能够知道在現在的社會裏還是有着這樣的家庭。……」不禁使我苦惱煩躁起來。我不也是處在這樣的家庭裏嗎？別說我不知道有，而且我更知道像這樣的家庭不知有多多少少呢。

萍以後果然不再見到了，我天天想再見她，讓我也能够告訴她我所處的家庭和環境。可是一直到最近也不會見到她。

今天我無意間翻到她留下的紀念。不禁使我想起她的事情。而且她的那一句話也跟着在我的心上響了起來。這是萍的聲音，但牠使我記起了我的一切。苦痛和憤怒又在心上積起來。我瘋狂地倒在牀上哭了。

這也就是我唯一的發洩。

# 愛儂園——海上的迷宮

(續)

凡鳥

## 一七 郭先生和郭小姐的喜劇

從前有一位杭州人姓郭的，做過一部海派章回小說，影射愛儂園的事情。書中描寫的，也許有一半以上是近於事實的。不過書中的人物，也有他自己。雖然關於他自己的事寫得很少，但他總把自己的人品寫得非常清高。現在我在這裏替他補寫一點，彌補缺憾。

郭先生是倉聖明智大學擔任一個小學國文教員的，所以他在園裏職員中的地位，既不很紅，又不很高，差不多第三等就是了！他雖然想極力巴結姬覺彌，但在園裏這樣第三等人物實在太多了！姬覺彌不大會注意到他。當然他想過許多方法，和姬覺彌親近，但都沒有成功。但是可憐他有一次却畢竟有志者事竟成。因為不知怎樣，他請姬覺彌吃夜飯，姬覺彌竟賞臉答應了他。

這天姬覺彌到郭先生家裏去吃夜飯，看見他們客堂掛着三星，點着蠟燭，似乎有喜慶事的樣子。姬覺彌問是什麼一回事？郭先生回答沒有旁的事，爲的是小女要特誠拜見。正說話的當兒，郭先生的家屬已經把頂先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郭小姐扶出向姬覺彌叩下頭去。姬覺彌嘴裏連說不敢，同時也跪下去回禮。這樣，他們兩個人在紅氍毹上交拜了！

這一席酒並不擺在客堂裏，而是擺在郭小姐臥房裏的。當然的，他們在上海借的房子並不大，這臥房還是臨時特地挪出來的。房裏的佈置，旁的人雖沒有看見，當然少不了臥床，被褥，和一切應用的東

西。這一席菜雖然很豐富，但燒好之後，却一起都上在席上，並不照規矩一只一只的上。酒和旁的東西也都一起備齊，免得臨時添加不便。請的客僅僅姬覺彌一個，更沒有旁的人。陪客的主人就是郭小姐一個。郭先生推說有事情，告了失陪，退出房外。退出去的時候，隨手把門碰上了！這樣，這一席酒他們賓主兩個人吃，也許僅僅因為菜太豐富了的緣故，所以吃了很久很久的時候。

距園裏停止大眾伙食以前，有一個人對姬覺彌說過，園裏的飯菜被經手人層層剋扣，實在太壞了不能下飯。姬覺彌回答他自己吃小菜，對於好壞是滿不在乎的。雖然僅僅一只黃豆芽湯，也同樣可以吃三碗飯。假使他這話是由衷之言，那麼，從「食色天性」的觀點上，和「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的話，恰相反。他却真正當得起「飢不擇食」四個字了！不過實際上他自從進園之後，非但不會有單吃黃豆芽湯的一餐，而且小菜實在是相當不錯的。所以他在郭先生家裏吃這一餐夜飯，雖然吃得很久很久，讀者不要誤會是他從來沒有吃過好東西，所以會這樣饕餮。要知道或者天天吃老鴨吃得厭了，換換口味吃一次嫩雞是很有興趣的。

不知怎樣，姬覺彌在郭先生家裏吃飯這一件事，第二天被羅迦陵曉得了！羅迦陵對姬覺彌竟大發其怒。爲什麼原因呢？據說：因爲羅迦陵所知道那郭小姐的年齡，與姬覺彌所說的不同，姬覺彌說郭小姐是十三歲，羅迦陵却不信這話。後來他們命人去領了郭小姐來當面驗看，郭小姐自己雖然也說是十三歲，但這又有什麼證據呢？大眾背地裏估計，郭小姐的年齡，大概在十七歲以上，二十歲以下。但這究竟有什麼關係呢？他們竟值得這樣大鬧。所以鬧過一會也就罷了！論郭小姐的年齡和姬覺彌比較，祇多也僅僅相差十二三歲。但郭先生的年齡，却確確實實是在姬覺彌的「丈人」行了。

以後郭先生在園裏的地位，逐漸紅起來了！喜歡談笑話的人，說他是施了「美人計」的功效。但這不過是背地裏打趣他的話，沒有什麼意義的。園裏之人後來在杭州建築羅苑，郭先生着實經辦好些事。又荐了一個姓方的外甥，做羅苑中惟一的管事人。這是一個肥缺，僅僅比上海裏總賬房下了一等。

## 一八 少爺們的倫理思想

哈同和羅迦陵的子女，都是領養而不是親生，這是誰都明白，本來無庸諱飾的事。因為他們夫婦種族不同，所以領養的子女，也不是一種種族的人。簡單分析起來，一部分是中國人，一部分是外國人。領養的子女從父姓，這差不多在男性中心的現代社會，是普遍的而且合理的。所以他們領養的外國子女姓哈同，當然是一點不成問題的事，但假使中國子女也姓上哈同，這未免有點滑稽而且也太覺駭俗了！所以他們決定從母姓姓羅，這似乎比較妥當了！不過後來在繼承遺產的事件，畢竟爲此成了問題，這裏且不去談他。

現在我在這裏要寫一點中國少爺們的倫理思想，這是很有點哲學意義的。

「人是教育的動物」，這話多少含有一點真理的。但教育兩個字，應該從廣義的解釋，不僅僅是指書本上的話。應該包括一切環境所給予的印象。

有一位少爺他似乎是一個私生子，據生理學家的話，私生子的父母因爲性慾強盛的緣故，所以他們的孩子天資都不會很壞的。他或者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還相當的聰明。可惜他們在園裏幼年的家庭教育 and 學校教育，實在不很高明，所以沒有造就他。但他還是自拔的，算得起鐵中錚錚，庸中佼佼的一個。他也能懂得一點學問的皮毛，看得懂一點普通的書。但是他的自信性太強，又害了他使他不能深造。他相信他對於佛學的智識，已超過了普通僧衆的平均水準線以上，——至少是比園裏的阿耨北舍的一輩大法師高明得多。學道的靜坐功夫，已到「小轉天」的地步，比他的朋友因是子蔣竹莊，僅僅下了一等。他也懂得一點社會科學，據他說過還讀過馬克斯和克魯泡特金的大作。他對易經詩經有一個時期都發生過一會興趣。但是也有人說他到學問的大門口，還距離着一段路。

他學問雖沒有深造，然而對於他的思想，究竟有一點影響的。他對於已經故世之生身父母的觀念，



也許因爲受了詩經上「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這一類話的影響，所以常常覺得「風木之恨」。因爲他自己據一半傳聞推測的所得，他的媽媽似乎是一個姑子，他的爸爸是一個候補官。他們當然由非正式的結合，而產生了他。他媽媽的死，他還很幼小，而且死得很慘。他爸爸後來爲了懺悔，似乎也信了佛。在他小孩子的時候，他爸爸還來看過他一兩次。不過因爲種種顧忌和習慣，所以他對他爸爸是自幼稱娘舅的。但這僅僅是一些簡單而模糊的痕跡，要進一步的查究，實在沒有辦法。連他父母的姓名，始終也不得而知，他爲了想起他生身父母的緣故，認真地流過好幾次淚。他還吃過六年的素齋，算是替他亡父母

### 愛儂園風景之一：夢夏湖

其中造福的。在這吃齋的期間，刻過一部大悲心陀羅尼的圖章，算是一種物質上的紀念。後來他也常常將這部圖章印出來送人。不過他的篆刻手段不很高明，別人也只領略他的孝思而已。——除了園裏裱畫的老頭子，更沒有第二個人當他金石家的。

另一位少爺却是幼年喪父，他的寡婦母親爲了沒有養活他的能力，所以託人介紹給園中領養。雖然他同樣在園中受教育，然而他直到現在識得的字，僅僅西瓜大小的幾擔。所以中國歷來爲人爲子的陳腐傳統思想，在他腦筋中是一點沒有的。但是一種世俗的見解，又比任何人都深切地成爲他應付一切事情的準繩。他的生母自從把他領養給園中之後，她的景况依然很悽慘。她需用她的勞力，維持她艱苦的生活，她也曾幾次來看過她的兒子，但起先因爲她兒子很幼小，當然沒有可以幫她忙的地方。後來這位少爺正在轟轟烈烈的創家立業的進程中，他感覺到這樣一位衣飾不很體面的母親常常出現，對於他是極端難堪的事。實際上貧苦的老婦人，往往不自



覺的會流露一些使人討厭的舉動和言語，常常會使他面子上下不去，因此他不歡迎她，有時甚至於拒絕她不見。當然的，她對於這位抱着希望的兒子，收穫是非常歉荒。這位少爺所持的理由是：「她在沒有能力養活孩子時，把孩子隨意丟棄了！等到孩子能够自己有了辦法，她又糾纏着不放！」他想這件事真够討厭。

實際上人類道德觀念是各種各樣的，沒有受過父母撫養的孩子，是否還有贍養父母的義務，這還是一個問題。而且他的思想始終沒有受過孔孟先生的影響，別人用孝經上天經地義的話來責備他，這正和用儒教的倫理思想作標準，來批判莫爾甘「古代社會」中所舉這些民族行爲，實在同樣沒意義的。以前有一個小報上對於這位少爺那件事，有過一回非難，也許他們把這位少爺看得太高了！

## 一九 鄭琴師的妙奏

在倉聖明智大學中，他們的課程當然不是現代教育。旁的姑且不論，現在單把音樂一端來談談。爲了迎合國主哈同的好癖，他們也組織一班西樂隊，算是附屬於大學的。但是大眾認爲主要的，還是中國的古樂一項。也許因爲中國的古樂，到現在有點失傳了，需要加上一點考證工作，因此格外繁重。王靜安先生當時已是海外所推崇爲第一流的考古家，所以在行「鄉飲酒禮」「鄉射禮」中的儀節和音樂，都



愛儷園風景之二：跨虹橋畔

需他考定。但考古的人自然祇能舉出一個大概的輪廓，實際上動手奏樂的固然需要人，訓練奏樂的更須要一個相當的人。園裏宗仰上人是會彈七絃琴的，而且還是「枯木禪」的再傳弟子，但這時他早已走了，廣倉學宮裏還有一二位會彈琴的，但他們都有旁的主要職務，無暇兼顧。而且這音樂一項，也相當重要，琴雖是主要的一種，但單會琴還是不够的。此外還應該有琵琶，絃子，甚至於胡琴。這時上海會中國古樂的人，當然推李子昭首屈一指。但李子昭嫌園裏薪水太微，所以不肯來，他介紹了一位姓鄭的。

這位鄭琴師恰恰和李子昭相反。李子昭琴彈得很熟，套數也多。但他認為這種技藝只可心領神會，要講一點原理是非常困難的事。鄭琴師彈得比較生澀，套數也少，在懂得彈琴的人，還說他即在最熟練的「平沙落雁」這一套，有幾處「吟揉」不很正確。可惜我們外行人，聽了祇和「牛」一樣。但是鄭琴師却喜歡講琴理的，他懂得「黃鐘尺度」，也懂得「隔八相生」，「三分生一，三分去一」。這雖然僅僅是極普通的一點，但出於鄭琴師之口，入於姬覺彌之耳，似乎比康德從「實理批判」發展到「純理批判」，還奧妙十倍。後來鄭琴師還著過一部關於中國音樂歷史的書，內行人看了，沒有批評；祇說：「總算難為他的。」

當時他們既竟決定彈琴作為校中音樂課的一部份教材，但僅僅靠收受幾張舊琴是不够用，而且也太不經濟。因此決定由鄭琴師在園中監造。造琴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差不多全靠經驗的。明朝宗室瀟王造的琴，依造的次序在琴身上刻着號碼，要到一百多號的才算是佳製。所以鄭琴師的嘗試監造，雖然造了幾張，聲音都不很好當然沒有成績可言。他還特發明一種兩重「岳山」的，這種古樂器的新改良，還會使人當笑話。不過當時缺乏合式的材料，和熟練的匠人，也是主要原因。

機會來了！爲了「西爽齋」從「戲壽堂」西面，拆移到「文海閣」西面，在新地基下，發現了一具楠木棺材。造琴的材料雖然是以桐木爲最相宜，但主要的原因總在木質年久脫去滋漿這一層。所以楠木棺材的木料，在地下經過幾百年以上，爛得僅僅贖一點木心，不消說滋漿是早已失去了的，當時園裏也

有識貨的人說過，這是造琴最好的原料，並且還對姬覺彌偶然提起過，但姬覺彌沒有注意，這位鄭琴師却悄悄地命造琴的木匠，移到一個地方，收拾起來。當時大家對這不值錢的枯木，移到任何地方，是誰都不留神的。

過了一時，他對姬覺彌說：「甲商周夢坡現在買到一些頂好的舊楠木琴料，假使我們園裏要求他分讓一點，他總不好意思不答應，至多不過價錢大一點是了。姬覺彌對這難得希有的木料，當然答應出錢去買，而且就託鄭琴師去和周夢坡磋商。這樣，楠木琴終於動工開造了。」

後來姬覺彌接到周夢坡交郵局寄來的一封信，大意說：「你們園裏發現了古代楠木棺材，這是大家公認爲造琴最好的原料，承你們推愛分讓，這是非常感謝的。」末了還說：「某日託鄭琴師帶上若干金，區區之數，不好說償付代價，祇算犒賞給工役們的。」這樣，大家才恍然悟到鄭琴師的把戲。他說從周夢坡處買來的木料，實際上就是園裏西爽齋發掘得的楠木棺材，他賣給園裏不算，還賣給周夢坡。但姬覺彌素來是大量的，對鄭琴師這套小把戲，也只一笑置之，更不向他說破。不過姬覺彌本來預備寫一封信給周夢坡，謝他分讓琴材的話，現在當然可以不必了。此外對周夢坡的來信，也不給答復。因爲對「若干金」一句話，承認與否認都有點困難，——爲了鄭琴師面子的緣故。

有人說過這位鄭琴師將這些木料，一方面賣給園裏，他方面賣給周夢坡，他假使假託是第三者出賣。那麼，周夢坡也再不會寫信謝姬覺彌，姬覺彌也再不會謝周夢坡，豈不是更可圓了這個謊。實際上鄭琴師也有他的苦心。要知道上海雖然地方這樣廣大，但肯化錢的，或者化得起錢造琴的，除了姬覺彌和周夢坡，不會再有第三個傻子。大家知道無論那個第三者，既不是有心願造琴的，對這些朽木，差不多是無用的廢物，再不會肯出高價向他收買。惟有這樣互相假託，纔彼此都感到對方是自己正需用這些材料，靠了自己和鄭琴師的面子，纔分讓來的。而且彼此都是闊人，錢少了拿不出，心甘情願地出一次最大的代價。這樣，鄭琴師才能又討好又賺錢，豈非名利雙收。不知毛病也正出在這個地方。

中國的禮和樂是有密切關係，差不多是分不開的。鄭琴師不但懂得古樂，並且還懂得古禮。據他自己說，還在某一處當過文廟主祭。這時園裏爲預備「祭倉」，是一件很隆重的典禮。鄭琴師還承攬了經辦「祭倉」的彝器。但是彝器的名目和式樣，又成了問題。王靜安和鄭景叔當然都見過，但僅僅靠口說還沒用。要收羅一些舊彝器作樣，是非常困難的。連找一些如「博古圖」「西清古鑑」這一類書，一時也不容易。結果，推定了一位能圖畫而又懂金石的人打樣，鄭琴師拿了這些圖樣去叫翻沙作裏製造。彝器的名目，不外乎鐘、鼎、敦、鬲、簋、簠、：：：之類。「簋」的形狀是有點像魁星斗而帶長方，旁邊還有兩個耳朵。打樣的人所畫「簋」的全形，見的是上面，前面，並一個側面。因爲一個側面，所以祇見一個耳朵。其餘的一個耳朵，當然被「簋」的本身遮蔽着看不見了。譬如我們畫一個左右有握手的櫃子畫了左邊的，當然再不能畫右邊的。這就是從立體轉變到平面無可奈何的事情。但鄭琴師却不明白這個原理，所有他經辦的「簋」，祇有一個耳朵。打樣的人問他怎麼只有一個耳朵？他反問「你的圖樣上不是也只有一個耳朵麼？」打樣的人再三說明了這個原故，又將旁的器物比給他看，他纔懂得了。從新又命匠人鑄了一個耳朵釘上去。

據說爲了這個耳朵，鄭琴師還賠貼了二塊錢。因爲他經手的彝器，連原料工錢是五塊錢一斤——原料是黃銅的，這時市價大約每斤二角，其餘是工錢。——這個耳朵也有五六兩重，照算需要兩塊多錢。但鄭琴師經辦彝器的賬，已經和會計處結算了。要爲了這個耳朵再去找補，並非是不可能。不過他得說明原故，他怕有人會問他他以前當主祭的文廟有沒有「簋」，或者問他所有的「簋」是幾個耳朵。他感覺到不好回答，因此他情願認賠了！

## 二〇 爲了九華山鑄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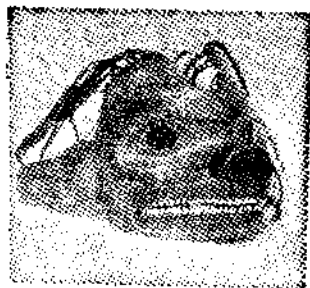
九華山老和尚爲了要鑄一口梵鐘，特地到上海來，向那一輩善男信女，募寫捐款。羅迦陵當然是有

份的，而且數目相當可觀。她自己出了錢不算，還對那位每天向她叩頭叫媽的總賬房先生說起：「這是功德的事，園裏的人，你勸他們誰願意就誰出一點錢；爲自己造福，橫豎多少不計的。」也許這位總賬房先生照樣的向園中人吩咐過。但這時園裏從那一輩「少爺」起，到小工爲止，除了賬房先生中少數幾位之外，個個都是窮光蛋。所以樂輸的人，並不十分踴躍。第三天這位總賬房先生在「坐大堂」式的發工錢時候，宣佈了：「老太太關照的，每一個小工扣二塊錢工錢，助給九華山鑄鐘。誰不願意出這錢，明天起停生意。」——他的意思是說：不肯出錢的人，就是不肯爲善；不肯爲善，就是惡人。園裏是不應該雇用惡人的，所以有開除的必要。但他的地位對這輩小工講話，照例用不着這樣說明理由的，否則怕會褻瀆了他的尊嚴。而且他更明白這樣論理學上三段論法似的說明，縱然說了，小工們也不會懂得。

六十幾個小工，聽了這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孔都有點異樣，似乎大難臨頭了！小工頭桂郎在這種場合，照例變成鋸了嘴的葫蘆，當然沒話說。有幾個小工也會直一直頓子，張一張嘴，似乎想訴說一點自己的苦況，或者說明沒有送錢給和尚用的能力。然而在嚴肅冷靜的空氣中，再加上這位吸足了雅片煙的總賬房先生目光注視之下，終於誰都不敢發出話來。三分鐘以後，算是大眾默認了！結果，由賬房的助手將每個小工本月份工資，扣去二塊錢之後餘下的六塊錢，逐一發了！他們的工資是每一個人，每一個月八塊錢，自己吃飯的。但那時的米價每石還不到二十塊錢。

在這個過程中，旁邊站着的人，有飯沒工錢的窮少爺，弄筆幹的窮職員，都靜默着，而且似乎有點覺得不自然。或者他們是感覺到老太太「善與人同」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總賬房先生「強迫爲善」的手段，是更值得欽佩的，不過……窮……！……遺憾！

假使九華山老和尚能將這項捐款，如數收到，真的用在鑄鐘上。那麼這口鐘鑄成了，噹噹的鐘聲中，多少有一兩聲，是可以算代替了愛麗園中許多人不敢向總賬房先生訴說的「怨苦」「不平」！但是誰聽得呢？



# 「舞台語」問題

石揮

「原野」中的焦大媽在序幕裏和大星有一段對談是：

焦 去，去。這是我的錢，你拿去用吧。

星 媽，我還有。

焦 拾起來拿去，不要跟我裝模裝樣。我知道你手上那一點錢都是跟金子，買手鐲打了環子了。（對花）你個活妖精。

星 好，媽，我走了，您好好地保重身體，多穿衣服；

焦 （急燥地）知道知道，不要廢話，快走。

花 哼，媽不希罕你說這一套，還不快走。

焦 誰說的？誰說不希罕，兒子是我的不是你的，他說得好，我愛聽，要在我面前挑撥是非？大星，滾滾滾，別在我耳朵前面煩的慌，快走。

星 嘿！走了，（低聲）金子我走了。

焦 （忽然）回來！

星 幹什麼？

焦 （厲聲）你回來！剛才我給你的錢呢？

星 在這兒。

焦 給我，叫我再數一下。

花 媽，您放心，大星不會給我的！

焦 （數好把錢交給大星）拿去，快滾，哼，迷死男人的狐狸精。

這一段對話，把焦大媽的個性完全暴露清楚，這一段表演的成功或是失敗，可以決定整個的戲，這裏面有焦大媽因為眼瞎，生理上的異常而引起心理上的變態，她看不見一切，因此她懷疑一切，由這些可以決定她的動作與部份的外型，她叫大星回來又把錢數了一數，這一方面表現她的多疑，一方面也更可看出焦大媽和金子已經矛盾到了什麼程度。她對大星是很愛的，跟小黑子一樣，都看成是她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她對大星的厲聲說話以及「滾，快滾，」等字眼，和花氏對仇虎：「醜八怪，活妖精，一條腿：



……」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打是痛，罵是愛」的鄉人最本能的情感表現。我不同意用強調的方法來讀表現的對話，應該自然而又自然才合理。

「愁城記」中趙太太在第三幕中「（很警覺）真的難民實在太苦了，李先生你真熱心做好事，成績一定很好吧，（看了一看手表）啊！忘了得準備晚飯了，李先生多坐一會，在我們這裏吃晚飯吧。（點頭揚長而去）」，這一段是最好的機會來表現趙太太的個性，她就是這樣一個人，越說的自然越逼真，直因她熟於這一套，所以絕不會如逃大難般地奪門而遁。

我演「慾魔」胡大忠的時候，就設法找他的個性台詞，結果決定了用第三幕三段長詞中最後的「他媽的」及第四幕中「這是從那說起，天底下真會有這樣的事？唉！得了，還是睡覺去吧。」用以表現胡大忠樂天知命風趣的個性。

談到關於外型的台詞，「原野」花金子說：「醜八怪，活妖精，一條腿，羅鍋腰，大頭鬼……」第一幕常五說：「我告訴你，要多醜有多醜，羅鍋腰，灶王臉，粗大個兒，滿身的黑毛……」（Page 85）。

「日出」中：「顧八奶奶，你說是不是那個滿臉擦着脂粉的老東西？」「對了，就是她，老來俏，人老心不老，人家有錢，您看那個不說她年青，好看，

不用說別人，連潘爺還恭維着她呢……」是這由方達生和王福升的口中說到顧八奶奶的，這樣先使觀眾對顧八奶奶有了概念，演員不可以放鬆這段台詞，上場後的戲是從這些上面發展的，如果演員曲解了這個角色，那一定會和這些台詞不符合，觀眾會馬上發覺，那就不堪設想了，這點要絕對注意！

二，介紹台詞——這是有很強烈作用的台詞，什麼戲裏都有，「雷雨」第一幕魯貴與四鳳的大段對話爲到說鬼止，都是介紹台詞，介紹周家有多少人，魯家有多少人，大少爺和太太是個什麼關係，老爺和二少爺又是怎樣的人物，魯媽在什麼地方作事，魯大海是幹什麼的，魯貴自己向女兒要錢的穿插是說明了魯貴的個性，同時他也說明了四鳳是在醞釀着一件什麼桃色案，演魯貴和四鳳的演員要注意這些，其他演員更注意這些，否則演來絕不統一。

「正氣歌」中之前二場，文天祥不上場，直到第二幕才出場，在這以前台上的演員不斷地說文天祥如何如何，這樣文天祥的輪廓型性好像已經在觀眾腦中有了雛胎作用，等到文天祥上場，觀眾自然會傾全力注視了，我會費了很大的功夫來研究這個上場，「如何才能不使觀眾對剛才介紹過的文天祥失望」，這是我演文天祥最費力的一段。我很看重 First Impression。

「少奶奶的扇子」中的金女士也是一樣，直到最後她才上場，前面的許多介紹，使觀眾對金女士有很大的期待，演金女士者必定要體會這介紹台詞的作用，再肯定自己如何應付上場才不使觀眾失望。

三，自我說明的台詞——這是連繫觀眾和角色更親切的作用台詞，最明顯的是「日出」黃省三說：「我姓黃，叫黃省三，我是大豐銀行的書記，我找李先生……」陳白露說：「你要問我自己是誰嗎？你聽着：出身書香門第陳小姐；教育，愛華女校的高材生；履歷，一輩子的社交明星，幾個大慈善遊藝會的主辦委員……父親死了，家裏更窮了，做過電影明星，當過紅舞女，怎麼，這麼一套好身世，難道我不知道自己是誰？」

西哈諾說：「我自自有我精神上的壯觀，不裝束得像妖怪一樣，我雖不像你們打扮得妖嬈，我却很知道愛惜自己，假使沒有洗刷淨身體上的恥辱，精神上的污點，以及名譽上損失我是不輕易出門的，我走出來沒有一件事不叫它光明磊落，誠實和獨立裝飾在我的帽子頂上，我不講究穿稱身衣服來束成美腰，管束我的是我的靈魂，榮譽就是我的緞帶，訓練我的聰明，就像我修飾鬚子一樣，我和人接觸的時候，總是叫響了真理當刺錐。」

你看，這不是對角色最明顯的說明嗎？這裏面可以找出角色的「型」與「性」，演員要注意如何才可以合這些台詞揉合在一起。

四，發展故事的台詞——這是助長劇情開展的，在讀詞中，這一類好像是比較容易，事實上是很重要的，劇情最明顯的轉變全仗這些台詞，例如「雷雨」第四幕周樸園和僕人對話：

快說，怎麼啦？

四鳳……死了……

二老爺呢？

也……也死了。

不，不，怎……麼？

四鳳碰着……

和最後書房一聲槍響，繁漪跑進書房復出說：「他……他……也死了」，這都是很重要的，可以左右故事的生死，對觀眾交代得清楚與否，全在這上面了。比較輕易的如「正氣歌」第二幕文天祥對呂武說：「呂武，去請諸位賓客及全府的人都來聽我說話，」第三幕元兵：「報上元帥，臨安使臣文丞相到。」我以爲「正氣歌」中的楔子一場完全是爲發展故事寫的，這個演員必須把許多故事一一述說明白，交代清楚。

五，說明主題的台詞——這要佔最重要的一項，

雖然不明白的規定要導演全部負責，至少也要要求部分的，主題可以武斷地說是演出的目的，從來沒有沒有主題的戲劇，我們表現主題不僅只限於台詞的讀誦，但台詞的確要佔一重要位置，不過事實上需要有關托才成，主題台詞不一定是集中式的，都寫在一處，有時在一般對話中有一兩句，如：

「葛嫩娘」中孫克威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雷雨」第三幕魯貴說：「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一個人靠得住，只有錢是真的，可惜你跟你媽都不知道錢的好處。」（這是說明魯貴的人生哲學，是另一種主題的表現。）

「梅蘿香」中秦叫天說：「可是你想想，他們這些有錢的混蛋們倒是有酒有肉的享着福，而你我這班心厚的反倒弄得衣食無着。要是不把他們都打死，窮人是一輩子也沒有翻身的那一天。」

這是很容易收效果的，如果讀不好會使觀眾有莫名其妙之感，比較難處理的是大段台詞連在一起，都是表現主題的，這是話劇中的重頭戲，是戲的結論，所以必須導演參加才成，像西哈諾最後一場「從我的命運……我躲在下面黑暗裏，別人就上去採取那榮耀的一吻……哲學家，詩人……他是無所不能，也是一

無所能……這一班是些什麼呀？你們有一千人嗎？對了，我認識你們都是我的老仇敵，虛偽，這班害人精，成見卑怯，要我讓步嗎？休想，愚蠢，我祇管打，祇管打：你只好讓我帶走的是，是我光榮的羽冠！」

「正氣歌」第四幕文天祥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乃是天地間的一種正氣，天地之間有……世世代代子子孫孫，振奮精神自強不息。」

不過劇本中的主題，有的是很單純明顯的，有的是複雜，像「日出」就是多重主題的戲劇，李石清說的：「……這個社會沒有公理，沒有平等，什麼道德，服務，都是他們騙人……也許還有翻身的那一天，」

「你大聲說出來，這怕什麼，這怕什麼。」偷！偷！偷！

「這有什麼做不得，有錢的人的錢可以從人家手裏大批地搶，你沒膽子，你怎麼不能偷？」

而翠喜又說：「……你到了這個地方來，就不用打算再講臉，媽那個皮，四面叫人摟着三面……」

小東西則說：「我實在餓的很……他們還得打我一頓，可是等一會他們給我一頓稀飯吃的，旁的地方，連這點東西也不會給我的。」

李太太說：「在銀行當個小職員也就够苦了……陪着這些上司們打牌，應酬，孩子們沒有上學的錢，也得應酬，到月底沒有房租的錢，還得應酬，孩子生

了病，沒錢找好醫生治，還得應酬——」

王福升說：「反正就是那麼一會事，有太陽又怎麼樣，白天還是照樣得睡覺，到晚上才活動起來，白天死睡，晚上才颼颼的跑，我們是小鬼，我們用不着太陽。」

陳白露說：「太陽已經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方達生說：「竹均，你聽我一句，你這麼下去，一定是一條死路，你聽我一句，還是跟我去，不要再跟他們混，好不好？你看，外面是太陽，是春天……你跟我來，一齊做點事情，跟金八拚一拚！……」

這是許多主題，在「日出」中也可以說是許多問題，「日出」是以陳白露做主線而穿起一大串的問題，所以它的主題不是單純的，演員應該部分的用力表現自己所飾角色的主題台詞，導演則應負責諸般問題的連繫與統一的工作！

讀誦主題台詞，無疑的是強調，我演「正氣歌」時，就提高了約八度音，將全部主題台詞完全突出！不過有時用低降的調子來強調主題臺詞也同樣可以收到效果，這與故事的發展，空氣的成聲，音樂的和諧成正比例。

G 呼吸的運用——呼吸是聲調的母親，肚子裏沒

有氣就不能有聲音。呼吸運用的好，可以控制聲音的高低輕重迅速非常自如，否則氣竭聲嘶，頭昏臉漲，如臨重症，這要花費時間與操練才可以迎刃而解。我的主張是應該多多採用唱歌的呼吸法比較來得結實可靠，「深呼吸」的練習是最初也是最基礎的一課，它是把氣吸到腹部裏去，然後再慢慢送到口部隨意放出，使之成聲，當然根據原理是吸的時候，肚子漸大，呼的時候，肚子漸小，如果吸時肚子小的時候，無疑的，氣是跑到肺部去了，雖然由肺部呼出也可以緊緩，但那是不正確的，沒把握的，有限，不夠用，我們知道，肚子的容量要比肺大得多，而且腹部發聲是美好的，可以聽得遠，在舊劇裏稱為丹田音，至於肺部則望塵莫及了。

要想操縱聲音，必須先能操縱呼吸，否則就談不到發音。

要想操縱呼吸，必須每天練習腹部呼吸，這是絕對的事實！

一般藝人，如唱京戲，申曲，墜子等，都把呼吸動用的過分機械明顯，尤其是唱到快板的時候，不時可以聽到或看到他們在大喘氣，面紅耳赤非常難受，自然他們是在「歌」戲，而我們是「說」，不過這中間的距離，依我的看法是很近的，我以為「唱」是「

說』的一種變相，『說』也是『唱』的一種變相，更武斷地一點講，唱與說根本上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唱』是一種情感的流露，是一種意識的表達，『說』也是情感的流露和意識的表達，我們說它們不同的，只是兩個不同的方法與手段而已，『唱』需要『氣』做原動力，『說』也需要『氣』做原動力，在生理上沒有分別，目的也一樣，所以我說它們沒有分別。

也許在最近之將來，中國話劇發展到了有些成樣的歌曲的穿插階段，或有小型歌劇出現，那時就可以更知道『唱』與『說』究竟是不是一樣，同時也會自然地曉得，呼吸的運用要佔一個什麼位置。

『呼吸』在『讀詞』上講是應該不使觀衆聽見，甚至不使觀衆覺得這是功夫，對觀衆會產生一種神秘感，說句文明詞，也許就是『藝術上的成就』，基於此，我們不能不有所安排了，看看自己對這一段詞是怎樣地處理，輕重疾徐又是如何來規定，緊跟着就是要選擇在什麼地方要換氣和呼吸了，這要有讀誦的習慣才不至不自然，否則一定弄得很難受，神經也會緊張，同時更有許多不便反到不如聽其自然的好，『聽其自然』的呼吸不是絕對不可用的，他是『計劃的呼吸』中的一個過渡，也許『聽其自然』的呼吸是最高

『而又發展到了『聽其自然』，可是現在為止，我們是比較採用『計劃的呼吸』合適，這其中是決定了整個的戲運發展，與演技的進步，已經不允許再停滯在初期的『聽其自然』的階段了。現在先不必機械地規定出一個字，一句話的呼吸法，我們可以暫時放過小的，先從大處着手，比做說有一長句台詞需是一口氣說下來才好，勢必在未讀以先要深深地吸進一口氣，否則念到中間會斷了氣，根據這個原理我們可以確定『長的台詞』『用力的台詞』『耳語的臺詞』以及一切臺詞無不仰仗着腹部的氣體來誦讀。無須用一種機械的方法呼吸才適合的舞臺，我的主張是『首先練習唱歌呼吸，然後自己可以自由運用，不必人人皆同』。

上面會說過，呼吸不應該使觀衆聽到或看到，那才是最高的成就，可是有時候不然，有時候呼吸應該要觀衆聽到並且看到，就是：老年人在大發脾氣，或急躁地辯論，或悲痛的敘述，或呻吟而將垂死……。用一種急促地呼吸聲音來襯托着，是一種再好沒有的方法了。

H 所謂樂章讀詞——這是我杜撰的一種讀法對象，這種讀法的對象是全劇而不是段落部份的，雖然它是由段落與部份組成的。

促成我這個讀法的主因大概由於我之愛好音樂，及一章完整的音樂曾經給予過我不可磨滅的記憶。

在我演「正氣歌」的時候，我會大膽地試用了，雖然沒有獲到什麼成功，但從中得到許多可寶貴的經驗從這裏告訴我「我的樂章讀詞」是合理的。

我們知道在音樂裏組成一個大樂章的是許多樂句，樂段集合成的，這許多樂句，樂段是包括着許多不同的情感與含意的，我現在只不過是借了這個「樂章」名字而已，雖然部份的與之相似，但不是機械地硬把戲劇的讀詞方式變成絕對音樂的。

現在姑且拿「正氣歌」做例子來敘明我的樂章讀法是怎樣構成的；

我把牠分成一共九場；三個頂點，一是鬥爭的頂點——與賈似道口辯一場；二是情感的頂點——在真州城自殺的一場；三是主題的頂點——最後殉國就義高誦正氣歌之一場。

三個介紹段：一是序幕的介紹；二是第二場賈似道家裏的荒淫素描；三是楔子一場述文天祥離開真州到溫州後又被元兵捉獲解到北京。

三個進行段：一是第二幕在文山私寓隱居然後起義兵發臨安；二是三幕一場殺呂師孟一場；三是元兵帥營中與伯顏談話一場。

第一場序幕是由一老人口中追敘往事而揭起的戲幕，這相當於樂曲或歌劇中的「序曲」或曰「前奏曲」在一般的戲劇中，它負有介紹作用，在序曲中，就敘述了全劇的梗概，在「正氣歌」中，它把序曲裁成了序幕與楔子兩段。在序幕中說了景，物，事，還有人，並且肯定了全劇的段子。

二場——賈似道家一場，我也看成是介紹段，直到第三場文天祥出場以前，我都看做介紹，從他們奸黨的胡作非為，荒淫無度中可以反映文天祥，從故事中可以反映文天祥，從江萬里李茂的對話中更具體地說明文天祥是怎樣一個人。所以我看做是介紹段，從這些角色的型上，建立了文天祥的型，同時「從這些角色的音色上面建立了文天祥的音色」——我演文天祥的基調就建立在這些角色的對話音響上。決定的原則是「沉着，有力，厚實，美悅，」理由是「沉着」，大凡一個偉大的人，十九態度穩重說話沉着，這可以表現文天祥的氣派與主張，「有力」是一種 Force，是一切效能，使得對方（主要的還是對觀衆的感覺）感得退縮不敢正面招架，「厚實」是表現文天祥人性的善良可親，「美悅」是襯託文天祥的一部詩人的氣質同時也連繫起文天祥與觀衆間在聽覺上的快悅感。以上是組成文天祥的音調的四個份子，我的基調音

如此決定下來，這是以前的介紹命令我要這樣的，同時我也覺得非如此不足以應付以前的介紹。

三場——就是我把它看成「鬥爭的頂點」的那場，這一幕對文天祥這個角色在演出中有着決定作用，我非常看重這一場，場內有人高叫「文大人到」的音，一上場的脚步聲，衣服與空氣在走路時的摩擦聲，脚踏在木板上的回聲，我都注意，我不能確定這些聲音使它們規律地演奏着，即使有，也是一種自然的規律，這些音響決定我讀台詞的輕重與速度。

在這一場中，我不需要裝飾，不需要音響與動作上向觀眾介紹，因為在這以前已經由別的角色介紹過了，現在只是如何具有這些介紹過的條件而已。這場我可以概括地分為三節，一是由上場到「三百年……」大段獨白止，二是大段對白，三是下場，第一節雖然聲音低沉，但要在這上面建立起鬥爭的空氣的基點，二節是全屬於強烈的鬥爭，劇本是這樣寫的，觀眾也是這樣需要，三節是要留給第二幕做伏筆。

四場——這段在故事發展上佔很重要位置，重大的轉變也在這一段，我分兩節，一節的聲音接近於短D調，這個短D調對上一場來說已經是轉調了，上一場相近於C調，劇情的轉變雖有關係，但我還希望在聽覺上達到情感的變換，第二節則由短D調復到C調

，最後升高至G調，這又是下一場的伏筆，「兵發臨安」！

五場——這一場是平亂臣殺賊子，調子迅速而緊，差不多是近 *Presto* 的調子，我不大看重這一場，這也是我在「正氣歌」中最失敗的一場，因為我看它是平鋪直敘的一個故事進行段落，只要故事交代明白就够了。

六場——雖然我也看成進行段調子，是近 *Presto* 的，但這是內在的迅速，是空氣的緊張，雖然對話是慢的，因為環境不同了，這是在敵兵營裏與伯顏會談的一場，我看伯顏是一位英雄，不是勇夫，他不該把調子打得很高，可是演來因為緊張的關係，有時高得不得了，我在這方面也是一個失敗的地方，但是找不出可彌補的法子。

七場——我安排它是「情感的頂點」，這又是一個變調的段落，這一場由始至終是異常的，是低悶，它包括，希望，傷心，刺激，絕路，自殺，掙扎，最後是一種近於爆發的「再上征途」的呼號！這一場我變調最多，因為出於生理自然性，在那時候的情感是過分桎梏與過分奔放的兩個極端。在這場主要的三個變調的地方是：一，李茂之走前的一段話，這段比較人性。二，是自殺的一段，我主要的希求是在音響上



刺激起很不自然異常的感覺。三，是最後「再上征途」與杜濬說走向溫州重整兵馬的一段，這一段有兩個任務，一是負有說明自己的決心與經過的路線及最後的目的，二是留給「楔子」（下一場）一個和諧相近的情緒與音調，我把這一段看成呼號的理由是下一場緊接着一個萬馬奔騰的戰爭場面，如果我們舞台進步到「楔子」能馬上接着上場，空氣不使一秒鬆慢。也許我的呼號讀法是更對的。

八場——即「楔子」一場，我看它是「介紹段」，它很直接了當地說着文天祥如何經過險難而到溫州，又如何東山再起平賊××，又如何被擒，更如何被押在監獄中，我差不多每次要看這一場戲，一來可培養情緒，二來可以了解觀眾需要，同時更主要的是肯定我下一場的音調。

九場——就是殉國的一場了，我整個的變了調，三年來的監獄生活造成與先前大不相同的人型，文天祥有了他的人生哲學，有了他政治結論，他變得靜了，甚至是「冷」了，不大為外物所能引動，我幾乎把音調完全變向於 *staccato* 動作也摸了它的出發與歸着。這其中的變調的運用，顫音的運用，主音的強調，裝飾音的配備比較以前任何一場都複雜，最后到了「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一大段主題台詞，依照導演所

指示的，高出八度，使之完全突出而強調之，這一段是全樂章的結論，全樂章的頂點與精華，也是最費氣費力而難讀的一段了，最後的兩段台詞則幾乎全用顫音讀出，理由是一段比較高度強烈的主題台詞讀完之後，觀眾比較意味着乾燥，所以用顫音來讀容易激發情感，容易再接受另一段近於說教式的台詞，同時更主要的是造成 *Last Impression* 一個永遠的記憶！

以上九場就是組成樂章的九段，大概如此。樂章的主要意思是統一一個角色在一個戲中台詞讀誦的和諧與進行的輪廓意念，「音調的和諧」是主要的。不和諧音調也可以用在一個異常的空氣中，如文天祥自殺時「天地雖大……」即極不悅耳極不和諧的音，在一般樂曲中也有如此樂句，也是用在極異常的情緒下，不過在舞臺上讀詞，我不同意盡求美悅，不顧性格與劇情，這是賣弄，不管對方角色如何，自己一個人伸喉嚨玩花腔，這是要不得的。

樂章不限定非九段不可——你可以把「正氣歌」文天祥的詞分成五段，分成十二段都可以，演「日出」陳白露，可以自分為三段（一幕一段）或六段都可以，只要有理由。

組成一個樂章，據我所體驗到的是一件繁雜的工作，導演要起碼給所有演員一個範圍及音色的調整，

演員不可能早就決定了自己讀法不去管別人，那是離心的，我所謂的樂章不是獨唱，不是單人表演。而是互爲因果的進行，對方的台詞的音調成了你的台詞音調的主要構成因素，你的音調也就是對方的音調構成因素。

在全劇中演員間的音調的和諧問題，看來很嚴重，其實不然，除了耳朵有毛病的演員外，一般人都會有很自然的「和諧感染性」不會相差太多，很有經驗的演員更會理解這些，雖然這種和諧，有時候演員自己不知道，但會很自然來應付的。

H 我把讀詞分類的述說過，以前我只有概念，直到「正氣歌」我才具體地運用起來，現在我把一段台詞的輕重快慢低都拿符號注出來，這也是自己杜撰的，像一個樂譜 M.F.P.P. 註解一樣，這樣比較只憑記憶來得有把握而規律，這是註解台詞的一種方法，也是代替記憶的一種手段，但是我註的詞譜，別人不可以照樣抄讀，同樣，別人註的詞譜我也不可以一字不改的搬來應用，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讀法，否則如果劇作者把詞譜好了，那無論誰來演都是那一個調了。千篇一律豈不可怕，尼采說：一百個彫塑家可以有一百件不同的傑作，讀詞的符號是給自己運用的工具，當然是各有巧妙不可了。

趙元任先生在他拿羅馬拼音註解的「最後五分鐘」的序裏會有過這樣一段話：「我想不久會有人拿音樂跟語言學音符來應用到戲劇的藝術上去的，時間跟高音都應該註出來，就是不都註滿了至少這兒那兒於意思有關係的地方應該註出來……我固然也承認他們這些習慣用得得當的時候比不得當的時候多，可是單因爲演員本人各別的地方弄出些與戲角兒的個性無關的高音與時間，強度或音色的變化，那就是不可以放過的了……那麼說對於演戲的豈不更應該責他們嚴格的用一種最達意的高音跟時間的用法嗎！」

他又說：「不同的人在同一處。應該用同一種語調，同一個人在不同處應該用不同的語調，同一個人在不同處用同一種語調的，這樣聽戲的就變成聽人（聽少數的幾個人）不是聽戲（聽許許多多種戲）了。」這是民十九年的話。我不是他的理想繼承者，也不是在前十年受了這段話的影響而做的，不過現在說起來，在某點上是相類似的，他的目的是在推行國語羅馬拼音運動，在讀詞本身關係很少。這僅是一種參考而已。

符號的應用，看起來好像這是個創舉，其實已經有人在廣泛地運用着，不相信請看：李太太：（忙數）這……這只有十七塊多錢。

李石清：那……那……那有什麼法子。

李太太：不過石清，小五這孩子——

「日出」

白傻子：（結結巴巴）——我——我剛才瞧——瞧

——瞧見一個——

白：可是我剛才——是——是瞧見一個——

焦母：你……你……你……大星，你還不跟我打死

這個淫婦，死婊子養的，打——打——打！

花氏：（拚命）你……你敢——

「原野」

福升：（低聲）四爺，四爺，方——方先生來了。

顧入：（很自負的）所以我頂悲觀……

潘：（不愉快）石清先生，一個人……

賣報聲：（漸遠）看報，看，小書記跳大河的新聞！

李：（憤怒叫他說不出一個字）嗯！

翠：（自言自語）媽約我跟你回去……

「日出」

以上不是很明顯的例子嗎？「……」和「——」

不就等於音樂上的（·）一樣嗎？「不愉快」「自言

自語」不也和音樂上的 *Lento* *Andante* *Moderato* 相似

嗎？「低聲」「漸遠」不也和 *P.P.P.* 相同嗎？好，這

可以說明它們是有着共同性的。在劇作者本身，已經

採用了符號來表明他所需要的語調了。

我現在再來補充一下，這也是我演「正氣歌」的

時候，具體運用上的，符號排列如下：

一 主音

二 顫響

1 平音 {

2 向上 ↑

3 向下 ↓

三 變調 ×

四 恢復原調。

五 個別讀清 ∨

六 暫歇 +

七 漸高 ∴

八 漸低 | ∴

九 漸強 ^

十 漸弱 ∨

十一 輕 P

十二 極輕（可照音樂上的變化用之）PP

十三 重 f

十四 極重（可照音樂上的變化用之）ff

十五 個別加重 ↓

十六 立停 >

十七 漸快 >

十八 漸慢 ↓



於奪取皇帝的妃嬪姬妾，把僧尼妓娼一網包羅，在西湖葛嶺上的半閒堂裏白晝宣淫。

（史良清，舒有開上，見此情形大驚。）

文：更有這般（指史良清）鑽狗洞（指舒有開）不要臉的東西作他的走狗，助紂爲虐，火上添油，他們朋比爲奸，誤盡蒼生，作着高官，享着榮華富貴然而他們所作的一切罪惡，都由皇上代他們受過……

賈：（指着文）你……

文：（厲聲）賈似道，我说不勝說，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罪該萬死？我沒有罵錯你，謝教授更沒有冤枉你，天下的人都要得你而甘心，（上前）（較低五度慢）我現在只問你一句，爲什麼襄樊被圍三年你不派兵援救，爲什麼連打敗仗你却假傳捷報，我只問你是何所居心。

吳天先生對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在我們的經常演出中，在不同的劇本裏，對我們所飾角色的外型，年歲，服裝，小道具，化裝等等都很明顯地而自然分割得很清楚，很不同，有時候，因了服裝的奇異，化裝的神妙，可以使熟悉的朋友都容易辯認出來，可是一開口說話，馬上就聽出是誰了。」這是一個問題。

說這是演員的缺點嗎？也許是：

說這根本不是演員的過錯嗎？也許是。

我們會要求過演員，在不同的戲中該用不同的「音調」。但這只是音調不同而已，是聲音調子的不一樣，假使要求演員連音質都改變的話，也許是可能的，但我以爲太不必要了，固然違反生理自然性是一個理由，但最主要的是：演員說話是一種聲樂，無論怎樣總逃不掉「肉聲」這個範圍，鋼琴可以彈出若干種調子來，但總逃不出鋼琴的聲音，要求鋼琴彈出特殊的聲音，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須的，我說演員不必要變質，但該變調。

角色的性格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同時也是最根本的一件事，先不抓住角色的性格就無從配置音調，儘顧發音好聽不顧角色的性格是賣弄，我說再也沒有比「抓住個性」更要緊的了，聲音跟個性是連繫的，爲

什麼有的演員的聲音適宜於演粗人，有的適宜於演富人，又爲什麼有的演員的聲音，既然能演富人又能演粗人！

「抓住個性」這先決條件解決以後，可以影響演員發音的音色，音調。但不能變了他的音質。如果有音質變化的事實發生，那是一個很嚴重的危機呵！因音質（是我的看法）是一個絕對純潔美好動聽的寶物，是演員的生命綫，粗啞的聲音在舞臺上可以有，但那是一種裝飾，不是音質的改變！

爲了象徵文天祥是一個詩人氣質的人物，是一個善良人性，有着廣義的愛的心情的人物，在發音上不能不盡量使之美悅好聽，賈似道，史良清可以有些不諧和音，與不悅耳的音聲，這都是裝飾呵！

裝飾音太重要了，擔負的責任太大了，吳天先生也提出這個要我再詳述之，這個屬於聲音上的東西，我現在還不能用具體的文字來表現清楚明白，如果有機會可以收在留聲機上也是個辦法，總之裝飾音絕不是如前所舉的「哼，呵，呀，噫，嘔……」而已。

曾有友人也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過夜生活的人，或是嗜酒之徒的發音，可使用裝飾音來襯托，但在發音的生理機構上有了欠缺的人，如大舌頭，小舌頭，歪嘴，又該如何應付呢？這也

是一個問題。

事先我一點也沒有注意到上面去，這個問題很重要，我現在沒有具體的意見，因爲我還沒有演過「大舌頭」的角色，不知道怎樣來處理這個問題，不過權且可以這樣談一下，我以爲生理機構正常的演員可能模倣不正常的聲音，而生理機構不正常的演員就難於模倣正常的聲音了，雖然「生理機構」是最主要的。寫得太雜亂了，這只是一個手記，以後容在實踐中再次序補充之。

## 信不信由你

愛梅

意大利從前有個男孩子，名字叫加倫底。他的眼睛和貓頭鷹的一樣，祇能在黑夜裏或黑暗中看東西，在白天或是在亮光中，反不能看見什麼。



卽亂世佳人

朱 梵

——本劇根據美國 M. Mitchell 女士著小說 *Gone With the Wind* 改編。排演本劇，須得改編者同意。

### 第三幕

這是韓宅的小花廳，前面有一個小小院落。——我們從舞台所見的是它的橫切面。就地位說，室內所佔的地位僅及舞台之小半。

舞台左首是花廳。壁上整齊地掛着一副工筆花卉的玻璃屏條，靠壁陳設得有小巧精細的茶几和靠椅，室中有圓桌小榻之屬；韓家婦女平常吃飯休憩都在這屋子裏。有兩道門：靠花廳後壁——也就是舞台左方——的一道門連着退堂，從那兒可通宅內各室；貼近院子一面的——一間耳房，現在正是媚蘭的臥室——它的門正對着觀衆——，門口低垂一面精緻的翠色竹簾，透過簾子望屋裏，隱隱約約，有點朦朧的情趣。全室佈置的調子頗見素淡而近於纖細。

花廳地位比較高，邁過花廳門前的幾級台階，下去

才是院子。——它位置在舞台右半。這是一個頗見幽靜的小小的庭院，一道短牆圍着，上面除却牆外一棵柳樹的梢頭輕輕飄拂，就祇見一片碧琅琅的天空。牆根花壇上種着一叢薔薇，鬱鬱蒼蒼的帶刺的枝條一直爬出牆頭，或疏或密，把一道本來有點呆板的粉牆點綴得很有情致，又正當花事將了，粉紅色的花朵都已絢爛到極致，看去更像擋着一道花屏。短牆正中開一道圓頂小門，從一條小徑曲曲引來，那兒一直通着外院。小院一角堆着幾方『石筍』，間以幾竿秀竹，雖然顯着單調和不自然，却也替這院子加添了幾分幽趣。院中設一大磁缸，荷花正含苞待放，可以看出時季正當初夏。

開暮時節，將近黃昏。夏天日子長，太陽下了山，還有好一陣子才能入夜，現在天色是洗過一樣的澄明寧靜。希禮在前一幕裏預言過的戰爭，已經貼近這個城市



了，遠處的礮聲，若斷若續，輕雷似地在空氣中震盪，給人帶來恐怖與不安。

這時是晚飯以後的光景，院子裏放着三張藤椅，看樣子是備作乘涼之用的，但其間空無一人；花廳裏祇有百利子和張媽在收拾飯桌。張媽似乎爲礮聲嚇昏了，端着菜盤，一直豎起耳朵，神經緊張地聽着，簡直就忘了她在做什麼。

張（噤着聲，失態地）你聽，礮聲！大礮聲！

利（顧自己收碗）我聽見了。

張越來越近了，今兒這礮聲越響了。

利快收拾吧，獸聽做甚麼！晚飯都吃完了半天了，咱們這櫃子還沒拾掇好。

張（戰戰兢兢）利姑娘，那個革——革什麼軍進了城怎麼辦呢？人說大兵要糟場女人的，不管年輕年老都糟場！阿彌陀佛，你知道我是個吃長齋的。

利（又好氣又好笑）你想到哪兒去了？（自負比她懂得多）革命軍是好兵，幫老百姓的。

張（不信地）真的？可，可是咱們這城裏的可不是革命軍啊！利姑娘，你年輕，不懂事，打仗就沒好事情。——不怪三小姐急得飯都不想吃。

利誰心裏不着急，可又有什麼用呢。（望着她揮手）快動手吧，我的張奶奶。

張（楞了楞，也低頭收拾起來。忽然一聲巨響，她嚇得一跳）啊——

利（也是一驚，不覺也停起來聽。）

張（更響的一響，她也更響的驚叫一聲）啊——

（雙手合十，喃喃地對着天）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利（振作）噯，你也真是！快收拾好了再唸佛吧。

【她們剛收拾好了，從退堂出去，緊接着，思嘉急匆匆地從院子的小門進來，後門跟着老彼得，極張皇的樣子。

嘉（邊走邊說）你進來說吧。（在院子旁邊站定了）外頭到底怎麼了？你急成這個樣子！

得勢頭兒不對，大奶奶，您跟三小姐蘭姑奶奶合計合計，咱們得早點打主意才好。

嘉你說，外頭到底怎麼了？

得大奶奶，您不知道，今兒個外頭亂極了。滿街是搬東西逃難的，打大早起就沒斷過。中午保安司令部出了布告，叫老百姓別慌張，巡警還在街上打人，說不准胡亂搬家，擾亂人心，可打歸打，布告歸布告，逃難的還是潮水一樣往城外衝。

嘉（顯然也很焦急）怎麼，消息很壞嗎？

得 謠言多極了，一會兒說革命軍退了；一會兒說北佬敗了；有人說革命軍還在攀泥山；可是又有人說已經打到了馬克塘，就快到城裏了。一人說一個樣兒，都不知道聽了誰的好。（秘密地）大奶奶，咱們蘭姑少爺，衛少爺不在革命黨那邊混事嗎？

嘉 嗯。怎麼？

得 您說他，他這回會跟革命軍一起回來嗎？

嘉 那怎麼會！他好久都沒信了。

得 哦？那咱們還是得打主意，不管怎麼樣，咱們得打走的主意。大奶奶，打仗不是玩兒的。我這個當底下人的，歲數又大了，留着不要緊；您三位全是金枝玉葉的，亂荒荒的可不方便，萬一情形不好。——（更秘密地）大奶奶，我看北佬怕是敗定了，人說南軍的便衣隊都已經混進城來啦！

嘉（驚慌）便衣隊進城了，誰說的？

得 嗯，我，我都看見了。

嘉 在哪兒？（焦急的）就在咱們這兒附近？

得（指着自己）我，我身上就有——（滿身亂找起來）

嘉（驚異而惶惑）你身上？

得（乾瞪着眼，搜不着）哎喲，哪兒去了，哪兒去了？（慌張地）糟糕！糟糕！（很快的在地下看看，就要往外走。）

嘉 老彼得，我看你都急昏了！

得（忽然想起）噢，我真急昏了！是在身上呢。（走回她身邊）剛才我在街上，逃難的正好擠的兇，忽然就有一個年輕輕學生模樣的人，在人堆裏撒了一把紙，一溜煙跑了。人說是便衣隊散單子，我就手也檢了一張。（警戒地四面看看，從鞋裏拿出一張摺成小塊的印刷品，遞給嘉）哪，就是這個！您瞧瞧，上頭說些什麼？

嘉（攤開紙，唸着）『告——市——民——書』……革命黨的傳單！

得（小心翼翼）大奶奶，輕一點！您看完了？還是給我吧。讓我撕了它。（小心翼翼地把它接過來，隨手撕得粉碎），這不是好玩意兒，叫巡警搜着了不得了。我親眼看見，一家鋪子裏的店伙正好拿着看，給巡邏隊撞上了，抓了就走，一路又是打又是踢，有人說他性命都難保。……

【三小姐由退堂門顛巍巍地上，穿過花廳，直奔院子，手裏拿一把細芭蕉扇，一路搨，一路嚷嚷着。後面跟着張媽，手裏抱着一床棉被。

三 (神經極度緊張的樣子) 怎麼辦，怎麼辦！我再

也待不住了，我的心要打腔子裏跳出來了！這大

三 三 (同時) 怎麼，她們要走？  
三 您還不知道，這城裏有點底子的人家都走了大半

張 (抱着棉被一直跟到台階上，不知怎麼好) 三小

嘉 (真急起來) 姑媽，都是您！我早說要走的。您

三 (心神不定地) 棉被？(指椅子) 擱椅子上吧。三

三 (又指桌子) 不不，就攤在桌子上。一忽兒再到

嘉 我房裏拿，再到大奶奶屋裏拿幾條。  
嘉 這大熱天的，拿棉被幹麼？

三 (對嘉) 思嘉，你別上樓了，樓上不能睡覺了，落

下個彈來不得了！咱們把棉被都攤在桌上，回

頭就在桌子底下睡覺。(一屁股坐籐椅上，喘息

三 (驀然站起) 啊，媚蘭，你可出來了！你還一個人

地按着胸脯) 噯，我的心跳得

得 三小姐，我剛上米大夫家去了。  
三 倒說，你到外頭看過了，到底怎麼樣啦？

得 外頭亂着呢。聽說北佬敗了，醫院裏住滿了傷兵

三 米大夫忙着醫院的事，整天都不在家。我把您

的意思告訴米太太，請她過來商量商量，米太太

說一忽兒就到。我去的時候，她們家亂荒荒的正

理東西，看樣子也打算逃難呢。

蘭 (沉吟地) 可是我……啊，姑媽，我怎麼能走呢？

【張媽放好棉被由原路下。  
三 於無。  
【蘭默然坐在籐椅裏。噯聲漸漸的沉寂，以至  
一輩子！——我這是犯的什麼命！再要有點風吹  
草動的，我真吃不住了。媚蘭，咱們走吧，咱們  
快走吧！  
三 快走吧！  
三 (沉吟地) 可是我……啊，姑媽，我怎麼能走呢？

三 走吧，媚蘭，我求求你。我知道你就着身不好走路，可要亂了起來怎麼辦？你也許還得過一陣子才做產……

蘭 不，我怕一兩天裏邊就要生了。（熱望地向着

嘉）思嘉，我的好妹妹，姑媽要是走了，你留着好不好？

嘉 （瞪着眼）我留着？

蘭 噫，思嘉，你答應我留着好不好？我不能沒有你，你就爲我委屈點兒。姑媽再也受不起風浪了，就讓她走吧。

嘉 就咱們兩個，缺這兒聽聽響，看熱鬧？

蘭 不，祇要等我生了孩子，咱們也就走。

嘉 （爆發，像小孩子嘔氣似的）我不管！我不管！

你別拉住我，孩子是你的，不是我的！我幹麼陪着

蘭 （哀懇地）思嘉，我害怕，我心裏怕得慌……

嘉 有什麼好怕的？

蘭 ……我就心我這肚子在路上會出岔兒。現在我就

有這麼一點點指望，一點點光明，要再出岔兒，我就什麼都完了。（淒傷地對嘉）希禮這半年來連信也沒有一封，誰知道他到底怎麼樣了。這幾

晚我一睡下去就做惡夢，老看見希禮哭喪着臉，站在我跟前，一身都是血……

三 （制止的）媚蘭！

嘉 （同時，驀然逃開去，驚怖的）啊，你別吓唬我！

蘭 （慘然）我老想，希禮也許不在世上了；也許還活

着，可一定在受着苦，受着我們想像也想像不出的苦難。（閃爍着堅定的光）所以說什麼我得當心這就要出世的孩子，這孩子是希禮留給我的，我得保全他，我哪怕用自己的性命去換他都願意。（拉住嘉的手）思嘉，你答應我吧，答應我吧。有你陪着我，我胆就大了！

嘉 （陷入深深的矛盾，無可解析）可是我——

我——啊……（終於小孩一樣哭泣起來）

蘭 啊，好思嘉，別哭，別哭啊！

【嘉還是哭。三小姐小孩似的癡着嘴，似乎也

要哭了。大家毫無辦法的僵着。

（委婉地譬解）蘭小姐，您的話全說的對。可您不

知道，局面實在太亂了，北佬要一敗，準糟蹋地

方。我說要能趕早避的話，還是避一避的好。不

是我敢駁回，這時世太難說了，將來我要眼瞧着您三位受點什麼委屈，您想我就死了，怎麼有臉

去見故世了的老爺？

蘭 (左右爲難) 可是路上亂荒荒的，我實在不敢冒這  
個險啊。

得 (固執) 可您待這兒也是危險，蘭小姐。要一時亂  
起來，這城裏不定是什麼局面！亂兵鬧事的光景  
我見過，又是搶，又是姦，看見大莊大院的就打  
門進去，搜刮完啦臨了還放一把火……

【這時候天色已經有點朦朧。外面忽然起了一  
陣急遽的叩門聲。

三 (首先聽見了) 誰敲門？

【衆人相顧失色。

得 (緊張的) 這忽兒會有誰？

三 (怨懣的對着嘉) 別又是白瑞德！

蘭 不會的，白先生敲門不會這麼急。

三 那麼米太太？

得 米太太怎麼會跑那麼遠去敲前門。

三 (虛怯地) 那會是誰，不會是——是——亂兵……

【叩門聲更急。百利子從花廳後匆匆上。

利 有人敲門呢。(一直向院子小門走) 我開門去。

嘉 (一把拉住) 別去，你知道是誰！

得 (壯着胆) 我——我看看去！(急急下)

三 (追上，顫聲叮嚀) 別……別胡亂開門；問……

問清楚了再開。

利 (莫明其妙，恐怖地向嘉) 怎麼？(沒有人理她)  
三 (急得團團轉) 這種時勢，什麼時勢啊！……老

天爺，我受不了啦，受不了啦。……(叩門聲更  
急。她神經質的) 啊，不對，快到後院去，躲起  
來！(就要走)

蘭 不會出事的，姑媽，聽一聽吧。

嘉 聽，開了門了！(大家屏息地聽着) 進來了！  
(大家屏息地向着通外院的門。三小姐的手足嚇  
得瑟瑟直抖。)

【緊張而沉重的期待中，衛老先生和英弟在暮  
色蒼茫中出現。他們都是滿面風塵，非常狼狽的樣  
子。後面跟着彼得。

三 (驚喜參半) 啊，大哥，是你們！

蘭 (同樣驚喜) 啊，爹，英弟！

衛 (沉重而蒼老的飽經憂患的聲音) 想不到，你們  
還全這兒，沒有走。剛才我敲了半天門，越是敲

得重，越是沒應聲，我還當屋裏沒有人哪！(找  
個藤椅坐下) 跑得好累，一身都是汗！媚蘭，給  
我一把扇子吧，再要一杯涼水。(拿塊髒手絹不  
住的拭汗)

【三小姐給他扇，利和得到花廳裏倒水。

三 (急於要問)你們怎麼來的？

衛 (無限倦怠地)逃難，逃難來的！

三嘉 (同時)逃難？

蘭 爹，家裏怎麼了？

衛 (沉重)完了，一把火，全變成灰了！

蘭 (重重的一擊)什麼，爹，你說什麼？

三 (驚訝的瞅着衛，當衛父子吃水的時候，同情的) 嘖，嘖！阿彌陀佛！……

衛 (和英弟同時貪婪地喝着水)完了，我沒想到咱們家臨了還受這個劫！(靜了靜)橡樹莊本來不在

火線上，雖然聽得見礮聲，誰都當不要緊。我是懶慣了的，更不想動。——

三 (插嘴)我們不是寫信請你來這兒的？

衛 (語氣一貫的)那天——是大前天吧，礮聲忽然遠了，橡樹莊上靜靜的，大家傳說北軍打勝了一仗，南軍退了。哪知道南軍撤退是戰略，一邊退，一邊就打北軍後背包抄過來。到了晚上，情勢就整個兒變了。真是『兵敗如山倒』，北佬兒說退就退，教人打個楞怔都來不及。大夥兒打夢裏驚醒，耳朵邊就聽見鎗聲跟喊聲，又是敗兵，又是亂民，早就鬧得個沸反盈天……(他倦極

了似的頓着)

英 (向蘭和三)我還睡着呢，爹叫醒我才知道，剛要

理東西，可好，大門撞得震天響，祇好一人隨手拿一隻皮箱，帶了點細軟東西，就跟爹打後門溜出來。剛出了後門，前門也就撞開了。等到我們逃出橡樹莊，一回頭，滿處都是火……

衛 (不自覺地站起來，痠癢地)火，火，滿處是火，

天燒得通紅，一個莊子就像是地獄！你們想不到那些軍閥造的那個孽！(軟弱地)我那所老房子，那間大書房，那個好看的桃花園，我搜集了一輩子的這些個書啊畫啊，全燒了個精光！

蘭 (痛苦地)啊，爹！……

三 天保佑，你們總算平平安安逃出來了。

衛 天保佑，我這條老命總算還留着！我們還整整逃了兩天兩晚，走一陣，歇一陣，吃一餐，餓一頓，今兒才算僱着一隻船，打算到馬崗避難去，船打西門外經過，我就跟英弟冒險上岸來看看。(鄭重)你們可真胆大，怎麼到今天還能安心待在這城裏！

嘉 (關切地)姨爹，陶樂怎麼樣，我們家怎麼樣了？

衛 陶樂還算好，大概沒過兵。前兩天聽說你母親害傷寒，病很重；你兩位妹妹也病着。你父親沒寫

信給你？

嘉 (顯然很着急) 媽病了？爹信裏怎麼沒提，就說媽盼望我回去。

衛 一定是怕你着急，所以沒提。(向三和蘭) 你們可真糊塗，這城裏怎麼還能待下去！

三 這城裏怎麼了，大哥？

衛 (肯定地) 這兒一定得打！我們一路坐船來，路上直過兵，看情形眼前就得亂。我們的船現在就停在城外隱僻的地方，你們快理點東西，立刻跟我走吧。

蘭 (猶豫) 那——那——

衛 還有什麼好遲疑的？快理東西去吧，越快越好！我剛打死裏逃生，是第二輩子的人了，那個苦，沒經過的人不會知道。我一路來，看情形城裏車馬跟船隻都不好僱了；你們要不跟我一起走，再要走怕就難了。

三 (慌急地對蘭和嘉) 那怎麼辦呢，那怎麼辦呢？

嘉 (一咬牙) 走！我到了馬崗再回陶樂。(向利) 來吧，理東西去！(她很快的奔向花廳後面，百利子緊跟着。)

三 (乞憐地看着蘭) 那你——你——  
(低下頭) 您快收拾去吧。

三 (如獲救星) 那我收拾去了。老彼得，來幫着我！

(也是逃一般向屋裏走，得隨下。)

衛 你呢，媚蘭？

蘭 (竭力壓制着煩苦) 爹，您忘了，我這個月要分娩，我怕就在這一兩天了。

衛 哦，你看我都急糊塗了。你不說我還真忘了自己都要做祖父啦。(沉吟) 可是你打算怎麼呢？

蘭 我想……我慢一兩天走。

英 你一個人留着，那怎麼辦！要就叫她們等您一起走。

蘭 (隱忍地) 不，不要。姑媽胆小，不走不成了；思嘉又得回去看她母親的病——

英 (提起思嘉就覺得不忿) 哼，思嘉哪兒是要看她母親，這個人最自私自利了，她壓根兒就不知道顧憐別人！

蘭 英弟，別這麼說，思嘉是個熱心人。(解譬) 再說，留着她們也沒用。

英 熱心人？這麼樣的熱心人！(向衛) 爹，我反對思嘉跟咱們一起走！

衛 孩子話，逃難時候還嘔氣！(向蘭) 我看你還是走的好。

蘭 (噙着淚) 我不是不想走，爹，我是怕出岔子！



這一陣子經過的風浪太多了，沒法兒不教人寒心。希禮那麼久沒消息，現在咱們連家也毀了……

（沉痛中的灑脫）祇要革命成功了，希禮還好好活在世上，咱們那個老窩，毀了也就算了！身外之物，我本來就沒當一回事。再有，也就是指望你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來。

我不敢動也就爲這孩子啊。

可是待在這兒到底太危險了。我是已經成了驚弓之鳥，一聽見礮聲，兩條腿就直哆嗦。（不由得嘆息起來）唉，老了，不中用了！

我主張你走，你一定得走！

【在英弟說話的同時，米大夫穿着雪白的醫服，聽筒也掛在頸上，大踏步從花廳那面進來。

（跟衛握手）衛先生。（掃過來深沉的一瞥）你逃難來的不是？橡樹莊怎麼樣，那邊也有戰事？橡樹莊算毀了。（看着他，歎羨地）米大夫，就你精神好！戰事吃緊了，醫院裏忙着吧？

（爽氣撲人）忙，忙得喘不過氣。你瞧我打醫院出來，連衣服也沒工夫換。（興奮地）戰事消息是好，革命軍勝利定了，這城裏眼看着就吃緊。我現在是抽空回家，順便上這兒看看。車子在門外等着，我馬上就得走。

米 怎麼，你們都走嗎？

三 （精神爲之一振）都走，米大夫，不走不成了！我們這就到馬爾親戚家去。（拿一盒萬金油，頻頻在額上塗着）攪得我，頭都暈死了！

米 蘭小姐也走？（沒人答話，他鄭重告誡）我警告你們，她可不能走！在路上生起孩了來怎麼辦？她身體太單薄，在家裏做產都許有困難！

三 （手足無措）天，怎麼辦！

米 （看手錶）能走的當然走，留着也沒用。可是我勸蘭小姐千萬別動，先等孩子落下地再說。要有一個胆大的陪着她更好！（他看着嘉）大奶奶怎麼樣？

嘉 （堅決）我母親病重着呢，我非走不成！

英 （在旁邊白她一眼，輕蔑地打鼻孔裏「哼」了一聲。）

米 （看錶）我不能再挨了。醫院裏病人等着我！我就一句話：她不能走！我醫院裏有事，我是不逃難的，她留在這兒，生產的時候我還可以給她看看。希禮在爲革命服務呢，我們得當心他的孩子。可究竟怎麼樣，還是你們自己決定吧。對不起，

我得走了。等你們回來再見吧。（向花廳大踏步下）

衛（看着蘭十分爲難）到底怎麼好呢？我都弄得沒主意了。

蘭（矜持）你們都走吧。我不要緊的。（強笑）我有米大夫呢，你們全湊上都不及他一個。

衛這真太難了！丟下你一個，我們不放心；我們留着吧……

蘭要是風聲緊了，我還不到做產時候，我就要求米大夫，想法兒住到醫院去當病人，那不就安全了

嗎？

衛辦法倒是好，米大夫信託得下。可是——（不忍走，可又不得不走，祇好以一嘆了之）唉……

蘭爹，你們走吧。這種亂世，顧前顧後會壞事的。這麼樣大家都好，再沒有比這妥當的了！

三（忍不住）那，那咱們就這麼辦吧。（內疚地）我不中用，再也沒法兒充好漢待這兒了。媚蘭，

（彷彿要哭）你——你不怨你姑媽？

蘭那怎麼會呢，姑媽。天都黑了，快走吧。（推她）晚了出城不方便。

衛那——那我們就走了。你自己千萬小心！

蘭您多保重，別爲我操心！反正還有老彼得跟張媽

留着，他們會伺候我的。

得大家就出來吧，我先到外面找找洋車去。（兩手挾着行李從院子門出去）

【接着大家都向外走。蘭送着。

蘭（依依地向嘉）到了家代我問候母親，時局平定了你就回來。

嘉（提着行李，低下頭，未免羞愧）我對不起你，媚蘭！（兩人站着相對無言）

三（催促）走吧，別出不了城！（剛走了兩步）哎，萬金油，我的萬金油呢？

利這不在您手裏！

三（恍然）哦！在這兒！不用送了，媚蘭，我走了！

【一陣亂，衆人相將下，祇留着媚蘭一個。

【暮色沉沉地落下。一種無邊的寂寞四面襲來。她背向觀衆，向着院子小門呆立半晌，然後緩緩

回過身子，從腋下抽出手絹，在眼角上拭了拭淚，低着頭一步一步往院子當中走。

【張媽一個影子似地，從花廳那邊無聲地移過來。

張（看看她，聲音落漠，如在太空）就您一個人在這兒？

蘭 (闌珊地) 嗯。

張 (停了停) 天黑了。

蘭 (不自知的重覆) 黑了。

張 要不要開燈？

蘭 唔。

張 要？

蘭 不。

張 (半晌) 您還不睡？……我給您理床鋪去？

蘭 (始終不看她) 好。——把窗都關上。

張 大熱天，您還關窗睡？

蘭 關着安靜點。也許……有礙聲。

【張媽默默進了耳房。她彷徨地半晌，孤淒地

坐下來。張媽重上。

張 您沒事了？

蘭 嗯。

張 我睡去了。您有事喊我一聲。

蘭 嗯。

【張媽下，院子裏還留着媚蘭一個。依然是寂

寞——更大的寂寞。

【院子小門那兒遲鈍地移進來兩個人影，是思

嘉和百利子。

蘭 (發覺進來的人，頭回過去——驚奇地) 啊，思

嘉，你！(站起來)

【她默然。

蘭 你怎麼還不走？

嘉 (自語一般) 不——走——了。

蘭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走了？

【百利子哀怨地看她們一眼，提着行李向花廳

後面走。

蘭 你真不走了？(忖了半晌，驀然激情地奔過去，

拉起她的雙手) 啊，你真不走了！(感極而涕)

思嘉，我知道的，你留着是爲我，我知道的。

嘉 (感傷地) 嗯，爲你。

蘭 可是母親呢，你母親的病呢？

嘉 我想……不要緊的。

蘭 你不怕這城裏要亂？

嘉 不要管這些個。

蘭 (儘淚泉湧着) 啊，思嘉，思嘉，我的好思嘉

！

嘉 (泫然) 媚蘭，你哭了，你爲什麼哭了？

蘭 (從心底湧出，透過晶瑩的淚，發出閃亮的光，

看定嘉，用手頻頻指着自己的胸口) 我這心！我

這心！(感激地) 我一肚子話，不知道怎麼對你

說，怎麼對你說？

嘉 (眼淚也流下來) 不要這樣，媚蘭，你心裏有什麼難受？你對我說。

蘭 (含淚的笑) 不，我不難受，我高興，我太高興了！(倒在嘉肩上，幾乎是哭着說) 思嘉，你真好，你待我太好了！人家嫡親的姊妹也沒這麼好！

嘉 坐下歇歇吧，你要累的。

蘭 不，讓我靠着，我要靠着。(迫切地看定她) 思嘉，我這幾天老想着一件事，我想求求你，……我，我心裏害怕。

嘉 你怕什麼？

蘭 (淒酸) 我，我要是做產死了，我這孩子怎麼辦呢？

嘉 (大聲，斥責似地) 那怎麼會，你怎麼想的！

蘭 好思嘉，你答應我，要是我死了，你帶我的孩子好不好？

嘉 (驚訝地閃開) 活見鬼，平白無故你就這麼死呀活的！

蘭 (情辭懇摯) 真的，思嘉，我說的是真話。我不怕死，我就怕這孩子沒人管。爹太老了，家又毀了，他是風前的燭，我怕他再也活不久。姑媽不中用，操不了那麼些心。英弟也許成；可……

可我要把孩子託給你，祇要你答應一句，我就放心了。希禮……希禮他也會感謝你的。

嘉 (感動) 媚蘭！

蘭 可憐的孩子，我不知道它是男的還是女的。(望着天空，祈禱似地) 天要可憐我，給我一個男孩子吧。(遐想) 要是男孩子，我希望他像希禮；要是女的，我希望她能像你，不要像我。……思嘉，你答應帶我的孩子吧，你答應吧。

嘉 啊，你不要說了。(不自覺地連連點頭) 我答應你，我答應你！

蘭 (放了心，拉着她的手) 我真對不起你。(含情欲語的半晌) 思嘉，我沒跟你說，我怕今兒個就要不好了。

嘉 (大驚) 你說什麼？

蘭 別怕，我說錯了，我是說，我怕今兒個就要生孩子了。打晚飯邊起，我這肚子直往下沉。

嘉 你不疼？

蘭 (倦怠地) 還不疼，可是沉，沉得利害。

嘉 (有點慌亂) 你怎麼不早說？

蘭 (低低地) 你們都要走了，我怕說出來要就誤你們。

嘉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蘭 沒有什麼，還是那——那樣子。

嘉 我叫百利子請米大夫去！（向花廳後）百利子！百利子！

蘭 （制止）不要，思嘉，米大夫忙着哪。我還不知道多久才到時候，也許要到明後天，怎麼能教米大夫白等那麼久。我肚子疼了再請他吧。

嘉 你就老 別人想，都要做產了，你還專顧別人作什麼！

百利子上

利 您叫我？小姐。

蘭 （向嘉）先別請米大夫，我累得慌，到屋裏躺躺再說。

嘉 我陪你進去。

蘭 屋裏熱，你坐着吧，叫百利子陪着我好了。（她有點蹣跚地走進耳房。百利子跟進去，關上門。）

【天完全黑了。夏季的夜空藍而且深，似乎蘊藏無窮的神祕。滿天星斗，譎祕地閃着眼。

【一切靜下來，祇有一派虫聲——也許是促織娘的鳴聲——低低地奏着；而這聲音適足以凝凍空氣，增加寂寞。

【思嘉看着媚蘭進去，獨自佇立在台階上，出

神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種亂絲似的情緒在她心裏擴大。

嘉 （空漠和哀切的心情迫着她）她要作產了，要生孩子了。可是希禮在哪兒——啊，希禮，你在哪兒？你到底是死了，還是活着？……你知道我在替你照顧媚蘭嗎？我冒着險，連母親的病都不管。……我這全是爲了你，我答應過你的，全替你辦到。……希禮，希禮，你知道嗎？你知道嗎？……啊……（她慢慢地在台階上坐下去，臉埋在手裏，隱泣起來。）

【略停，院子小門裏進來一個人，他是白瑞德。他混身潔白，穿着一套筆挺的漂亮的嶄新西裝，手裏還拿一頂精緻的軟邊草帽。他是悠閑的，完全是飄逸的夜游人姿態。時局的混亂，人事的憂煩，彷彿跟他毫無關係。

白 （一本正經地）韓太太，你好？

嘉 （險從手裏抬起，站起來，這一位寂寞中的不速之客，顯然使她有幾分高興）你！

白 （微微一躬）是我。（嘲弄地）剛才好像誰在這兒唸經，做禱告？

嘉 你一來就沒好話！

白 是嗎？（閑閑的四下看看）三小姐呢？

嘉 她馬崗去了，逃難去了。

白 哦，今兒個我交運了，就是你一個人在這兒，（忽然想起來似地，）你老嚷嚷要逃難，怎麼不一起去？

嘉 （有點驕傲自己的仗義）我在這兒陪媚蘭。

白 媚蘭也沒走，怎麼回事？（微微皺眉）這種時勢，她又大着肚子，太危險了！

嘉 （尖酸）她危險，我就不危險？你怎麼不替我擔心？

白 （淡然一笑，覺得很好玩似地）你要什麼緊，這世界上你還怕誰！就算你怕，還有我替你保鑣呢。

嘉 你少恭維我，我不愛聽。

白 你瞧你！怎麼男人一說話，你就老覺得是恭維？我的韓太太，別人也許會恭維女人，我可不會，祇好教你掃興了。（故作驚訝）奇怪，我一輩子也沒見過這麼奇怪的事！

嘉 （莫明其妙）什麼？

白 你怎麼會跟媚蘭倆待這兒的！

嘉 （不高興）那有什麼好奇怪的！

白 這還不奇怪？——別人也許不知道，我可明白，你自個兒當然比我更清楚。

嘉 我清楚什麼？

白 對不起，我不信你這麼好良心！——你跟媚蘭的性情壓根兒就不同，並且你恨她，妒嫉她，你哪會要她好？你鬼鬼祟祟追求希禮，她可給蒙在鼓裏，她還待你親親熱熱，當你是個大好人。可你哪，你在心裏做文章，恨不得有一天媚蘭死了，你好跟希禮『成其好事』。（一頓）我不懂的就是這一點，你怎麼居然能在這種時候陪她待在一塊兒？

嘉 （惱羞成怒，早就忍不住）你放屁！媚蘭是察理的姊姊，是我的姑娘，我不疼她誰疼她，我不陪她誰陪她！

白 （毫不介意，興味濃郁地欣賞着她的怒容，然後從容進攻）說得好聽！可你不用打算瞞我。我的眼睛比誰都尖，一眼看得清人的五臟六腑。（目光炯炯地釘住她）你自己說，別含糊，你真把察理當你丈夫嗎？（等待地半晌）我就知道你嫁察理是爲的跟希禮鬥氣，可一結婚，你就翻悔了；幸虧天照應你，叫察理死了，解放了你——

嘉 （又氣又急）你說這些個，你說這些個，叫媚蘭聽見了成什麼話！

白 別嚷！嚷起來可真要聽見了！（微笑地）跟我說

說不要緊，你是不是當希禮已經死了，所以良心發現，疼起媚蘭來了？

嘉（恨毒了）你是人是鬼，這麼胡說八道的！你要還有幾分人氣，就請你好好兒替我滾蛋！

白（以逸待勞）對不起，我說穿了你的心事，可是你也用不着生這麼大的氣。我知道你一向是想什麼就說什麼的，我希望你再勇敢一點，別像人家那麼扭扭捏捏的裝正經。

嘉 那麼扭扭捏捏的裝正經。

白 白瑞德，我告訴你，我的事用不着你管。我現在就要你滾蛋！我再告訴你，姑媽好幾次要攆你了。察理死了還不到一年，你老借着不丁點的事由來看我，你把我的名譽都弄壞了，人家都在說我的閑話了！

嘉 閑話算什麼，名譽又值幾個大？思嘉，別人了解你，我了解你。你難道還打算替察理守一輩子節，熬一座貞節牌坊？白搭！察理活着你壓根兒就沒愛過他，他死了你可得哭喪着臉，扮出孤孀相來騙人。我明白你的苦悶，所以我想法兒攪撥你出去逛公園，看電影。這行為叫人看着不順眼，可是你就高興這麼幹。我也許真叫你壞了點兒名譽，可是你打心裏說一句，該不該謝謝我？

嘉（說中了心話，氣平了一點）我愛怎麼幹就怎麼

嘉 幹，用不着旁人來攪撥，你少跟我表功，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白（講和）好，咱們別抬槓了。坐下來，說點正經的吧。（拉她坐下來）

嘉（一甩手）別拉拉扯扯的！

白（一笑置之）好。你說，這城裏要幹起來了，你打算怎麼辦？

嘉 你呢？

白 我不要緊，我這人到哪兒都有辦法的，所以我想留在這兒，看看這城裏亂起來是個什麼樣兒，長見識。現在你在這兒，我更不走了，到時候我可以做你的保鏢。

嘉 廢話！（不由衷的壯語）我——我才用不着你照顧呢！

白 你不害怕？

嘉 我怕什麼，我就不知道什麼叫害怕！

白 你這人，這個口你也敢誇！（半晌，愛憐地拉着她的手）思嘉，說真的，你對我是不是還有點好感？

嘉（故意裝作不聽見）你說什麼？

白 你是不是喜歡我？

嘉 喜歡你？

嘉 喜歡你？

嘉 喜歡你？



白 嗯，你說。

嘉 (反問) 你喜歡我嗎？

白 (大有深意地笑笑) 大概是吧。你知道我這人很特別，我愛吃大蒜跟辣椒。你那點野性，那點自私自利的壞心眼兒，按說實在不像一個上流婦女。可是對我嚟——唔，總算是臭味相投，還配我的胃口。

嘉 (大不高興) 可是你知道我對你怎麼着？

白 怎麼着？

嘉 (大聲，報復地) 我跟你說：我——討——厭——你！

白 (諷嘲似地咧一咧嘴) 不見得吧？你有點怕我倒

是真的，因為我這個男人不大好對付。我沒察理那麼傻，全聽你擺佈；也沒希禮那麼好，什麼事全順着你。你對誰都有辦法，一碰見我，可就冤家遇着了對頭，祇好對我乾瞪眼。說實話，我這人就跟你說過的一樣，不是個上等人，可就憑這一點，正好跟你對勁，所以你還是喜歡我的。再說我要看中了誰，一纏上了，就跟蛇一樣，輕易沒法兒摔掉。

嘉 你別做夢！你當你拿着我的把柄，可以要挾我了不是？你聽明白了，沒那回事！

白 當然不。(心平氣和的樣子) 我知道你一直到現在，還心心念念想你那寶貝的希禮。可希禮也許

死了，屍骨都早化灰了。我就等着你，等你有一天把希禮慢慢地忘掉。說真個的，思嘉，我打在衛家書房裏看見那齣把戲以後，就看上了你，想要你了。我什麼樣的女人都見過，可奇怪，我想你比想哪一個女人的心都切！

嘉 (一直都受着他的左右，這時候覺得已經到了爭取主動的時候，她倩笑着，裝出溫柔的樣子) 這麼說，你——你是想要我？

白 嗯。

嘉 真的？

白 當然。

嘉 (不自制地聲音有點發顫) 你要我——要我——

(不自覺地低下頭) 要我嫁給你？

(欣賞似地看着她，忽然大笑起來，半天沒有停止。)

嘉 (錯愕，摸不着他的真意) 你笑什麼？

(還是笑着) 你真壞，你想騙我，引我上了鉤，跟你跪下去求婚，你再繃起臉來給我一頓教訓，對不對？你打錯主意了，我的小寶貝！我不早跟你說過，我是不結婚的？

嘉 (沒想到，又羞又惱) 什麼——你——你——

白 (平靜而有禮貌地) 我的寶貝，我明白你。我

沒那麼大野心，我就想請你做我的情人！

嘉 (又是意想不到的) 情——人？

白 嗯，成嗎？情人沒有結婚的名義，可有結婚的實

際。你是最講實惠的，這不是最好的辦法？

嘉 (氣得滿臉通紅) 你這流氓，下流坯！你敢這麼

侮辱我！(指着門) 滾，你替我滾蛋！

白 (笑吟吟地咧着潔白的牙齒，看了她半晌) 天氣

熱，別發火！(拿起帽子，微微一躬) 明兒見！

(他飄然隱沒於通外院的小門)

嘉 (追在他後面) 滾你的明兒見！你個下流鬼，以

後別再想見我，一輩子也別來見我！你要再來，

我打斷你的腿！(停了停，還覺得有所不甘，大

聲) 老彼得！老彼得！

【老彼得上。

得 大奶奶！

嘉 白先生進來是你開的門？

得 是。他說散步過這兒，順便來看看。

嘉 天這麼黑了你還放他進來？

得 白先生是常來的客人，我怎麼敢攔駕，再說，白

先生往日趕黃昏上這兒擦天也是常事——

嘉 (嫌他囁嚅，打斷) 往日，往日，今天是今日，

你不知道三小姐不在這兒？

得 (反感) 我知道，大奶奶。我們當底下人的，上頭

的事不敢瞎批評，不是我說，白先生雖然對咱們

出過力，救過兩位少爺，可這家裏他到底跑得太

勤了點兒，咱們家全是婦道，您又——您又——

(不好說出口) 要依我的意思，我還真——

嘉 (不高興) 嚙嚙！記住了，下回姓白的再來，就

說我不在家。

得 是。

【他剛要下，百利子急慌慌從耳房上，在牆上

順手一扭電燈開關，室中陡地大明，彷彿驟然激變

到另一個境地。

利 (奔向思嘉) 大姐姐，不——不好了，不好了！

嘉 (吃驚) 什麼事？

利 蘭小姐的肚子，肚子——到時候了！

嘉 她疼起來了？

利 疼，疼得緊。怎麼辦？

嘉 (對得) 快請米大夫去，越快越好！

【老彼得奔向花廳後面。

嘉 張媽呢？

利 睡了，靈魂兒早出了竅了！

嘉 你知道張媽會伺候產婦？

利 她說她先前伺候過好幾個產婦，可現在不了。

嘉 去！快叫醒她！

【百利子也奔向廳後面。

【嘉焦急地在花廳當中站了站。媚蘭的呻吟聲傳

出來。她躊躇片刻，剛要進耳房，老彼得奔回來。

嘉 （站住）你這麼快就回來了？

得 糟透了，糟透了！

嘉 怎麼了？

得 （亂指身後）米——米太太，米太太——她——

【米太太慌慌張張進來。

米太太 蘭小姐到時候了嗎？

嘉 到時候了。米大夫呢？

米太太 （都僵了）那怎麼辦呢，那怎麼辦呢！

嘉 （焦急）米大夫不在家？

米太太 他不在醫院，他走了。

嘉 （如受雷殛）他剛才還來過這兒，勸媚蘭別走，

他親口答應給媚蘭接生的，怎麼一忽兒就走了，

走哪兒去了？

米太太 他——他剛走一忽兒。前線吃緊了，紅十字

會派人出城去，沒有人領隊，非他去不成。他回

家都來不及，就打了電話給我，願自己出城去

了。——

得 大夫說過什麼時候回來嗎，米太太？

嘉 今晚能回來嗎？

米太太 那是到前線去，怎麼就能回來；明兒白天進

得了城都算好了。

嘉 那今晚怎麼辦？媚蘭她——她——……那可真要

命了！

米太太 米大夫電話裏還提起蘭小姐的事來着，他說

他要到前線招扶成千成百受傷的革命軍，沒辦法

，顧不了蘭小姐啦，要是蘭小姐時候到了，祇好

另外找人接生，紅十字會的金大夫，公立醫院的

李大夫都成，就說米大夫介紹的。

嘉 他沒說別的？他從前說過媚蘭要難產的！

米太太 噢，他還說，今兒個情形不對，北佬怕要退

了——

嘉 （如墜深淵）你說什麼？

米太太 北佬怕要退了。米大夫說，要是情形不好，

我們可以避到醫院裏去，到時候再招呼蘭小姐一

起走……

嘉 （急得要哭）啊，媚蘭，你害苦了我了，害苦了

我了！

得 （也是慌急無措地）大奶奶，咱們商量商量吧，

事情可真急了！

嘉（頭一偏，咬咬牙關，頓然來了勇氣）你馬上找醫生去，金大夫李大大夫都成，趕快把他們請來，就說是米大夫介紹的！

得是，我就去。（要下）

嘉 你順便找找白先生，說我請他——

得（插嘴，不以爲然地）什麼，白先生？

嘉 白瑞德白先生，聽見了沒有！

得 剛才來過的白先生？

嘉 就是他！你請他馬上就來——弄一輛馬車來！

得（不肯走）可您剛才不說——

嘉 廢話！去，快走！

【老彼得自院中快快下。

【同時百利子和張媽自花廳後上。

米太太 我走了，我得到家裏張羅張羅去，金大夫跟

李大夫那兒，我就打電話通知他們。

嘉 好吧，就請您打電話去！

利 米太太，我送您回去，天黑了不好走。

【百利子跟米太太由花廳下。

【耳房又傳出媚蘭的呻吟聲。

張（睡眼朦朧，像還沒睡醒，不住用手揉着）大奶

奶，您叫我啊？

嘉 嗯，你來！

張（走了一步，聽見媚蘭的呻吟聲，指指耳房）怎麼，蘭小姐要生了？

嘉 你先前伺候過產婦？

張 嗯，伺候過好幾個。

嘉 生孩子的事情你都在行？

張 嗯，我在行。

嘉（放了心）好，你進來吧。（向耳房走）

張（觸電似的直往後退）不，我不能進去！

嘉（莫明其妙）爲什麼？

蘭的聲音（在耳房裏，呻吟地）思嘉，哎喲——哎

喲——思嘉——……你來，你進來……

嘉（向內）我就來了，媚蘭。（迫切地轉向張媽）

你怎麼不能進去？

張（恐懼地亂指耳房，亂搖着手）這是血房！生孩

子的是血房！（一步步往後退）我是吃齋的，我

不能進去！

嘉（又氣又急）胡說，什麼叫血房，快進去伺候蘭

小姐！

蘭的聲音（夾着呻吟，在嘉和張說話的同時）思嘉

！思——嘉……

張（退避）不不！怎麼說我都不能進去！

嘉 (驀地捉住她一隻手，拖着她走) 不成，怎麼說 嘉 我來了，媚蘭！(很快的走進耳房)

張 (掙扎) 不不，大奶奶，不！

嘉 走，我說去就得去，我說去就得去！

張 (哭聲) 不不，大奶奶，您撒手，您饒了我，饒了我。

嘉 (站定，狠重地) 你到底去不去？

張 不，啊，不！

嘉 一定不？

張 (求恕地) 大奶奶……

嘉 滾你的！(狠狠地一個耳光，把她打倒在地)

張 (雙手掩面，大哭起來。)

【媚蘭在裏面喊着痛。

嘉 (堅定地) 不許哭，再哭我再來一下！

利 張奶奶，怎麼了？

嘉 (一把提起她) 起來！前面去聽着門，快去！

【張媽哭泣着從院子裏出去。

嘉 (向利) 快去生火，燒開水！把我房裏的乾淨毛巾全拿來！還有，一把剪刀！聽清楚了？

利 知道了！(飛一樣地向花廳後面奔)

蘭的聲音 思嘉——，思——嘉！

【空場。舞台漸暗。漆黑一片中祇看見幾點閃爍的星星。以下三小節的對話和效果，都在黑暗中進行。

【鐘鳴十下。

蘭的聲音 (悶塞的呻吟，跟極大的痛苦搏鬥着。)

嘉的聲音 怎麼樣，疼得利害嗎？

蘭的聲音 (從牙縫裏漏出來似地) 不——怎——麼

……米大夫——怎麼——還不來？……

嘉的聲音 (安慰) 去請了，一會兒就來。

蘭的聲音 (更痛苦的呻吟聲) 思嘉——我——害怕

……我不——不要緊吧？

嘉的聲音 別害怕，不要緊。疼了就嚷，別熬

着。……

【小小的沉默的間歇以後。鐘鳴十二下。

蘭的聲音 (力疾聲嘶) 哎唷——哎唷——我疼

疼死了……

嘉的聲音 屏着氣，拉着這帶子！用力！

蘭的聲音 哎唷……大夫呢——大夫呢……

嘉的聲音 就要到了，別着急！用力拉！

蘭的聲音 我——我不成了——我要——完了……  
嘉的聲音 別瞎想，生孩子都是這樣的。

【又是小小的沉默的間歇。鐘鳴兩下。嗽聲隆隆地響。

蘭的聲音 (虛弱，驚恐的) 嗽聲，這麼近——這麼響——

嘉的聲音 (寒意的，可是安慰的聲音) 不，遠着呢。

蘭的聲音 我知道的，我聽得出，這城裏完了。(哭聲) 啊，我的可憐的孩子，我的可憐的孩子！

嘉的聲音 媚蘭，靜一靜，你靜一靜！

蘭的聲音 思嘉，你趕快走吧，快走吧，你再也不能待下去了。

嘉的聲音 別傻了，我不怕的，我一輩子都陪着你。  
蘭的聲音 (哭聲) 你還是走吧。你去了也是一樣的，我反正是個死……

【舞台漸明。嗽聲，鎗聲雜作，牆外雜亂的人聲。滿天映着通紅的火光。

【冷場片刻，老彼得從院外慌慌張張的上，跑到耳門邊。

得 大奶奶，大奶奶！

嘉 (從簾中探出半個身了，壓低聲音) 怎麼，你跑了三趟了，還沒請到醫生？

得 (滿頭熱氣氤氳，不住用衣襟當扇子搧着) 實在

沒辦法了，大奶奶。金大夫李大夫是真走不開，醫院裏滿地是傷兵，哭啊喊的，我親眼看見，他們忙得氣都喘不過來。我連請了三趟，他們後來連理也不理我了——

嘉 (急得躁脚) 你真笨！我告訴你，隨便找什麼醫生都好……

得 我的大奶奶，我全城都跑遍了，哪兒還找得着醫生！您不知道，外頭已經亂——

嘉 (制止，回頭看看屋裏) 輕點！(走出來，到了花廳中央) 外頭怎麼了？

得 (恐怖地) 外頭都鬧翻了，您瞧 (一指通紅的夜空)

嘉 啊——(不由得倒退一步，急促地) 白先生，你找着白先生了？

得 找着了，白先生說要找車不容易，他找找看，弄到了就來。

蘭的聲音 (劇烈的呻吟) 思嘉……思嘉……(要爆裂了似的嘶喊)

嘉蘭小姐也許快了！叫百利子拿開水來！你到門口等着，白先生一來就告訴我！

【彼得從花廳奔下。

【媚蘭呻喚愈亟，嘉進耳房。

【百利子提着一壺開水，很快的從花廳後面出來，跑進耳房去。老彼得接着出來，焦灼地站在耳房外聽消息，手足無措的樣子。

【媚蘭的更劇烈的呼痛聲，外面的更混雜的亂聲，絞成一片。天空更紅了，烈焰飛騰着。

【聲光錯雜中突地冒出幾聲嬰孩的啼聲。老彼得正在毫無辦法的來回走，聽見啼聲，驚喜地奔向耳房，忘情似地要等進去，到了門口忽然站住，用手從額上擽下一把汗，換一口氣，又走開，臉上展出一閃的微笑。

【媚蘭的喊聲寂然了，外面的亂聲也靜下去。

思嘉滿頭淋漓的汗流，像一隻鬥敗的野獸，低着頭頹然地出來，跌坐在子裏椅。百利子也是不勝疲憊地跟在後面。

得（迎上去，問利）小寶寶落地了？

利 嗯，落地了。

得 是男還是女？

利 男的。

得 哦，（指指屋內）蘭——蘭小姐怎麼樣？好嗎？

利 睡着了。

得（快慰地）哦，謝天謝地！（走向嘉，規規矩矩向她道喜）恭喜，大奶奶！……

嘉（慢慢抬起頭，倦怠地）哦？……

得（不由得對她充滿着熱誠）多虧您，可您——您累壞了！

【外面亂聲又起，槍聲聲雜作。遠遠似乎還有吶喊聲。

嘉（驚醒，突然站起）倒說，外頭倒底怎麼樣？

得 啊，外頭已經亂得沒法收拾了，滿天是火光，也不知道哪兒在燒；街上亂慌慌的，連窮人家都逃得精光，看樣子是不成了。

利（驚慌）那——那怎麼好！

嘉（決斷）快上樓去，把剛才理好的東西拿下來！

利（疑問地）咱們怎麼——？

嘉 快去！（利奔下。她向得）你知道北佬是退了嗎？

得 不清楚，這城裏反正是亂了。——您到底打算怎麼樣？到醫院避一避還是——

嘉 走！

得 可——可是蘭小姐怎麼辦呢？

嘉 我帶她一起走。



得 可是她剛做產，她——

嘉 還顧得了那麼多！反正孩子落了地，沒事了。你怎麼樣，留着還是跟我走？

得 (略一躊躇，向她深深地行禮) 大奶奶，我想還是留着的好。這個家得有人管，我在這兒看家。

嘉 待這兒有危險的，你不怕？

得 我反正就這條不值一文的老命，就有點什麼，我也——

一陣馬蹄聲，接着是叩門聲。

嘉 大概是白先生，快看看去！

【老彼得自院子小門下。同時百利子自花廳後提行李上。】

嘉 放着！你先到屋子裏，找一張絨毯，把小孩兒裹好。

利 是。

嘉 再叫醒蘭小姐，說咱們要走了，問她要理點兒什麼不要。

利 是。(匆匆跑進耳房)

【院子外面跑進來白瑞德，後面是老彼得。】

嘉 (像落水者抓着了一塊木板) 啊，瑞德，你可來了！

白 (好整以暇) 你好，韓太太，今兒個好天氣，聽

說你要出門換換空氣去了。

嘉 (急得跺腳，顫聲地) 你再說笑，我一輩子不睬你了！

白 你怕冷嗎，怎麼牙齒都打起架來了？

嘉 你再說，你再說！

白 (故作驚訝) 怎麼，你也害怕起來了？

嘉 我害怕，我害怕死了！你要是神經沒出毛病，你也該怕的！你別再跟我打岔，我要走，你想法兒

讓我走吧。

白 (很有禮貌地) 很好。可是我請教你怎麼走？往

東不能去；往西要碰壁；往南路不通；往北正在打。我的韓少奶奶，你消息好像不大靈通，我們

這城裏已經教革命軍給四面包圍了——

嘉 北——北佬都走了？

白 還沒有，大概正辭行吧。這忽兒他們還在燒軍火

跟糧食，這滿天的紅光就是他們放的野火，燒完了，也就差不多要動身了。眼前我們祇有一條路

，就是沿鐵路出城，這是北佬的退路，再要晚，

我們可也沒法兒走了。好吧，現在請吩咐吧，你

打算去哪兒？

嘉 陶樂，到陶樂去！

白 什麼，你回娘家，還要唱一齣『探母』？

嘉 啊，瑞德，快別開玩笑了，事情急了！你快帶我走吧。

白 不是開玩笑，你不能到陶樂去，那一帶附近也在打，橡樹莊都完了！再說，那條路不好走，到處是北佬的敗兵跟逃兵，你碰上了怎麼辦？

嘉 (尖叫) 可是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一連串叫着，慢慢轉成哭音) 我要媽！我要回去！就死我也要死到家裏去！啊……(倒在白的懷裏，拳頭在他的胸口連連搥着，小孩兒似的大哭起來。)

白 (像哄孩子) 別哭，別哭，回家就回家，快別哭。

(拿一條手帕給她) 快擦擦眼淚，揩掉鼻涕，咱們就走。

嘉 (擦着淚) 好。(向得) 快進去抱小孩。

白 什麼，媚蘭生了？她也一起走？

嘉 是的。(說着要入耳房)

白 (阻止) 不成！剛生孩子就逃難，太危險了！留她在米大夫家裏吧。

嘉 不不，我得帶她一起走，我要保護她的，不能丟開她！

白 (莫可如何地) 好吧好吧，一起走吧。  
嘉 車弄好了？

白 一輛破馬車，好容易才弄到，可不能多帶東西！  
嘉 來吧。(三人自耳房下)

【亂聲大作。火更烈。】

【片刻的冷場以後，衆復出。百利子抱着孩子。瑞德抱着媚蘭，一出來就把她放在椅子上。思嘉抱着一床毯子，老彼得在最後，一出來就拿起行李等着。】

嘉 (替她裹着毯子) 媚蘭，這兒沒辦法待了，我們只好到陶樂去了。

蘭 (有氣無力地) 現在……就去？……

嘉 除了走沒辦法了，瑞德送我們去。

蘭 (指點屋裏) 相片……請你……希禮的相片……

嘉 好，我去拿！(匆匆進了耳房)

白 (抱起蘭，溫和地) 不用怕，我會當心你的……  
……攀住我的頸子！試試看，成不成？

【嘉挾着希禮的照相重上。】

嘉 快走！

【大家從院中小門很快地出去。】

【牆外一陣烟，爆發一聲轟然的巨響。】

——幕下



## 二九：準在德國飯店等你

邵慧珠看了那封信以後，簡直恨不得舉起拳頭來，一拳把毛正芳打個半死。這時見正芳醒了過來，可也沒有真個打人一頓的道理，所以無話可說，也就是僅僅的對人傻笑一陣。正芳也就踏了鞋子下床，因笑道：「你在這深更半夜的時候，起來坐着抽煙，那是什麼意思呢？」慧珠笑道：「我沒有意思，睡不着覺，就爬起來坐着。」正芳笑道：「你瞧你這人說話多乾，好話也沒得好說。」慧珠笑道：「我要好說作什麼，反正是……」說到這裏，就嘆噓一笑道：「我真沒有道理，好像是我和你生氣一樣，睡覺罷，不用說了。」正芳無論如何也猜不着自己的那封信上去，想必是她作了什麼夢，回想過來心裏難受；所以她就起來抽煙了。於是走過來拍了她的肩膀，笑道：「別想了，無論什麼事，都是一場夢，夢醒了，事情也就完了。你傻想那些幹什麼？」慧珠撥開了她的手，淡淡的答道：「世上的事，都像作夢一樣嗎？那也不見得吧！就假定果然是一場夢的話，我也願意夢了又夢。」她說話的時候總帶些生氣的樣子，然而正芳並不會在這上面有了什麼感觸，所以他對於慧珠的態度，還是很坦然的。慧珠笑道：「我的毛小姐，你睡覺罷。不要因為在我這裏睡一宿，得了什麼毛病起來，那我可擔不起這個責任。」正芳笑道：「我看你有滿腹牢騷不能發洩似的，究竟爲了什麼？你告訴我。我也許可以和你分憂解愁。」慧珠冷笑道：「毛小姐，你能和我分憂解愁嗎？別提了，我們睡覺罷。」正芳一再的受她的冷視，雖然不知道她命意何在，料着也是不願人家多事，只好不說。自己斟了一杯茶喝，也就上床睡着去了。慧珠是何時上床的，她也不知道。到了次日早上，正芳是上學的人，趕早就起了身。慧珠朦朧着兩眼，跟着坐了起來，向她笑道：「芳，你惱，我昨天晚上得罪了你嗎？爲什麼這樣早的就要回去？」正芳笑道：「我也太愛惱了，你心裏不受用，我不能勸解你，我惱你作什麼？我早上有兩堂要緊的功課，我非趕着去上課不可。」慧

珠忽忽忙忙的也就穿起衣服來，握住了正芳的手道：「你可不在這裏吃了一些點心去？難道餓了肚子上課嗎？」正芳知道這一番殷勤，是遮蓋昨天晚上那種冷淡態度的，便道：「你和我還用着客氣嗎？高興，過兩天我又來。」慧珠道：「就怕你以後不來了，你若是肯常來，我非常歡迎的哩。」說着話，正芳已是趕忙的漱洗完了，再也不留戀，打開房門就走，慧珠只在房門裏點點頭，就未曾送出來。等正芳去後，她自言自語的道：「這才是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哩。」說着，靜坐在沙發上，手撐了頭，呆呆的想了二三十分鐘，也不會移動一下。心想。這樣看起來，長春變了心，誤了我的約會，也許就爲了她的緣故。她兄妹二人，全不是個好東西，她哥哥背長春來追求我，所以她也背了我去追求長春，我也不屑於去和她去競爭；不過我要見一見長春，把他兩個人的假面具都揭穿了出來，到了那個時候，長春愛她也好，不愛她也好，我就不管了。慧珠這醋意一上來了，什麼也不考量，立刻漱洗起來，打開箱子，挑了一件樸素的衣服穿着，高跟鞋子脫下也換了平底皮鞋。她想着既是去拜訪男朋友，總以不讓老吳知道爲妙，那傢伙他自己儘管見一個愛一個，可不許別人交際公開，爲了免除麻煩起見，連自己的包車夫，最好也不讓他知道，自己還是連包車也不要坐罷。她想了想，作個在附近街上買東西的樣子，拿了小手皮包，走出門很大一截路，才雇了車向祝長春所在的公寓裏來。只因出門太匆促了，沒有帶得零錢，不能打發人力車，就這公寓對過紙煙店裏去換錢。這家紙煙店，比較的舖面大些，裏面帶賣洋貨，所以舖面外，有一排玻璃門，在上面掛了一些出賣的洋貨。慧珠在換了錢之後，正掉轉身來，這可巧極了，恰是看見正芳由對面公寓裏出來。立刻將身子一閃，閃到玻璃門後去。在她後面，祝長春是笑嘻嘻的跟着，慧珠心裏可在那裏罵着：你在我那裏趕忙的起床，說是要上課去，上課的人怎樣會跑到這種地方來呢。這樣看起來，她是無處不撒謊。正在這樣的想着，他們可就到了這邊屋檐下，並排走過去，只聽到正芳道：「她明知道作姨太太是有損於自己人格的事情，然而她偏偏的要向那條路上走，總是不可救藥的了！」長春答復了什麼，可聽不出來。然而他們一路笑着過去，那是聽到了的。慧珠心裏一陣痠痛，幾乎要栽倒這玻璃門裏去，不過她立刻清醒過來了。他們已經是聯合成爲一條戰線，假使我氣病氣死，不過是讓他兩人更順心，那又何必？所以他想到這裏之後，立刻又掙扎着站立起來。走出門，付了車錢，

向祝毛二人去的後影微笑了一笑，而且將鼻子重重的哼了一聲。在這「哼」的一聲裏，自然是隱伏着那無窮盡的報復心事在內。她站在人家屋檐下發呆，那在街頭拉買賣的人力車夫，却發生了誤會，以爲她是在這裏找車子。早有四五輛車子，拉着跑了過來，直向他兜攬生意。慧珠這才醒悟過來，知道有車子等在身邊，而她還只知道一半，以爲這是自己的包車，很坦然的坐在上面，讓車子拉了走，車等車夫拉了一截路，回轉頭來才問道：『小姐，你要到那裏去？』慧珠這算明白過來了，自己果然是要到那裏去呢？不是自己的車夫，他怎會知道向那裏拉，這才告訴了車夫，讓他拉回公寓。慧珠回得公寓來，心裏實在是萬分的難過，連手上的皮包，也不會丟下，就向床上一倒，這一口怨氣，實在感覺到無從發洩，因爲她的心事，完全在思索過去的事，就不把眼前的事，放在心上。彷彿着耳朵邊有了脚步響，趕快抬起頭來看時，却是吳局長笑嘻嘻的走了進來了。這不能在床上躺着了，一個翻身就坐了起來，一手理着鬢髮，一面笑道：『這可了不得，有客進來了，我一點也不知道？』吳局長毫不客氣在沙發椅子上坐了下去，兩脚向外一伸道：『我還算客嗎？你就是認我作客，我也不承認。』慧珠將桌上放的香煙筒子打開，直伸到他面前去，笑道：『局長請抽煙罷。』吳局長



笑道：『我……我該罰你，爲什麼叫我局長。』慧珠笑道：『你不承認是來賓，你就拿出本等的身分來，是我的上司了。屬員見了上司，當然要叫局長，這有什麼疑問。』吳局長伸了兩個指頭，向煙筒子裏取煙，只管昂了頭向着他微笑，慧珠道：『局長賞臉不賞臉呢？』這一句話，有些不高興的意思在內了，可把他嚇慌了，立刻站了起來，抱着拳頭，向她連連的作了兩個揖道：『言重言重，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着，一見了你就得神魂顛倒，不能够自主，你不怪我，只管你太漂亮了。』慧珠聽了這話，臉紅起來，身子向後一縮，坐在傍邊椅子上，可就撇起了嘴道：『局長，你在近來，老是這樣和我們開玩笑，若是用善意看來，你是不拘形跡，不在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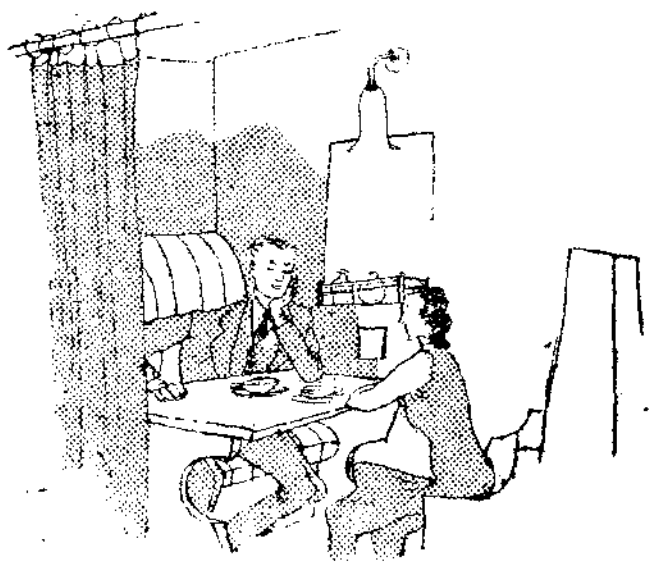
屬員面前，端什麼牌子；若是用惡意看來，你簡直的……」說到這裏，她突然的停頓住了。吳局長是久在風月場中游逛的人，什麼樣子婦女的脾氣，他都揣摩得出來，他和慧珠在一處廝混了很久的日子，慧珠是什麼脾氣，他早就看得透澈；所以慧珠作出這種顏色來，不但不發生惶恐，而且還覺得是個進言的機會，這就向了她笑道：「你「惡意」兩個字，我是不能承受的。你當然很明白，自和你認識一直到現在，我沒有分過什麼屬員和上司的身分；你不拘形跡這話，我是承認的。我始終都把你當一個很好的朋友，假如我不肯把你當朋友，比朋友還要進一步，那也是善意的，怎麼你說是惡意的呢？」他說了這話，可就起身取了一根烟捲，在桌子面上一面頓着，一面偏了頭，嘻嘻的向着慧珠發笑。慧珠撇了嘴，原來好像是生氣，可是當吳局長這樣嘻皮笑臉的向着她，她倒又不生氣了。却向人家瞟了一眼之後，只是低了頭去看那放在懷裏的手。而自己也就把兩隻手翻來復去的看着，吳局長看到她坐的沙發，還空着半截位子呢，這就一歪身子在那裏坐下，掉轉身來，向她對望着，因笑道：「你對我這話，有什麼感想？怎麼你不作聲呢？」慧珠依然是低了頭，不答復一個字。吳局長將煙捲彈了一彈煙灰，背了兩隻手在身後，在屋子裏來回的踱着步子，這就似乎有意似乎無意向她道：「自然，我說的比朋友更進一步的這層說法，你是知道的。說到這一點意思，我也是很久的要向你表示出來；不過我想着，爲了等你多多的認識我以後，再表示出來，可以減少許多的波折，自然成熟也就很容易，今天我既是不知不覺的說了出來，這是收不回去的幾句話，我也就不必隱隱約約的說了，我現在正式……」說着，掉轉身來向慧珠立着，他這句話說得快，慧珠站起來攔着他，那也更快，立刻就向他亂搖着兩手道：「局長，你有什麼話，今天不必說。」吳局長注視着她的臉，微微的笑道：「聽你的口音，好像說：我有什麼話，今天不必說。過了今天呢？就不在亦不必說之列的，你覺得我猜的這話是很對的嗎？俗語說得好，瓜熟蒂落，自然我是不着急的，不過我總抱着這個隨時可以說的希望，求你對我不必太拘束了。你不讓我今天說，我今天就不說，明天可以說嗎？其實你不讓我說，你心裏當然也很明白，我所要說的是什麼。」他索興乾乾脆脆的完全說了出來，這叫慧珠倒沒法可以含糊得下去，默然的低頭坐在一邊。吳局長手摸着臉腮斜了眼睛望着她道：「像你這樣的文明種子，難道還有什麼害臊嗎？」慧珠被他逼得不能再含糊了，將

臉色板着，突然的抬起頭來，因提高了嗓又道：『各有各人的心事，局長沒有說出來的話，我怎麼猜的到，若是局長一字不說，我就知道局長的心事，那麼，我也可以做局長了。』吳局長口裏啣了雪茄，斜坐着聽她說話，只管嘻嘻的笑，並不駁回一個字。等她一連串的說完了，才笑道：『果然你願意取得我這個地位的話，我想那不是什麼難事，總有那麼一天的。』說着，他站起身來，向慧珠身邊走去，慧珠見她那一分輕薄的微笑，恐怕是自己所不能堪，立刻也站了起來，將身子一閃，可是吳局長並不理會她。在身上掏出一冊支票簿，撕下了一頁，放在桌上；一面揣起支票簿來，一面向慧珠笑道：『你常是對我提過，假如經濟穩定的話，你是什麼事也不幹，依舊到大學念書去。這個計劃，現在你沒有變更嗎？慧珠擠在桌子角落裏站着，手扶了桌沿，將頸子一扭道：『這計劃我沒有變更。』吳局長沉吟着道：『假如用一千五百塊錢一年的話，有六千元錢，差不多總够了。』他坐下來，拿了桌上現成的筆，將支票填上數目，然後手按住支票，向慧珠笑道：『我們交朋友一場，這筆學費，算我送你罷。不過，我今天帶了支票出門，又沒有帶圖章出門，手續沒有完，假如你不嫌少的話，明天下午六點，我在德國飯店等你，順便把圖章蓋上，雖然是請你小吃，我還有幾句話和你談談。慧珠遠遠的站着，看那支票上填的字，好像也是六千元，這真不能不讓她心裏大爲一驚，雖是和吳局長交着朋友，得了他不少的好處；可是這樣大的數目，那是絕對不敢存有這個希望的。他寫了支票不蓋圖章，注重的一點，自然是爲了等自己去補圖章，要是拒絕了不去，這樣大的數目，自己不要那未免太傻了，可是答應去呢？恐怕他不能白捨那六千塊錢；而況地點是德國飯店，她猶豫了一會子，話就不會答復得出來，她不答復，吳局長倒也不逼她。反輕輕的將桌上的支票拍了兩下，微笑道：『你暫收着罷，明天下午六點鐘，我準在德國飯店等你。至於去不去，那倒是在所不問的。』說着，他已是起身來檢起扔在沙發上的帽子。慧珠見他要走，這才道：『你話沒有說完，怎麼就走？』吳局長笑道：『有話明天說。』慧珠道：『明天說，也未嘗不可的，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說話也可以的，你何必指定着在德國飯店說話？』吳局長笑道：『德國飯店的菜乾淨，而且口味很好，你不也是同我一路去吃過的嗎？』慧珠這才知道他說的德國飯店，是指的西餐部分，不是旅館部分，這倒是自己多疑了。不過自己總還存着退一步想，因道：『明天到局子



裏去，請局長補個章子就是了。」吳局長笑道：「你想，在局子裏有那蓋章的機會嗎？就是這樣一言爲定，我準在德國飯店等你。」說畢，他戴上帽子逕自走了。慧珠向來是不送他的，這也只好聽便他走去，等了一會，將桌上放下的支票，拿到手上來看，這是一點不錯實實在在是六千元，那支票是親自取過幾回錢的，不會假。這真出乎人意料以外的事，也怎麼給這樣一大筆款子給我，這個錢受呢？還是不受呢？若說不受，這一生那裏還有機會，找這大批的款子去；若說受這錢不是好受的，恐怕他有很苛的條件。慧珠拿了這張支票，只管呆望着，倒沒有了主意。在這時，似乎聽到門外小院子裏有些啾啾吱吱的聲音，心裏這就想着，不要是茶房知道了什麼消息，有了這些個錢在身，讓窮人知道，那可是一件招禍的事，因之趕快搶着，把房門掩上了，自己拿着支票在屋裏看了會子，又想一會子。直到晚上睡覺的時候，在枕頭上還澈底的想了一個前後週到，不過不到半夜，他就想明白了。這六千塊錢那是老吳送我的學費，就是買我身子的錢！在蓋章那緊要關頭上，他必定和我提出婚姻問題來的。現在打聽出來了，他不但是有太太，而且在外面不斷的逛窯子捧女戲子，難道嫁他作姨太太不成？而且這姨太太的愛情！還是沒有保障的，我受過中等以上學校的教育，我也不愁吃，也不愁穿，爲什麼出買我自己的身子呢？而況我脫離家庭，還表示着要奮鬥呢？她實在明白了，決不能去敷衍吳局長，自己是坦然的睡去。到了次日起來，吃吃早點，喝喝好茶，捧了一疊報紙在軟椅上坐着看。她心想：爲人如此，也就很舒服的了，若是能够終身如此，豈不更是痛快，心裏很安適的，看看新聞，又轉看到小廣告上去，廣告欄裏，登着吉房出售的廣告，有房二十餘間，院落寬大，花木繁多，並有新式設備，有浴室汽管，定價三千八百元，她忽然覺着這樣好的房子，只賣三千八百元，實在便宜，也可見得要錢之難，假使我把這張六千元的支票拿去兌了，買下這所房子，還可以剩下許多錢呢。於是將報放在懷裏，出了一會子神。便是無人在前，一個人也禁不住自笑起來呢！他這就想着，自己也不可太驕傲了，應當到局子裏割個到，於是理理頭髮，在臉上薄敷了一層粉，也換了一件濃淡得宜的衣服，脅下夾着手提包坐着包車，向局子裏來，那一張六千元的支票，自然是在那提包裏，她心裏想着，雖然局長是約好了到德國飯店去蓋章的，可是在辦公室裏將支票拿出來釘住了要他蓋章，他總也不好意思拒絕。可是到了局裏以後，才知道局

長有電話通知，今天不能來。慧珠對於首席秘書，早已不客氣了；那老秘書就不敢派她作什麼。她在秘書室裏坐了一會子，也就走了。自己也曾想着：吳局長準是有意迴避了，可見得他是存心要引人到德國飯店去，這樣的擺佈人，分明是一圈套，自己能睜開眼睛，向那圈套裏鑽了去嗎？她回得公寓來，不想着出去遊玩，也不要看書，掩了房門，只是在屋子裏發呆。心思想得久了，索興到床上去睡覺，隨便的在屋子裏混混，不覺到了下午，那外面院子裏的壁鐘，好像有意去提醒她，噹噹敲了五下，離着吳局長約會的時間，那就快到了。假如是誤了約，這六千塊錢的支票，就等於一張廢紙，想到這裏，就不免將提包打開來取出那張六千元的支票，自己展弄一會。在她這樣展弄的時候，好像半空中發現了一座房屋的影子。小廣告上所說，院落寬大，花木繁多，都一一的可以看得出來。這六千元的支票，假如能兌現的話，這所房屋，也就是我的了，若是不買房子，這六千元，也很能作一番事業，爲什麼不要？憑着自己的應付本領，就到德國飯店去赴約，也不怕會被吳局長吃了下去，去，一定去！她頓了兩下脚，起身預備走，不過德國飯店是個高等士女去集合的



所在，不能穿得太樸素了，於是挑了一件鮮豔的衣服穿着。一面扣紐釵，一面照鏡子，覺得自己臉上帶了一些病容；就打開梳妝台上的粉缸，拿起粉撲子，向臉上撲粉，撲過粉之後，在鏡子裏照着，似乎臉上黃一塊白一塊總不勻。索興叫茶房打了一盆臉水來，重洗一把臉，然後按着次序擦粉抹胭脂畫眉毛梳弄頭髮，洒香水，一切都停當了，看看手錶，已是六點半鐘，照着往日吳局長的脾氣而論，不派汽車來接，也打好幾遍電話來催請了。這裏到德國飯店，路並不近，去得晚了，他若早走了，這機會就不能夠再得了。再頓了兩下脚，心想，這次受一點委屈，不搭架子自己找他去了。於是帶好了支票，坐車向德國飯店來，遠遠的看到門口大路邊放了一輛灰色的汽車，正是吳局長代步，他是準不會失約的，今天若不來，他枯坐兩三小時走了，這支票他一定不再蓋章，幸而

我是冒險到此，她在高興之下，下了自己的包車，站在飯店門口，先摸了兩摸頭髮，這才向飯店裏面去，走到大飯廳裏，正奏着音樂呢！各桌上都坐滿了人，在人叢中雖有幾個中國人，並沒有吳局長在內，這就走過來一個西崽低聲問道：『找那一位？是吳局長嗎？』慧珠點一點頭，茶房笑着也向她點點頭。在前面引路，轉過大廳北邊，有個綠色門簾垂着，他掀起門簾子，裏面是個小小雅座，吳局長似乎很悶的，端了一杯汽水，斜坐在那裏喝，慧珠一進門，門簾子就垂下來了。慧珠笑道：『對不起，對不起，要你久候了。』吳局長笑道：『這又算得什麼，我伺候邵秘書，恐怕也不是今天一回吧！請坐，請坐，喝涼的不喝？』說時，斜了眼珠向慧珠望着。慧珠道：『我爲什麼不喝涼的。』說着，在她對面坐下，一坐下之後，兩人就四目相對的了。慧珠也不解自己是何緣故，就對了吳局長嫣然一笑。

## 藝文短訊

壘

新晚報成都版八月十八日出版，副刊名「出師表」，由張慧劍編輯。

倪明翻譯左拉之長篇小說「萌芽」，約三十萬字，已審查通過，即將付印。

陳白塵在渝，遙編成都某報副刊。

唐穆（筆名白禾）女士，選譯波蘭諾貝爾文學獎金鉅作「農民」第一卷，業已譯完，聞波蘭大使館對此項翻譯工作，表示敬佩。

繆崇羣在渝任正中書局編輯，對桂林版「宇宙風」編務不克兼顧，刻已辭職，現該雜誌已由葉冠荒接編。

謝冰瑩經金城江赴桂，曾遭失竊。最近又返湘省親，事畢後仍歸桂林。

孫陵爲桂林大地圖書公司編大型刊物「文學雜誌」，創刊號已出版。

陳占元編「明日文藝」創刊號已出版，其妹倩林蒲最近借陳夫人赤羽女士經桂林赴柳州。

端木蕻良短篇小說集「初吻」即可印出，渠近正趕寫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第二部。

夏衍計劃寫二劇本，一爲家庭故事，題未定。一爲以科學在中國之進展爲題材的近代史劇，暫名爲「徐家匯奇談」。

漫畫家葉淺予上月底飛印度，擬將戰後所作，在印各地展覽。

曹禺劇作「三人行」，係描寫南宋張邦昌、秦檜、劉豫三人之生平，作風各不相同。又訊：曹禺之「三人行」劇本不擬繼續，渠將改用小說體裁發表。

韓北屏自短篇小說集「荆棘的門檻」出版後，現又有另一短篇小說集「播音者」將出版。

王西彥日前因病離桂，返湘車某地休養。

# 作家 印象記



林拱樞

## 許傑

我的小學時代，白話文的教本還不很通行。那時的高小，國文課除了讀文言的教科書以外，還採用「左傳」和「古文觀止」之類作爲補助讀本。那時候，新文學運動的巨潮雖已澎湃起來，但是我們的國文教師大半還是很古舊，他們從來不會把目光移到新文學上去，也不知道攝取新的東西作爲教材。有時選讀一兩篇梁任公的東西，已經算是「新」得了不得。最好笑的，幾

個學期調換了好幾個國文教師，他們選讀的古文，每次都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一直到初中，總算起來，足足教過八九次之多。就是王守仁的「瘞旅文」，韓文公的「祭十二郎文」，每次調來一位新教師，總是喜歡選出來教的。然而教了又教，讀了又讀，縱然是好文章，也不免覺得厭倦起來。

大約在十五年前，我調到滬南近郊的一個學校去肄業，某次，我一班裏的國文課，卻是校長先生自己兼的，他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先

生，是前清的什麼廩貢生，教的是「戰國策」。他是閩南人，國語說得又慢又不流利，講得起勁起來，索性滿口打的閩南土白，除了閩南同鄉，聽了根本不懂，所以大半昏昏欲睡，其餘便是偷看「紅樓夢」「西遊記」之類的小說。

後來幸而這位校長先生自己的公務忙不過來，沒有暇晷再兼課，便請了一位年青的新教師來教這一門課。他，就是許傑先生。

他第一次給我的印象，至今還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裏：瘦小的身材，清癯的長臉，蓬鬆的髮，靈活的眼，穿的是西裝，可是領帶卻打得並不整齊。從他的不修邊幅，很可以想像出一點文人的風度。望去還不過是三十歲左右的人吧？可是他那次來我們的學校，並不說出叫許傑，只自稱張知三，至于爲什麼要用「張知三」這個姓名，那理由到現在還不大明白。後來他出版一

本「明日的文學」，用了一個與這同音的筆名——張子三。

第一天上講台，他抬起了頭，滔滔不絕地談論着語體文的優點，並且告訴我們當時文壇上語絲社，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這三派的趨勢。於是一向困在舊文學圈子裏的我們這班學生，被這新的論調呆住了。真的，在過去的班上，那裏聽見過有這樣透闢的新的理論呢？

於是，我和一部份的同學，對於文學觀念都有了轉變。我們不但開始讀起新文藝的刊物來，同時也學習創作，合辦了一個文藝刊物，叫做「落英」。現在回憶起來，固然覺得太幼稚，卻不能不說是很值得紀念的。記得第一期「落英彙刊」上還徵得這位導師的一篇短短的散文，題曰「枯枝」，那文字裏還不脫他當時一種頹唐的黯澹的氣氛。

在初期的新文學運動，有許多作家的頹唐氣本來是很濃厚的，最明顯的當然是郁達夫的作品。許傑早期的作品也是如此，祇要讀了他的第一個集子「飄零」，也就明白。收在「慘霧」裏的「醉人的湖風」，更是這一類的代表作。這原因大約不全在受了當時文學的影響，一半也由於他的飄泊生活的真實體驗。

許傑在我們學校教書，常常引起同學們的詫異的，是他在課餘便往往把房門關閉起來，把自己關在裏面。尤其在晚餐以後常是如此。但是頑皮的同學們時常會去打擾，總害得他沒精打采地來啓門。等到後來我們知道他是小說家的許傑，才明白他關起了房門，原來是躲在裏面寫作，而不願意使人家知道他。是作家許傑的緣故。

作家們是喜歡過飄泊的生活的。他在我們的學校裏只教了半年，便到上海藝術大學去做教授。以後又到旁的學校去教。接着便到南洋去。

在上海，他本來編過一種「華僑努力週報」，後來他到南洋去，據說也是教書而兼編報。在這期間，他寫成了「馬戲班」和「椰子榴槿」這兩本作品，都是以南洋為背景，所以地方色彩特別濃厚。

南洋的生活厭倦了以後，他又回上海，擔任了幾個大學的教授，有時也在「文學」等刊物上發表一些文藝評論，創作小說卻漸漸減少了。

去年秋間，逢到從浙東來的朋友，他告訴我，近幾年來許傑一直在他的故鄉台州教書。

## 李青崖

最早從文學研究會這一系的刊物「小說月報」和「文學周報」上面，時常看到關於李青崖譯的短篇小說，其中尤以莫泊桑的小說居多。後來他出版了好幾部莫泊桑短篇

小說集，李青崖成了翻譯莫泊桑小說的專家，猶如趙景深以譯柴霍甫小說著名。

那時候，我正在大夏，聽李青

崖教授的課。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十分質樸的學者。他也是個矮胖子，雖然不像趙景深教授的發福，但走起路來已經有點迂緩了。穿的總是長袍，看起來大有市僧的模樣。據說他從前在什麼地方當過縣官，還做過生意，都是不錯的樣子，

也許是實話。

瞧他的外貌，似乎覺得有點魯

鈍，其實他的談吐有時頗有風趣。

他也是一位有口才的教授，演講文

學理論，全無枯燥之弊。有時夾入

幾句幽默的笑話，他自己卻全不笑。

此外，他也算得是一位「論語

派」的作家。他長於翻譯法國的小

說，卻很少見到他創作的小說，不

過他有時高興寫一點幽默的文章。

從前林語堂創刊「論語」半月刊的

時候，便刊載了他的妙文。

說到幽默，記得他還曾有一個

主張，提議把「幽默」這兩個字改

譯為「語妙」，因為他以為「幽默

」兩字含義太深奧，不如「語妙」

之淺顯。

那末，他不僅是一個多才多藝

的翻譯家，在幽默作家裏他也可算

一個的。

不過，看到他的胖胖的臉，有

時也真覺得有些幽默意味。

## 藝文短訊

壘

印。

「文藝創作」主編人熊佛西及其戀人葉仲寅，將應聘

赴贛南教書，該刊編者，在商榷更動中。

郭沫若又寫成五幕史劇一部，題名「南冠軍」，係以

明末詩人夏完淳的生平為背景，極悲壯動人。

新以在閩擬發刊之「文藝月刊」，因登記證未發下，

改出叢刊，聞第一集已出版。

桂林文協所編之當代作家廿九人自選集，有茅盾，

胡風等人之自選佳作，聞已送審，待審查完畢，即可付

國民公報積極刷新，近出「國語」文藝副業等專頁

，由徐訐，諸葛郎等編輯。

巴金卜居桂林，現正趕寫長篇小說「火」第三部，至

其「激流」第四部「羣」，據告云：「將俟生活安定後再

寫」。

千字斗米運動，聞文學創作文學記報等雜誌現已實

行。

桂林出版「自學」雜誌一種，執筆者有宜閑，宋雲彬

，金仲華，司馬文森（林娜）等。

# 編輯室

本刊上期的「話劇專號」，內容雖是比較專門性，但出版以後，却得到不少讀者表示歡喜的來信，這鼓勵我們不少算感奮。現在這期一般性的材料比較多，算是一種調劑。

蕭先生的一期，在中國小說界真可說是一位鳳毛麟角。這一期的「孤獨」，到遠沉痛，希望讀者細讀。這一期的一筆，於一位文藝界所熟知的作家。這一期，又匆匆走了，從「孤獨」的作風中，讀者也許可以看得出來是誰的作品吧？

施熱存先生年來在蘇州遺興；最近應本刊之請，承能遠道寄詩，除這一期的插頁外，下期將有一「春日閑居」等字發表，一漫談大觀園，是他的近作，另外也還有新作將在本刊發表。

「萬象」因為是通俗刊物，從不刊載新詩，上期却為白文先生破了例。白文先生是話劇演員，却不想他的詩寫得這麼好。編者以為目前一般話劇的修養和為人的態度都有很大的關係。我們的破例刊登，其意即在於此。

朱梵先生的「飄」正由苦幹劇團在本埠巴黎大戲院上演中。該劇再有一幕，就可以刊畢，也許可以作為觀衆的一個參攷。

本刊因為稿較多，所以稿件刊出較慢，許多業已排好的作品也未克發表，希望諸稿先生見諒。

## 外埠經銷處

- |         |        |      |      |      |      |      |      |      |      |      |
|---------|--------|------|------|------|------|------|------|------|------|------|
| （南京）    | （蘇州）   | （無錫） | （常州） | （鎮江） | （揚州） | （南通） | （泰州） | （徐州） | （嘉興） | （平江） |
| 新中國圖書公司 | 中國圖書公司 | 新興書社 | 日新書局 | 華林書局 | 華林書局 | 華林書局 | 華林書局 | 華林書局 | 華林書局 | 華林書局 |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 十一月號

第三年第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 |       |      |      |         |        |       |      |       |      |
|-------|------|------|---------|--------|-------|------|-------|------|
| （如皋）  | （崑山） | （寧波） | （蕪湖）    | （蚌埠）   | （天津）  | （揚州） | （常州）  | （漢口） |
| 如皋書報社 | 玉山書店 | 開明書店 | 新中國圖書公司 | 勵學文具商店 | 大德堂書局 | 新新書局 | 勳力出版社 | 萬衆書局 |
| 如皋書報社 | 玉山書店 | 開明書店 | 新中國圖書公司 | 勵學文具商店 | 大德堂書局 | 新新書局 | 勳力出版社 | 萬衆書局 |
| 如皋書報社 | 玉山書店 | 開明書店 | 新中國圖書公司 | 勵學文具商店 | 大德堂書局 | 新新書局 | 勳力出版社 | 萬衆書局 |

**定價**

每册二十元

（全年定戶，八折優待）  
（預繳一百五十元按期）  
（照定價八折扣除合算）  
外埠郵費另加。

編輯人：柯靈  
發行人：平襟亞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出版者：萬象書屋  
發行者：中央書店  
（電話）九〇七二二

本埠經銷處：五洲書報社  
百新書報社  
陸開記書報社

南京總批發處：中央書店  
（南京：復興路中央公園口）  
北京總批發處：華文書局  
（北京琉璃廠）





銀燙 ... 册手象萬 ... 面皮冲

印刷精緻——式樣靈巧·人人愛用



如蒙同業批購——請向中央書店接洽

實售八折 讀者本刊 待優 元拾每小 元念每大 定價

! 己克別特發批迎歡給供量大簿習練種各

二二七〇九話電 發批店書央中 內里界世路州福

# 上海影壇

· 電影鉅型刊物 ·

第二期

出版在即

- 封面七色印金 ·
- 印刷美觀絕倫 ·

內容：

· 頁頁精彩 ·

銅圖：

· 張張名貴 ·

· 文字執筆 ·

· 一流作家 ·

· 創刊號爭售一空 ·

· 再版本存書不多 ·

· 版出司公版出業影海上 ·

宣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六七號

上海郵政管理局暫准登記第三三五號



懸有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  
均售 **拜耳良藥**  
下列為令人最容易聯想到的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百創獨步傷風寒熱特效良藥
- **加當** GARDAN 疼痛與身體不舒適服本品即愈
- **拜耳健身素** TONICUM BAYER 強身補腦惟一標準大補劑
- **克利西佛** CRESIVAL 味甘效著的止咳化痰劑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專治疥瘡濕疹疥癬等皮膚病
- **海而密受** HELMITOL 泌尿器消毒劑
- **瘰兒杜方** ELDOFORM 治療泄瀉之最佳良藥